

解惑篇

上 白 下 雲 老 禪 師

目錄

【佛 教】	3
【在家與出家學佛之異同】	15
【三皈、五戒、菩薩戒】	21
【佛菩薩像】	29
【禮佛、供養、懺悔】	33
【功德回向】	41
【因緣、因果】	46
【業的認識】	54
【生死、中陰與輪迴、神通】	62
【器官捐贈、移植】	85
【地藏菩薩、彌勒菩薩】	87
【淨土法門、念佛】	90
【密法、持咒】	100
【大悲法、觀音法門、梵密】	110
【心經、金剛經】	115
【唯識學】	128

【經典文句釋疑（楞嚴經、法華經等）】	133
【靜坐】	140
【三昧、禪定、止觀】	150
【禪密、禪淨雙修】	162
【煩惱與菩提】	166
【公案、參禪】	175
【一般佛法釋疑】	193
【基礎學佛認知】	228
【生活漫談】	285

【佛 教】

客問：經典的結集都在佛陀涅槃之後，而印度是一個不注重歷史的國家，那麼又何以證明經典都是佛說的？

師答：吾人之祖先、歷史諸事，後人並未親自見到，為何我們會相信——佛陀所說的經典在於其實用價值，若無實用價值，對於現實人生沒有幫助，即使是佛說的也沒有用，這才是佛陀所強調的主題重點。假使懷疑經典不是佛說的，也必須要有可靠的資料以為證明，只是那些資料仍是後人所說的，而他們也不是佛陀時代的人，其資料的可靠性也是堪疑的。

客問：佛教始於印度，為何後來佛教在印度不盛行呢？

師答：因在印度主要是婆羅門教，而且根深蒂固。印度早期有十一大學派，佛陀學派是最後才興起的，在佛陀學派之前本來是婆羅門教的天下。

宗教與宗教之間往往都是強調自己，排斥他人，甚至設法使他人消失，這是人為的問題。

其實，現在的印度、尼泊爾還是有人信仰佛教，七十九年我們去印度、尼泊爾朝聖時，據調查統計印度學佛的人數占百分之六點二，尼泊爾學佛的人數占百分之八點五，所以，目前在印度並不是完全沒有學佛的人，只因受了婆羅門教的影響，以致於學佛的人口比例較少罷了。

客問：為什麼佛教發源於印度，反而在中國發揚光大，這其中有何道理？

師答：並不是發源於印度，印度就該如何，因印度傳統的宗教是婆羅門教，釋迦牟尼佛發展佛教，就好比中山先生革命的作法，在當時要不是印度王子的身份，他早就被人殺害，這可以從經典文獻紀錄上看到，很多人要害他，幾乎不願意讓他存活。

為什麼傳到中國反而發揚光大了呢？

中國從東晉以後，佛教漸漸發展，到唐代是個鼎盛時期，至宋以後即開始沒落，這是受到唐武宗迫害佛教所致，歷史上三武一宗之亂，對佛教的傷害很大。但為什麼一直都能存在？因中國佛教屬於菩薩的教法，不屬於羅漢或其它相關的教法，它比較大眾化，什麼人都可以學，上至知識分子，下至未受過教育的，經典上提到所謂「三根普被」，所以能夠普及各階層。

反觀印度為什麼到現在幾乎沒有什麼出家人？印度現在有幾個寺院都是中國

和尚在照顧；還有極少數在觀光地區看顧、收香油錢，這些錢並不屬於他們，而是交給政府，因為他們的名勝古蹟是屬於政府的，與中國大陸一樣。又因婆羅門教的勢力非常的根深蒂固，看看現在回教與印度教之間的衝突就可明白，印度教即是婆羅門教。所以，在印度的環境佛教不容易生根，因為傳統的信仰與勢力影響所致，很多人不太瞭解這種情形。就像在電視、傳播媒體上看到西藏佛教的一些表現，那其實不是佛教，而是屬於笨教的色彩，是西藏的傳統宗教。

其實中國的佛教，不只是中國式的，而且剛好菩薩法有很多內容，和中國的儒家、民族性、傳統的文化都能結合而不衝突，只是近兩三百年來佛教變質了，成了只有宗教的型態而沒有佛法。

所以現在是末法，只有佛教徒，真正學佛的少。臺灣現前的確是佛教徒多，學佛行者太少；做一個佛教徒容易，只是依賴佛法，依賴佛教，希望能保佑、維護我，得到一份利益，如此而已。學佛不是這樣，是要把原來依賴的那種力量自己去修養，達到與之相同的結果，這就比較難。人都是捨難求易，喜歡簡易的事理和法門，因為依賴的心態，所以念佛求往生的人也多。

再看目前幾個佛教國家的狀況，泰、緬的佛教型態已漸漸在變化；至於日、韓、越南這些附近國家的佛教都是從中國傳進，也各有因應時代、環境變革的作法。現今的臺灣也有這種跡象，所謂的「萬佛會」，其實都沒有出家人，只是把頭髮剃掉、袈裟披上，這種政治利用宗教的方式，畢竟是末法時期的一種亂象，真正一個清淨的佛教徒，或是學佛的人，他並非不關心這個國家社會或人，他只是不參與政治，不以政治的手段表達他的關懷，而是用不同的方法，尤其是以宗教的方式去關心。因為宗教是講求從個人的內心世界去下手，政治的情形不同，必須透過各種不同的作法而完成目標，所以宗教若與政治結合，就會有變質的現象。

客問：高王觀世音經（高王經），據佛學辭典所載：是東魏天平年間，高王時人所感得的觀音經，續高僧傳、法苑珠林分別引之，並謂為觀世音救世經，明僧蓮池卻以此經為偽經。

後學請問老禪師，為什麼蓮池大師以此經為偽經呢？還是編佛學辭典的人弄錯了？真經和偽經又如何分辨呢？對此類問題我們如何去認識？

師答：佛陀入滅五百年後，對經結集的內容有了部派不同的看法——分為上座部和大眾部。上座部都是比丘，他們認為聲聞乘的經典都是佛親口說的，菩薩乘經典是菩薩所說，不是佛說的。大眾部是在家眾，他們認為佛陀所說包括菩薩經典，唯早期佛陀所說是原始聲聞乘部分，為佛親口說。大眾部認

為佛陀說法有幾種方式，有的自說，有的是因什麼而代說；像文殊菩薩經常代佛說，由佛來印可。早期佛陀說的屬於原始佛典，原始佛典也就是聲聞乘的部分，這是對經最早的分別。

傳到中國之後，經有所謂珍貴的說法，是依於上座部和大眾部的爭論而形成的。中國經典到唐代玄奘大師，他探討了一些經論，覺得有問題，所以特別到印度，花十幾年的工夫做研究；可是不管怎麼樣，「經」是沒有真、偽的說法。如果說偽經、假經，通常是指那是人說的，不是佛陀時代佛說的，那不屬於經；就像和尚也沒有真假，和尚就是和尚，那有真假？如果你認為他是出家人，他不懂得佛法，他就是假和尚嗎？不能這麼講，說事有真假，這是以人的觀點來說的。經典既然是經典，就沒有真假之分；如果是人所創造出來的，則根本不是經，也無須說是「假經」，要這麼去看。那你想高王經該如何認定？

佛學辭典的資料並不可信，我們的佛學辭典不是中國人編的，丁福保那本佛學辭典也不是丁福保編的，是日本人編的；日本人也不是在日本編的，是日本人到中國來蒐集資料，親近中國善知識，把資料整理好後帶回日本編的。各位知道，日本有一部望月佛教大辭典，佛光大辭典便是依之而編的。資料比較可信的是三藏法數、法苑珠林等。

「經」一定是佛陀時代，佛自己說的，或菩薩們所說，佛印可的，都可謂之經，它沒有真、假之說，而後人所為的也不能說是假經。好像六祖壇經，不能叫經，應該說六祖法寶或六祖言行錄。為什麼安上「經」字？我以前常說：中國人就是這麼可愛，他一開始就錯，流傳下來，錯久了也就對了；這一點對經認識的知見，希望大家不要弄錯。

經沒有真假，但是中國教界有句話——真經偽懺。為什麼？因為懺在中國歷史上，是皇帝依於某種因緣請善知識、高僧大德，或由善知識依於什麼因緣，將某些經典的法要編為儀軌，這些叫「懺」。懺在中國才有，在印度本來沒有，所以，我們有這種說法——真經偽懺。偽通假，是取「假借」之意，假借經典中的要義或偈語，組合成懺，因此，偽懺不是真假之假意。凡事說真假那是世俗的說法，佛法不涉及真假——相對的分別。

客問：佛陀所遺下的經典，原是供人研究瞭解，以期明心見性；寺院的早晚課誦中也有經典的誦持，但速度太快，無法明白經意，究其作用意義何在？

師答：研修經典有四種方法：拜經是下下方式，此法大多是不識字者所行，其次是誦經，再提昇是看（想）經，最後才是講經。早晚課誦並非修行，而是出家眾回饋施主供養的方法，早課功德是三分之一，晚課功德三分之二。

出家人每天能將早晚兩堂課誦做好，則可以少欠，其他所作功德就屬於個人。拜經、誦經雖然不是最好的，但也有其效果。看經、講經是資料的蒐集，加以消化後向人介紹自己的心得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早晚課時繞佛的意義？

師答：其實，早晚課的繞佛可說有、無意義均可。早晚課是出家人必做之事，像於早晚課中站久了，可以換個姿態或拜或行，此是從一開始至結束配合整堂課誦的變化，讓人不覺得一直是相同的姿態或動作，這是過去高僧大德們，費了多少腦筋與心血而完成的一套東西。所以，早晚課繞佛的真正意義是在變化調整姿勢，沒有其特別意義。

然而，真正的「繞佛」有其特殊意義，它不同於早晚課誦中的繞佛，而是在看見佛像或佛塔時，順時鐘方向繞三遍，再禮拜，這是佛教中的一種禮儀；真正談繞佛一定是繞三圈，然後禮拜。

「繞」的意思是什麼呢？通常我們都說圍繞，譬如：玩遊戲時的帶動者或主腦人物，大家一切都是跟隨著他，以他為中心，因此「繞」有尊敬、學習的意思。

客問：罕那衍一詞是何意？

師答：摩訶衍是大法，罕那衍是小法，這只是個概念，全文應是摩訶衍那、罕那衍那，一般翻譯為大乘、小乘，我並不反對別人怎麼翻，因為已經成了習慣性的翻譯，只是告訴你，摩訶衍是多數人適合的法，而罕那衍則是自我、單獨的一個法，它不是普及性的。

客問：為什麼會有大乘、小乘的說法？如何區分？

師答：我先要糾正「乘」這個字，這個字不能念尸厶、，要念彳厶、或彳厶、，且不管是康熙字典、辭海、辭源，甚至現在的字典都找不出這個字念乘（尸厶、），不是念乘（彳厶、），就是念乘（彳厶、）。為什麼會念乘（尸厶、）？在中國江浙地區大部份發音都是念乘（尸厶、），它是地方的方言，不要把方言當成普通的念法。比如說，坐船我們講乘（彳厶、）船，這是乘載的意思，所以大乘（彳厶、）或大乘（彳厶、）都可以，它能乘載的力量是多數的就是大，如果乘載的是少數，或以一為單元的話，那就是少。

佛法並沒有大乘、小乘，佛法以修養的道路而有聲聞與菩薩的不同。聲聞行者學的是小法，菩薩行者學的是大法，怎麼說呢？聲聞乘所追求的是獨覺，

即自己修養，自己證得而不管別人。成就的原因，在於從聲而聞中得到知見，慢慢依法而捨棄自我，突破自我，不被自我擺佈，稱聲聞乘。

菩薩行者因為修行大法，行菩薩道，發菩薩願，除了自己要成就道業外，還願意幫助別人。大法不是以自己作為基礎，而是兼顧自己以外更多的人。佛法不以大乘法或小乘法而分別，只能說有聲聞乘、菩薩乘、天乘、人乘，所謂的大小乘，於佛陀的理念中是自度、度他之法，凡有所分別是後來人為的因素，例如原始佛教屬於小乘，其實不是如此說，因為原始佛典是偏於俱舍和成實的思想，談的是如何我空法有而後達到我、法二者都成空相。可是仍住於空，故只能依於空才能作得了主，要使「有」成空相，須耽著於法，往往先依賴法，才能使我顯空。原始佛典偏於聲聞的成就，可以說不能成就菩薩，因為沒有菩薩法、菩薩道，更沒有菩薩願。

客問：中國、日本及西藏的佛教，目前有何差異？

師答：以中國的佛教而言，目前在臺灣所表現的並不是完整性的，只是部分而已。比如強調淨土、密宗、參禪等宗派法門，這些只是佛教中的部分而已。日本的佛教雖是從中國傳過去，可是卻有別於中國的佛教，這源於早期的日本是神道的天下，所以他們的佛教中尚保有神教的色彩。例如：他們的神社裡有神也有佛，只是供佛於大位，供神於偏位，這是其中之一差異；另一最大的不同點，關係到唐代的鑑真大師，中國的佛教經由他傳揚到日本。今天，在日本的大本山還供奉著鑑真大師之像，就是這個緣故。當時日本神教操縱在祭司手中，為了使佛教能在日本弘傳普及，鑑真大師接引他們學佛、出家，並方便應允他們依照原有的習俗，可以結婚並擁有世俗的一切，以深入社會弘揚佛法。這些祭司雖然也被稱為出家人，可是他們只屬於傳教士；在大本山出家的才是真正的比丘。因此，無形中，日本的佛教形成兩派，一為清淨比丘，另一則為可肉食帶髮娶妻。

至於宗派方面，中國佛教分為十大學派；可是，在日本卻有十六大學派，或多或少與其神教色彩有關，再加上他們認為某些經典可以分立，即予以另立學派，如將般若分為三個學派，法華經則另成法華派，日蓮宗則是取法華經的一部分而成立一個宗派。

西藏佛教又是另一種景象，喇嘛才是出家人。在西藏是政教合一，由出家人負責管理地方政治，及擔負佛教教務。西藏的老百姓不能夠學喇嘛所學的法，因此，現前來臺傳密的仁波切，他們所傳的法，都是教授西藏老百姓的，比如黃財神法。學佛本應棄五欲，財是五欲之首，學黃財神法，無異是增長五欲，這與學佛之本意豈不背道而馳？事實上，西藏喇嘛也不學這種法。統治

者為了達到管理老百姓之目的，故依於佛法的方式，教他們學財神法，使生活於貧苦地區的西藏百姓們有個希望；所以這也是統治百姓的方法之一。今天，許多人一窩蜂爭相去學這些藏密，無異是去學做西藏的老百姓。

客問：佛教講不講地理風水？

師答：早期的佛教，即在印度的佛教，於阿含部中也講風水、地理的問題，但用的名詞不同，比如談四大、方位，都在說風水，只是與中國的道教說法不同。在阿含部所講的比較活，不是一個模式，比如中國傳統的說法：今年大利東西，不利南北；明年說不定大利南北，不利東西，年年都是排列式的變化。而佛經裡說的不是這種方式，如說地水火風，跟人有密切的關係，因人的色身是由地水火風所組成。地水火風以佛教的說法是四大元素，以四大元素而說四大種性的組合，與現實所處的環境地水火風就有關係。像在印度生長的人，成年之後，換個像西伯利亞的那種環境過日子，就很難調和，他的地水火風並沒有變，但已養成習慣性，習慣養成之後，要改變就要調整，於是佛法說到調適，就講和合性，經典中談到和合性，是怎麼去調和，使其不致產生違背或抵抗。

像住家講方位，方位通常以方向來說，在中國比較強調坐北朝南，為什麼？因為冬天北風最冷，如果大門朝著北邊，一到冬天，人要出入就會受不了；如果坐北朝南，剛好夏天東南風、西南風比較多，大門打開，人出入的話，空氣也好，濕度也好，各方面都會比較適合於人。以佛教來說，都是依於所謂四大或方位，也加上些算術方面的數理問題，但與一般看相算命的算法又不一樣；如阿含經談到數理的問題，絕不說你今年多大，會怎樣，在中國或許會說犯太歲，那是一種排列方式，在經典中談年齡是有一個緩衝，即有空間的年齡，如六歲至八歲、八歲至十二歲、十二歲至十六歲，這之間有一年齡的緩衝，在這個時間會怎樣，應注意什麼，佛教的經典是以這方式談，與中國的道教或民間傳統出入很大。以佛教而言，比較能包容，不否定，也不排斥什麼，能夠表現自己的一面，並且不反對別人怎麼樣。

客問：卍字的標誌有兩種不同的寫法，那一種比較正確？

師答：這是正反的關係，正當的寫應為卍，如寫 卐 的話，的確是錯了，比如寫卍在玻璃上面，正面看是卍，把玻璃翻過來，還是看得見，但已經看反了而成 卐。卍字的本意象徵法輪，探討卍字的來源，原是一個輪相，像個輪子一樣的輪相，早期船上使用的舵，就是一個輪子，是用幾塊木頭組合起來，順著右轉。為什麼要稱為卍字呢？以萬法歸一的法來說，看這卍就是「一」

的組合，這「一」的組合，不是單一，所以說萬法歸一，那一歸何處？萬是由於「一」慢慢累積而成，故說佛法無二法，佛門無二門，即是講「一」。

客問：經律論三藏，在內涵上有何差別？

師答：凡是經都是佛陀說的，此「佛說」中包括有佛陀親口所說，也有菩薩們代替他說的，然後證明與他說的是一樣。凡是經典裡提出的都是些道理方法，經過佛陀自己實際的體驗，得到證明後，有組織、有系統，就像是「徑」一般，指出道路、門徑。論就是佛弟子——有菩薩、羅漢，那些成就者或修學者，依據佛陀所說的道理方法修證後，發表他們的心得，所以「論」就是佛弟子的心得報告。「律」是由佛陀慢慢建立起來，內容關係到行止威儀，規範行為之可做與不可做。緣起於佛陀在世時，察知弟子的言行舉止，發現有什麼過犯、不善之處，逐一立起條律，並非他事先成立一套戒律，然後告訴弟子該如何做。

佛陀說經，最早是關於四聖諦理，從苦集滅道的宣說，提昇到二諦圓融的境界，慢慢發展到各方面，愈來愈廣，是依於體證之後，舉一反三是從他的體驗裡，所涉及的關係很多，層面愈益發揮廣大，層次也漸入深奧。這個發展，學術界研究經典者有些也有錯誤的看法，以為釋迦牟尼佛成道當初境界也不高，看他講的經，也是從實際生活中慢慢修行而漸漸提高的，其實不是如此。最初在傳佈教理時，接近的人並不是很多，又各式各樣的人都有，所以先對一些願意接受他的，但不一定能夠真正瞭解佛法的對象宣導，剛開始這麼說，開頭是少部分的人，漸漸地層面就擴大了，層次亦慢慢提高，他說經是以這種方式表現的，針對各種不同的根器、對象而說不同的法。例如有四十、六十、八十華嚴經，其實這三種經的對象都不一樣。有人說，這只是字多字少的問題，或認為是版本的不同，事實上是對經典深入的問題，究竟探討了多少？理解、把握了多少？

我出家修行這麼久，對經典所述義理之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，如果我沒有從中得到好處，面對花花世界，充滿各種誘惑的緣境，你們想可能會如何？有時愈是深入佛陀經典，你愈會發覺佛陀的智慧不可思議！真是明妙圓覺！就看你本身契應了多少？所以說你學會多少，知道多少，就能得多少！在佛陀的理念裡，多少不是問題，你都會得到某種結果，如聲聞從三向到結果的羅漢，就是從二十七賢位慢慢提昇；像菩薩從初地到十地，都是成就的結果。只要去修學，一定會得到一種結果，不會說我學了又怎樣？

因此，也有人問我：成佛了又怎麼樣？我問他所想的成佛是什麼？如果只是把握在「成佛了，就像釋迦牟尼佛一樣」這點上，我說：那你根本不可能！

因他只是把佛定位在相上面，並不瞭解佛是覺悟的意思。人因為不覺悟，才會出問題；能覺悟，就沒有問題了。沒有問題之後，過的是什麼日子，自己應該很清楚！為什麼你會過得這麼苦惱？而有的人為什麼可以過得那麼灑脫？又有人經歷許多好與不好，可見人的變化是多麼的複雜。事實上人如果只是看破、放下、自在，那只是個口號，要真正能做到，有了問題隨即可以化解，才是真正的自在，這種化解也是解脫。

客問：大陸叢林制度與僧團教育，這四十年來是不是有改變？最近有所改革，這對大陸叢林制度與僧團教育有什麼幫助？

師答：現在大陸以出家人來講，編制人事的機構是公安局，每個月有所謂的工資及糧食，都由公安局發配。有兩種出家人：一種是上下班的，管寺院的行政工作事務；一種是住在寺院，管早晚課、念經，所謂「修行辦道」，已經成為樣板，沒有叢林制度可言。至於佛學院的教育，成為佛學院學生有幾個條件：第一，年齡在四十歲以下；第二，必須高中畢業；第三，要求絕對的身體健康；此外身家調查要不屬於黑五類或犯過罪的。目前我所知道的幾個佛學院沒有師資、沒有佛學概論書籍，現在所教的呢？梵唄一定要學，也教中國文學，並注重語文辯論的能力（八十二年）。再談我那時期，大的叢林有沙彌園，依照年齡分班，通常四齡左右為一階段，比如六至十歲，十至十四歲，各編為班次，教育方式也不同，幾乎什麼都要學，沙彌園只是叢林管理及教育體制的一部分。寺院有不同的堂口，像念佛堂、禪堂……等各式各樣的教育、共修的一些專門場所，有各種設置。

叢林都是大寺院，一天五堂功課，早課、午供、晚課外，還有在早課至午供之間、午休之後至晚課之前的一堂功課。這五堂功課包含唱念及開示、共修等問題在內，比如繞完佛要靜坐，要止觀或講開示。生活飲食方面非常清淡，初一、十五才有豆腐可吃。穿的方面，沒有一件上衣或褲子是同一顏色的，因為是信徒布施的布，不是寺院有多少人就給多少布，而是他有布就拿來送給寺院，寺院依人數的多少分配，能分一尺就分一尺，等布夠了才拼起來做衣服，所以不可能同一顏色。住的方面，往往有人願意在禪堂打坐，不願意到自己的寮房睡覺，大家有很強的道業競爭心。而寺院的教授師也經常介紹一些高僧大德的行誼、修行過程、為人處事以及慈悲心與智慧的培養，讓人感覺必須要學習那些人，但絕不會拿他的思想觀念及心得作為宣揚，因為我們是學佛，是以佛陀的道理方法來弘教，很少以宣揚某人作為主題，只是以一些善知識及有成就者作為榜樣而已，從這些方面，我們就可以去作個比較了。

客問：釋迦牟尼佛有三十二相，其中有些很奇怪，譬如舌可抵眉架、廣長舌相等。又何謂「廣長舌相」？

師答：是說舌可以抵到鼻尖，而不是到眉架，要有這個概念。所謂「廣長舌相」，廣長舌不是舌頭很長，而是說他道理說得很好，不要把它當做舌頭很長，那就變成長舌男、長舌婦了。它是依於佛陀的八十隨好相來說。這裡是說舌頭本來是辨味的，酸甜苦辣是舌頭在辨別，在佛法是屬於根的認識。

為什麼講長舌呢？嘴是講話的器官，包括齒、舌、喉、聲帶等整個發音系統。為何說廣長舌呢？我們知道普度眾生、弘法利生，它的面積很廣闊，且是長遠的作法，即是要從事法的弘傳，要不分階級、不分身分、以普及性、廣泛性，而且是長久持續的作法。廣長舌要長久不厭的去做，只廣不長也不行，因為佛法絕不是講幾堂課就能讓人得到好處。它是要點點滴滴，慢慢累積，要長久的耕耘才能顯現效果，所以佛陀的廣長舌相主要是以弘法而言。

客問：為什麼佛陀有那麼多奇怪的相？

師答：我們看現在的演藝人員，男孩子要帥，女孩子要漂亮，釋迦牟尼佛究竟長得怎麼樣，誰也沒有見過，你們看看那些羅漢、菩薩，像六祖惠能大師長得很難看，像我也長得很難看，不要太在意這些。我們知道朱元璋長得很難看，在相法上有句話形容他是五嶽朝天，因此，不要太在意這些相。

客問：佛陀從脅下出生，生下來就走幾步，說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」，這些依常理判斷應該是不可能的事。

師答：用很簡單的方式解釋一下，你們看經典有沒有注意到，釋迦牟尼佛的母親，生他的時候，是在一個花園裡面，右手攀無憂樹而生，不是右手攀無憂樹從脖子窩裡冒出來的，千萬不要搞錯了。但是有些註解本子，加上從右脅而生，我沒有意見。至於說釋迦牟尼佛生下來就可以走路，你還忘了說七步蓮花呢，這個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」這個「我」字，不是釋迦牟尼佛的「我」，而是眾生的任何一個「我」，為什麼呢？因為「我」要做好就會好，「我」要做壞就會壞，這個「我」，不是釋迦牟尼佛講他那個「我」，如果釋迦牟尼佛講的是他那個「我」，那我絕不當和尚。

客問：佛教中之規矩法則是否均由禪堂中來？

師答：在臺灣許多出家人都不知道所謂的小廟、祖庭、本山是何意義？因為，在臺灣沒有真正的叢林，也沒有真正叢林中的禪堂，這些都只能在禪堂中才

學得到，一切的規矩法則都是由禪堂中來；如在大陸開戒時，戒場的引禮師，不僅僅是五夏學戒，必須要做過知客，住過禪堂，才有資格擔任引禮，否則種種規矩法則，行、住、坐、臥自己都不會，要如何承擔教導之職，必須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都要會，方能當引禮師，新戒們懂不懂規矩法則，乃是引禮師之責，而得戒和尚於因果，不是好背負的，責任非常大，此人得不得戒，在乎得戒和尚，而持戒清不清淨就在乎羯磨和尚和教授和尚。

客問：請問藏傳的佛教跟漢地的佛教有何差別？

師答：一點差別都沒有，只是表現的文字和發音不一樣，譬如說喇嘛，其實喇嘛就是出家人，不是說藏傳的都是密嗎？你聽不懂的都是密，聽懂了就不是密了，這不是開玩笑。我曾在一個大學演講的時候說過，臺灣這麼喜歡這些聽不懂的，我要到原住民裡面，找個最少數的民族，年紀最大的，找一位懂得真正原住民的語言，甚至某種言語現在幾乎沒有了，如果找到這麼一個人，不說他是從山上請下來的，我說這是大法王、活佛，然後帶著他，叫他念兩句誰都聽不懂的，連翻譯的人都找不到，一定可以騙很多人，聽不懂的就是密。但，密法就不是這麼解釋了，密法是什麼？是「真實的語言」，真真實實的語言，那才叫做「咒語」，稱為「真言」，否則的話只是說「密」，看不見的是密，聽不到的也是密，你不能瞭解的都是密，不能用這種方式去看。

客問：佛教不是不燒冥紙嗎？菩提寺為什麼還燒往生錢？

師答：佛教不燒冥紙這些東西，而菩提寺燒往生錢是為了隨緣，用往生錢代替冥紙，真正在於往生錢上的往生咒及所持念的往生咒。又如抽籤、問卦也是一種隨緣的做法，為了給人方便，在不知如何做或有所取捨時，抽個籤、問個卦可以使你安心，任何一支籤在我看都不是壞籤，只看人如何去解釋，所以它是個安心法門。

客問：釋迦牟尼佛的道理方法那麼好，為什麼還有許多人不信，甚至排斥？

師答：我們現在先不談釋迦牟尼佛。先看一個問題：佛教徒看上帝，上帝是誰？連定位都沒有；又如道教、神教裡有玄真上帝……許多上帝，基督教肯定只有一個上帝，他們肯定上帝是神，中國傳統宗教稱這些上帝也都是神，而且「神愛世人」，只是言語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。假設過去的祖先有光榮的一面，但其中也有一、二代是不好的，能不能因此否定那是最好的？這是人的分別。

釋迦牟尼佛是完成究竟圓滿覺悟的成就，是沒有缺失的人，可是並不會人人

因此都去依附他、相信他。如釋迦牟尼佛在成佛後，為什麼有人想毒害他、殺他、謀刺他？這跟他的好、不好沒有關係，而是關係到當時的環境，因為最早在印度，佛陀教派於十二大學派中排名最後，早期從婆羅門教派起有十一大教派，裡面找不到佛陀教派。後期佛陀看到印度的環境及許多社會現象，人心的問題，甚至人爭鬥的問題，才有所感而出家、修行完成道業。

佛陀發起佛陀教派時，其他教派都說他是人類的叛徒，違背傳統，那裡有眾生平等？人就是人，男人就是男人，女人就是女人，而飛禽走獸本來就是給人吃的，無形中造成了差別，佛陀在這些不正當的理念外，另外建立教派，形成一種改革，所以說佛陀教派是個改革派。其餘教派，佛陀認為有很多基於認識不夠，還有問題的存在，比如善與惡，他是惡人，就認為他該死，而佛陀的看法是有惡沒錯，但他還有不惡的地方。被騙，往往是被表面善良的人所騙，不會被惡人所騙，如被刀、槍抵著，要你的命，那不叫被騙，真正被騙都是所謂的善人，因為善還有不善的地方，這就是佛陀對人的分別看法。因人有分別，所以，告訴我們，分別不是究竟，應該怎樣深入的、進一步把粗的現象知道後，還要把細的現象搞清楚，慢慢的去改變，絕不是否定所有的一切。

我們不能說佛教既然是那麼美好，為什麼別人怎麼樣.....，那是人的分別，如果站在「你已經成佛」的角度去看，你的感受就不同；如站在「已經成菩薩」，你的感受也會不同；假使到達羅漢的境界，感受也會不一樣；從一個普通人進入到佛教徒，你的感受又會不一樣。對所懷疑的問題，應該這麼去看。

客問：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可是卻又說沒說上一個字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師答：他不是沒有講一個字或一個法，最後是說無一字、無一法可說，甚至還講過無一眾生可度。若說他沒有說一個字、一個法，豈不是大妄語，此中真義為何？所說的字是世間的字，法是世間的法，人是世間的人。佛陀是依於世間人不注意、不留心、沒有想到的，他把自己的經驗、修養表達出來，所以，他才說「無一字、無一法可說」。等於我常說「講經」，今天還有誰夠資格「講」經？釋迦牟尼佛都把經講完了，最多只能介紹經典裡面的道理和方法。

佛陀不像上帝，他不是創造萬事萬物者，文字、眾生、法，都不是他創造的，他只是個發明者。所謂發明，發是發現，明是明了，一般人沒有發現、不明了的，佛陀發現了、明了了。因此佛法講發明是指心地發明，並不是機器、化學作用等公式之類的發明。

客問：佛陀於宇宙人生可謂無所不知。以現在科學的發現，佛陀在當時是否已透澈這些？

師答：理念上可以這麼說。至於現今科學所證明的，還未到達佛陀所知的境界。事實上科學發展愈高，愈能接近佛陀的理念。譬如佛說娑婆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，它是以一個小世界為單元。一小世界包含有太陽、月亮.....等，相當於今天所說的一銀河系。若說一千個小世界為一小千世界，一千個小千世界為一中千世界，一千個中千世界為一大千世界。試問三千大千世界的範疇如何？該有多少銀河系？基督教講上帝只造了一個太陽、一個月亮，佛則已知宇宙有不知其數的太陽與月亮。至今，天文學家的發現已見端倪，意味深邃的宇宙裡存在著許許多多的銀河系。

客問：現代是末法時代嗎？

師答：現在還沒到末法時代，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也有末法時代，不是絕對就是正法時代。大涅槃經中說得很清楚，正法的時期也有末法，末法的時期也有正法。

真正的末法時代，人已經沒有人性，只有原始性，連一個「佛」字都聽不到了，而人類的平均壽命只有十二年，那才真正是個苦難的時代，根本沒有聽聞佛法的機會。

釋迦牟尼佛在世時，他弘法的地方有正法可聞，沒有弘法的地方也是末法的環境；再以眾生的心性而言，即使佛陀親自去教化他，他也聽不進去，既不相契也不相應，就是末法眾生。

因此，不要刻板地以時間來排列正法、像法、末法三個時代。

【在家與出家學佛之異同】

客問：在家做一個佛教徒，學佛是否一定要剃度出家？

師答：在家學佛比出家學佛要愉快、輕鬆、灑脫、自在多了，不一定非出家不可。畢竟臺灣人口那麼多，出家的還是少數，再說一句不好聽的話，多少人表面出家了，他的心根本不知道出家為何物。

客問：假如我想出家，但周遭的人都反對，要怎樣做才能更圓滿？父親、母親能夠更歡喜？擔心道心不夠堅固，常常會顛倒，因緣似乎不夠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這點跟因緣沒有關係，如果出家其他人反對，這不是問題，父親母親雖然不是百分之一百贊同你，至少他們不會那麼激烈的反對。還要考量你的父親母親，有沒有人照顧？如果沒有人照顧，要靠你照顧，最好就不要出家，如果想出家，講得殘忍一點，等父母過世了再說。

客問：受了在家戒，如犯了戒，往後可否出家？

師答：受了在家戒，如果犯了戒，以後可不可以出家？你們說呢？這跟出家有什麼關係？如果你連在家戒都沒有受過，有沒有犯戒呢？實在很難說的，這跟出家沒有關係，不要混為一談。至於受了在家戒，犯了戒怎麼辦？倒可以告訴你，如果做不到，就不要再受戒了，因為你的「戒」已經不存在了；如果你還想維護，只有一個辦法——再去受戒。

客問：請問如果想在師父門下出家，有何條件？出家後有什麼功課？懇請開示。

師答：這題目最好去問跟我出家的人，因為他們親身體驗了，有什麼條件？有什麼功課？這事若由我講出來都是好的，不會是壞的，那怎麼辦？所以，你要去問跟我出家的人，由他們講出來，才是最可信的，他會把他的感受和經驗告訴你。

客問：為什麼在家弟子受五戒在手臂上燒香珠，而出家眾受戒則燃頭頂？

師答：人最珍貴的是身體，以手臂而言是萬能的，頭頂則代表智慧，最珍貴之處。燃臂、燃頭是以一分心意供養佛，一般人說出家人點「戒疤」是錯謬的說法，戒成疤不就完了此是「香疤」，燃頭供佛留下的記號。而燃臂也不只在家受五戒、菩薩戒才燃，出家人平常也會這麼做，是一分心意，此外還有燃指供佛。

客問：僧伽是否即指僧人？

師答：對僧伽兩字，千萬不要把它純粹當成出家人，必須是出家以後，他能依佛陀的規定做個出家人，而且要三人或四人以上，住在一起修行辦道、辦佛事。辦佛事不只是誦經、拜懺，辦佛事是代佛宣法、建立伽藍。建立伽藍絕不是蓋個廟就叫伽藍，建立伽藍是把古老的、已有的或者敗壞的做得更好，是這樣的意思。

客問：我目前修淨土法門，但有心想出家，如果我出家了，可能選擇修學其他的法門，這是否違背當初的發願，犯妄語戒？如不能出家，當初有出家的念頭，是否影響修淨土的信願行？

師答：佛法中沒有那麼多的要求，學些什麼都不是願力的問題，而往生西方淨土這才是你的願。這跟出家以後，改變法門並沒有關係。

佛法說發願，是發你現在能做的願，現在並不是永遠停滯的；另一時間，又有另一個現在，所以現在的身分立場改變，願力不相同了，是不會造成妄語的，這與出家、不出家、修淨土法門，完全不受影響。這只是在環境上，於願力上有所分別，怎樣做比較適合自己，才是正當的選擇。

客問：當父母年老力衰時，若父母極力反對仍出家，是否為不孝？

師答：必須把握一個觀念，有很多人出了家忘了家，那是錯誤的觀念，即使釋迦牟尼佛成佛了，首先到天道度他母親，而後父親生病了，煮藥侍奉，父親死了，為其抬棺。可想而知，父母年紀大了，身體不好，要考慮有沒有兄弟姐妹照顧，如果沒有，戒律有規定，獨生子或獨生女要出家的話，必須父母許可，父母不許可，根本不能出家。如有兄弟姐妹，但父母年紀大，身體不好，父母又堅決反對，自己要好好的考慮。

客問：於學佛者的立場，怎樣去看結婚與不結婚問題？

師答：學佛有兩種身分，出家和在家。在戒律上，出家的基本戒第三條是不淫，在家的第三條戒是不邪淫，如果知道了這個，問題差不多可以解決了。

在家可以娶妻，行正常的夫妻關係，除了這以外的叫邪淫，於戒律是不允許的，以出家人來講，在戒律上要求是根本不可以，在家只要不邪淫，不超越本分，如超越就錯了。學佛之所以有戒律，而且有在家、出家的不同，是配合個人環境的不同。譬如出家人要為人天的師範，當然要求就多；在家學佛止於解決生死輪迴的問題，只要能解決自己的問題就可以了，所以，要求上有很多方便。常有人問我，如果這樣會不會妨礙道業，說得認真點，即使是夫妻，如果過度也是邪淫，這是以律法來講，因貪欲之故。學佛是要清淨身口意，清淨有各種不同的方法，依戒律的要求就是如法，違背戒律就不如法，這是學佛兼具的態度，否則佛教要戒律做什麼？

客問：在家居士有沒有成就圓滿正覺的可能？

師答：百分之百可以，可是需要如法依教才行，如果不如法、不依教，即使出家也不行。所謂如法依教，是要如佛陀所說的法，要依於佛陀所教，亦即遵照佛陀所說之教示行持，就可以達到佛所說的結果。

客問：出家與在家，所修的法有何差別？

師答：法完全一樣，只是戒律不同。

客問：在家學佛，是否一定要修學淨土？

師答：佛說的八萬四千法門都可以修學，並非一定要選擇淨土。但是，所修的法門，應視其本身的興趣，以及適合自己所具備的條件。因此，初學佛者，最好先對佛法有了概念之後，再選擇一門深入，這才是正確的學佛方法。切莫一開始即投入某一法門，等到發現志趣不合時，已經浪費了許多時間。所謂法無高下，相應者是；不管修學何種法門，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幫助我們收攝及維護身、口、意。如果想要達到了生脫死的理想目標，仍有其道理方法，譬如念佛法門，只不過是八萬四千法門之一。假使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必須力行阿彌陀佛所提出的條件方法，而稱念其名號，不過是往生的條件之一。

客問：如果在家學佛的人，修行到一個很高之境，是不是也應出家？

師答：我以前曾經講過，如果在家要想即身成佛的話，一定要出家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為成佛有幾個基本的條件。第一、要完全斷肉食，成菩薩尚且要完全斷肉食，何況成佛。第二、必須給自己時間，在寂靜、清淨的地方（指僧伽住地——伽藍或蘭若）從事修養。第三、必須讓自己有苦行的經歷與體

驗，這點在家很難辦到。

如果只是學佛或求往生西方，打算將來到了極樂世界，再去修行，或者這一生於業未能淨盡，要來生再修，倒也無可厚非。但如果到達某種境界，而自己又想即身成佛的話，就必須一切都要捨，連自我的命都要能捨，如果還珍惜這個命，那是不行的，因捨不得鍛鍊。所以，在家成佛，是很難的事，因為最起碼，你還要為你的生活，為你的責任以及你的權利義務去履行付出。

客問：出家苦行不易，能否有別的方法讓眾生廣受法益？

師答：首先要知道，在家不學出家法；苦行是為了幫助出家眾磨鍊心性的，出家人不容許擁有自我，尤其是發宏願為普度眾生的「法師」必須如此，倘若一般出家人但求了生脫死，則入涅槃境界就可以了！

在家學佛是要把自身問題解決，難免保有自我，不須像出家人那樣地修學苦行；若為提昇修學境界，除了皈依三寶外，可依個人之環境、能力受持五戒、菩薩戒。但受了五戒、菩薩戒就必須依教如法。

客問：出家人是佛教的骨架，在家人是佛教的皮肉；如此，在家人可以講經嗎？

師答：出家人不是佛教的骨架，在家人也不是皮肉，經典中沒有這種說法。可以說在家是外護，出家是內護；護是保護、維護之意。出家是內護，意即護如來家業，所謂如來家業即是佛陀所遺留下來的遺教，也就是法。何謂外護？如果要使佛法能夠發揚光大，必須要有出家人作為專業人員，全心投入；如此，也就沒有時間賺取生活之所需，是故在物質上須得在家眾做外護。外護不是去護那個法，而是護持出家人，讓他們專心修學，於生活上毋須顧慮，不虞匱乏，這就等於護法，兩者都是；一是內護，一是外護。

至於講經，所有的經佛陀都已講完了，輪不到我們。說法則是出家人的事，因為佛陀入滅之前，強調依法不依人，因此法一定要有專業者弘傳，而出家弟子必須荷擔如來家業，以弘揚佛陀之教法；至於在家，有接引的條件與義務，可是沒有度人的機緣與能力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同是在家人，一樣的有父母妻小，不容易使人信服，容易使人懷疑你是否真的懂那麼多！此其一；第二，對方會認為既然彼此相同，為什麼要供養你，甚至會以為那是在幫你養父母妻小，形成所謂的反彈作用。因此，在家居士只能接引他人學佛，但不能夠度人，度是助人由迷轉覺，引導介紹他人學佛，這是接引，在家居士皆可為之。弘法利生則是出家人的事業，因為他們是此中的專業人員，何況彼此的戒法有別，身分自然也就不同！

客問：在家居士如果有吃長素和持戒，好好的修行可以超出三界嗎？

師答：這樣講太籠統了，吃長素不是修行，因為素食、肉食對你的法身並沒有影響，持戒是維護自己的色身以及道德，也可以說是莊嚴色身，如果只是持戒持得很好，不去修行的話，最多到天道去，不可能出三界。那好好的修行，修什麼？這才是一個要緊的問題，所謂修行，是「修身口意的行為」，身體的行為、言語的行為、意念的行為，有了偏差就去修正它，不好的慢慢修正成為好的，稱修行，此種行為是依於佛陀的道理方法，久而久之慢慢會成為一種修養，這是須建立起的一個知見。

客問：對八敬法有何看法？

師答：這應該是出家人問的問題，如果是在家問的問題，我沒有意見，出家法是不能隨便講，為什麼不能隨便講？因為在家人知道出家法，你知道愈多，口業就會愈多，為什麼呢？本來有些不如意的，如果不懂，你就不會講出家人應該怎麼樣、不該怎麼樣，你知道愈多，挑剔就愈多，盡看人家的缺點，所以說出家法不要對在家人說。

客問：在公家機關退休以後，現在大概六十歲，想出家，適不適合出家？

師答：這個問題應該問我們裡面已經出家的，為什麼呢？其實真正要問的是你自己，沒有什麼適合、不適合，而是頭一個先要想到出家幹什麼？做一個出家人，我曾經講過有三種身分，只要做到一種，都可以出家。

第一種是老老實實待在廟裡面做個出家人，盡自己的本分。因為寺院裡面，都有些個人應該做的事，有一定的功課，一定要求的規矩法則，再來就是盡一份心，如果你還會去修行辦道的話，雖然不一定會比別人成就高，做最壞的打算，來生一定到天道。何況我們曉得菩薩，只要你發起歡喜心去學佛，就是初地菩薩，沒什麼了不起的，為什麼常常有很多出家人對在家人都稱各位菩薩？有很多人就會害怕，覺得不敢當，為什麼不敢當？生起歡喜心就是初地菩薩了，可是話又說回來，初地到四地是一個變化位，四地之前，說不定來個火燒功德林，什麼地也沒有了，所以，要把握一些觀念。

第二種就是好好的把戒定慧三學融會貫通，準備弘法利生做法師，這是一條路。

第三種做個隨緣化度的人，可是這比做法師還難，隨緣化度，首先本身在佛法的基礎上面，要能夠很穩固，否則的話，不是你去度別人，而是別人把你度跑了，很多出家人常常出家以後，被別人度跑了，隨緣化度的境界比做法

師還難。

因此，有三條路，一是老老實實做出家人待在廟裡面；一是準備做法師，普度眾生；再者就是隨緣化度。隨緣化度，你想，前面兩個做到了，隨緣化度可能有機會，還不一定能完全做得很好。佛教裡面有一個標誌——蓮花，蓮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為什麼？蓮花要出污泥才不染，對不對？要離開那個污泥才不染，真正一個學佛的人，應該像蓮藕埋在污泥裡面，表面好像染了，但他的內心卻是乾乾淨淨的，做蓮花，如果說蓮花開出來，一剎那時間就謝了，就算蓮子還可以吃，但那個心更苦，蓮藕呢？我們講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，是個骯髒的世界，而你只是像蓮花一樣沒有用，你能夠像蓮藕一樣，那才是真正的有用處，所以說不要學蓮花，要學蓮藕。

【三皈依、五戒、菩薩戒】

客問：請問皈依有沒有護法神？

師答：要護什麼法？如果以佛教的戒律來講，皈依三寶，只是成為佛弟子而已，如想要得到利益，必須要受五戒，每一個戒條有五個戒神，可以維護我們的戒體；五戒中能守一戒，不管任何一戒，就有五個戒神可以維護戒體；此中，是以五個成為一系統，這系統是針對著戒律而來，不要當成護法神。

客問：沒有皈依三寶而念佛，或虔誠念大悲咒，有否好處？

師答：沒有皈依三寶而念佛，也可以念，但不是佛弟子修行。不能談它是否有好處，但可以確定沒有壞處；一定要皈依三寶才稱為佛弟子，以他的心情來念佛是絕對不相同的，因為佛弟子之虔敬較能與佛相應。比如，社會上做善事人很多，但以佛弟子的立場做善事，則感受不同，因為他知道什麼是無相布施，什麼是三輪體空，但是一位三寶弟子要如何親近三寶（佛、法、僧）？此乃指依法不依人，讓它成為一種力量，這是我們要去認識及瞭解的問題。

客問：老禪師曾說在家人皈依之後，每天仍須作皈依，請問應該如何自作皈依？聽說皈依三寶以後，若每天早晚沒有作三皈依，四十九天以後，皈依就已經消失了？

師答：在家學佛的居士，每天早晨自己一定要靜下心來作皈依，念三次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；皈依佛兩足尊，皈依法離欲尊，皈依僧眾中尊；皈依佛竟，皈依法竟，皈依僧竟」即可，晚上不要作，縱使夾雜著妄想雜念也無所謂，因為皈依是祈求，不是功德，目的是皈依而已。一天不作就一天遠離皈依，若是四十九天，那還得了。類似平常我們說讀書人，三日不讀書，就會面目可憎，真正說作皈依，乃是每天早晨自己都要作皈依，這樣才不會失去皈依。

客問：家中沒有佛堂，如何每天作三皈依？

師答：只要心裡清淨，提起正念即可，即使站立床邊亦可，但不能在廁所作三皈依。

在家人作三皈依一定要念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；皈依佛兩足尊，皈依法離欲尊，皈依僧眾中尊；皈依佛竟，皈依法竟，皈依僧竟」才可。

出家眾念「自皈依佛，當願眾生，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.....」此為早晚課誦領導天神、鬼神及每個「自我」，使其跟著一起來皈依，意義不同。

另有些人以自性佛、自性法、自性僧來皈依，或者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佛、一切法、一切僧，這都不可以，未依教如法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每天早晨作皈依，要不要燒香、禮拜？為什麼晚上不要作皈依？若早上沒有作，晚上可以作嗎？

師答：燒香、禮拜乃屬供養，皈依是自己得皈依；燒了三柱香，頂禮三拜，這是香供養、禮供養，而於香、禮供養之間，最簡單濃縮起來的就是心供養；如果早上燒香、頂禮三拜來不及，也可以站在佛像面前，合掌念三遍皈依，然後再問訊即可，不一定非燒香、禮拜不可，可是皈依一定要作。皈依一天作一次就可以，不可以晚上作皈依，為什麼呢？下午以後都是鬼神皈依，我們是人怎能皈依，所以作皈依一定要早上。

客問：我來菩提寺跟師父學大悲法，可是那時候尚未皈依師父，這有沒有關係？

師答：過去已經皈依，本身就算皈依了，我並非說有沒有在本寺作皈依，而是說有沒有皈依過三寶。我為什麼說要皈依三寶才可以學呢？理由很簡單，佛法是教佛弟子，若對方不是三寶弟子，而欲學習佛法，即變成盜法。其實，這種要求還是為了幫助不皈依的人，因為既然想學佛法，又不願意成為三寶弟子，於理、法是說不通的；若不想做為佛弟子，那學佛法幹什麼？佛法是教佛弟子的。

客問：以前我皈依過，但中間這段時間，並沒有每天作皈依，是否已失去皈依？

師答：不知者無罪，現在知道了就不能再錯。

客問：我們都是忠實信徒，已皈依三寶應該不會失去人身？

師答：不一定，要如法依教方有可能。切莫以為皈依三寶即不墮入三惡道，不如法、不依教都有可能墮入；如果善事陰德做的多，福報大，沒有回向給一切眾生，則可能到天道享福。所以想要保住人身，應將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，分散給別人，不要自己保有，如此到天道的機會就會減少了。

客問：每天早上皈依三寶時，心中應如何觀想？僧是自己的皈依師父嗎？

師答：心裡一定要想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，以及釋迦牟尼佛所建立起來的僧伽。僧，不一定是皈依師父，而是所有的出家人，因為「僧」是指凡依釋迦牟尼佛建立起的制度而出家的比丘，他們顯現的即是僧寶相。以皈依來說是皈依三寶，不是皈依某個人，因為皈是皈投，依是依止，皈依僧寶，所有的僧伽都是師，可是不一定每位師父都在你身邊，離你很近；所以我們通常說，你的依止師是那一位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指你經常親近的那位師父，也就是你的依止師，而皈依是皈依三寶，是以釋迦牟尼佛為佛寶，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道理為法寶，依釋迦牟尼佛所建立起的僧團制度，而顯僧相的為僧寶。

客問：想深入佛法是不是一定要皈依三寶？

師答：如果只是想研究佛學，當成一種學術研究，那不必皈依。如果是想依佛法來修養自己，就像入學先要註冊一樣，想接受老師的教誨，就必須皈依了。

客問：常於公寓的郵筒中，抽取他人的廣告海報，及路邊放置書報、雜誌或衣服，未經物主同意而取者或擅取回家，是否犯盜戒？

師答：公寓裡每戶都有放郵件的信箱，別人的廣告海報還是不要動，如果這份廣告，你的郵筒沒有放，那你又想看，就現場看一看，再放回去，不要拿走，這麼做比較好，因為那是給那個郵筒的主人的。

目前在臺灣有很多地方，設有箱子，供人把舊衣服放進去，像這種衣服你最好不要去拿，那有專門的機構回收，經過整理，然後轉贈給貧窮需要的人，屬於這種的你千萬不要拿。如果是店舖、走廊，或者是公共場所，擺有架子，放有書、雜誌……等，本來就是讓人家拿去看的，那沒有關係；我們還是要分辨一下，什麼是可以做的。

客問：請問喝酒對一個有修養的人來說，是不是不會起分別？

師答：所謂有修養，就是有這方面的知識經驗。一個有修養的人，他對酒所起的分別是將它當成藥拿來治病！並不是說有修養的人喝了酒，其分別就不同。其實，喝酒在戒律上屬遮戒，為什麼？因為喝了酒，會使自己的智慧被遮住了，結果因醉酒而控制不了自己，造作許多錯誤行為。因此，並不是說有修養、有智慧的人就可以喝酒，而是在必要時，可以拿來當藥治療病痛。

客問：墮胎是否為殺生？

師答：依十二因緣論（即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.....），要到識神進入母體才有生命，故在識神未進入之前，不可謂殺生。例如：當孕婦會嘔吐時，可說識神已進入。若是自然流產或是意外流產，皆不可謂是殺生。

客問：受五戒，初一、十五可要誦戒？

師答：受五戒毋須布薩，因為至多五句，怎麼誦呢？必然是繁雜而不易記憶的，才需一再複習。如菩薩戒十重四十八輕，經中說「月半」即十五誦，初一不是月半。

客問：如果已受三皈五戒，破戒了怎麼補救？

師答：戒不能說破不破，只能講違反了戒，戒是不能補的，因為它不是網，也不是陶瓷做的碗，只能說重受。你這問題的重點在於——戒應先去學習，自覺能做得得到，可以求受五戒，而後才能守。否則一個從事屠宰業的人，他怎麼受不殺生戒？

如果違反了戒，自覺做不到，就到佛前懺悔、捨戒，如果自認還能持守，那麼還可去重受。五戒裡若只能做得得到一個戒，也可以只受一條，其他做不到的先慢慢學，以後看自己的能力，再求受戒。

客問：受過菩薩戒的在家居士，如果是做生意買賣，要如何做到不犯戒？

師答：受菩薩戒是個人修養的提昇，所謂的菩薩戒是受五戒的菩薩戒，還是十重四十八輕的菩薩戒，這差別很大；如果只是五戒的菩薩戒，就沒有太嚴的規定；如果受了十重四十八輕的菩薩戒，依梵網經來受戒的話，一個月要八天時間持八關齋戒，像出家人一樣過日子，如果只受五戒的話，只要在五戒限制之下都不成問題。

至於談到做生意，可能有關殺生的問題；或做買賣難免成本不是很高，利潤卻很高，是不是有欺騙行為？或東西品質並不是真正這麼好，可是並不是自己做的，廠商本是如此，廣告也這麼說，該怎麼辦？諸如此類，有許多顧慮。再說現實的生活中，不能因為學佛，就都否定它；要從多方面去解釋問題，比較複雜，只能說，如從未開始做而現在涉及到殺生，當然要儘量避免，如已做了很久且關係到殺生，而自己又受了戒，就不要再做殺生的行為。倒有一個建議，也是一點取巧的方式，如自己受了戒，本身就不要參與，總之家裡其他的人也在做嘛！他們沒有受過戒，但並不是鼓勵他們去做，因為已經做了那麼久了，總不能因為你現在學佛，就要一下子改變，沒那麼容易。若是其他一些買賣上、利潤上的問題，及一些言語上的問題，則不要忘了做生

意是將本求利，如果不想賺錢，開始就不要做，這是個必然的現實問題。

客問：受菩薩戒或是五戒後，要向皈依師父謝戒，是何意義？

師答：因為皈依師父的幫助與允許，方得受戒，因之才能得戒，故受戒回來後應要謝戒。受戒必須要做得到受持，受而不能持，反而會更加苦惱。

客問：在家居士受菩薩戒後，應如何把握菩薩戒的戒行？

師答：這問題應該受戒時，由傳授菩薩戒的師父講解。我平常不太喜歡講戒律的問題，因我講菩薩戒，必須在座的都受過菩薩戒，我才能講菩薩戒。而且菩薩戒分兩個階段，第一階段是三皈依五戒，第二階段為增上戒，即梵網經中所說。例如講三皈依五戒，必須大家都受過三皈依五戒，也就是只能高不能低，如講三皈依五戒，受過菩薩戒法的也可以聽；講菩薩戒法時，受三皈依五戒的就不能聽，如根本未受三皈依，更不能聽，所以我平常不隨便講戒，因根據律部有太多的要求。

例如，跟出家弟子講戒，跟比丘講，比丘尼就不能聽；跟比丘尼講，沙彌尼就不能聽；同樣，跟比丘講，沙彌也不准聽；因為戒是你現在授什麼，就講什麼，是要你守本分，否則，就是說「過人法」，佛陀特別強調不可以說過人法。

除了戒律外，比如要跟大家講修行辦道的事，因先從人的立場談起，所謂從人乘思想談起，使你突破人而能超越凡俗，如果已入菩薩道，則應說菩薩法，令你認識菩薩行者應具的修養；否則，都是說過人法，因此，開口說法，一不小心，就會造成違法，甚至謗佛謗法，那是要下拔舌地獄的，什麼是拔舌地獄？就是死了以後，入地獄中，把舌頭拉得長長的，以代替耕田的犁。

客問：八關齋戒和過午不食的意義何在？學佛的人應如何去做？

師答：八關齋戒法是受菩薩戒同時要受的齋戒法，而這菩薩戒法是十重四十八輕的菩薩戒，不是三皈依五戒的菩薩戒法。按照八關齋戒法，每月要過八天與出家人一樣的生活，但不一定要連續，因現前是工商業時代，不可能有連續八天的假期。八關齋戒法裡並不談過午不食，其實佛教的律部中也沒有這個名詞，只有日中一食或非時食這兩個名詞。日中一食是正中午吃一頓；非時食是不應該吃的時候去吃。晨午兩頓是正當的飲食，午後之食則是不正當的飲食，這些才是律部裡的要求。

戒律中也未要求出家人要日中一食，只有修頭陀行，也就是修苦行的人才日中一食。中國寺院因出家人要工作，所以早晨也吃；晨午兩餐對出家人而言是

受供養，但以平常在家人來講並沒有規定，除非受了八關齋戒。一個修行辦道的人，究竟要怎樣飲食比較好？我的看法是出家若配合環境於晨午兩餐接受供養，而做到不非時食就很理想。在家則不同，不能以飲食為要求成為辦道的方式，不吃飯不是修行。如果以健康之道來說，早上要吃好，中午要吃飽，晚上要吃少，才是維護之道。如以學佛的經驗說，晚上最好不吃。一個喜歡打坐的人晚上吃得太多，打坐不衛生，因晚上氣血弱，吃得太飽，除了要負擔腸胃消化的運動量外，我們還要用功，這樣對身體不太好。

客問：有人已發願吃素，可是因生病必須吃葷，可以嗎？有沒有罪？

師答：若是為了治病，沒有關係，佛陀從來不以法官自居，何罪之有！發願要發能做到的，做不到的不要發，否則易成妄語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吃素可不可以吃蛋？

師答：不能說可不可以吃蛋，吃素不是持齋，佛法中說不肉食，重點在不可以殺生。你可能會說蛋不一定有生命，其實凡物無不有生命的，故青菜蘿蔔也都有生命。佛法中說生命有兩種，乃有情類和非情類。所謂有情類，就是可以直覺具有情感作用的，比方說他會掙扎、會流淚、會流血、會痛苦等情感的表現，叫做有情類。非情類不是說沒有情感反應，而是人不能直接感受到其情感反應的眾生稱之為非情類。所以說青菜蘿蔔也是有生命，只是我們感受不到其情感反應而已。

所以，不要太在乎什麼東西能不能吃；畢竟斷肉食是個很高的境界。在學習的過程中，可以先吃三不淨肉、五不淨肉、七不淨肉等，這些基本的條件，以什麼為標準呢？像不是我自己親手殺的，不是我叫別人為我殺的，我沒有親眼看到、親耳聽到，也不是專門為我而殺的，在這五種條件之下的都可以吃。具備這五種條件，市場裡到處都有，尤其是超級市場，也不要「會犯罪、會造業」上面著想。要瞭解，超級市場把東西都弄得好好的，他絕不會說，我是為了佛教徒而殺的，用不著鑽牛角尖。

我並不是反對吃素，真正要說的是：吃素與持齋是不一樣的。素食很簡單，就是不吃動物性的東西，所吃的都是植物類，這就是素食。齋，是一種法，比如八關齋戒法，它是有要求的，不殺生並不是持齋。我一直這麼說，不要太過於在意什麼東西可不可以吃，想做什麼事，一定要考量自己的環境許不許可，要顧及到家人、旁人、當事人，各種不同的環境都要考量。我說一句話，大家聽了可能會感到很奇怪，如果今天有個出家人要吃魚吃肉，他吃五不淨肉、七不淨肉，我也不會反對，也不會說他錯了；只能說他的境界、他

的修養還沒有達到某種地步，而不能說錯了。

修養是慢慢累積起來的，不是一蹴可及的；可是，不能去鼓勵他吃。因此，你問我可不可以吃蛋，我也不能回答你可以或不可以，這麼做我就變成法官，成了裁判了，也是不對的，我只能把道理分析給你們聽，畢竟我一直在這裡跟大家分析道理。所以若問能不能吃，並沒有什麼能不能，可不可以，自己可以選擇，我只把事情的利害和它的道理告訴你。

客問：如果現職是軍人，受菩薩戒之後，有時任務特殊，如演習之類，因體力不足而無法持過午不食，怎麼辦？

師答：菩薩戒不要隨便受，做不到就不要受。曾有人問：「我受了菩薩戒，結果不能守，環境不許可，怎麼辦？」只有一個辦法，誰給你授戒，就去找誰；因為戒不能隨便授。通常學佛者，先受三皈依就可以了，然後學戒，如學習五戒，則看自己能受多少，一條一條的去受，不一定非到戒壇做個樣子，結果回來做不到，這都是知見上的錯誤。佛陀教我們學佛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來，受戒是為了自己修養的提昇，如環境不許可，怎麼提昇呢？就變成了知法犯法。

客問：我以前不瞭解佛教，也不瞭解道教，但有信心拜佛，因此而去受戒，之後未曾再穿過海青、披衣，披衣放久了褪色，覺得穿出去不好看，就把它丟掉。現在慢慢深入佛法，心中有一困惑，我把披衣丟掉，會不會有什麼因果？

師答：沒有關係，不過勸你不妨於現在有點概念之後，最好去重受戒，因為過去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形下受戒，對你而言沒有幫助，現在知道了些，乾脆重受戒，已過去的事不要管它，像披衣丟掉了，也不要管它，因為你不知道嘛！而現在對佛法有一點認識，也產生歡喜心了，怎麼辦？這時候再去受在家戒的話，可能對你幫助會更大。

通常我比較贊成先皈依三寶，不要馬上受戒，先學戒；學即是對戒先有一些認識，自己試著去做，看能做到什麼程度。如果認為自己的環境還做不到，乾脆暫時不要受戒；認為自己的環境的確可以做到了，自己也願意去做，再受戒，那才是真正的受戒。學是學著去做，受就是能做了，授予戒之後，就守著它，不去破壞它，受戒是這個意思。

客問：我是一位種花者，面對花的病蟲害，如果不灑農藥，花的品質不好；噴農藥的話，於佛教的殺戒又有違背，請問師父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做到

不傷害？

師答：其實不只是種花、種蔬菜，種什麼都一樣，重點在：我們應該抱持什麼心態去面對。因為佛法是講究一念之間，也就是說在你的意念中起什麼樣的想法。比如說：所謂病蟲害，如果等到它發生了再去噴藥，其實已經來不及了；因這產品本身已經受到傷害，當還沒有發生病蟲之前，先噴藥做預防的話，這種殺生的方式就不一樣。我們曉得，噴藥它有一定的維護時間，在預防的時間未過期時，再去噴第二次，不是同樣可以達到目的嗎？這是方法跟意念的問題。

萬一遇到需噴藥才能挽救，在這情形下去做，的確還是有殺生的行為；但這時你能夠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態去面對，就已經擁有慈悲心了。畢竟我們是人，活在人的世界，於佛法上總難免有很多，一下做不到的事，如果那麼容易做得到，就不會有「殺生」的問題。

我講過「殺生」的問題，大家知道養樂多，它是種活性菌的產品，都是生命；只是它屬於非情類。所謂非情類，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，事實上它還是生命；不也是拿生命當營養嗎？其實有很多生命，它都是細菌，只是有好的細菌、也有不好的細菌。當然我們說害蟲、益蟲，或者一些生物，最要緊的是，我們儘量不要使自己感受得到——我們在對付它，好像是一種殘忍。其實可以用另一種觀念去看它，改變一些方法去做，這樣的話，至少你已經盡心了。千萬不要說「老師父」說沒關係，我就這麼做，那就錯了。

我們要有一份慈悲心，因為人活在世界上，總是要生存，要生存難免或多或少會有些事情跟佛法有所違背，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去改進。

像臺灣有信徒開漁業公司，而且他的漁船是萬噸級，這殺生如何說？可是話說回來，你現在叫他把漁船賣了也沒人要，難道要他把船擺在那裡讓他爛掉嗎？從另外一種角度去想，他一條漁船不僅全家要維持生活，還造就了多少人的就業機會，幫助多少家庭維持生計。也許有人會問：一定要這麼做才對嗎？沒有別的方法嗎？這情形是可以慢慢去改變的，並不是一下子就要他一定要怎麼做；因此，真正的問題是在我們的內心世界，要有一份慈悲心；唯有將這慈悲心慢慢地培養起來。

【佛菩薩像】

客問：現今佛教刊物滿天飛，佛菩薩像到處皆有，應如何處置較妥當？

師答：到目前為止，我們臺灣的佛教界，講到要印經、印善書，居士門都願意花錢，可是正式的一本佛教刊物找他布施的話，則很難。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？為什麼一本正式的佛教刊物，反而吝於布施，而印經、印善書花大筆錢卻都無所謂？

其實有沒有想過，你對助印瞭解多少？比如印刷費、郵費……等，一本書印出來要多少錢，他印了多少等等，而且還要瞭解，現在的印刷技術已經愈來愈方便了，印經流通的功德，這是指過去印刷很不發達的時代，所以，我認為現在印經、印書大可沒必要去做，而且經書與佛菩薩像，又不能當破爛，不要說你們沒地方擺，就是寺院都無處可放。

各位有機會到資源回收處去看一看，佛教刊物（包括佛菩薩像），當初花大把金錢所印的，有的甚至還沒使用過，就當成廢棄物回收，這是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。如果現在你有這個問題，我倒可給你一個建議，用車子載到附近的寺院，拜託師父幫忙處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若把佛菩薩像掛在胸前，是不是要封起來，因為帶在身上會因流汗而受污垢，這樣對佛菩薩是不是不恭敬？

師答：沒有這種說法，把佛菩薩像掛在身上，這是人所造成的行為，經典上也沒有這類的記載；掛在身上當成護身符，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。之前曾經講過，假使一個人睡覺，掛在身上都沒有關係，上廁所也不需要拿下，但是要洗澡時要拿下來，沒有任何禁忌。如把一樣東西當成負擔，那要它幹什麼？擔心這個，害怕那個，這樣不可以，那樣不可以，這反而不自在了！只要心恭敬就好了，如果不是恭敬他，怎麼會去依賴他？因為依賴他，就已經是恭敬他了，就像是依賴自己的父母，一開始就已經尊重了。

客問：像有一些小孩子，因為還小以致什麼都不懂，恭不恭敬也不知道，可是身上都帶有佛菩薩的像，怎麼辦？

師答：這沒有關係，因為小孩子身上帶有佛菩薩像是大人的意思，不是小孩子的意思，而大人也是想依賴佛菩薩幫助小孩，這不是問題，何況這也可以說是人為的！

「這個不可以，那個不可以」，我一直都很反對這些事情，真正說，要是不虔誠的話，把藏經放在玻璃櫃裡，或供在佛前又有什麼用呢！一天到晚拜佛，一離開佛就亂了，那又有什麼用呢！為什麼說要心中有「佛」？心中有「佛」並不是心中有釋迦牟尼佛，也不是心中有阿彌陀佛，而是心中能不能維護在「覺」的前提之下，如果心中都是迷惘、無明，佛又會在那裡？

所謂心中有「佛」，不是佛像之佛，而是自心中的佛，也就是自心中的覺。往往很容易誤認為佛就是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或是什麼佛；其實，佛有已經成就的佛，叫做果位中佛，有的正在學習尚未成就的，叫做因位上的佛，可是！還有一種是自心中的佛——「覺悟」。

客問：請教師父，譬如佛菩薩的聖像髒了，可不可以拿出來洗？有人說佛像可以擦，不可以洗？有的人說，把佛菩薩像拿來洗不恭敬？還有說：浴佛時，不可以把水澆到臉？

師答：可以，為什麼說佛像不可洗？那是指金身的佛像而言，貼金箔的金身佛像或菩薩像，一洗就會變色。不能這麼說，不要忘了，我們還有浴佛節呢！浴佛時，水要從頭上澆下去，怎麼會不澆到臉上？其實浴佛節所浴的並不是佛，是悉達多太子，不是佛像；浴佛節為什麼浴太子像？順便跟大家講一講：太子降生，我們慶祝他，恭賀他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是佛出生的前身，他一定能成佛，他成佛了，我們才能得到佛法。當初太子降生時，人天同慶，九龍吐水為之淨身；又為什麼四月八日叫做「衛塞節」？WASAIR，梵文有清淨的意思，照現代話來講就是洗乾淨的意思，所以有「浴佛」一詞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家中供奉的佛菩薩聖像的框子，假若髒了，可否拿下來重新框過？

師答：當然可以！甚至佛菩薩聖像壞了，把他燒掉都不要緊，只是有時難免會擔心害怕，譬如金身或木頭雕刻的像壞了，不知道怎麼處理，可送到寺院去，請寺院裡的師父幫忙處理，如果有的出家人也不敢做！那你就找個敢做的。

如果不害怕的話，能打碎的就打碎，能劈開的就劈開燒掉，用一種比較清淨的心，找一個比較乾淨的地方埋起來，都是處理的辦法。只是一般人都不敢做，怎麼辦呢？乾脆交給師父們做，像我們菩提寺和古嚴寺有許多各式各樣的佛像，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整理分類，如果有人喜歡就送給他，不然就陳列起來，當做藝術品。

客問：一般傳說不可站立門檻，為什麼？

師答：這是中國人流傳的風俗習慣，男孩則比較無所謂。以出家人或學佛者而言，也不可站在門檻上，因為一般傳說門有門神，有人站在他身上，則是很不禮貌之事。所以凡是學佛的人，進出門時要靠門的右邊走，若是走中間，可能會被門神擋住。然而，若是方丈和尚則可以走門的中間，因為門神看到方丈和尚還得讓位。這些都是中國的教法，不是佛教的禮儀。

客問：佛像的由來如何？

師答：是從人所執著的問題而來，若一定要談緣起即是印度優填王對佛陀很仰慕，他很想見到佛陀，而且希望能和佛陀時常相處在一起，這是種思念之情。最初是畫像，而後慢慢由平面的演變成立體的，這是佛像的緣起。

客問：從外面買回來的佛像，是否要經過開光、點眼，才可以放在家裡供奉？

師答：這有兩種說法：

一、初一、十五請回家，用一些香花、水果、燒香拜拜，就可以安心供奉了。事實上，佛像只代表佛菩薩的精神作用，真正的佛菩薩，那裡還需要普通人去替他開光、點眼呢？不要太過於執著這些表相。

二、真正供奉佛菩薩的目的：是尊重、羨慕他的智慧，同時也希望追求他的智慧，是從內在起一份尊敬心，希望能夠跟他一樣；絕不是要跟那些泥塑、木雕的形像一樣，而是他的智慧和超人的成果，才是我們所追求的精神依附，才是終究的目的。

客問：家中佛堂供奉觀世音菩薩，誦華嚴經、阿彌陀經.....時，要如何觀想經中的佛菩薩？

師答：佛堂中所供奉的佛菩薩，都是精神寄託，因為那是自己覺得比較相應的，一看就會起歡喜心，設案目的是作為精神依歸。真正在佛堂誦經時，要把身口意投注在經典文字的含義中，因為每部經都有它的深義在，所以，不要去觀想佛菩薩，應該觀想經典裡的內容。如果是在修法門需要觀想佛菩薩時，可以不加考慮，直接觀想他們的形像，心中無須有罣礙。

客問：佛像都畫有光圈、光影，或說放無量光.....是不是所謂的「能源」？

師答：這是表徵智慧，所謂智光。智慧愈高，覺悟的層次愈高，所謂佛光普照即覺悟所表現的現象。如果一定要說能源，只能說是比喻，其實乃修養完成的力量。當我二十幾歲時，藏經一天可看二、三本，現在一行甚至一、二

個字就夠傷腦筋了，可是愈來愈退步？然而，這是愈深入發現得愈多、愈是精華之故，所謂深入經藏、智慧如海。我寫文章不需翻大藏經，且知出處，所以到任何地方都能寫作，講課也毋須準備；這不表示我了不起，而是下過苦功，吸收、消化多少，也就擁有多少，而且過去、現在乃至將來時時這麼做。不論是學佛或世間知識經驗，唯有不斷重覆練習才會提昇，提昇至一瓶頸而予以突破，並不等於增上，只是進入增上。一如菩薩十地，五至七為提昇位，八至十為增上位，於佛法中分得更細。要想法喜充滿必須品得法味，不能只在文字上下工夫，還要提昇修養境界，真正能在法上得利益。

【禮佛、供養、懺悔】

客問：如何在現世百般困擾中修得福德和智慧？修得福慧雙修？

師答：修福就是供養功德，供養不只是拿鈔票才叫供養，所謂供養，對父母也是供養，如果對三寶供養，通常談的是四事供養，就是吃的、穿的、用的以及醫藥，想要種福田，不是一般人講的拿鈔票就是種福田，那王永慶隨便拿個一、二億簡單得很，錢買不到福田。

在這裡講個小故事，釋迦牟尼佛有一天說法，說完了很多人供養他，最後有一個小女孩跪在那裡沒有走，其他人都走了，釋迦牟尼佛就問她：「妳怎麼不走呢？」她說：「我很慚愧，因為家裡很貧窮，我想供養佛，可是沒有錢。」佛陀說：「有心就好了」，小女孩說：「我是用了心」，於是她就拿出七顆白石頭，一點瑕疵都沒有，她花了很久的時間找到這七顆石頭，她說：「這是我唯一的心意，不知道這樣能不能算供養？」佛陀為了這件事，特別講了很多道理稱讚這個女孩，就是在說裡面的那份心，所以我常說不要勉強去做功德。以前我講過一個例子，假使你一家有五口，只有你一個人賺錢，一個月賺五萬元，要用什麼方式去看這五萬元呢？因為你的另一半跟兒女，是你應該付起責任的，這五萬元，你真正能處理的就只有一萬元的權利，何況這一萬元必須要扣掉你的衣食住行，假使想做功德，譬如說你做五千元功德，或者五百元功德，不妨開個家庭會議，問問他們，說你想供養或做一份功德，假使其他的四個，有一個不贊成，那這個五百或五千元，只能動用四千元或四百元，因為他那份，你不能代表他拿來供養或布施，因為他沒有那份心，即使供養等於沒有供養，可是有很多人都有「我賺錢，我愛怎麼用就怎麼用」的想法。其實學佛菩薩是講平等心的，不要以為是我賺的錢，愛怎麼用就怎麼用，要曉得你和另一半以及孩子，本來就是一體的。

客問：出家人有「不捉持金錢戒」，在家人若想供養金錢，怎樣做才如法？

師答：將戒條文字濃縮成這種說法，本就不恰當，加上解釋上的錯誤，才會造成這樣的顧慮。「捉持」乃抓住不放，不是說不能接觸、經手金錢。有人誤解戒律，強調自己戒行嚴謹，「我從不捉持金錢」，但叫旁人代他收受。其實，自作、教他作、見作隨喜，仍是造作。

於出家人而言，當一份供養接到手中，意念中想到的是什麼？何以許多老修

行，當人家頂禮、供養，總趕忙說：「頂禮佛」、「供養三寶」？只此表現還不夠，受之後又怎麼處理？信施供養是他們付出心血所得，施者自有一分功德，於受者而言又憑什麼承受？所謂「受了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。」昔日行腳連喝個水，也得擔心消受信施的問題，即使是河溝的水，也要感謝國土恩。或許有人會說：「您也講道理方法幫助我們啊！」絕不可以交換的方式視之，否則成了交易行為，等於在出賣佛法了。

客問：請師父談談供養和布施的問題。

師答：供養是有特定的對象，必須具有能力代表三寶，能代表佛宣法，饒益眾生的；而布施則是普遍性的，沒有特定對象。在臺灣密宗特別強調供養，這是違背佛陀的說法，大家都知道阿羅漢，中文翻譯為應供，所謂「應供」，就是依其修養的程度，應該接受人天供養。可見要接受供養，必須有條件，也就是憑什麼受供養，受供養的人，能否將你的供養發揮其價值？如果不能，那就變成在幫他造業，這種供養也就失去了它的意義，有的人可能會認為反正供養就有功德，管他是否有其內涵，如果純為功德而供養，那去做社會救濟也有些功德！所以，說供養一定有其內涵，必須有能力代表三寶，能代佛宣法，饒益眾生的，才可接受供養。

客問：拜佛時如果沒有佛像，那拜什麼？

師答：「拜」是崇敬的意思，拜佛就是崇敬佛陀，是一種法門，所以崇拜、追求、嚮往的是覺悟，懂得這個道理，就不會沒佛像時，不知拜什麼。

客問：供花可不可以用不開花的綠色植物？

師答：其實用綠竹、萬年青等那不是供佛，而是調整房間內的空氣和濕度。供花的目的，最早應是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，天女們散花，她們散的是花瓣，不是整朵花。在中國講的是鮮花，新鮮的、開著的才是，這是中國傳統的說法，傳統如此，就不要去違背它。其實不管做些什麼，只要不是不太乾淨、不太禮貌，少許改變，並不是問題。也有人曾問我：蕃茄、芭樂能不能供佛？可否供佛是在於你的家人、親朋、來往的人會不會講閒話，不然就照供不誤，否則就不要，在大陸不曾聽說過這個問題，這是我的一種看法。

客問：水不是指供茶？供佛為什麼不要用生水？

師答：水就是清水，一般說供佛不要用生水，要用燒開的水，是白開水，不能用放茶葉的茶水，因為它是茶，不是水。

因人喝水都不喝生水，那尊敬佛也就不供生水。供佛、拜佛最要緊的是一份心，因此，早上供水，把水供上，燒香禮拜，拜完後馬上就可以把水收起來倒掉。中午供養後或供水果後，也是拜完就收走，千萬不要一直擺在那裡，要知道拜佛、供佛在一份供養心，供養完了，當然要收起來。

客問：有人說：早晚在佛前燒香是一種功德，晚上隨便燒香會把鬼神引來，所以最好不要燒。是這樣子的嗎？

師答：道教說香是訊香，香一點就會有訊息。供佛最好的是香、花、水、果。香通常講究清香，也就是清淡，所以選擇香愈細愈短的愈好，並不限制那種型式的香，也不是香非三根不可，所謂「心香一柱」，一根香也是一柱香，在於你的意念中是否有佛、法、僧？插香是說明尊敬三寶、供養三寶。尤其在都市的房子內，空間不大，空氣不好，應講究走入佛堂，頭腦會愈清新才對。花最好是鮮花，人造花是裝飾品不是供佛的。真正鮮花是種在花盆裡連根帶梗的。鮮就是活著的，用花瓶插花，隔一夜，水就會發臭，種在花盆的不會臭且供得久，而寺院的插花是隨緣隨俗。水是講清淨的水，果是鮮果。所謂「四果」是指香、花、水、果，不是指買四種水果，但傳統如此，久了錯的也變對了，我們不要特別強調什麼，我只不過是告訴你們一些知見而已。

客問：常在市面上看到小卡片上寫著諸佛、菩薩的聖誕日，且強調在某個時刻禮某位佛可滅無量罪，此說可信嗎？

師答：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，佛法講究修養，不能只是依賴，釋迦牟尼佛也不能依賴；業，自己造作自己承受；道，也是自己修養自己承受。智慧，刀火不能傷之，是別人搶不走的；倘若擁有了智慧（依闍那、般若而言），就什麼問題都能化解了。學佛就是學智慧，只要不斷去修養，智慧只會增加，不會減少。有了智慧就能得到覺悟，而達到學佛的目的。

客問：請介紹有關點燈的饒益性？

師答：談供養，如供養三寶，不是以色身而言，而是就法身來講：有佛的、法的、僧的法身，即是精神內涵。供養通常是以香、花、水、果、燈為主，尤其是燈，過去是點油燈或蠟燭，現在因為用電方便，且點油燈、蠟燭時空氣也不好，所以改點電燈。不管點什麼，燈的作用是照明，我們人處在娑婆世界，往往是隨業在轉，處於無明的狀態下，供養燈求得的是光明，此光明不是燈的光而是智慧之光，所以說供養燈主要是求智慧，這才是它的饒益性。燈，不限於什麼樣式，只要能照見都可以，所以寺院中有光明燈、塔燈，和

正月初一到十五所點的燈籠等。尤其是正月期間，像正月初九日是民間所謂天公的生日，即有供天的意義。初一是彌勒菩薩的聖誕；很多寺院在春節時禮拜千佛和梁皇懺，這裡面有許多的佛菩薩，所以從初一到十五，點燈主要是供養這些諸佛菩薩等，因此大家若要點燈，可以選擇在拜千佛、梁皇期間，祈願福慧增長。

客問：朝山從子時開始，是否象徵什麼意義？

師答：不是從什麼時間開始拜的問題，而是為了計算時間；因為人數比較多，所以時間即提早，如果人數少，時間就較晚，像有一次菩提寺朝山只有一百多人，幾乎三點多才開始拜，端看人數的多寡，沒有時間的限制。

客問：請師父介紹朝山的意義。

師答：真正朝山是兩種山，一是祖師山，即宗派祖師發跡的地方，也就是他成為一代祖師、弘揚宗風的地方，像惠能大師為禪宗的六祖，曹溪南華寺就成為代表地等。另一個是朝四大菩薩山，並非像現在有些人誤解的，只要有寺院，就可舉辦朝山。通常朝山，目的在朝禮佛菩薩，不是指朝禮某個人，因為這層意義，所以有一份無量功德。比如我們看朝山時，從某個地方開始，拜到山上去，這是學佛者平常很少有機會去做的事，而且也是一件做起來很辛苦的事。在臺灣朝山，有時候晚上開始拜，到第二天參加早課時間為止，在大陸朝山就不一樣了。大家都知道虛雲老和尚，他從南方發願要朝北方的五臺山，預定花三年時間，天天這樣拜，當然像這類特殊的例子並不多。不過，一般道場都很少在近距離拜，幾乎要在遠一點如三、五天，或十天半個月等，比較長的距離。像以前我們在天岳山，從山下拜到山上的三寶殿，起碼要十五天。而天岳山過去有位祖師叫本晝禪師，他也是一代大師，所以去朝山的人就很多。

還有一點要提醒的，朝山還包括有還願的作用在內，譬如有的求子女，有的為了父母身體不好、生病，祈求病癒而延年益壽等，就在廟裡發願，如果願滿了得到所需要的，就會去朝山，可能一個月、兩個月不一定，就從家裡拜起一直到山上，這叫還願朝山。還有件大家不太熟悉的事，這些還願朝山的人，往往到達寺院後，他並不是拜完就算了，可能會發心去做三年或五年比較辛苦的工作。所以在大叢林裡一般講廚房裡煮飯、種菜、打柴、挑水等部分的工作，很多都是由一些還願的人發心在那裡做三、五年，待習慣之後，即使時間已到，他也不回去，就這樣出了家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朝山能夠消業障，那麼拜懺也能消業障嗎？

師答：誰說朝山可以消業障？好像我沒有講過這個話，在經典上面沒有這種要求，這都是中國祖師爺搞出來的東西，朝山是還願，為父親母親還願，希望父母身體健康、或者有病希望能早一點好、希望父母長命百歲，做兒女的盡一份孝心去朝山，如果去朝山是為自己，不要去受那個罪，不如讓自己提起正念，做一點正正當當的事。

至於禮懺可不可以消業障？多少佛教徒做錯了事，就往佛前一跪懺悔，懺悔完了拜三拜，所謂懺悔得安樂，把那些罪通通交給釋迦牟尼佛，這叫做懺悔嗎？要了解懺悔什麼意思，懺是檢討、悔是改錯，禮懺就是這種意思。可能你會說上面不都是佛菩薩的名號嗎？可是你忘了，裡面還有很多文字，比如說無始所做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，不都在念這些嗎？這不都是檢討？檢討自己不好的，改進嘛，好的使它更好，禮懺的目的如果一定要指望它能消災、消業，我告訴你最好不要去拜，你已經有所執著了，當在念或拜的時候，滿腦袋瓜都是妄想雜念，不清淨了。

客問：七月的「中元普度」與「盂蘭盆會」有什麼不同？

師答：七月中元普度是中國的民間風俗，民間把一年分成上元、中元、下元三個階段，而盂蘭盆會是因目連救母，依靠其神通不能解決問題，而依靠佛也不能解決問題，必須靠供養三寶，承三寶力，就是佛、法、僧三寶的功德力，這種力量，才能幫助目連的母親，這說明了目連的神通再廣大也救不了他的母親，還是須承三寶力。三寶力不能只是一個釋迦牟尼佛，或者一部大藏經，或一個出家人，那只是相上的問題，還要講究其內涵、價值；佛是一位已經成就圓滿覺悟的證明者，還有依於佛的所有心得，說出來的道理方法，另有依道理方法而有實際體驗的出家人，所以說佛法僧三為一體，要能從實際價值上表現出來，才能成為力量。「功」是一種力量，「德」是一種修養，否則不能稱為功德。

中元普度是我國民間的習俗，盂蘭盆會是佛教的做法。但盂蘭盆會是依於目連救母為其緣起，其重點是救倒懸，何謂「倒懸」？下三道的都是倒懸，上三道的都是頭朝上，或謂畜生不是頭皆朝上嗎？我們看一般成為獵物，被抓之後都是倒吊著，這也是倒懸；鬼類為什麼也說是倒懸呢？白天不敢活動，晚上黑夜才出沒，這都是顛倒的現象；而地獄更是沒有光明的世界。倒是顛倒的意思，懸是不著實際，所以倒懸是苦難的意思，救倒懸就是救苦難，那是一個普遍的現象，所以是普度法會。

客問：新屋落成應作些什麼？

師答：依中國傳統要謝祖，亦即拜拜。方式有二——家中設有供案或佛像的，就在那兒拜。若還不放心，可於初二、十六在房門口拜，拜的內容即謝祖，求個心安理得。祭品沒有限制，若環境許可，供水果即可，願多費心的也可供素菜。若環境不許可，就順世俗辦，但建議你不要生宰活殺，可買現成的，且不可供於佛前，這是起碼的恭敬心。至於燒紙錢，原則上不需要，若須隨俗就在門口燒。

客問：大悲懺儀是經典嗎？禮懺是否能證果？

師答：大悲懺不是經典，所有的懺是中國高僧大德所寫的，不是經典，如果拜懺能成道，能夠證到幾地，那是大妄語，沒有這回事，經典也不能成道，為什麼？我們一部大藏經，只是一大堆的印刷品，的確是印刷品，問題是經典裡面的道理方法，你能吸收多少？能增長多少智慧？才叫經典，否則的話，跟一大堆的印刷品，沒有差別。所以說念經不如看經，看經不如想經，經典上說什麼？告訴我們什麼？對我有什麼關係？所以說盡信書不如無書，其實不是信不信，佛法裡面有特別強調要信，佛法要「起信」，這個「起」的層次不一定，其高度怎麼計算呢？你理解的愈高，生起的就愈高，理解的愈少，生起的就愈低，所以我們不是叫你迷信的去信，而是理解的去信，所謂誦經禮懺是不能成道的。

客問：業障重，該如何禮佛？

師答：先禮佛三拜，請三寶明證，再合掌長跪佛前發露懺悔。「懺」是檢討，「悔」是改錯。跪在佛前檢討自己的缺失過錯，而後改變自己的錯誤，這就是懺悔。不是一邊拜一邊念：我錯是為什麼，或者說無始以來所作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等。真正禮是禮拜佛、法、僧，感謝三寶，最後則是要將己身之缺失改正過來。

客問：一般認為拜佛可以消業障，有人卻不以為然，請明示。

師答：經典並沒說拜佛能消業障，佛陀說過自作自受，並非往佛前一拜，就可以把罪過交給佛陀了。（按：經典所提必須思惟佛之智慧、恩德……。）佛，應是吾人去禮，不叫拜。禮是尊敬，尊敬佛的慧與覺，尊敬其超凡的修養，也就是禮敬佛，具足尊貴之處。

若將禮佛當作法門來修養，則不可空禮。必須依照所起之心而禮敬，比如願心、菩提心。想學佛菩薩的願，此是願力；但觀想而學習其智慧則是用，一

是願、一是法，故禮佛是「法」之禮，非憑空之禮。所以吾人拜經不只是拜那部經，而是以經典的智慧為依據，一字或一句而為之禮。

客問：發現自己道心退了，應怎麼辦？

師答：發現自己道心退了，不能用這種方式講，應該是面對自己，認識自己，從認識、瞭解當中，就會有所發現。這些發現，是你平常自己不能把握的，自己不注意的，乃至於自己做不到的，才稱發現。

比如說，行懺悔，往佛前一跪，我無始以來造業太多，我業障重，天天如此懺悔，這並不是發現自己。而是說，你怎麼知道你業重，你有一些什麼業，如果你能講得出來，就是發現自己。所以說，要面對自己，不是發現自己；因為面對自己的時候，一有外面的色塵緣境，很容易引發我們的自我，就在自我顯現之時，必須去面對它，去認識、去瞭解，不過，僅僅認識和瞭解是不夠的，還要有所發現，才能談得上是一種發現。

客問：請解釋懺悔業障的意義？

師答：業，如果成為障礙，才叫業障，光靠懺悔是解決不了問題的；可是如自己知道錯而認錯，會過得快活一點，但並不表示造了業，經過懺悔就沒有業了。業仍是要受報的，只是不會以那麼嚴重的方式受報。如果過去有業，懺悔就不會受報，沒有這回事。所謂懺悔得安樂，並非懺悔便能使業障消除，例如覺得對某人不應該如此待他，向他道歉，對方也接納你的道歉，你不就放心了嗎？「懺」是檢討，「悔」是改錯，檢討自己的對錯，不對的改正，以後不再犯，這才是懺悔。

此外，占察經中所談的也不是消除業障，只是說原先受了什麼戒，結果有所毀犯，而依照占察經行懺儀，則原來所違反的就可以彌補，因為不會再犯錯了！就像一個好人，偶爾做了不好的事，不表示永遠是壞人，如果改正過來，還是個好人，是這種意思。

客問：占察經中提到「木輪相法」，於現代是否可行？

師答：首先要瞭解歷史背景，如果以印度、尼泊爾這些地方來說，倒是可以，因為在五十年前，我去過印度、尼泊爾，五十年後又走了一趟，他們現在還是需要如此才有辦法。以中國來講，我認為占察經不是智慧之學，我們不能說它沒有用，畢竟是屬於阿含部的思想，即原始佛典的一些思想。

客問：出家前拜大懺悔文，以消除業障，如果在家人拜大懺悔文，是否一定

要點香？

師答：出家前要拜大懺悔文，只有千佛山門下如此作法；因為在這門下，從我的上一代的上一代.....都是如此。要出家，先要在寺院住一段時間，並拜懺悔文，懺悔什麼呢？懺悔不是說解決多少問題，而是在懺悔的過程中，體會更多的「自己」；如果僅是無始以來所有的貪瞋癡，都是自己的造作，因為造作就會怎樣，所以現在懺悔。如果只是如此，則是形式，沒有內涵。真正的懺悔是：懺——檢討；悔——改錯。跪在佛前作自我檢討，好的保留，並使其更好，不好的改變為好的，要檢討悔改才能稱懺悔。

至於平常拜懺悔文，可說是身、口、意的一種修養，在佛法的行門中，也是一種修行的方法。要不要點香倒不重要，因為懺悔不一定非要跪在佛前不可。如果拜懺悔文，有佛像更好，點不點香則不要緊。這是自己的事，以現代話來說，自己懺悔是請佛證明自己很虔誠作懺悔。如僅燒三根香，往佛前一跪一拜：「釋迦牟尼佛，我做錯了！」而把一切錯交給釋迦牟尼佛，那就不對了！做錯了，一切自己負責，所謂自作自受，別人不能代勞；修行辨道，乃是自己的事，行懺悔先要明白這道理。大懺悔文只是一種儀軌，照著這儀軌作，於行懺悔的過程中，可以減少妄想雜念。懺悔的重點在檢討、悔改、認識自己、修養自己，才是真正的目的。

【功德回向】

客問：請指示回向的意義。

師答：回向用一句白話來講，就是把你既得的利益，給別人去分享，叫「回向」，一般人不這麼解釋，一般人講作了功德，去回向這功德更大，為什麼更大？那就是我講的意思，你既得的利益，去給更多的人分享，功德當然大，為什麼大？一定有它的原因，最後還是要強調，作功德不要勉強，因為學佛的一個大前提是：不要傷害別人，可是自己也不可以受到傷害。

客問：何謂功德？

師答：「功」是一種力量，「德」是一種修養，把自己的修養發揮成力量，使人家得到利益的才叫做「功德」。如果造成傷害，當然不叫功德，要瞭解，是依自己的修養去發揮為力量，這種修養包括自己所具備的，沒有具備則不叫修養，特別要記住的是以自心的願力而成就的一切作為，如發願要助多少出家人，那要做到才說，而且這些所供養的出家人，是不是在修行辦到？是不是在做出家人的事？如果不是，只是供養其養尊處優，過太平的日子，這樣的話，不是在做功德，是在造孽，現在有很多在家居士是供養這一類的人，雖然，在佛教史上有幾個人供養個出家人的記載，但從前的時代和現代不一樣，也可以說，在過去的時代，要成為一個出家人是不容易的，而現在出家太容易了！幾乎任誰都可以把頭髮剃掉，甚至於靠這樣子去營生，養家活口。所以，目前如要談這種事，就要好好考慮，因為現在發現很多出家人不願意住寺院，願意受少數人的供養，什麼活都不幹，悠哉！悠哉！甚至不待在供養的地方，卻說有人請去開示，有人請去辦事，事實卻出去逍遙自在。臺灣目前的社會環境！有很多寺院沒有人住，很多出家人不住寺院，是個很不正常的現象。

因此，是不是一件功德？只能這樣告訴你：功德是以自己具備了的條件，這些條件是自己形成的，包括了資財——即世俗的財物，和智慧的財物。為什麼有錢？一定是慢慢賺來的，知識經驗也是慢慢累積起來的，所以說功是一種力量，德是修養，把這一份修養發揮成力量幫助別人，使別人得到利益，這種結果才叫做功德。

客問：回向與普回向有什麼不同？在家人做功課，如果能把功德回向，要怎

麼做？如果回向給冤親債主呢？功德力有沒有那麼大呢？

師答：經典上回向的方式只有兩種，一是普遍性的，一是專門性的。

專門性的回向：是指你只想往生西方淨土，或者是你想到琉璃世界，看你想到什麼樣的佛的世界，那你就把功德專門回向到那個世界，這屬於專門性的回向，就好像自己在銀行存款，將來我自己花，不給別人花。譬如修彌陀淨土，凡一切功德都回向極樂世界，莊嚴你的蓮臺，就以八句作回向（按：八句是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塗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」）如果你不想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就千萬不要把功德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因為你不去，把功德回向過去也沒有用。普遍性的回向（普回向）：就是跟你身邊所有一切眾生分享，即凡所有一切有情的眾生，亦即三界六道的眾生，你都願意跟它們分享。試想，既是三界六道眾生，則過去跟你有過什麼怨恨冤仇，或是自己的親人，或者往昔有債務問題，不都在這三界六道的有情眾生裡面嗎？所以普回向所包含的是不是很多？普回向就是唸四句（按：四句是「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，法界有情眾，皆共成佛道」）

但是，如只給冤親債主，則必須跟你是冤親或是債主，它才能得到好處；可是你還得看，如果債主是活著的呢，有沒有用？除非他死了，跟你討債。因此，經典上所沒有的，我都不太贊成，回向給冤親債主，經典上面沒有這種回向的方式。

客問：師父說過在家學佛不能在同一地方持咒念佛，為什麼？

師答：所謂做功德，就是在那裡做些什麼，把這份力量給別人；或者在做什麼修養，而這修養也是功德——不是修行辦道。如成為功德，又固定在不變的地方、不變的時間，很可能有很多你看不見的東西（它們）都想分杯羹，它們會想得到一點好處。為什麼我們平常說凡所有功德都要回向呢？就是希望它們都能分享。否則的話，一個人保有功德，它們就難免會跟你囉嗦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比如說，你每天都在同一時間、地方誦經，那些你看不見的（它們）知道這裡有功德，很可能就會造成紛擾，你會感覺到身前身後好像有人，當有這種感受，遇到此種情形，千萬不要害怕；當把功課做完，只要做（普回向）就不會有問題。你如果不做回向，你的麻煩就比較大。所以不要老是在同一時間、同一地點做同樣的事，這樣它們就沒有機會去找你，自己也就不會受到傷害。即使回向還要做普回向，如果你只回向西方極樂世界，它還是找你，因為你只管你自己不管它。

此外，要瞭解功德的分享，並不一定要自己到什麼境界，因我們並不知道這件事情做完有多少功德，只是盡一份心，既然我自己有利益，希望大家都能分享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回向的目的，是希望別人與你共享，所以這跟你本身修養並沒有關係。

客問：誦經禮佛時，都會害怕非人在其左右等待功德回向，應該如何祛除此一恐怖心理？

師答：誦經、禮佛、做功德時，若有非人在旁，表示修養不錯，否則，他們何以不跟別人？學佛應具正知正見，若本身無修養，鬼神也無法從中獲取利益。因此，誦經、禮佛時，應以安心、專心為要，毋須擔心鬼類在旁等其功德，以免徒增困擾。

客問：公公是外道人士，我想於他在世時，做些功德回向給他，這樣做能否收到效益？

師答：他不反對，就可以得到好處；如果他反對，甚至排斥，做了也沒用。

客問：生前對佛教很不相應，死後為作經懺能接受嗎？

師答：可以，人死在轉世投胎之際最脆弱，自我意識很淡，易對自己所作所為生懺悔心。經懺內容是在講道理，不管他原先信不信，這時都容易接受。若已投胎轉世，對生者仍有很大的裨益。誦經禮懺的功德於生者言可得百分之七十，於死者可能得百分之三十，何以說是「可能」？必須在未投胎前參與法會才有此機會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功德回向之後自己能不能得到好處？

師答：凡禮佛拜懺完，應有此意念，這並不是為我自己做的，要把功德與大家分享，回向具回小向大的力用，使功德更圓滿。其效果，於自己肯定可以得到，如果再生起一份歡喜心——與他人分享，就像吃飯時多加一雙碗筷，自己並不會因此而吃不飽。

客問：將誦經功德回向眾生，他們得的是不是整部經的功德？

師答：以誦經、禮懺而言，並不是以那部經、懺去回向，而是依你在禮誦時所形成的功德作回向，比如夠不夠虔誠？可曾去思惟其中的道理？我們作些什麼，要想成為功德，必須使之成為力量；否則就無法形成饒益，也稱不上是功德。所以，有人說：「家裡不平安，擺部金剛經就好了。」那是不可能的，

因為它只是印刷品。好像會吃辣椒的人，辣椒可助其開胃，反之則活受罪，所以不能說辣椒本身就是功德，而是以它對你的影響、饒益性如何而定。常有人強調某部經功德最大，其實，佛陀在任何經典中都會說「此經具無量功德」。既然如此，為何不只講一部而說了那麼多部經？因為對象不同——每個人的業力不同，所須學習的也就不同。比如地藏經的內容是關係非人，乃是對業障最重——幾乎要淪入地獄成非人程度的業而說的。我們處於人的立場，以正常而言，應該學的是智慧，但看看它也不為過，至少可以提高警覺性。再如正法念處經，如不經闡釋，很可能誤解，以為只有天道最好，其實，天道仍在三界六道之內，而學佛是要超三界出六道。因此，必須把握此一原則——什麼經典是對什麼樣的對象說的，尤其不要忘了自己是處於人的立場。法門也常有人強調哪些最好，比如念佛最簡易、方便，或持咒最兌現，或說參禪最直捷.....。其實不管任何法門都是好的，但有一問題——你適不適合、喜不喜歡？與你相應的才能達其效益。所以，建立正確的知見、觀念很重要，否則學佛一天忙到晚，最後一點好處也得不到。

客問：在夢中夢到祖先.....是否需要作功德回向給他？

師答：中陰身最慢四十九天就投胎，怎會在你家裡？若有這些現象，大都因心有罣礙。像年紀老的人對兒孫說：「我昨天又夢見你們的曾祖父母」，這似乎一直在和我們打交道，其實沒有這回事。

為什麼還要年年超度九玄七祖？它真正的意義在於——後代對祖先的慎終追遠。若說是超度，還得看看有沒有機會，比如去寺院誦經禮懺，他若淪於鬼道，此時可以得到好處，所以說作功德，活著的人可得百分之七十，過世的人得百分之三十一——還得看看有沒有機會。可見真正說來，作功德是為活著的人作的，因為人往往想把握這一點點希望，至少自己已盡一份心；真正目的乃在慎終追遠，不要忘本。

客問：在家眾在寺院用齋，為什麼要念回向偈回向功德？（按：千佛山寺院規矩——出家人受供念食存五觀，在家眾用齋則念回向偈文。）

師答：寺院中的食物都是施主們送來的，你也是施主之一，但是你所吃的並不一定是你所送的那份，凡布施供養就有功德，因此，在家眾用齋作回向，是把這份布施供養的功德回向給眾生，自己不去執著這份功德。

從前的甲仙禪林不讓在家信徒去度假，一則因為那是修行的道場，一則以錢是買不到功德的，因此不能認為只要添了油香就夠了，別忘了你去度假，是出家人煮飯給你吃，所以不適合去度假。但是，如果去禮佛、去參訪那裡的

出家人，甚至還有一份布施供養的心，就如同去寺院一樣，抱著這樣的心態去就可以了。但是，在家信徒也不要因為寺院的飯菜是出家人煮的，而怕背因果就不敢在寺院吃飯，因你也是施主之一，只是在心念中須知這是一份功德，而自己不要去執著這份功德，認為自己也是施主，因此享用一切都理所當然，才要你把這份功德回向給眾生，心念才能清淨。寺院中有方便但不能隨便；「方」是方位：要適合當時的環境；「便」是便利：要達到圓滿、理想。例如：你在寺院中要寄信，寺院有郵票，你需要多少錢的郵票，就向寺院買來用就好了，如果去想郵票是出家人下山去買上來的，自己不便向寺院買來用，就是執著了。學佛的人常常把計較、執著誤認為是認識、瞭解。又例如：學佛「不一定」一開始就要吃素，但是，這也不是說永遠都不要吃素，因為吃素是要慢慢去訓練的，還必須看環境許不許可，有人煮肉食給家人吃，自己卻吃青菜、醬瓜，一家人一起吃飯，你這麼做，家人的胃口都倒盡了，就已經造成傷害了。所以，與其如此，不如就吃肉邊菜，至少已經有一份學習吃素的心了；何況在家學佛的人，即使受了三皈五戒，要受持「不殺生」戒，也不是要求一定不能吃雞、魚、鴨、肉呀！而是要培養一份慈悲心。少數人沒有把道理完全搞清楚，只執著於其中的一部分，就說這是菩提寺的老和尚講的，其實是自己誤解了。學佛是要慢慢去改變自己，不可能一下就改變過來，以香煙來說，想戒掉都不容易，要花很多時間，還要有堅定的毅力才行。佛教並不反對什麼，只是提出來那些是屬於好的一面，那些是屬於不好的一面，怎麼使不好的慢慢改為好的，原來是好的就要做得更好。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什麼不好的，千萬不要討厭它、遠離它，須知這是人之常情，只是在面對時，要記住「不要傷害別人，也要保護自己」，不要去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。經典中沒有「犧牲奉獻」的用語，「捨身餵虎」是佛陀在修習忍辱仙人時的事蹟，不是他成佛了以後，再以佛身去餵虎，目的則是告訴我們，只對人好不夠，其他的眾生也是一條命，因此眾生是平等的，這才是慈悲心！學佛應該要深入經藏，不要只在因果感報上計較、執著，才不會誤解佛法。

【因緣、因果】

客問：請問佛法對因果是怎麼說？

師答：佛法中一因一果是基本理論，事實上，因果現象不只是一因一果，有時一個果的完成是由許多的因結合而成（多因一果）、還有一因多果、多因多果等。所以在這種情形下，最難找出其究竟之因，在世俗而言，就是一種無奈。佛法是要我們去認識瞭解問題，從中去發現一些什麼，依佛陀的道理與方法，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瞭解事物，甚至平常疏忽不注意的，也能顧及而使之清楚明了，所以學佛是在學智慧。我常強調，佛法不是武器，現實生活不是敵人，不是把佛法當作武器，去打現實生活的敵人。一般人常常遇到問題，都只急著找答案，而不深入問題，結果獲得了答案，卻不一定能解決問題，因為答案的本身，尚有問題存在。佛法是分析問題，不是一味的找答案，問題發生時要去分析，找出癥結，找出平常不注意、想不到的，這就是在學智慧。只是在佛法中有了智慧，還要有定力等條件，佛法說要學戒定慧三無漏學，因為如果三者都具備了，則以「戒」而言，即使有犯的機會，就不會再犯；以「定」而言，於亂之中，就能保持冷靜，心平氣和；以「慧」而言，則所造作必更圓滿。只是欲達此目的，必須對經典有正確深入的瞭解，不能只有概念的認識。

比如金剛經說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其意義如何？究竟說些什麼？首先，必須要找出「有所住」，所住是什麼？有什麼？先要知道「有所住」，才能進一步達到「無所住」。先知道心念裡有什麼事，什麼現象問題，把這些「有」找出來，再進一步去探討研究究竟真象，其中有善、惡、無記等，假使原來的「有」是壞的，如煩惱，一旦從中認識、瞭解而得清楚明了，自然就不煩惱了。為什麼「應無所住」後面還講「而生其心」？其道理就是針對這個「有」而去生起，不是針對「無」。因為「有所住」才会有問題發生，所要生起的心，是去探討這些「有」。所以看經文，其究竟說什麼，一定要弄清楚，像這句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就要能把握這個「有」才能圓滿，而一般卻很難把握這個「有」。欲明了「應無所住」的意義，不是在「無」字下工夫，而是要在「有」著力，如果「有」都清楚了，當然就能突破「有」了。「無」在佛法中說是「有」的突破，或者說不一定。所以，「無」不是指沒有，一般誤把「無」當成沒有，當成相對「有」的「無」。

又如佛法中講「非」，並不是「否定」的意思，而是當認識瞭解以後，有所發

現，這時所發現的便不同於原來的「是」，這種不同於原有的稱之為「非」，不是相對論的「是與非」。佛法中運用智慧，是從相對中突破，而顯現出絕對來。比如煩惱，煩惱的相對不是菩提，突破煩惱後的現象才是菩提，當煩惱來時，明了清楚了煩惱的內容，進而突破它，當然煩惱就不存在；那就是突破了「有」顯現出「無」來。只是有的時候也不一定能突破，如搖搖頭，算了吧！也可以做到不受影響，但煩惱依然存在，這種現象也是「無」，這種「無」便是「不一定」。

客問：佛法是因世間法才有，經云：「一切自造，無造無作，一切有情，亦無所作」，可否解釋一下？

師答：眾生之所以不能成為佛菩薩，因為有太多的無明，才會造作。佛陀成就圓滿覺悟，也是曾經歷無明而有所造作，但他發現了其中的利與害，也就有所覺悟。佛由眾生所成，佛可以不作，眾生亦可不作，故說亦無造作。佛法是對人說的，要成佛成菩薩，唯有在人的道路上才能成就。其他有情亦可，但有時間之差距，他必須轉世為人，還要能夠接觸佛法，修學佛法，才能做得到。

菩提種子須有佛緣方可引發，所以佛說「佛度有緣人」，有了菩提種子，還須有緣，不接觸佛法，仍是無緣，好比電線有絕緣體，即使接觸了，它不接受，還是欠緣。有緣無緣是時間差距的問題。

客問：佛度眾生與佛度有緣是否矛盾？緣是否為引發果報顯現的力量？因果不能捨棄因緣嗎？

師答：佛是覺之義，眾生皆有佛性，都是有緣人，為什麼還要說佛度有緣人呢？其重點即是在覺悟，要想從迷惑中得到覺悟，必須要有緣。面臨任何人事的迷惑煩惱，欲轉為菩提，必須要有助緣，如果有佛性，可是因緣不具足，是不可能得到覺悟的；因此，有佛性的眾生，必需具足因緣方能得度。緣是引發種子的力量，因與緣需要互相呼應，才會顯現，如果不能相呼應，則不會顯現。比如，我們常說男女之間要來電，這個來電即是緣，如果沒有緣，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然而，一定要有因緣，才会有因果感報，沒有因緣關係，因果不可能感報。

客問：何謂不昧因果與不落因果？

師答：「昧」是抹煞、愚暗、不明了之意；「落」是得到、認知之意。不昧因果是不抹煞因果、瞭解認同因果；不落因果是不會得到因果，否定因果，不

怕因果之意。

禪案中，人問修道的人受不受因果報應？他說不落，不落就是對修道的人，因果不會降落到他身上，因為他搞錯了，結果投胎到狐狸，做了五百年，以後還是改「不昧」才得解脫（此事始末請見百丈禪師公案）。不昧的意思是：「修行人不能抹煞因果」，如認為若是講錯了，因果不會降落到我頭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這是一種魔說。修行人怎麼能抹煞因果呢？愈是修行人愈不能抹煞因果。

順便提一提字之唸法，像三昧的昧要唸「ㄇㄛˋ」，不唸「ㄇㄨˋ」，唸「ㄇㄨˋ」不適合，唸「ㄇㄛˋ」才接近梵文發音。又刹那的那唸「ㄋㄚˋ」，不唸「ㄋㄚˋ」，殿堂裡的維那才唸「ㄋㄚˋ」音。又如阿（ㄛ）彌陀佛的阿有人說要唸ㄩ，認為唸ㄛ會下地獄，這是錯的。因為阿彌陀佛是無量壽、無量光佛，唸ㄛ才有「無」之意，唸ㄩ，則沒有「無」之意。譬如，阿（ㄩ）難則可以，阿難是慶喜之意。梵文裡阿有廿一個音，其母音就有十七個，對發音認識不清楚就會形成問題。現在沒有梵文，只有印度文，像西藏文、印度文都是梵文擴大的語系；就像中國早期的鐘鼎文，以後慢慢發展為後來的文字。。

客問：師父所談的因果乃是有因有果之外，還要有緣，緣也是因為有因才會有緣的產生，如當年師公度師父，是否也因為有前面的因才會有這份好緣？

師答：並非我去找師父，而是我師父來找我的。我師父在沒有出家之前，與我父親是同科舉人，也因為同科之緣，他們兩個比較談得來，也比較親近。可是我父親並不想作官，因為過去的祖先都是為官的，以至到了後代反而沒有興趣。基於服務奉獻之心，我的師父是想作官的，但是過去要作官必須先經科舉，得中進士之後才可以；可惜他一連考了好幾次都沒有考上，那時候的考試往往需要捐錢，或走門路，必須有舞弊的行為，才有機會，我師父是位窮苦的舉人，當然沒有機會。

我的出家因緣，是我母親懷胎時，與我師父的口頭之約，母親原是篤信基督教，不相信和尚會有神通，相約如果是男孩即讓他出家。當時，我的父母是以「不信」的態度而約定，至於我師父是怎樣的想？至今我仍然不知道。就這樣，累積許多的因緣與因果關係而完成的。

客問：請師父談談因緣果報與緣起性空的關聯性及其關係？

師答：因緣是一種法則，因果是一種關係，緣起性空是專門談事情的關係，這是三個不同的名詞，不能放在一起問其關聯性。

若要問緣起性空，你先得告訴我，你對緣起性空的瞭解是什麼？能不能告訴我，什麼是緣起性空？

現在解釋如下：緣起性空是個法則，「緣起」是說一切的法、一切的人與事，依於什麼緣而發起叫緣起。再重覆一遍：緣起——不管什麼事、什麼人的問題，它的發起是依於什麼緣而發起；「性空」是談它的本體，也就是，如果我們說：於緣而言，緣是關係到一些為什麼，需要這個緣才會發起，不需要這些緣，於性則本空，這叫緣起與性空的關係，這不是因緣、因果放在一起的解釋。

比如說跟人家吵架，因什麼事而吵？一定有個緣由，那就叫緣起。性空即是：這種緣起還未發生之前，它本來不存在，亦即因與緣和合才會生法，才有緣起，所以緣起性空是個法則。性空是什麼意思？緣聚緣散，緣聚生法，緣散即滅，可以說緣聚而生，緣散而滅，於性是本空，也就是：緣不起的話於性是本空，這個性是什麼？是本體性。像人的色身，色身的本體是什麼？四大（地、水、火、風）組合而成的。因此，四大聚合在一起，就有色身；它的「本體」呢？即實有的色身相。四大沒有聚合之前呢？於人的本體是個空相，所以，於性是本空；也就是說：本來於這個本體而言，是空相，它依於什麼緣而發起的，所以叫緣起性空。

這名詞千萬不要搞錯了，它不是否定；就好像常說：有就是沒有，沒有就是有，為什麼啊？因為緣起性空，這說得通嗎？說不通的！只能說因緣生法。我們曉得因緣是個法則，它是什麼因，關係到什麼樣的緣；例如：一顆種子，種子是因，土地、空氣、陽光、水，加上人工肥料，這些都是緣；依於原有的種子因，加上這些緣，它就會生起一些法，所以，這一種就叫因緣法則。何謂因果？是什麼樣的因得到的結果，一定同於原有的因，稱為因果，所以說造什麼因得什麼果。即使你用接枝法，在蘋果樹上接上梨枝，可是它生出來的果不一樣，為什麼？蘋果還是蘋果，梨還是梨，此即其因性是相同的。可是梨子裡面一定有蘋果的味道，那就叫做染性，不是本性。所謂本性——梨就是梨，蘋果就是蘋果；染性是因為梨枝接在蘋果枝上面，而產生一種染性——染上了蘋果的性，所以梨就有蘋果的味道。關係到這性上面的問題，在佛法中要探討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得清楚的。

客問：住家附近有位七十多歲的老婦人，生活困苦，所以每個月資助二千元與一斗米。因從事動物醫院的工作，有時生意忙而慢了一天送去，老婦人等不及到店裡喊叫，真令人不好意思。後又得知其行為不好，即相勸之，她不聽，還破口大罵；更氣的是於今，每天都來要錢，不按當初的約定，如不給

就在醫院門口潑屎和尿，且在門口走來走去，令我厭煩與害怕，不知怎麼辦才好？請師父慈悲開示，有什麼方法解決我當初一念之善而惹來的煩惱？

師答：於事，我們常說，有時候做好事，得不到好報。遇到這種情形，我有個建議，請附近的村里長出來，告訴他們：我並不欠她，只是想幫忙她。因為你去溝通、去排解已沒有用，再不然就把這些事的前因後果，報告當地的派出所，請警察來制止。不處理好，來來往往的人多，小心會引來誤會，徒增困擾。

客問：女兒被父親強暴而懷孕，請問以佛法觀點怎麼說？

師答：以佛法而言，這是種惡緣也稱為修羅緣；這種惡緣不只是當生的問題而已，它很難去解釋的問題。在佛法上沒有可不可以的說法。

客問：常說某人福氣大，可真有前世福報？

師答：莫把福氣當成福報。今有福報過去必積許多福，如你現在能隨時有錢花，必是有錢存在銀行是一樣的道理。在受時叫福報，在做時乃偏於善的造作，其結果叫福，也是種功德，以學佛而言，除了修福還須修慧。

世間有幾件事無法騙人，一是錢財，二是智慧。如遇到事情需要錢時，你能不能做？能不能以智慧擺平？都要有實力！而這些又怎麼來的？仍是修養而有的，智慧是慢慢培養來的，錢也是慢慢賺來的。或許有人會認為李登輝、王永慶的福報很大，其實不然，他們一天到晚總得勞碌、煩惱。真正福報大的人，是一生下來就過好日子，無憂無慮的，但也莫想到豬，一旦養肥了，是要一塊塊割著賣，這不是福報，乃是畜生報、還債報。

客問：甲侵佔乙財產，甲變富有，乙變窮困，以後若有子女出生，甲的子女會生到乙家，乙的子女會生到甲家。佛法表示為「直接償還或間接償還」，又如何知道，生到乙家的子女原來是生在甲家的？

師答：佛法不是這麼說的，而且並不是父債子還，或是說因父母這輩的關係，將來他們子女會造成另一方面的關係，沒有這種說法。佛法肯定的說誰欠誰還，沒有說報到別人頭上去的，如果有人這麼說，我沒意見，我祇是說佛法不這麼說。至於你說到債務關係，究竟是直接償還，還是間接償還，那你先要瞭解佛法裡面，所談的間接、直接的道理在那裡，如果是直接償還，那是現欠現還，現作現報，所謂間接償還呢？可以說來生或另一生，不是直接這一生就能作到的，稱間接償還。

客問：媒體報導名作家三毛自殺了，為何世上很多有名氣的人，總是會走上這條路？這種行為是不是不敢面對現實？要不要負因果？

師答：我與三毛有過一面之緣。三毛從小養成幻想的習慣，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，世俗上比較有特色、有才能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有些神經質，三毛也有這種傾向；而神經質的人，不會顧慮很多，往往容易走上極端。三毛本身就是完全以自我立場來看所有的人與事，她認為可以從自己的幻想中得到安慰。但是，佛法告訴我們要以客觀的立場來看自己，不是以自我立場來看自己；如果三毛還顧慮到別人的看法，她就不會自殺了。至少她有父母，有出版社，有更好的前途，可以為其他人做更多的事。至於談到因果，三毛不是正信的佛教徒，以她個人來講，她不會想到這些；如果以佛教的立場而言，自殺亦是一種殺生的行為。

客問：有些宗教於佛經的內容斷章取義，是否要負因果的責任？

師答：可以這麼說，以前只是國內的一些宗教，現在甚至包含所謂的洋教在內，都把佛法的一些精華搬進其教中，如僅在這上面分辨因果，那就不需要，舉例來說：中國南方人喜歡吃米飯，北方人喜歡吃麵食，如果為了飽，假使北方人吃米飯，或南方人吃麵食，在道理上都是飽。可是有一問題，其腸胃的適應性如何？意思是說，純以佛教的立場，談佛教的道理方法，是有系統的，而且按部就班的講，慢慢的學就可以很正常的消化；如果其他宗教斷章取義，可能就造成消化不良。

例如，愚癡所表現與貪瞋所表現的，如果把貪瞋癡三個分開取其一而談問題，最後可能營養不良，如果把三個扭曲，就會造成消化不良；如要談可能受什麼因果，這倒可以不要在意。因為不管任何宗教，把佛法的一些道理方法學過去，如搞錯了，不管是不是外道，就是一位佛教的法師，同樣要受果報，外道當然不會例外；如果能把佛法搬進去，眾生反而得到利益，當然也有功德，要以這種方式去看，而不要肯定其可以不可以。就像中國人學中文，也學外文，沒什麼不好，等於說外道把佛法的一些精華學過去，能吸收、消化了，那是一件好事，為什麼呢？佛法是對眾生說的，既然是人，雖不是經由佛教的宗教團體學習，而得到利益，以佛陀的理念言，至少種下菩提種子，這一生不一定能夠吸收消化，但來生就有很好的機會，如根本聽不進去，則來生連一個菩提種子也沒有；以這種方式看，就比較不會造成迷惑。

客問：一個本是正常的人，經歷一些遭遇，對宗教的看法會有所不同，個性也完全改變，以佛教的看法是什麼道理？

師答：以佛教來說，是環境影響所致；以佛法來說，就是因緣關係。如果說得再深一點、難解一點，這跟過去的所作所為有關係；因為凡是一切所產生的現象，都是自己過去所作所為而發生的，絕不是無中生有。有些學佛的人，有時面對一些情形，偶而迷信一點，也沒有錯，所謂偶而迷信是什麼意思？「唉！這大概是命運吧！」如果這麼想的話，會看開一點，如果完全否定，明明這樣不可以而硬要拼到底，最後倒楣的還是自己。

客問：有沒有來生？有很多人今生談戀愛，因各種情形不能結婚，而想且待來生，可能一個很早就過世了，一個很長壽；而死了投胎，當這個死時，另一個可能還是小孩，怎麼且待來生呢？

師答：佛法說來生不是只有一生，佛法講今生（現在）、過去、來生（未來），這來生不是一個定數，來生是何年何月，不是定數。世俗有一句話，沒有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就是希望這一生的來生都要在一起；因為人活著時壽命不一定，有些一生下來就死了，有的幾歲就死了，有早死、晚死，有的活很久，其間到某個來生，還是有重逢的機會，以這樣去看問題，其來生不是這一生的將來。所以佛法講三世，不是談三生，有現在世、過去世、未來世，世是時間，並包含空間，為什麼？如說現在，現在會過去，以最小單位一秒鐘計算，這一秒隨時會過去，另一秒隨時會成為現在，這是極短，於佛法說是極短的時刻，極長以人來說，人活多久不一定，金剛經說壽者相，是不止於時間的，即不定有多久的時間、空間，所以不只是時間，還包含了空間，空間是有變化的，佛法很少談「生」的問題，談「生」則一定關係活著明了這一生。

佛法講三世因果，即現在、過去、未來，現在不一定有多久，快則一秒鐘，甚至萬分之一秒鐘，這快速即極短，慢是不定的時間，事實上時間是沒有辦法定的，如沒有辦法說明天幾點怎麼樣，這時間不一定可信的，明天幾點還要看在那裡，地球的時差，差別很大，這之間有個空間，人往往講時間，捨棄了空間，佛法講時間一定包含空間，因為空間會起變化，這變化就是人、事及環境；所以，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都有差別的，佛法說三世因果，也不是說僅一個現在、過去、未來。剛說現在會成為過去，未來隨時會成為現在，究竟是講那個現在、未來呢？其實講過去都可以，只要過去了都可以稱為過去。

佛法說如何修心養性、修行辦道？它強調一個問題，已經過去了，已成為事實，計較也沒有用；未來的去編織也沒有用，怎麼想像、安排、計劃也沒有用；佛法強調把握住每個現在，即任何一個現在所處的時間、空間，因過去

的已形成，改變不了。比如講一句話傷害了別人，話已講了，也已傷害了，也成為過去了，想後悔並不能解決問題，怎麼辦呢？人會犯錯啊！佛法說過去已形成了，老是計較後悔沒有用，唯有把握住每一個現在，知道過去有錯，下次就慢慢改變，只要不斷的改，最後就不會錯了，這才是目的。有很多人誤會佛法講究來生，佛法是講究現在，每一個現在。經典上說的與一般人說的會有差錯，如不深入經典，往往會誤會了釋迦牟尼佛的意思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假使一個人在事業失敗、負債累累的情況下，去從事電動玩具的工作，基於學佛的立場，可否如此？要不要負因果責任？

師答：先要瞭解一個問題：耽於電動玩具的孩子是他自己貪，並不是電動玩具有罪，電動玩具並沒有罪，最近我常跟一些與我年齡差不多的人說，要他們去玩魔術方塊，以避免老人痴呆症，為什麼？手忙腳亂，眼睛都要注意，如果都在運動的話，他會不會變成老人痴呆症？但如果把正事擺著不做，去玩「方塊」的話，那就不是「魔術方塊」的問題了。我以前不是常舉這麼一個例嗎？一把水果刀應該是拿來切水果的，假使拿去殺人，能說那刀有問題嗎？問題在誰使用那把刀。所以不要認為你開電動玩具店你就有因果，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；譬如政府規定，某些電動玩具十八歲以下，我們不要讓他去玩，那你遵守這些規定就好了。其實你只要一切照政府的規定去做，不做偏邪的事，都沒有因果責任，責任是出在你違法，做些偏邪的事，才會有因果，千萬不要把它搞錯了方向。

【業的認識】

客問：人性本是善惡或無善無惡？無善無惡或有善有惡是否受社會環境的影響？人性本來是只有佛性、道性？只是隨時間修行而顯或隱？

師答：人性善惡都具備，這是講人性，佛性則已經沒有善惡了。只要還是人，就有善、惡，因他帶著業來，所謂有善有惡、無善無惡，若是當生熏習的，那是隨業再造，隨著業報，結果不願意承受，反而再去造業，那就隨著社會的環境而如何，所謂「社會是個大染缸」即是此意。

至於人性本來是否有佛性、道性的問題，這問題本身就有錯誤了。人性肯定是善惡之性，佛性它什麼都不是，只是個虛空之相。至於道性，則是依於你有這種知識經驗，或有這種根基，將之表現出來才謂之道性。

客問：天人是不是想什麼，就會變化出什麼來？

師答：那不是天道，而是極樂世界眾生隨意念所至的說法。天道仍在娑婆世界內，只是它福報大，但仍有習氣，比如於飲食，欲界眾生一定要吃要喝；色界眾生看看聞聞即可滿足其欲；無色界眾生意念想想即可——不是意念一想就有飲食，乃是指習氣的滿足。這習氣是他在未去天道之前，有飲食的經歷所致，然而，天道眾生一旦福報享盡，仍隨他過去所具的業而輪迴。

客問：為什麼說善業也會障道呢？

師答：因為善業最多的果報是屬於天道的福樂之道，天道還是屬於六道眾生，而我們修行辦道的目的是要脫離六道，超出三界能夠成為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。所以才說善業會障礙你成就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之道，是這個意思。也就是還不能夠成就正覺之道。

客問：為什麼人有這麼多的差異——有的聰明書讀得好，有的笨拙……？

師答：因為每個人的業不同，業顯現即感報。要想清淨自己的業，就要於受感報時，敢於面對且歡喜承受，那是抗拒不了的。唯有歡喜承受才能不隨業再造業。

客問：學佛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人、事上的諸多不順，或順遂如意時，自己都

會感到起伏很大，身不由主，請問師父面對此刻，吾人當如何自處？

師答：學佛的人本身是在修養「業的工夫」，我講「業的工夫」是什麼意思呢？業一定會顯現，只要所做過的，好的壞的都會顯現；可是人面對壞的感到不好受，而好的認為理所當然，也因有這種分別心，結果人都追求好的，不要不好的。如果稍許調整角度，好的既是自己造作成的，不好的也是自己造作成的，所受的只是苦與樂的不同，如此才能做個淨業行人。

人是帶著業而來，所以，佛陀才提出這麼多道理方法，以幫助我們去承受這些業，因此，學佛的人稱為佛弟子，又稱淨業行人；修行辦道就是照著佛菩薩的道理方法，去清淨自己的業.....；對於好的佛陀反而講得不多，因為我們人對於好的都易於接受。佛陀在經典中常常講到——身口意會造作成業，其實一般人看經典都只看到身口意會造作成業，很少去知道修行辦道也要身口意。我們知道所謂煩惱中有菩提，而人卻只願意煩惱，不願從煩惱中去找菩提；這就等於人有業，但不從事如何不隨業轉，而能從中顯現出道來。這是因為人本來就有這些問題，做不了主，佛陀才會談這麼多的道理方法——所謂依教如法去做的話，業就能清淨；業能清淨了，最後連道也要清淨；還執著於道的話，最後你還是走不了。因為道它關係到業，為什麼？道，它是從業裡面顯現的。

比如人家倒了你一筆債，這種現象你就當作前世欠他的，這不可信，你怎麼知道是你前世欠他的或欠他多少，可從這種現象中去發現「道」，為什麼？他欠你的錢，倒你的債，他一定有問題才會如此，常有人問我，如果遇到這種情形怎麼辦？我會告訴他，你還是要他還錢，他現在沒法還，可以等他有錢時在慢慢還，一次還一點都可以，不能說不要還。這裡面有個問題：你並不知道前世是不是你欠他的，或欠他多少，如果不欠，是不是反過來他欠你？同樣，如果他欠你的，那你修行辦道還是沒有辦法清淨。為什麼？自己的業清淨了，別人對你的業沒有清淨，還是走不了。那怎麼辦？人家欠你的，真正他一輩子都沒有辦法還給你，你只有認了，為什麼？他沒有辦法還給你，你宰了他，他也不能還給你；如果他能還給你，你還是得向他要，絕不能推之於業報。

從業中如何去顯道？要這麼去看業與道的問題。絕不能說，那個人倒我的債——前面的不談了，現在只談兩種現象：人家倒我的債，那我自己呢？人家倒我的債，大概是種業報現象，好罷！我逮著機會，我也去倒你的債，這叫什麼？所謂因因果果何時了。倒債，以前面講的方式，他所牽涉到的環境，不能形成造作或手段，那樣就隨業而轉。我們要於業裡面顯道，不要在事發生之後再造業，才是真正清淨業，否則的話就不能叫做淨業行人。

學佛的本身是去清淨業，可是常常看到的都是別人不對；所以，佛法有觀照、返照的工夫，為什麼？看到別人不對，就把它當成一種知識經驗，設身處地自

己想一想，如果是我，我會不會這樣？那不就可以顯道了嗎？不一定什麼事，都要自己去碰得頭破血流才知道痛苦，那就划不來；佛法是講善巧方便，不是投機取巧，不是隨隨便便，而是藉別人的知識經驗，拿來當成自己的知識經驗，這都是淨業的方法。佛陀講八萬四千法門，僅僅觀照、返照的方式，就夠我們下工夫了。

客問：假若要圓滿正覺，是否要棄捨八識田中諸業？識田中善、惡、無記諸業，若是消化掉，最後是否了無差別？

師答：業是捨不了的，只有讓它發出，才能真正消化掉。八識裡面收藏所有善、惡、無記諸業；造作的好則收藏是好的，造作的壞則收藏是壞的，亦即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；這就是談因果報應，亦即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故非了無差別。如果惡得善報，就變成諸業了無差別。所謂了無差別，不管是日光燈、燈泡、蠟燭、或是霓虹燈，其作用都是照明，故以照明而言可說是了無差別。又如計時器，不管是壁鐘、掛鐘、手錶等，以計時之作用而言也是了無差別。

客問：禪宗是否主張不修善、不修惡？

師答：宗門裡沒有這種言句，經典中也無此語。學佛是要依於佛陀之思想理念，即使是菩薩或是祖師大德的言論也須慎思。

客問：佛法是否談論善與惡？請問師父善、惡如何定義？

師答：善與惡是以世間法而說，佛法不立善與惡，只談善與不善，世間法有善與惡之相對，佛法是突破世間相對而說的法，但並不否定世間之善與惡。通常談善惡的肯定有兩種情形，一則是大家的共識，大家認定何者是善、是惡；另一種是屬於自己的看法，這樣是善，這樣是惡。佛法對這些都不否定，不否定相對的看法，所以只談善、不善，而不談善惡，可是對結果的饒益性卻非常重視。換句話說，佛法是超乎善惡、對錯的觀點，由於它講究實際的饒益功德價值，因此對過程與方法不計較，講究最後的利益效果。如善的過程與方法導出不善的結果，就不是善；不善的過程與方法導出善的結果者，仍是善。所以佛法講因果，是從果上去探討因的內容，藉認識瞭解而探討因的成分；因此，宗門有言：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」佛法對善惡是這麼定義的。

客問：請師父解釋「相對與絕對」好嗎？

師答：世間的法都是相對法，因它只依於因緣而說法，佛法除了有因、有緣，還有其自然性。比如說這是位善人，可是也有不善的地方，不善於善而言是一

種自然性，並不是誰加上去的。

世間法談是非、美醜、對錯、好壞等相對，佛法不否定相對，但還有其自然性；相對是依於因緣關係完成，以自我而顯相對，如善是有相對的惡而顯現，惡則因有善而顯現。但我們不能肯定善就是善，惡就是惡；善還有其自然性，那就是不善，惡也有其自然性，就是不惡。能於相對之間突破，突破的不僅是因緣關係，連自然性也要突破，故說從相對突破之後顯現絕對，連自然性也沒有了，亦即佛菩薩沒有自然性，是肯定的、絕對的。

客問：惡業顯現時非常難受、痛苦，應如何承受？

師答：苦是一定有的，如何做到不苦？我們會說做不到！事實上可以做得好，比如母親對兒女是無條件的，什麼苦都受，為什麼不感覺苦？不還是可以做得好嗎？可見還是看你用什麼心念去面對，千萬不要認定這就是惡業。既然是學佛，一定要從惡業中發現它的不惡，如果認定是惡，而在惡中打轉，這不是學佛者的心態，所以能發現其不惡，則面對時會好受多了。

古德們曾說：一個學佛行者，如果有些病痛，可能是最好的鞭策，為什麼？因生命無常，要趕快精進。如果是很嚴重的病，這是業報，不承受行嗎？禪門有句話：大死而後大活。連死都不在乎，還怕什麼？如不會死，表示病還不一定要命哩！

例如趙麗蓮博士，她與癌症戰鬥多久？還有曾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中風，他們難道不苦嗎？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佛法強調人少不了生老病死，如果一個人有病，就感覺絕望，那怎麼行！有病要看醫生，如果醫生都看過了，還是治不好，只能說緣尚未到，說不定能治好你病的醫生，還沒遇到，應該繼續找醫生。但有一條件，千萬不要亂找醫生，尤其是密醫，或認為吃中藥一定是好的，如果是中藥材不會有問題，假如是藥粉、藥丸，則需要考慮；因為最近資料報導，藥粉、藥丸常放了些抗生素、鎮定劑，賣藥者絕不會說放了西藥，放了西藥誰要買？中藥沒有特效藥，假使一吃馬上好，一定有問題。

客問：什麼是定業？定業可不可以轉？

師答：定業是指自己能知道這麼做，所完成結果是肯定的，如知道這是一件善的事情，但這種善如還有不善，依業而言即是不定，如這種善肯定沒有不善，依業而言即是定業。

不能說定業可不可以轉，定業不定業關係受報的話，於報而言有共不共，個人的定業個人受報，這是不共報；大夥一起造業一起受報，這是共業共報。但也不能說定業不可以轉，為什麼呢？定業是依業的輕重而言，如殺人不一定要賠

一條命，殺了人，這是定業，可是不一定要賠一條命，可以用別的方式去賠，但一定要受報，可是這種受報，並不是因過去世曾欠一百元，這世要還一百元，過去世的一百元與這世的一百元完全不相同，所以不能說只欠一百元，而還一百元就好了，如舊臺幣十萬元折合新臺幣只有一萬元，假使只欠一萬元的舊臺幣，而還一萬元的新臺幣，即差得太遠了。又如兩個人可能因某一事情而鬧得不可開交，假使一方是學佛的話，皈依了三寶，甚至受了五戒，本來氣得要殺人，因受過五戒，不能殺生，是不是會停止殺的行為？最多氣得不得了而已；如沒有這顧慮的話，則殺了再說，就很難說被殺的人前世殺了對方，還是根本未殺過對方，而是這一世才被對方所殺了。

因此，定業不可轉，是說造的業成了定型之後，肯定不可能有所改變，轉是改變。如造業要受報，做功德也要受報，可是不能以功德來轉化業，亦即功德歸功德，業歸業，所以定業不可以福德因緣去轉變、抵消。但學佛有個好處，依於修養，重業可以輕報。

客問：何謂牽業？

師答：因為你而引起別人的誤會及口業，倘若你不這麼做，別人就不會這麼說了，也因你的牽引而使別人造業就叫做牽業。所以出家人要注意及照顧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才不會形成牽業。

佛陀在涅槃經中說，佛法最難的二個方式就是善巧和方便，如果離於善巧、方便，很難突破問題。善巧不是取巧，方便不是隨便，而且一定是得到利益，同時此利益是能了生脫死，求得解脫的。現在出家人自修的精神不夠，盤盤腿子就會講禪了；念念佛就是修淨土；看了一部經就認為會講經了；再把大部的經藏讀一讀就會講三論了；這些都會誤導學佛的人，使其感到迷惑。

客問：「轉業成道」要怎樣做？

師答：先告訴大家基本理念的問題，有「定業不可轉」這麼一句話，當業一旦成為結果，就是一個業完成了，不能轉；如果業還在現象的階段則可以轉，所以轉業成道，是當業的現象發生，並沒有完成結果，在這現象中去改變些什麼；這關係到五蘊變化的問題，色受想形成了是個現象，行識沒有完成，可以說還沒有結果。

比如說，當煩惱起來是一種業的現象，假設馬上反應使它完成一個結果，那就不可能轉變。煩惱是色塵緣境引發的，先不要馬上變成煩惱，如果好好去把握就可以轉變，此時需要修養，唯有修養，才能見道。比如別人給你難堪，你就會不自在，有了煩惱的現象，可是並沒有完成煩惱，如果他給你難堪，你也給

他難堪，那就完成了，變成結果了。所以，在沒有完成結果，尚在現象的時刻，我們要去想（於五蘊的想行之間建立起間隔）；在其間修養自己，就可以見道；所謂「轉業成道」，就是這種現象。

客問：證到阿羅漢果而入涅槃，還受不受報？

師答：如果還在造作，證不到羅漢果，也入不了涅槃，當然還要受報。因為報不淨，不得入涅槃，報不淨，不能成道。所謂成道就是成就羅漢、菩薩、佛。只要有造作就有業報，還有報就不能成就；既然能成就，就表示其業報已清淨了。

客問：眾生為何會無明造業，不說覺而能造業？

師答：身口意我們不能稱之為三業，身口意行為造作會有個結果，這個結果有的是「業」、有的是「道」，我們不要認為身口意只會造業，那什麼東西可以造道，大藏經？還是三密加持？不能這麼講。

客問：請問老禪師，修行人如何清淨業？

師答：如果說一個人的業不去面對它，不去受感報，而能把業消掉，他就能成佛成菩薩，那位傳法的人，最後可能是個罪惡之源。這怎麼說？等於把你的冤親債主都交給他了，請問他將來怎麼去受報？能代替嗎？所以佛法中有句最平常的話「個人吃，個人飽」，這沒有辦法。你肚子餓只有自己吃，別人幫你吃那沒有用，修行如此，造業也是如此，自作自受——自己造自己受，道也是如此，自己修自己得。

客問：為什麼會生智障兒？

師答：智障兒是關係到業的問題，即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因果關係，一般的概念，兒女好的都是來還債的，不好的都是來討債的，不妨以這種方式去看，就不會有太多的疑問。其因果，除了過去之外，還有現在當生造作的因果，這智障兒也不一定是關係到目前的因果；可是，這一生的因果，也會造成智障兒，過去的因果可能是一個債務問題，現在的因果可能是再造作的債務問題。比如生智障兒，大部分都曉得，智障兒是關係到父親母親不只是生理上的問題、生活習慣的問題及環境的問題，各式各樣的運作，造成他現在特殊的情形，這種現在的運作，很難分別這智障兒是關係到過去的因果，還是現在所造的因果。

客問：現在許多婚宴中都設有素席，我們參加婚禮是吃素，但他們也辦葷腥的，

仍造了許多殺業，我們是否會因此而有共業上的牽扯？

師答：帳算得這麼清楚，難怪你們那麼累。其實，與你毫無關係，因為他又不是為你而殺的。

客問：演員在戲中飾演壞人，他的身口意都投入到壞人戲中，他的業怎麼辦？

師答：這跟他的業毫無關係，至少，戲的最後結果，壞人一定受到制裁，好人雖受很多苦難，最後還是會好起來，戲只是表現人生，看我們怎麼去面對，若去學習就不對了；把它當作一種資料，當成一種經驗就可以，這跟業的造作沒有關係，畢竟以這些演員為榜樣的，他本身的基礎多少有點問題。

至於對演員本身也不成問題，那是他的工作，他表現不好，也只是告訴人不好到什麼程度，他如果演得不逼真，一看就是假，也沒關係，反正做壞就是那個樣。演戲的出發點就是表現忠孝節義、善惡，也是種教化人心的方法。只是目前我們有很多導演的手法、編劇的方式值得檢討，硬要把好人折磨到最後才會好起來，而壞人永遠一直在過好日子，這導演與編劇該負責任，不是演戲人的問題。因導演導出這種方式來，就等於在隱善揚惡，而編劇呢？把這些好人，如古書說的要勞其筋骨.....等，一定要折磨得不得了，就好像夫妻之間的問題，打打鬧鬧一輩子，到最後老了，一下又回復正常的好日子；這那像人的生活？所以編劇才是真正在造業。試看包青天一劇到後來都變質了，包青天不是包公案裡的案，都是編劇人編的案，變成包公不講理了。包公案中包公成了最不講理的人，戲固然是要表現現實，但不能拿一頂法律作帽子；其實表現現實的方式很多，不一定要以包公為例，而無形中把包公變質了。本來很多人認為包公是鐵面無私、公私分明的，可是最近幾個單元已把包公搞得不講理，很多人問我這問題，我說你們最好寫信給電視公司。

客問：佛陀時代，琉璃王攻打釋迦族，彼業何以不能轉？

師答：當初琉璃王攻打迦毘羅衛國，是因迦毘羅衛國過去跟琉璃王結下怨仇，這種仇恨是世世代代的，有如當今的猶太人與回教人，也是世代的仇怨，這種業是無法轉的。當年俄國、納粹毀滅猶太可說非常殘酷，於是才會造成猶太人之仇恨，這是世代所造成的共業。

何謂定業？何謂共業？定業是肯定受報的業，如一個人來到這世界，定會遭受許多莫名其妙，甚至無可奈何的事，還要去面對承受，逃都逃不掉，這種現象就是定業。共業乃是共同造作，由許多人一起承受。

所以，因果成熟而受感報時，應當歡歡喜喜去承受，使其所作即得消滅；不然，受報再造新業，即隨業而轉，學佛行者應當轉業為道，不可隨業而轉。世俗凡

夫一邊承受業報，一邊造作，永遠都在業海中打滾，學佛的人是要從業中顯出道來，將原有的業逐漸消化掉，這是學佛與不學佛最大的差別。

師問：教書要求學生努力，而學生有人被當掉，引起學生的反彈，就會有怨恨心，是否造成惡業，還是無記業？

客答：如果你盡了心就好了，做老師假使一班六十個人或是四十個人，你想要把每一個人都教得一樣好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為人來到這個世界，帶著不同的業力而來，業輕業重，善業輕惡業重、或者是惡業輕善業重，都不一定，所以說盡了心就已經很好了，如果一定要做得非常滿意，連釋迦牟尼佛也做不到，這話怎麼說呢？如果釋迦牟尼佛做得到，現在我們大家都不存在了，大家都成佛了，他早就度完了。

【生死、中陰與輪迴、神通】

客問：如果對自己的親人過世守靈會害怕，是不是一種不孝的行為？沒有慈悲心？如何消除這種心裡上的害怕，能夠真正心裡穩定自在？

師答：好像人死了都會變成鬼，不只一般人會害怕，學者專家也會有這種想法，這都是編劇的人所造成的。人死了，只是一具屍體而已，並不是說把親人看成別人的屍體；這些害怕心理都是過去所接受到的錯誤資訊，包括小說、電視、電影，及其它的種種傳說，「依他而起」（杯弓蛇影、空屋夜鬼、生影疑鬼）形成的。「死屍」本身沒有別的意義，就如在屠宰場所看到的一具具牛、羊、豬等，都不會產生很多其他的聯想，所看的是臭皮囊。之所以會擔心害怕，是因為沒有真正去探討認識！為什麼明明看到的是棺材，卻幻想、聯想看到了死人，就好像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一樣，人的聯想力有時會很大的。

客問：先母的墓前，約兩公尺處的右前方長出一顆樹，是否表示不吉？有需要將之砍除嗎？還是將先母之寒骨移進塔才好呢？（先母已逝廿五年）

師答：僅自己的想法不夠，要知道全家人的意見如何，再下決定。如果認為埋在地下久了，則可開個家庭會議，討論是否把骨撿起來，燒一燒送進納骨塔；如果認為沒必要，你去把樹砍掉，反而會招來自作主張的煩擾，因為在墳墓邊的大樹，樹下的大根如果往橫的發展，伸進棺木內亂生根，這不好；但是有些樹的根是往直的方向生長，如：松柏、聖誕樹等就無礙。

客問：四大分離的苦痛，用佛法來對治，應用何心？

師答：四大分離怎麼用佛法去對治？我一直說過：「佛法」不是用東西去對治什麼，即佛法不是武器，現實不是敵人。

四大分離這種痛苦怎麼去對治？只有一個辦法：不要死掉，讓四大不要分離，就可以了，這個問題，很難去成立；要怎麼樣去了生脫死？那才是最要緊的。至於怎麼去了生脫死？好比說：知道了些道理方法，照著去做；絕不能說，有什麼痛苦，拿佛法怎麼去對治？在我們這裡從來不會說的。

妄想雜念太多，怎麼辦？那你就去念佛、去拜佛、去持咒.....這裡從來不用這種方式。因那是一個人的業，業是要承受因果報應的；承受因果報應的時刻，怎麼在修養中去面對它，歡歡喜喜承受，這並不是說：用一個什麼方法去對付。所以，我才強調：佛法不是武器，現實生活不是敵人，如果你要拿武器去打敵

人，就已經很不慈悲了，何況佛法是百分之百的慈悲。

客問：當一個人快往生時，在彌留時刻，或往生後，要如何處理才能夠圓滿？西藏度亡經原名中陰得度書，我們可以拿來應用嗎？

師答：沒有這本經，是誰寫的我不知道，如果是一般人寫的，只能做參考，不能用它來做為依據。

當人快要往生時，如果你是他的兒女或親人，最好辦法就是在他身邊或耳邊，距離不要太近，也就是說，你嘴裡呼出的氣不要使他感受到，熱的、涼的.....，保持距離，輕聲跟他講話，要讓他聽得清楚，為什麼要保持距離？因為人都會有一種反應，你的講話、你的氣會使他分心，如此在耳旁，輕聲柔和地講他平時所罣礙的事，叫他不要罣礙，這是最要緊的。

再一個呢？要讓他提起正念，不妨跟他像講故事一樣，講西方極樂世界的事情以及阿彌陀佛的慈悲、悲願；但不要老在他耳邊念阿彌陀佛，那句阿彌陀佛只是提醒他就夠了。真正要在耳邊講的是——他所罣礙的事，叫他不要罣礙，以及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、阿彌陀佛的慈悲心；叫他靜下來，這樣阿彌陀佛才能來接引你，你才能去極樂世界，要用這種方式跟他講。

在他未死之前就跟他說，如果你想到第二個問題——講了，不死呢？那不死不是更好嗎？不能說講了就是要他死掉，你管他死不死，有這種心念就不對了。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人往往在彌留狀態，那份罣礙心比什麼人都強，他腦袋瓜子都是罣礙，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做？只能把他當小孩子一樣，講故事給他聽，引導他。

如果已經斷氣了，在斷氣八個小時之內，告訴他——什麼都不要想，只要念南—無—阿—彌—陀—佛就好了。然後你一字一字清清楚楚地引他念：南—無—阿—彌—陀—佛，南—無—阿—彌—陀—佛，這麼一句一句引導他，而且要念得很緩和，不要念得太快，要引導他跟著你念（如果口念不出聲，但知道他意念是清清楚楚的跟隨著）。就這樣引導著，他就會跟著你念。你不能念兩句就對他說：你不能胡思亂想、你胡思亂想就不好了，他原來的那句阿彌陀佛就會被打斷。在往生的那一時刻，要連續地引導他念，最好在場的都跟著念，那八個小時是最要緊的時刻，他就會什麼都不想，跟著大家一起念，會產生一種——大家都在幫助他。人臨終時常會造成有的哭、有的安慰.....種種混亂場面，那口氣斷了，你再講什麼都沒有用，要講是在未斷氣時講，一旦斷氣了，只有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其他都沒有用，這是講往生。至於往生之後，你要超度他，做什麼功德，則視個人的能力、環境去做。

至於西藏的這本書我還沒見過，不過據我所知，西藏還沒有翻譯出什麼經本，

大部分還是用藏文；西藏喇嘛所念的經，西藏的百姓是不准念的。西藏老百姓能念的是什麼？比方旗幟上面所寫的，它是公開的；殿堂中喇嘛所翻一頁一頁的，則只有喇嘛可念。現在你們所見的中文本或.....，有很多根本不准翻譯的，西藏的佛教比中國的佛教還要嚴謹。仁波切來到臺灣，甚至於什麼法王來到臺灣，所教的都不是出家喇嘛所學的，是教那些西藏老百姓所學的東西。以前跟各位解釋過這個問題：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環境，管行政的仁波切所教老百姓的，都是怎麼樣乾乾淨淨，因為西藏很髒、很凌亂，所以，叫他怎樣變得整齊點；因很貧窮，所以，給他希望。

比如修財神法，這都是針對環境而行的教化。現在這些仁波切來到臺灣，臺灣的環境這麼好，居然還去學那些偏遠地區所學的，我不知道去學這些東西，為的是什麼？所以我每提到這些事，還有人很不服氣，認為人家是喇嘛，人家是法王。因為在西藏也好，青海、新疆，凡是有喇嘛所在之地，他們喇嘛學的東西絕不教在家人；在家人學的是在家的那一套，而在家的那一套，剛好是處在偏僻、落後、貧窮、凌亂的環境，所以，他們教的也就是那一套。

以前跟各位講過，現在仁波切、法王都不敢講出來的事，比如說黃教、紅教的問題。紅教起於蓮華生尊者的時代，以後因為戒行不莊嚴，改為黃衣，大家穿的是黃色的，稱黃教。至於白教在西藏是負責治安，好像我們的警察憲兵，這些人穿白衣；還有花衣，那就好像我們的清潔隊員，事實上他是衛生單位、衛生機構，不是什麼「教」，是什麼「衣」，而現在呢？都把它當成什麼教，甚至還冒出有什麼「黑教」的，這在臺灣笑話很多。為什麼西藏本身不講出這些東西來？任何一個地區有它的一些神祕色彩，這些神祕色彩，對老百姓有幫助的話，就不能公開對別人說他們是專門對這些人，如果公開的話，恐怕連他們的老百姓都不想學了。真正想學喇嘛法，只有一個機會，出家，去學喇嘛，他才收你，教你出家法，就是喇嘛學的法，否則的話，沒有機會。

客問：從事護理工作者，應該如何幫助臨終的病人？

師答：以從事護理工作的學佛者而言，必須先考量對方的宗教信仰，不能將每個病人當成佛教徒。若對方沒有信仰，跟他說佛法，讓他起煩惱，也是不慈悲。各種宗教，最好都能涉獵，才能依其不同的信仰幫助他；否則不能達到幫助對方的利益，反而會傷害病人。助人本須善巧方便，不要以為做了就好，更要考慮到其結果是否有饒益的價值。即使在一個家庭中，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成員都信佛；各人因緣本不相同，不能強求。凡事若可勉強，也就沒有所謂業、因緣、因果等問題了。我們能做到的，便是以個己的行為修養去感化、影響家人。

客問：老一輩人交代晚輩，他往生後不可以火化，如果火化而未入土為安，其後代會不會受影響？

師答：我們一定要瞭解，人活著是人的想法，真正死了，尤其在未投胎中陰身之時，可能會贊成，才知道過去想法是錯的，為什麼？因為中陰身具備五神通，這五神通只有中陰身時有，往往所體會、感受到的與活著時不同。人有一種潛在的能力，這種能力在中陰身時可以表現出來，反而活著時被現實所掩蓋住。如果人死了，未投胎之前的中陰身沒有這一些條件的話，就不能轉識，會停頓在那裡，因為沒有一種動力嘛！這種動力就是業的力量，比原來活著時淡化。又往生快的話，根本想這些都來不及，所以為什麼死了之後，投胎最快六小時，最慢四十九天；時間愈慢，表示人的業障愈重，因為轉識投胎愈快表示業愈輕（最重的如地獄眾生等除外）。一般人會想，怎知其投胎快或是慢？在中國的佛教，自古以來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，第一是身體比較柔軟，再則膚色不會變得很快，是慢慢變的，然後是某一些部分還保持某種溫度，這種現象通常是業障比較輕；如果一死就很難看，或眼睛都閉不上，反正有一些看起來不好看的，就是業障比較重。

客問：什麼是惡死？什麼是壞死？

師答：惡死與壞死很少人能把握，分別在那裡？一是不由自主的死，死得很不好，這種大部分是「壞死」；此外於活著時，已經不由自主，因酒或是情緒惡劣、煩悶、忿怒等，在不正常的情形下，如果死了，就是「惡死」。很多人分不清壞死、惡死，反正死得難看者，一定業障重，過去都是做的不好；其實在人的世界，有很多並不是自己能作得了主，如發生車禍，已夠小心，結果還是發生了，在這情形下，可能死得並不好看。又如超車、喝醉酒駕車、吃安非他命，或生氣、不平衡狀態下死得不好，的確是惡死。像過去有位續祥法師，從寺院下山，要過火車鐵道，遇上載貨火車經過，他站在鐵道旁等火車過去，正巧穿的長衫飛揚起來，剛好被鐵鉤捲去，拖了三百公尺，死得面目全非，這是不由自主發生的事，而他自己是心平氣和的，很多人說這和尚怎樣不好，那時我向他們說這是壞死，不是惡死。

客問：我有一個朋友車禍往生了，在台中醫院，醫院找助念團助念幾小時以後，他的眼睛張的大大的，送到市立殯儀館冰了十二天，在火葬那一天，眼睛還是大大的。

師答：要了解，助念不是一般人所說的，當某人快死了，找幾個人幫他助念，就一定有效。因助念第一個本身必須已皈依三寶，至少是三寶弟子，這是一個

基本的條件，否則不如法。第二個在助念的時候，除了他本身皈依三寶外，助念的人本身的起心動念是不是清淨？如果說是不得已，人家拉我來的，就幫他一起念吧！那就沒有效了。

在這裡還要告訴各位，助念並不能夠幫助亡者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除非他活著的時候，本來就是修彌陀淨土、持念阿彌陀佛。在臨死的時刻，人的感情很脆弱，放不下，所以，要有人助念，助念是幫助他提起正念、不要迷失，也就是說你原來的本意想幹什麼，在這時候提起你的正念，幫助臨死的人提起正念。

至於你說眼睛，我們概念的說，關係到父親跟子女之間的感情問題怎麼樣？對子女的期望有沒有滿足他？或者平常他對兒女的期望就很執著，覺得都不理想，一定有他的問題存在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通常最好找一位戒相莊嚴、有修行的法師，幫他開示，就可以很快把眼睛閉起來。我剛說過，助念不一定能夠怎麼樣，不妨找講堂的師父幫忙，至少讓他的兒女安心，就像台灣民俗，有一種叫牽亡，做兒女的可以花錢買人家來哭，那沒有用的，並不表示花了錢、請了人，就會有效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人往生的時候，是不是可以從亡者的相狀，得知他是到善趣或者是惡趣？

師答：要分兩方面看，一方面他本身是不是學佛的人？如果是學佛的人，假使他是修彌陀淨土，要了解通常人在生命結束的一剎那，一定是內部所有的活動情況都靜止，而這靜止的時間有長有短，身體會變的冷硬，一定有此現象，如果他在這一生中，修行辦道都很認真、很精進，而且本身為人處世都很善良，往往很快就能恢復身體的柔軟性。如果不是學佛的人，就在乎他的行為造作，比如壞事做的多，或好事做的多，還要看他是怎麼樣死的？比如怨恨而死，看了很可怖；如果死的很自在，當然很安詳，看起來自然不一樣，要在這上面分別的話，我告訴各位，花這個腦筋還不如好好的學佛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對新的亡者，家屬要如何做對他幫助最大？

師答：沒有一定要怎麼做，反正一句話，活著的時候不好好修行辦道，要等到死由別人來度，沒有用的，即使做子女的對自己長輩也只能說盡一份心而已，也不要指望一定能得到什麼好處，孝順不孝順沒有關係，不要在乎別人怎麼講，而是你盡了心沒有？能把握這個原則，很多事情你都不會產生太多妄想雜念。如果一定要指望怎麼做，就有所執著了，那要是有錢還可以，要是沒有錢怎麼辦？就像現在有些人說有錢人才學佛，也是這樣造成的，還是知見、觀念上的差別。

禪門中說參學要頂門具隻眼，什麼意思？不是像楊戩有三隻眼睛，在於你的腦袋瓜平常吸收一些什麼。我記得九歲時，傻傻的拿著一部金剛經去問我師父，現在可不可以學金剛經？他說好啊，我說有問題可不可以問你？可以，我非常歡喜，一打開經典頭一句「如是我聞」，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最後我拿經典去問他，他說什麼問題，我說一開始就不知道，他把經典接過來往地上一扔，連開始都不知道，後面還能說嗎？

這是什麼意思？最起碼的基礎你自己下了多少？自己花了多少時間？比如要有很多工具書，有沒有去翻過、參考過？或者看看別人註解，有了疑問，一開始什麼基礎都沒有，就等於「如是我聞」是怎麼解釋？「一時」怎麼解釋？「佛在舍衛城」怎麼解釋？那不是教小學的國文。我為什麼願意花這麼長的時間叫大家提問題，我來解答問題，因不管看經典也好，或者看別的東西也好，或者修行的過程中間也好，發生了什麼疑問、障礙，拿來跟大家一起研究比較實際，這才是主要的目的。

客問：朋友的父親五年前疑似心臟衰竭而往生，但觸摸他父親的腳是冰涼的，眼看著父親身體浮腫等等的景象，而心生害怕，當時甚至於不敢為父親守靈，日後也不敢再走進父親曾住過的房間，但他現在卻覺得自己很不孝，擔心父親是否往生惡道？如今一想起來就悲傷、痛苦、害怕不已，請問師父他該怎麼辦？如何幫助他父親？

師答：先幫助他自己，把自己搞好，他的父親不管他，何況時間那麼久了。我們常講，你一切做的都很理想，雖然不是很圓滿，至少盡了心，就是父親在九泉之下他也瞑目了，當然以佛法來講，他瞑不瞑目你根本不知道，為什麼？最長的四十九天就投胎轉世了，到那裡去你也不知道。所以佛法裡面常說多生父母，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強調人與人之間一律平等？因為是以多生父母的理論做基礎，當然這也不是三兩句話可以解釋清楚的。

至少我們知道，不管任何一生來到這個世界，都有其父親、母親，那你在這一生究竟盡了多少心？過去不知道，也不要太過於自責；知道了，至少好好做人，不好的愈來愈少，好的愈來愈好，可能你會問，究竟什麼叫做好、不好？會造成傷害的都是不好的，能得到利益都是好的，所以我常說學佛把握一個原則，不一定能饒益眾生，可是至少不會傷害眾生，那就很不錯了。

客問：我們要怎麼樣面對死亡而不恐懼？

師答：佛法只談生不談死，為什麼？在時間、距離、速度來講，死，它的時間是有限的，生是無限的，一個漫長的生不去下功夫，要問死怎麼樣？這是顛倒

的意思，如果說生能明明了了的話，死就很自在；如果說活著都是迷迷糊糊，我說一句話，死也是迷迷糊糊。

學佛，生的問題最要緊，尤其我一直強調，學佛知道一些道理方法，一定要人活在現實生活裡面，因為你的自我天天都要面對現實的人與事，你必定會跟這些發生關係，如果不去好好著手的話，探討死毫無意義。而且佛陀雖然談生老病死，死的理論是微乎其微，可以說三藏十二部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談生老病，只有那麼一點點在談死的問題，所以不要去探討死的問題，探討死對我們沒有好處。以我來講好了，我已經八十七歲了，你們跟我算算命，我還能活幾年？我敢說沒有人可以說我能活多久，如果問我自己能活多久的話，明天就走是最好，再過幾年也無所謂。

客問：如果臨終時正好想到或看到平日所憎惡的人來，起了瞋心，是否就會墮入鬼道？

師答：平常要修養，臨終才能作得了主。學佛的人當廣結善緣，莫結惡緣，即是這個道理。人如果這麼好當，就不必學佛了，若認定當人不好，也沒有機會成佛、成菩薩了，因為佛、菩薩是由人而成就的。世間總是相對的，有苦也有樂，有喜也有哀；如何能從相對中取其利、遠其害？這是人的基本要求，學佛則不止於此，還須予以提昇、突破。

客問：死刑犯在槍斃以前，為什麼要打一種麻藥，聽說可以不打，可否以佛法的理念來說明？

師答：依佛法來講，還是要以死刑犯本身的意願為主，他希望怎麼做比較好，就怎麼做，這沒有一個標準，為什麼？若他害怕，當然打麻藥較好。若是再過十八年，又是一條好漢就無所謂。可是十八年後，是不是又是一條好漢呢？就很難說，因為六道輪迴，不是只有人道而已。

客問：學佛很多年，常常聽人家說，念佛的人在臨終的時候，念佛後死了好多天，身體還會柔軟，臉上掛了笑容，請問可能嗎？又可以嗎？

師答：其實有些事情不是不可能的，如果他真正學佛，本身也念佛，在臨終時，你幫他助念，會產生感應，人死了六個小時以後，他的識神才會離開身體，而這種現象說起來，只是一種相應，不一定跟念佛、不念佛有關連，有些沒有學佛的人也會有這樣的現象。

客問：人往生以後可否不留骨灰，不立牌位？如果要，它的原因是為什麼？如

果不要，它的原因是什麼？

師答：如果說不留骨灰，最好的方法是海葬。「牌位」一塊木牌子寫幾個字，你把我的名字寫上去，還是一塊牌子，不要在意那些，你們有沒有注意？不僅我們說學佛的人，很多不學佛的人，都希望最好死了以後，跑到一個人家找不到的地方躲起來，免得罣礙。還有你看西藏的「天葬」，以我們華人來講，你想那多殘忍！把父母屍體的肉一塊塊割下來餵老鷹，而且要自己親手去割，那是很殘忍的，其實這個都不是問題，本來民族性、風俗習慣都不一樣，尤其是傳統，我們也不要一定說對或不對，只要自己感覺很歡喜、很自在，怎麼做都可以。

客問：祖墳想要以佛教的方式移入塔中放置，是否必須選擇一個好時辰？

師答：時辰不是問題，而是原來土葬，把骨頭撿出後必須經過火化，再裝入骨灰罈中，而後送入寺院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
每個月的農曆十五日都是好日子，不必考慮「沖」什麼的問題，只是關係到活人的事情，要安排在上午處理，關係到死人的事情，則安排在下午處理，如此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在每月的農曆十五日這一天進行。

客問：何謂生？何謂死？為何有人生不如死？有的安樂而死？

師答：何謂生？何謂死？問我這個問題，還不如問你自己，不要在死上面花腦筋，應該怎麼去把握活著的這幾十年，你如果活著的這幾十年把握好的話，死有何懼？活著時不去搞好的話，就會一天到晚擔心害怕。

客問：面對死亡，如何選擇？

師答：是面對別人之死？還是自己之死？面對自己的死，你沒有選擇的餘地。學佛要把重點放在「生」上，學佛不是說「了生脫死」嗎？「了生脫死」不是了脫生死；把握了生之時，對「生」的種種明白了，「死」即得解脫。當然學佛並非就不死了，而是懂得如何不再生——所有一切業都清淨了，而且不再造業；有業才發生六道，所以要見道、成道，見道是見六道以外的道——佛道，見道才有機會成道。

很多學佛的人喜歡認命，比方別人欠錢不還，就視作前一世欠他的，這一世還他。有否想過？如果你前一世並未欠他，如今反成他欠你了，即使你要成道，他會拉住你說：「噯，某人！你不能走，我欠你的錢還沒還！」此類，你必須告訴對方，可以慢慢還，或等以後環境好時再還，不能就不要對方還了。須知，結惡緣不好，善緣結多了也不好。是善，也要完全清淨；於善不能計較執著，

要能捨棄，否則就成了障道因緣。所有一切業都清淨，而且不再造業，因為有業才發生六道，所以說——見道、成道；道，即六道以外的佛道。

客問：由於舍弟生下來，一直福報不錯，但在生活上，卻造作不斷，並且女朋友無數，條件也不錯，於金錢方面都會無條件供給，讓他無慮。據知，與女友皆有性關係，並且墮胎多次，然女友並未學佛，有一天其女友告訴我，睡覺時夢見小孩在腳邊拉他，且舍弟也夢見此境，請問此事該如何了結？

師答：人的生活環境條件處處好時，就容易形成養尊處優，於是懈怠放逸，自己最易受到傷害。「心想事成」這句話從香港流傳來，在一無所缺，交際廣泛，很多要講究的，大家都認為玩玩無所謂，今天的社會如此，固有的倫理道德淡薄。做父母的家裡不能讓他無所缺乏，不可太遷就他，必要時給予困難、難堪，以幫助他培養獨立的能力。若一個人為生活所需，得來不易時，根本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，通常獨生子、老么都比較任性，養成好逸惡勞。至於說到他女朋友所夢到事，牽涉到被打胎前，已形成的生命體，因再度成為中陰身，不甘願而來。若兩人所夢見的相同，就麻煩了，要打發他，家人、旁邊的人都幫不上忙，需要當事者兩人一起去面對，建議去參加誦經、禮懺、消災，給予功德迴向，若不趕快解決將會引來更多困擾。

客問：請問中陰身是否會傷人？

師答：中陰身的壽命最短，最快為六小時，最長不超過四十九天即轉世投胎。通常鬼類才會造成傷害，而中陰身只是會戲弄。

客問：有人有時會突然變成另外一個人的樣子，連同聲音、舉止、動作都變化了，這是為什麼？

師答：這是所謂的中陰身在作怪，這一類的人，如果以世俗的說法即陰氣太重，陽剛之氣不夠，氣血比較差，比較微弱，容易頭暈，自我意識比較淡的時候，中陰身最喜歡這種機會作怪。即使本身是出家人，也要看是不是有修養，否則和普通人一樣。學佛者乃講求清淨，金剛經云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」因為人難免會迷信，所以才要學佛，有了正信，明了其為中陰身在作怪，就不會為其所惑。

客問：靈體是否隨著吃東西和身口意造作而有所改變？往生時是不是靈體往生？

師答：佛法不談靈體。人活著時是色身（非清淨身），死之後則叫中陰身。因

此，人在沒死之前不叫中陰身而是色身，如果一定要說，則稱識神為第八識，其中有業有道，是人活著時所依賴的。人吃，不是第八識吃，是色身吃，第八識會因身口意的造作而有所改變。

客問：已過世的親人，能否知其狀況？轉世？投胎？或遊魂？

師答：人死後，最快六小時，最慢四十九天一定要投胎轉世。如果能瞭解過世親人的狀況，佛法中就沒有無明這兩字。千萬別去探討，人死後往那裡去？中陰身是依於其業力而投胎轉世到那一道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又有誰知道？學佛應該是如何讓無明而明了。

客問：中陰身有沒有特定的形相？

師答：中陰身沒有特定的形相，不過倒蠻像無線電波一樣。在雜阿含經裡面有說到業識裡，惡業較重的中陰身，往往比較急躁匆忙，也就是電波比較快。業比較輕的，比如較為善良、厚道的，往往電波速度比較慢。所以，在他轉世投胎到任何一道時，太急躁的，是碰機緣，碰到什麼，接觸到什麼，就很快的投胎到另外一道去。業比較輕的，投胎速度比較慢，他還有選擇的機會；因在他的業識裡，其輕、重之比重並沒有前後的差異，而是外緣引發它的不同，這都是經典裡面有記載的。

客問：鬼是否存在？

師答：肯定有鬼存在，也要知道還有中陰身，它與鬼相近似。佛法講人死了以後，在未投胎轉世之前，叫中陰身，緣境到時就會去轉世，轉世後中陰身就消失，變為另一個體存在。而鬼是另一類別的眾生，他不會因為有機會就可以投胎轉世，在鬼的環境中，有他要承受的苦報，等到苦報承受完了，才有機會轉到另外一種類別。這種情形就像人犯了法，被關在監獄裡，等到徒刑滿了，才可以恢復原來的自由一樣。關在監獄的稱為囚犯，以文字來看，是人，但加了一個框框，可見不是自由的人，所以說以人為標準，可以分別六道眾生。畜生可以看到是飛禽走獸，而鬼我們沒有辦法舉出一個實體；所以，以精神層面看而去發現它的問題。

客問：人死後的中陰身，是否以四十九天為限？

師答：談到中陰身，不只是人有，飛禽走獸等生命都有，也可以說，凡有情眾生都有。所謂中陰身，乃是有情眾生，當生的這個生命結束——死了，還沒有投胎之前，這中間的生命活動現象叫做中陰身，最快（指投胎）六個小時，最

慢四十九天。為什麼要談最快呢？因為人有一種習氣，當死了以後，「我意識」（一般所謂之識神）要脫離自己的身體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脫離的；這種情況好比一個人，買了一棟房子，住了幾十年，後來買了另一棟更好的，搬了家，對原先的「家」還是會常常想念，這就稱為習氣。人跟臭皮囊打交道那麼久，自然最愛戀的就是自己的臭皮囊，每個人都有這種習氣存在。因此，要使自我跟臭皮囊能夠真正的脫離，最快要六個小時，如果慢，那就要等到轉世；而轉世的時間，最快要六小時，最慢是四十九天。

客問：師父曾說過中陰身和鬼類在下午和晚上更多，又以電波形容，如果我們接觸到了怎麼辦？

師答：我說他們像電波，是指中陰身和鬼類就像電波那麼多。收音機不論擺在什麼地方都收得到各式各樣的訊號，也就是說電波充斥在所有的空間，可是我們卻感覺不到；中陰身和鬼是看不見、碰不到、抓不住、摸不著，就好像電波一樣，到處都充斥著。如果是無線電波，我們可以用試波器去顯現，可是中陰身和鬼，怎麼去測知？在很多歐美地區的科學家，想盡辦法去探測，好比一個房間有鬼，他們也感覺到有此現象，便在地上灑石灰，第二天在地上看到有輕微的腳印，可是透過照相機及各種儀器卻沒辦法發現。

中陰身也好，鬼也好，人也好，都是眾生。只是中陰身並不屬於六道眾生（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鬼、地獄），他是六道眾生死了以後要投胎之前，中間的這個東西叫做中陰身。所以中陰身不是只有人才有，凡六道眾生死了之後在未轉世之前，這個中間都叫中陰身。所以我們去幫助中陰身，等於說法，亦即告訴他一些道理，期望他不要迷惑；鬼類也是如此，其實我們人類聽道理何嘗不是如此。如果不修行、不辨道，不僅中陰身、鬼，六道眾生都一樣，就是隨業而轉世——隨你原來所造作的業去投胎。可是為什麼我們在這中間還要去說法？還要用方法去度他們呢？平常講道理，我們會聽，會去思考，鬼如果跟人一樣就好辦事了，正因為他們不跟人一樣，所以就要用很多的方法去幫助他。比如：一個聾啞的人，一定要用手語方能與人溝通，一個不懂手語的正常人，就不知他在幹什麼。而結手印、持咒等，就是與中陰身溝通的方法之一，可以教導開示他們，就像我們跟聾啞的人打手語一樣，跟他溝通，告訴他一些什麼，所以你們不要把超度當成是很神奇、玄妙的事。

客問：我有個朋友，家裡經常可以看到一些中陰身，這種情形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這種情形最好的辦法是找出家人做點功德，以功德的方式把他們請走。所謂功德，就是作些經懺，把那些經懺的道理，用唱念的方式講給他們聽，他

們懂得道理後，自然會把問題化解掉。人也一樣，事情講清楚了就沒有問題，因為沒講清楚才有問題，其他眾生也是如此。

客問：中陰身有幾識？

師答：我先提個難題，有人問我蚯蚓從中間斬成兩段，還可以生存下去，那第八識是在那一頭？如果說是在頭部那一段，為何尾巴這一段還會動？此中道理很簡單，八識裡面是各式各樣的業，都是自我意識，也是自己過去造作完成的。它不是一個東西，如果說只有一個東西的話，我們的生命為何坎坷、變化多端？有時有錢，有時負債；有時運氣好，有時運氣不好？

八識是由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所組成。阿賴耶識本身可大可小，說它容納無邊、無量也可以，說它只有那麼一點點也可以；說它最後完全清淨，什麼都沒有了也可以。

如果將蚯蚓切成兩段，問八識在那一頭是說不通的。經過許多人做試驗，切成兩段的蚯蚓，一段是頭，一段是尾巴，開頭都會動，那是機能的習性反應，經過一段時間，還是會死掉。就好像壁虎的尾巴，剛弄斷也會動一樣，是否第八識跑過去了？自然不是。中陰身的八識內涵是什麼？中陰身本身所帶的是業，也可以說第八識像個口袋，而中陰身是扛著口袋在那裡跑。

客問：何謂中陰身救度法？

師答：這是屬於密宗瑜伽派的一種法，但並不能引度對方到極樂世界或引度他成就什麼，只能在對方還未投胎之前，給他講開示，引導他往生人道，而得學佛乃至成就的機會。

要和中陰身溝通須具備條件，以禪定工夫而言，要能入於九次第定——沒有自我了；以菩薩位而言，至少要到六、七地，才可能辦得到，這並不是持個咒、搖搖鈴，它就來了。要知道佛法不僅講能知的，還要能行的，否則講了也沒用。如果我說的你沒辦法去知道，也無法去作，而跟你說了，這在戒律中也叫妄語。

客問：我雖不太相信世上有鬼，但在山上到了晚上就會害怕，應如何調理恐懼的心理？

師答：心經有云：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」，之所以會恐懼是因顛倒夢想，顛倒不是不正常，乃無明下的現象；由此可發現；它關係到意念的存在。比如怕鬼，只因為從小在見聞中所得的，皆是令人怖畏的印象。佛法中，過去已種下的種子，會在某時、空中顯現出來，要如何克服？就須明了。據我瞭解——天底下應該只有鬼怕人，沒有人怕鬼的；

人會怕鬼是因為你不瞭解他，亦即見聞所知並不等於真正明了。

客問：人不懂鬼神，鬼神的存在如何解釋？

師答：在佛法上以二方面來談，一是物質世界，一是精神世界。以物質世界言，肯定有鬼，那是物質世界存在的現象，就好像坐船在海上活動，你並不知道海裡有些什麼？可是大概可以猜想可能有些什麼，以知識經驗來說，是不是所有海裡的動植物都知道呢？一定很多不知道的。比如現在有一種魚，形狀很不好，叫它鬼頭魚，鬼的頭是不是就是那個樣子呢？不是，至少我們可以說鬼是令人恐懼的，令人恐懼的就用「鬼」字來形容。

以精神世界來說，凡是一切見不得人的行為就叫鬼鬼祟祟，或者說你心中有鬼才會怎樣怎樣。因此，物質世界肯定有鬼，而精神世界是可以改變的。以人為標準，都是人，為什麼會說：看你連畜生都不如。那是他的行為像畜生一樣，甚至還不如；假如是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，偷偷摸摸的，或偷東西等就說鬼頭鬼腦。可見在人的世界裡有各式各樣的人，有人生下來命就很好，就說這人福報大得像天道的人，這都屬於精神世界。依於精神世界，我們可以分析、體認，可以推及到物質世界的存在現象。例如：如何知道空中有細菌？手洗得乾乾淨淨，朝空中抓一把，手中有細菌嗎？肉眼看是什麼都沒有，但如用顯微鏡等儀器檢驗就有，這就是精神跟物質世界可以相互發現的。

佛法是講道理方法的，經由人可以理解的精神層面，去瞭解物質世界，或者藉由物質世界可以反映精神世界。例如，花有不同的顏色、形態、氣味，這是物質世界，現在發展到人喜歡不同的顏色，就代表不同的個性，這是物質世界推及到精神世界。佛法是用這種方式去建立的，而不是用迷信。

客問：鬼類會不會如坊間傳說般對人作怪？

師答：鬼道是六道之一，但一般人往往將鬼類、地獄道混為一談，其實是兩個世界。於人而言，鬼類在型態上，是那些在幽暗面做些見不得人的，其業的成分仍有善的一面；若其業連待在鬼道也不夠格，則入地獄，是極苦的感報。鬼道眾生隨時可能突破鬼道而成為人，阿鼻地獄眾生因業太重，沒有機會脫離而轉投它道；因為是依其善業、惡業的成分，肯定出生的地方，所謂業報的世界是以六道世界而言。世界即一範圍，人有人的世界，鬼有鬼的世界，地獄有地獄的世界.....。一般人常將中陰身、鬼類、地獄混為一談皆當成鬼類；其實，以其業的成分而言，差別很大。人也有業，為什麼能成為人？乃於臨命終時，依其善業、惡業比例最大的，或依外緣——緣生的力量所相應的業而定。比如原本雖惡多於善，但因善緣力量大，也易相應於善。五趣六道中只有人才

有機會突破六道而得解脫。其餘的，即使是天道，也沒有直接的機會成佛、成菩薩，只有當他回到人身時，才有機會，所以說佛法是對人說的。

有人說：「鬼也不錯，有神通。」但只有處於他們世界才有神通，一旦投胎脫離鬼道，神通也消失了。中陰身亦然，他們只有六小時至四十九天的生命，也只有在此身分時才有神通。中陰身是無依附身，不可能有機會聽聞佛法，修行辦道，必須轉世能成為人時，才有機會見道，脫離六道。

為什麼鬼類中以餓鬼最多？因其貪欲重。所謂餓，是指他們於財色名食睡——五欲皆強烈渴求，又得不到，並不只是肚子餓。至於鬼附人身的說法，其實不是附身，乃是利用你於欲望滿足時，得到滿足的概念，不是實際現象上的滿足。所以說他的神通並不能幫助人，只能幫助自己滿足於五欲的習氣。至於神，天道有天神，鬼道有鬼神，天神大部分會維護大眾的利益有其職掌，因他過去世在這方面作得最多，到天道後仍有習氣存在；所以說習氣可以養成，也可以改變，這是業。業可以作，也可不作；作就成為業，不作就不會成為業。

乩童、神棍專門以一些不可知的方式對待人，他降壇說「三太子來了」「XX王爺來了」，可真如此？像會口技的人可以模仿各種聲音，說火車來了……可真來了？但人往往迷惑於這些，不瞭解就信它，就叫迷信，但不瞭解的可慢慢去瞭解，否則就是在無明中任人擺佈。佛法強調要覺悟，就必須要有智慧，也就必須學習佛陀的道理、方法，才是正當的道路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「因果輪迴」是不是宗教家用來嚇唬人的？

師答：談因果，就關係到講的人對因果是否真正的瞭解；因為，因果問題不只是一因一果而已。比如：「人吃羊，人死為羊。」難道說，人吃羊，死後一定會變成羊嗎？這是說明，人現在所吃的羊（肉），牠曾經可能是個人，現在受業報，變為羊，現在我是個人，我吃牠的肉，牠業報受盡也可能再投胎為人呢！這是一種警惕作用，並不是說，人吃了羊（肉），死後就會變成羊。

又如：過去我作了什麼，現在我就得什麼，請問：過去是以什麼作標準？如果，把過去當作前生的話，那麼，每個現在都會成為過去，所以，過去是沒有定位的。佛法講的無始，是沒有一定的定位，如果說現在我受苦，是前生我作惡，這叫有始，難道你前生就沒有再前生了嗎？難道你這一生都一直在受苦嗎？為什麼有人受苦後會好轉，好轉後又會變壞呢？因為，過去不單只是一個過去，還有無始的過去是無法計算的。

像現在我書讀得很好，難道是因為我前生很聰明嗎？這還要看你今生所下的工夫，家庭的環境、父母的教育影響所及，甚至你的師長、朋友都有密切的關係，並不只是前一生的因素而已。所以，佛法談前世，世是指時間，時間包括了每

一分、每一秒，每一時間都會成為過去，未來的也會成為現在。

佛法說：你曾經作的，現在會受；現在作的，未來會受，這只是一因一果的基本理念，還要考慮到一因多果，多因一果，多因多果，以及業的果報現象：有定業、共業、共不共業等問題。

客問：如果人殺了雞，若來生淪為雞類，牠還會吃一些蟲類，如此，豈非惡性循環下去？

師答：成為畜生道的眾生，本來就是隨業再造業的感報，雖然牠們也有機會顯現佛性。但佛法是對人說的，不是對畜生等眾生說，因為非人之類，沒有修行辦道的智慧之能。

客問：人殺羊，死後不見得為羊，假如人轉為羊，是否前世殺羊，此世才為羊？

師答：人殺羊，死後不一定為羊，如果投胎為羊，也不一定是前世殺了羊。人是依業力而轉，業的種子相應於緣力才能顯現，同樣，道的種子也要相應於緣力才能顯道。如淨土宗的念佛所完成的菩提種子，要能相應於西方極樂世界的彌陀大願，才能往生西方。有人認為往生西方不一定要念阿彌陀佛，念其他的聖號也可。其實不然，因為西方的緣與自己的菩提種子一定要相應，若不相應，即不可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有些人把佛法看得太隨便了，甚至認為淨土法門很簡單，只要念幾聲阿彌陀佛即可往生極樂世界，今人移民還要有足夠的經費，具備許多的條件，才能成為彼國之國民，何況是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出離苦空無常的娑婆世界！譬如我們到廚房吃飯，必須鍋裡有飯，有菜，這些飯菜從那裡來？怎能煮成飯菜？所以，很多事情不能以一種概念就認定什麼。因果乃是造什麼因得什麼果，所涉及的理論非常多，如果想多知道一些，最好是多看、多聽、多問、多作接觸。

客問：當生命受威脅或在某種情況下被迫殺生，請問會不會受果報？

師答：經典上記載，有位佛弟子問佛陀：「我曾奉國王的命令從軍殺敵，殺了不少的敵人，但都不是我自願的，這要不要受果報呢？」佛陀回答說：「要受，可是這種報的現象不是個人的報，是屬於共報，就是共同受報。」該弟子又問：「那什麼時候會顯現這種共報呢？」佛陀舉例說：「就如同一個家庭或區域，遭遇火災或水災，一起遭受到的感報現象，不管是不是自願，都要受報。」由此可見，沒有殺而不受報的說法。雖然不是出於自願的殺人，好像軍人為了保衛國家上戰場殺敵，因為一個國家於人民有恩德，沒有國家、國土，人民無法生存；所以身為國民要維護它，這是應盡的責任，也是義務。可是，從事軍人

的工作而殺人，仍要負因果責任。

在此順便提醒大家，在未學佛之前，所做過的什麼行為不必感到恐懼，因為過去所做，你並不知道那不如法。已經學佛了，若為環境所逼，不能不做的話，那果報一定要受，但在做時要起慚愧心！為什麼呢？就是表示自己業障太重，學佛了，還有這麼多身不由己的事要做，自己感到慚愧。如果能起慚愧心，於感報而言會減輕，因為你在造作時並沒有瞋恨心，懷瞋恨心行為所得的果報，與懷慚愧心行為所得的果報，是顯然有差別的，這在經典上有記載。

客問：人死之後，是依念力、還是業力而往生的？投胎是不是依自己的業或習氣？

師答：投胎時所起的那一剎那的念最要緊，當業力發出來是什麼，他就往生什麼，所以往生不一定西方極樂世界，而是依業力轉世投胎。比如有人想到夫妻感情特別好，這一輩子過得很舒服，而起再為夫妻的念。又如果這一生感覺自己做的還不夠，沒有太多把握成就道業，來生希望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，能很快完成自己的道業，所以臨終那一剎那所起的最強烈，往往相應往投的機會就大。

例如你是念佛求往生極樂世界，平常就要下工夫修養有關往生西方的道理與方法，活著時都以彌陀淨土為你的修養方法，且在臨命終時能維護正念，當然就憑修養的力量往生極樂世界，這就是修養的道力。但這只是指往生彌陀世界或其它淨土世界，並不是「成就」世界，成就世界是靠修養，肯定他的價值，完成他的結果，如聲聞、菩薩、佛陀。所以，往生並不一定是往極樂世界，比如地獄、畜生、鬼道、天道、人道，都是憑業力往生的。

人最難把握的是在臨命終時的那一剎那，因那時最亂，最作不了主。我們看看，臨死前，環視身邊的人，這個哭號，那個難過，自己再聯想，有愛有恨，便造成放不下、捨不了，種種問題太多了。可見平常的修養，從身口意下手，重點即在使自己能夠作得了主。

客問：是否螞蟻跟人一樣具有佛性，只是人的佛性較易顯現，牠們比較不易顯現？有位老法師曾說過人如果轉到畜生道，將會多分級數，如果變成更低的動物如蒼蠅等，則分的更多更低，有情眾生投胎到畜生道時，那個自我是否就這樣打散，再轉為昆蟲或牛馬等畜牲？

師答：眾生都是依業投胎，非是打散自我後再去投胎。比如人變成豬、牛或羊，其肯定的因果絕不是一隻豬、一頭牛或羊所能表現出來的。如果欠債太多，無力償還，死後可能投胎為牛、豬、羊等動物，即是將己之身體當成還債的媒體，

任人割售。其實，人於投胎時的業因是一個，不能打散任何一個依業組成的我，佛法中也絕無此理。譬如蚊子、蒼蠅的壽命只有七、八天，但牠們所遭受的果報，可能與七十天、八十天或七十年、八十年的苦是相同的業報現象，以生死而言，是一次分段的生死過程。又例如：人從出生到死為止、或是狗從出生到死、或是今生為人、下一生為狗、再一生又為人，這一段段的生死過程叫做分段生死。人在分段生死的過程中，各式各樣的因因果果都會於緣熟之時發出感報，所以受報是依業的種因而受報，生死是依於業的力量而轉世投胎。

因此，業與生命，業與因果，不能混淆，即因果報應與分段生死是兩回事。因為，一個人於一生當中要承受太多的業報，無始以來，曾經造作的太多了。舉凡業感，如受報為人，就在人道中承受不同的因果，如果投胎為畜牲，不管是貓或是狗，便得承受貓或狗的因果感報；同時，要瞭解，畜生之報，貓不一定抓老鼠，狗也不一定吃屎，因為所受感報現象不是生活現象。有許多人對待寵物簡直比人還好，這是一種業感的行為，關係到彼此有著因果牽連難捨的因緣。其實，人與寵物之間是一些債務問題，所以不能太過於寵愛，那會牽業難了。如果，太過於寵愛動物，很可能自己臨命終時，因為寵物而使自己的情識生起貪戀，而與彼畜生投向同類道。

客問：修十善業，來生將會投往天道，有何方法仍然可以留在人道？

師答：舉凡所作的一切功德，悉皆能捨，亦即作普回向，於本身而言，無有絲毫執著。回向即是捨，而捨的最後即是利益，普回向即是「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，法界有情眾，皆共成佛道。」

客問：如果來世想當醫生，應該如何修行？

師答：首要條件先要保住人身，皈依三寶又能受持五戒，即可不失人身。如果，現在已種下醫生的種子，而且又能完成來生為人的條件；那麼來生為人時，有任何關係到醫生種子的外緣時，就會引發自己去學醫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依人道而言，如何才能出離六道、超出三界？

師答：學佛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能夠出離六道、超出三界，如果以人的範圍，要出離六道、超出三界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因為功德做得太多，可能往生天道；以一個正常人而言，生活過得平穩踏實，下輩子為人的機會很大，如果不去做一些惡行的話，就不致於淪入下三塗。如何去突破人的範圍？要有許多的道理、方法，因為，在人的世界裡，比較容易偏重於功德，在修養方面下的工夫並不大。經典上常提到：布施、供養只是一種功德，將來所享受的是福報，

只有修行辦道才能了生脫死。真正要脫離六道、超出三界，就必須把握人生，修學佛法，於生要能明了、於死才得解脫；這解脫是從人的種種因因果果上求解脫，才能談得上究竟解脫。如果，不從人的種種因因果果上求解脫，而只求死的解決，那叫「了脫生死」，而不是「了生脫死」。

「了脫生死」跟「了生脫死」是截然不同的，「了脫生死」只是一個生命的結束，而「了生脫死」則是於活著的時候，已不會隨著業的緣境而轉，隨業造業，而是雖隨業，但在業裡還能顯現道，具有隨緣不變的修養。於整個中陰身的生命過程中，都能處在覺悟的狀況之下，當然對未來的「生」就能掌握，這是於生能了，於死獲解脫。在學佛這條路上，一定要找出個究竟的道理、方法來，當然這還要看個人的根基、興趣，以及配合他的環境和條件，學佛是一輩子的事，必須能夠找出自己喜歡什麼，而且適合什麼才好。熏習佛法，可以慢慢去發現、去把握，然後盡形壽投入，一門深入，自然就能出離生死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成佛是在人道，但眾生要如何度盡呢？

師答：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，釋迦牟尼佛都做不到，何故呢？如果世界上的人能夠度盡的話，釋迦牟尼佛早就度完了，輪不到我們。為什麼說度不盡呢？好比信佛教（姑且不談其他宗教），甚至所有的人都出家了，出家並不見得人人都能成佛、成菩薩，為什麼呢？處在這娑婆世界，面對所謂五欲、八風的問題，如果自己不能慢慢修養而清淨的話，就不可能成道，即使佛陀也度不了你。所以，釋迦牟尼佛說：佛度眾生，並不是真正去度眾生，而是提出許多道理、方法告訴眾生，如何去面對這個世界的人與事，加以比較、選擇；如果，自作孽的話，佛也沒有辦法。可見，能不能得度還是在自己，而佛度有緣人，是什麼人呢？即是能覺悟的人，誰覺悟呢？自己，千萬不能說，我跟佛沒有緣，我就不能覺悟，因為，眾生皆有佛性。如果知道眾生皆有佛性，但是自己不去發揮，當然佛也度不了你；如果，我們能把這覺悟的本能完全發揮出來，那麼人人都能得度。

至於如何度盡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釋迦牟尼佛從來不提的話，我們就不要從聽聞所得來的，跟自己過不去。四弘誓願裡說：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絕不是說，眾生無邊要度盡。

客問：菩薩要如何知道寄報受盡了？

師答：菩薩寄報是寄當生父母之報，如生、養、育，這都是業因業果，基於菩薩乘願再來之前，諸業已盡，為了再來這世界接引眾生，仍須顯眾生相，如果不顯眾生相，那他所顯的是屬於化身菩薩，就不能說是乘願再來了。

乘願再來是指無論是佛或菩薩一定要顯眾生相，如釋迦牟尼佛，也要經過父母，他也有寄報，因此，佛陀成道之後，首先到天道度他母親，就是回報母親的生育之恩。而後，佛陀到處遊化，講經說法，父親生病了，同樣回去照顧父親的湯藥，到最後父親過世了，他把所有的功德，都回向給他的父親，這都是一種回報的方式。因此，以寄報來講，他不會隨業而轉；但凡夫眾生受果報的話，往往是隨報而再造。

客問：六道中有餓鬼道，是不是相對的有神？

師答：神有天神與鬼神之分，天道中天神佔的比例很大；但也有不是神的，例如只是貪圖福報，而無丁點菩提種子；若是天神，必都是佛教的護法。鬼神則是隸屬鬼道，鬼也有善惡之分，並非全都是惡的，可是鬼道卻全是餓鬼，因為要吃沒得吃，有吃又吃不下（如咽喉細如針，或食物變成炭火），所以說鬼道眾生很苦。下三道的畜生即是傍生類，也就是依傍人類而生，如飛禽走獸等。鬼道眾生雖有善惡之分，但同樣都要受重報；地獄眾生則依於不同的地獄，而承受各種不同的因果感報，鬼道與地獄道的眾生都同屬於鬼類，只是鬼道的眾生，不像地獄道的眾生要承受各種不同的果報，故屬另外一道。何以鬼道中有惡鬼、還有善鬼呢？此即因為臨命終時緣力之故，譬如某人於臨終時見到他所憎惡的人，引發其憤怒、反感、恨意，因為這種外緣，以致被牽引到鬼道。依其業，本應往生人道，緣牽之故，引其入了鬼道，因而成為善鬼；其他隨業力墮入鬼道的，大部分都是惡類。

客問：佛教是否強調佛而否定神？

師答：沒有這種說法，佛教不只說神說鬼，還談天龍八部及人、非人等，幾乎是包羅萬象。佛陀從來不否定這些，但不否定，並不表示他就接受。佛陀從來不否定其他教派，或是任何的人物；他只是介紹自己所證得的，把自己的道理、方法介紹給別人，如佛度婆羅門外道，從不否定對方，肯定自己，在經典中幾乎都是如此的。

客問：以輪迴而言，為什麼我們投胎總出不了地球，而別的眾生卻能投到這裡來？

師答：這種循環現象是以世界而言，但不只講地球，否則未免把佛法看得太小。佛法是說這世間的輪迴現象，以眾生（包括人）而言，每一個體死後有五種趣向，六類眾生當中的阿修羅，在五趣中皆有。比如父學醫，母從教，其兒女從事醫或教的機會也較大，因為父母影響力大，輪迴之現象亦然，依你時、空中

影響力最大的，往趣那個方向也就最快。

客問：阿修羅以功德而說，為什麼最醜、最惡劣？

師答：通常阿修羅的成分，所表現的非常醜惡，不是樣子醜惡，而是瞋恨之心不同於蛇蠍，蛇蠍要直接咬人使人受苦，而阿修羅的瞋恨之心，可以讓人見聞就會害怕，會令人受不了而造成恐怖，所以說阿修羅是最惡劣、最醜惡的，不在於他的樣子，而在於他的表現。修行講究要戒而不犯，要定而不亂，還要修智慧，為什麼？因為人總離不開貪瞋癡，而瞋得過度，成阿修羅的機會越大。

客問：這世上可有外星人？

師答：佛法談：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。人所處的世界有，其他的世界也會有，反之亦然，但因緣所生的法相不同。至少依人類而言，有些蒙古症、連體嬰.....等不同於正常的，往往根基淺，業障重，能學佛的機會不多，當然不易達覺悟之目的。佛法是以人為對象，究竟指什麼樣的人？至少釋迦牟尼佛仍以我們這類的人為中心點。

客問：經典上說造什麼因得什麼果，而形成靈魂輪迴，如果五千多年前人口假定只有一億的話，而目前人口有四十多億，那麼這些人口是從那裡來的呢？

師答：佛法談的是因果，不談靈魂，佛法說人，都有一個「我」，至於人是怎麼形成的呢？是業——業是任何的行為所完成的結果，行為是因，所完成的就是果，這樣加起來就是業。

人就是由許多因因果果加起來的業所完成的，不一定只有人才會輪迴，六道眾生都會輪迴，輪迴是依業而輪迴，業有善有惡，善業是享福，惡業是受苦。眾生都有一個「我」，人有人的「我」，畜生有畜生的「我」，其他眾生也都有各自不同的「我」，因為有「我」造作成業才會輪迴。

至於輪迴一事，人死後不一定再轉生為人，狗死後也不一定再成為狗。佛法的六道輪迴有五種不同的眾生——天、人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，阿修羅是五道眾生都有的。以人而言，是苦、樂兼具的眾生，而下三塗的眾生，則只有苦沒有樂；因為業有善有惡，感報所得的結果就有苦有樂。

以前，人沒有那麼多，現在，人反而越來越多，原因何在呢？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種現象，目前有很多的野生動物包括飛禽、走獸，為什麼愈來愈少，甚至絕跡？而這些動物究竟往那裡去？牠們原來都是業障很重的動物，因為已經承受了很多的苦，表示業已經消除了很多，輪迴到人道來，而這些人並不是過去就在人道，因為娑婆世界有六道，五種不同的眾生在互相輪轉。所以，我們對

業的差別、因果的認識，要有所瞭解。前世是人，來世不一定轉生再為人，輪迴是依於業的成分，確定其個體投胎的道路。

客問：請問一般家庭的庭院能不能種榕樹？

師答：一般家庭為什麼不適合種榕樹？是因為榕樹的樹根又粗又長，地下的樹根可達兩、三公頃面積之廣，而一般家庭建築的地基有限，樹根生長易將地基毀損。

其次是榕樹長得比較茂密，往往中陰身、鬼類眾生最喜歡依附在茂密、靠近煙火的樹木上，而鬼類中餓鬼居多，雖然他們不能吃，可是聞到煙火味，就可以滿足食欲的習氣。

所以，一般家庭不太適合種榕樹，一是因為樹根的破壞力大，另一方面是避免得罪依附於樹上的中陰身而引起麻煩。比方一旦樹木長得太濃密，擋住了陽光，便將樹枝砍掉或大事修剪，這就等於把它們的房子拆了，中陰身自然就不歡喜了。

客問：法會普度過的東西，適不適合人吃？

師答：有人說普度的東西比較容易壞，大概都是鬼吃過的，事實上東西並沒有減少，那為什麼普度的東西容易壞呢？通常普度的食物，都擺在空敞的地方，空氣最流通，尤其是七月的普度，正逢夏季最熱之時，食物擺在那裡，又是太陽曬，又是風吹，細菌又多，食物擺在那裡，自然容易變味了，其實並不是鬼吃過了。

依鬼道的眾生言，大部分是餓鬼最多，通常餓鬼之咽喉，就像針孔一樣，雖然看到食物，能聞一聞就很不錯了，想吃，是吃不下的，這是一個問題。再者鬼類所謂吃，只是一種習氣，並不是真正吃什麼。如同有人說供佛的東西，吃了會平安，其實泥塑木雕的佛，怎會吃東西？供佛只是一份心意，通常在經典上談到，供佛是用香花水果；即使供再多吃的東西，最後還不是人吃？至於為什麼供佛要供香花水果？如果在一個環境裡，點上一些好香，插一些花，在氣氛上就感覺很舒暢。像千佛山的寺院，殿前都少不了有個水池，許多人感覺很奇怪，其實水是調節空氣最好的自然物質。

為什麼平常我們不贊成拜神用什麼三牲、酒的？你們想想看，這跟人吃的不是一樣嗎？其實過去農業社會初一、十五或初二、十六要拜拜，還不是為了自己要吃，找個理由吃才能心安理得。以前生活比較艱苦，如果平常都吃那麼好，人家可能會說，你看他們多不節省，一天到晚都是吃魚吃肉的；以現在來說，很多小孩看到魚肉都不喜歡，甚至討厭吃，因為吃膩了。所以，時代環境背景

的不同，影響了我們人對食物的選擇。

客問：靈感與感應可有差別？佛教講通靈嗎？又何謂五神通？

師答：佛法不強調神通、感應，它講的是道理、方法，告訴你怎樣心平氣和、提起正念、發揮智慧。只是在神通、感應上打轉，沒有它你也就作不了主了，佛陀從不贊成這些，但也不反對，畢竟世間有各式各樣的人與事，只能說佛陀並不鼓勵人們追求這些。

佛教也不講通靈，所謂的五神通並不是通靈。神通中所言的「天足通」，依於聲聞及菩薩則有不同的詮釋，如以聲聞乘的境界則可以空中飛行；如以菩薩的境界則表示具足了天道的福德因緣。天眼通一般而言有法眼、慧眼及佛眼。他心通乃是智慧到達了某種境界，別人不須講出什麼就知道了，或是剛講一些什麼即馬上知道，此是智慧圓融的境地。中國佛教講究菩薩乘；而南傳佛教則屬聲聞乘，如：泰國、緬甸等地。

客問：修行者有沒有神通的存在？

師答：一個有神通的人，絕不會告訴你他有神通。如此，你就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去看，就知道經常說自己有神通的人，他的問題很大。因為佛法中說，如果我講出來而你不能相信的，對你而言就是妄語，學佛的人不可以妄語。即使他有神通，就要做給別人看，如果不做給別人看就是妄語。但是，神通表現出來，做給別人看就是迷惑眾生，因為所講的不是道理。例如自稱有天眼通，看到在某個地方如何如何；但是，看到了又怎麼樣？於生死無關，與道根本不相應，所以還是妄語。因此，凡是有修養的修行者，一旦表現了神通，第二天你就看不見他了，他不是離開了這個地方，就是捨報了；可見神通不是隨便展現的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我有一位朋友，他有一房子要賣，賣了很久，一直賣不出去，最近請示一通靈人，對方說此屋有五員天兵看守不讓他賣，不知師父您的看法如何？

師答：他只有天兵還比較好辦，如果有天將還真麻煩！所以我常說：什麼看風水、通靈，看風水地理的，不可信，我並不是否定他們，我只是強調一個問題，如果他真那麼能幹，為什麼他還靠這些過日子？真正通靈的話，簽六合彩早就發財了，是不是如此？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問題？這不是開玩笑，既然是通靈，六合彩最高獎是兩億，他每次都可得兩億，通靈嘛，所以我們不要用這種方式去面對問題。房子賣不出去，一定要瞭解，現在連建築公司、房屋仲介公司生意都一落千丈（八十三年十二月），現在空屋現象——不管是住的、辦公的到

處都是，這跟什麼天兵鬼神沒有關係，問題是現在房子根本就賣不好。我講一句半開玩笑的話，現在好賣的是廟。假使我不幹了，馬上就有人可以來，而房屋生意可說是落到谷底的谷底；尤其最近政府宣佈，要廣泛地蓋國民住宅——一坪六萬，而且在某個價位的還可以貸款多少，現在大家都在觀望，想買房子的人也在等，所以很多的房子，的確很不好賣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什麼是幽冥戒？動物死了可不可以受幽冥戒？

師答：幽冥戒如果以世俗人的看法，即是為陰間的人授戒。佛法上不這麼說，佛法說幽冥世界，是依於人類肉眼所不能看得見的世界而說的，人能看得見的世界是屬於光亮的。陰的世界、陽的世界是世俗人的說法；佛法說幽冥是指人所看不見、聽不見的世界。

通常授予幽冥戒的眾生有兩類——一是中陰身，不論任何有情眾生，人或動物，如飛禽走獸、蚊蟻昆蟲等，死了以後，在沒有投胎之前這段時限內稱中陰身；還有一類是鬼道眾生，則是投入鬼道的有情眾生；動物死了，也有投入鬼道的。通常授予幽冥戒是針對這兩類眾生說。所以說，動物死了，還要看是不是屬於這兩類（也可能投往別道）。是這兩類才可受幽冥戒。

幽冥戒的授予是有時間性的，不是隨便授予。大致說來，放燄口時普度普施，或者作大水陸，或者開大戒（包括出家、在家眾的傳戒法會）時，通常在上述這些時間內，以功德作無遮普施，才授予幽冥世界眾生的戒。

【器官捐贈、移植】

客問：請問捐獻器官的作法是否恰當？器官捐贈於割時會不會痛苦？在移植時仍感疼痛，是否會因定力不夠而起瞋恨心？如果生前同意臨終捐贈器官，在移植的剎那起瞋恨心又怎麼辦？

師答：器官捐贈如果以佛教徒來講，是一種願，也是一種布施供養功德。只要自己發起這份願心，願意捐贈的話，不會痛苦的；至於在移植時會痛，那是願力不夠，不是定力不夠。因願往往可以駕馭一切，如果「願」還會被業壓過，就談不上是願了，能發這種願，在臨終時力量應該更堅定、更大，因為臨終是最清楚的時刻，本為救人而捐贈，這時應該會起歡喜心，如有痛感也會無怨無尤，怎可能生瞋恨呢？如做父母的可以為子女做到不以為苦，這何嘗不是一種願，願孩子過得好好地，願他們將來能成大器，願.....這都是願。再者有些兄弟姐妹，其中一位腎臟壞了，另一位把自己好的腎臟分一個給他，應該很值得稱讚；因為一個腎臟還可以好好活下去，腎臟完全壞的話，就活不下去了。因此，熏習佛法之後，應該進一步想想：要修養、要願、要做功德、做什麼？如果自己想到有好的器官，死後捐贈可以嘉惠更多的人，不是很有意義嗎？如果是發自內心的意志力量，還會在乎什麼？學佛是要轉色身為法身，一具臭皮囊實在沒有什麼好執著而去計較的。所以，發了捐贈器官這種願，就一定要做，不做就是妄語，不能發了願就算了，這不是開玩笑，因為沒有人勉強你，只是說有沒有這份慈悲心、愛心。

客問：師父對於人體器官的移植有何看法？

師答：這是行捨，也是布施。昔日佛陀在修行時，為了擔心飢餓的母虎不能撫育自己的虎子，亦曾捨身餵虎，何況是對人呢？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，以其精神而言，這就是無畏施。若講全屍的觀念，佛教也不說火葬了。佛法是究竟圓滿的，如果是相對，都是世間法。人死了，六小時之內不可移動，這是對一般人說的，真正的行者則不然。如果是真心發願遺愛人間——器官移植，則其願力是可以勝過業力的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佛法對安樂死怎麼解說？

師答：其實佛法如果要談安樂死，是要自己有修養，業已經清淨了，隨時都可以捨報，到了這種境界，就可以說是安樂死，可見它的主題是在生死的解脫。

現在流行講安樂死，我不太贊成，因為這還是殺生，死沒有什麼安樂死，不安樂死，現在之所以會叫安樂死，是說讓臨終者死得不那麼痛苦，所以才叫安樂死，其實死沒有痛快與痛苦的差別，死在佛法中肯定講都是苦的。

【地藏菩薩、彌勒菩薩】

客問：地藏菩薩所度的眾生是六道眾生嗎？

師答：只有地獄，他的願是在地獄，是「地獄不空，我不成正覺」故，只不過地獄眾生是來自其他五道，當眾生淪入地獄的時候，就是地藏菩薩救度的對象。

客問：以前曾發過心願要護持地藏菩薩，現在如果沒有繼續護持，會不會有什麼因果？該怎麼做？

師答：如果想供養地藏菩薩，可以心供養，一般家中不宜供奉地藏菩薩。試看寺廟裡地藏菩薩的殿堂內都是幽冥界的眾生，如果個人想供養地藏菩薩或想修持地藏法門都可以，可是千萬不能以此去影響人，尤其家中不宜供奉。至於以前發願布施、供養，現在不做，這談不上因果的問題。布施供養是種功德，做了才有，不做當然沒有，這是以功德來講，跟因果沒有關係。若談因果關係，布施的行為若是惡（比如以愛心名義歛財），則所得的結果就是惡業，那就沒有功德，反而會有惡果，假使所做是善的，就有善果，因果是這麼說的。做不做是一種行為，做了就有行為結果，沒做就沒有行為結果，業是行為造作的結果，不做，沒有行為，就不會有業，所以也不會有因果。

客問：如未皈依三寶，而家中供奉地藏王菩薩，應注意那些事？

師答：以一般學佛者而言，無不祈求家庭能吉祥、平安、如意。眾皆知曉地藏王菩薩是在地獄度眾生，吾人若無發願：希望學習地藏王菩薩的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精神，通常都較少供奉地藏王菩薩。但並非意味不能誦地藏經或是禮拜地藏菩薩。這是在家學佛所應具備的一些知見，至少吾人學佛當知所祈求的是什麼！

客問：地藏經下卷十三品云：「若未來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見地藏菩薩形像，及聞此經，乃至讀誦.....得二十八種利益。」誦後不見得真能得到這二十八種利益？

師答：經典並非原文，譯文與原文或許會有些微出入。所謂利益也是一種鼓勵作用，不要太執著。

客問：娑婆世界，成住壞空，必有毀壞之期，而地藏菩薩護法之身，怎麼不知

道這道理，認為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許那個願，地獄未空，世界是不是已經壞空了？

師答：你把這些混為一談了，這是不能放在一起的，地獄並不代表這個世界，地獄只是在這世界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我們講成住壞空，跟生住異滅，成住壞空是講物質體，生住異滅是講精神的，要這麼去把握，跟地獄沒有關係。

客問：現在有提倡彌勒淨土的，要怎麼修行才能往生彌勒淨土。

師答：我們往往對經典不太瞭解，才會提倡什麼淨土，究竟什麼是淨土？不是說西方極樂世界就是淨土，經典上說：「心淨即國土淨」，只要我們心裡面清淨，那裡都是淨，如果心裡面不清淨的話，你吃東西都會擔心害怕，為什麼？有沒有農藥？有沒有洗乾淨？會不會中毒？問題很多，這並不是說我心淨，就不會在乎這些。

所謂淨土，凡是佛菩薩所住的地方，都是淨土，我們人住的地方是不是淨土？因為佛菩薩充滿三千大千世界，到處都是淨土，問題是淨土的相對是什麼，是穢土？或是骯髒的、不乾淨的地方？那你錯了，是因為有骯髒、有不乾淨，所以我們才提倡淨土，為什麼？希望能乾淨，譬如說：一件衣服本來乾乾淨淨，就是乾淨的衣服對不對，請問你要不要穿它，要穿就會髒，怎麼辦？乾脆不穿衣服行嗎？怎麼辦？最好的辦法，髒了就想辦法把它弄乾淨，繼續穿，如果骯髒、乾淨當成相對方式，就等於我所講的，菩提是乾淨，煩惱是骯髒一樣的錯誤。至於談到彌勒淨土，我告訴各位，你如果真正要修彌勒淨土的話，你只要學佛法就可以成就任何淨土。

釋迦牟尼佛所講的道理方法，除了離開娑婆世界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或者到其他佛的世界；否則的話，所謂的淨土，到處都是淨土，都還沒離於娑婆世界，尤其是以彌勒菩薩來講，彌勒菩薩他是當來下生佛，現在不是佛，他要等到五十六億萬年後，這世界沒有佛，這時候彌勒菩薩才会有龍華三會的機會，他那時成就佛的果位，就等於代釋迦牟尼佛推行這樣的環境，這樣的作法。那麼彌勒淨土究竟在那裡？肯定的告訴你，在娑婆世界的廿八天裡面有一個兜率天，兜率天裡面有個彌勒內院，即是彌勒菩薩所住的地方，那還是在娑婆世界裡面，所以他只是另外有這麼的地方，那個地方我們稱為淨土也可以，說是佛菩薩住的地方也可以。

所以，我剛說佛菩薩住的地方都是淨土，其實佛菩薩充滿大千世界，那裡都是淨土，要用什麼方法？最簡單就是依照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道理方法。我現在提出另外一個問題，有沒有地藏淨土？因為彌勒菩薩在娑婆世界有兜率內院或宮，那是彌勒菩薩住的，地藏菩薩現住的是地獄而不是淨土。我們說人間淨土

還可以，為什麼？因為人可以出離這種骯髒、出離這種不乾淨，也就是可以突破它，譬如說講到「菩薩」，菩薩於苦而能做到不以為苦，那就是心念上的一種認識，不是一種心念上的分別。

客問：彌勒淨土的條件是什麼？

師答：幾乎所有的佛菩薩都有淨土，只有地藏菩薩沒有，因為地藏菩薩願力在地獄中；而其他佛菩薩都有建立起他的願力世界，大部分都是淨土世界。所謂唯心淨土，是在你認為與那位佛菩薩比較容易相應相契；譬如彌勒菩薩的淨土世界，在兜率天彌勒內院的位置，彌勒內院又分往生時發願往生內院，或在娑婆世界即身成就，願來去娑婆世界度眾生的也是到彌勒內院，可是這是指菩薩位，不是眾生位，所以彌勒內院有菩薩位、眾生位之差別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想了解兜率天殊勝的地方，應該如何修行往生？

師答：我告訴各位，到兜率天先要具備的條件，如果以菩薩次第來講，至少要完成三地菩薩，才能去兜率天，如果要進到兜率內院，必須完成六地才進得去，先要考慮條件，再認真的修養，達到了條件，你就用不著擔心怎麼去了。

【淨土法門、念佛】

客問：如何修彌陀淨土？帶業往生和消業往生有什麼不同？

師答：我編一本「彌陀淨土簡易修行法門」，這是本修行的方法，因一般修彌陀淨土，就是念四個字或六個字佛號，這只是在持名，如果只是持名，身口意往往會分家，也就是身口意很難一致。還有一點我們一定要瞭解，所謂淨土法門一定有其道理和方法，絕不會說念一個名字就可以了。

舉個例子，如果去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整天只是在念阿彌陀佛就可以去的話，那未免比拿綠卡還簡單，大家想想看，你想移民，不管移民到那個國家，有多少條件要求，如果這個條件不符合，你也去不了，有很多辦移民的人，三年、五年還不一定能夠拿得到移民證，因此，千萬不要把彌陀淨土的方法看得那麼簡單，認為持名就一定可以往生，好比有人想移民到美國，拿那張綠卡，必須符合他們所提出的條件規定，否則你成天唸「南無布希，南無布希」也沒用（八十一年六月美國總統是布希）。聽起來好像有點開玩笑，但很值得思考，至於說想做「彌陀淨土簡易修行法門」，這不是念，而是每天不一定什麼時間，都要按照本子做一遍就可以，至於三經一論，平常時間都可以去看，順便提醒大家，經不只是念的，我常有一句話說，念經不如看經，看經不如想經，如果能夠把握這個原則，就能得到好處。

此外要知道，修淨土法門可以帶業往生，是發願以前的業帶得走，沒有消業往生的說法。業，消不了，業造成了，就要受報；這也是為什麼自古以來念佛的多，往生者少的緣故。所以修淨土法門也要看自己的環境、能力而定，有的人一念佛萬事皆休，試想能嗎？你還要不要工作？要不要吃飯？要不要盡一份責任、義務？

客問：在電視弘法節目中，曾聽到老和尚提到彌陀淨土，在九品蓮臺世界裡，因帶業往生，而「暗無天日」，且「苦不堪言」，聽了讓我驚慌不已，在淨土三經裡，都不曾提到蓮臺世界裡的情形，而老和尚有如此見解，懇請老和尚說明解答。

師答：修淨土法門可以帶業往生，這裡所說的帶業往生，是指發願以前的業，可以帶得走，發願以後造作的業，則一定要受報，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並不是說往生後，一定馬上可以成為極樂世界的眾生，還要看此人業的輕重，業愈重，蓮臺的品位就愈低。

淨土三經裡，雖然沒有明顯提到，蓮臺世界的情形，但從彌陀四十八願中，有談到帶業往生，及九品蓮臺度眾生的話，就可以瞭解，帶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業，

仍然要在那裡，將業報受盡了，才能花開見佛，聽聞到阿彌陀佛講經說法。我在電視弘法節目中，提到因帶業往生而暗無天日，指的就是眾生在九品蓮臺的蓮花苞裡受業報，不就是暗無天日嗎？而「苦不堪言」，並非如我們在娑婆世界所受之苦報的那種苦，要知道極樂世界是個法音世界，在蓮花苞裡，只能聽得到聲音，卻不清楚阿彌陀佛講經的內容，那種求法若渴、焦急如焚難道不苦嗎？

九品蓮臺的設置，是讓往生西方者，隨著業報的承受，而逐次往上提升，必須到上品上生，花開見佛，才能跨出這一步，成為極樂世界的眾生，所以千萬不要被「一句彌陀、罪滅河沙」給弄迷糊了，以為只要念念阿彌陀佛，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往生極樂世界。發願往生西方淨土的人，於修行的過程中，凡所有功德皆回向極樂淨土，即所謂的「莊嚴佛淨土」，這裡所說的淨土，不是指阿彌陀佛講經說法的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已經很莊嚴了，不需要眾生再去莊嚴它，這裡的淨土是指個人的蓮臺，這點要先弄清楚。有關於極樂世界相關的經典，除了淨土三經之外，還可參考『往生論』中，自慧遠大師起，強調極樂淨土的心得報告，就可更加明白了。

客問：弟子曾經想過求生彌陀淨土，心裡發願：證不退轉時，要到十方世界廣度一切有情眾生成就佛道，然後自己才成就佛道，請示師父，弟子發的這種願可「行」嗎？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能成就佛道？同時也令一切眾生成就佛道？自己若是曾經在佛前面所說的願，可以改嗎？

師答：可能你當初發願的時候，對佛法尚未有所認識，因為到十方世界去度眾生，不是一個菩薩可以做得到的；所以先不要把自己的理想，建立在遙遠的未來。

如果你自己有這個願想求往生西方，就先在這條道路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上，好好下工夫，其他一概不要管；因為，跨出一步，你的願才可信。你如果第一步都還沒有跨出去，就想到將來怎樣.....都是妄想不實在。所以，最好是先照阿彌陀佛所要求的，即修淨土所應具備的條件，好好用功，先往生再說。何況，即使往生，九品蓮臺，你究竟能把握多少？從下品下生到上品上生，那中間的距離實在是太大了。

並不是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，就可以聽阿彌陀佛講經說法，你就可以在那裡修行，這還得要看你的品位，你如果本身過去的業沒有淨，業太重的話，即使能往生（必須要能往生哦！能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即使下品下生，就不容易囉），從下品下生到上品上生這個距離還有多遠？所以我一直說，即使求往生，並不是一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成為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，

你還得在蓮臺裡承受你的業報，直到你的業清淨了，才能花開見佛，成為極樂世界的眾生。

如過去已經發了這個願，你問可不可以改？我肯定的告訴你，不只是可以改，還可以重頭再來，因在沒有確切的瞭解之前，只是個幻想而已；因為你尚未瞭解這些道理，也不瞭解這些方法，於佛法的知見，你還沒有建立，不能夠因為人家說這樣好，你就跟著發這個願，那並不是你真正的意願。好比人家說發願的功德有多大，你就跟著做嗎？如果會造成傷害性的話，即使做功德，亦無功德可言。這話怎麼說？打個比方假如你有一棟房子，應該是全家人住在那裡舒舒服服，現在你布施功德，把房子賣了，反而去租房子住，為了要付房租，又必須去做事，全家人為你而不得安穩，有功德嗎？甚至有的人還蠻有理由的說，我這麼做還不是為了大家，那你錯了，只為了你個人，所以有很多事，先要在道理上面能把握，才不會出問題。

客問：為什麼只專門介紹彌陀淨土，不介紹其他淨土呢？

師答：在經典中強調一佛一世界，凡是佛的世界都是淨土世界，而佛陀也特別說了三部經來專門介紹彌陀淨土，因這比較能把握，有道理方法，有文獻資料的這些，也比較可信，其他淨土，因沒有專門的經典作介紹，所以下手時就很難把握其道理方法，故一般不介紹其他的佛世界。

客問：有謂發願不可打高空，求往生極樂是否也是願？

師答：求往生極樂當然也是願，行菩薩道也是願。只是，發願不要隨便，而應切合自己之能力，量力而為，發了願而做不到則是大妄語。

客問：極樂世界的眾生，如果修養到補處菩薩，他是否要能夠建立他的佛世界，才能成佛？

師答：極樂世界的補處菩薩，本身的願力，是不會建立佛世界的。如果他要建立起佛的世界，除非已經成佛了，才有機會。比如說，地藏菩薩是地獄不空、我不成正覺；以他的願，是要把地獄的眾生，都度空了，才能夠成佛，建立起佛的世界。而要滿這個願，本來就是很難的事；所以，發菩薩心，行菩薩道，比成佛還難。

以地藏菩薩而言，是屬一闍提性，亦即他沒有成佛的機會，不是他沒有佛性，他要想成佛，除非地獄空了，因為他發的願是如此。所以，我們稱大願地藏菩薩，但也不能因他的願力大，我們都要學他，畢竟我們學佛，是依個人的興趣、條件，有多少能力，決定發怎麼樣的願。

客問：彌陀淨土簡易修行法門，禮拜的時間，有沒有限制？

師答：如果剛開始學習，是沒有時間限制；以上班族的情況來講，大部分人都要到晚上才有時間。再則彌陀淨土法門所講究的不是咒語，因為咒語大部分有時間限制。像楞嚴咒，它關係到天道的眾生，所以最好在天亮之前念。像往生咒，則在下午念效果比較大；因為往生咒是為幫助非人而念的；而非人出沒的時間大部分在下午，所以往生咒要下午念效果比較大；又如七佛滅罪真言，這個咒語則在上午、下午或什麼時候念都可以。由於我們人活動的情況，在正常之下，以上午為最清淨，因此，大部分人都是上午念。彌陀淨土法門，它不以咒語為主，而以個人的修行為主，所以真正說來，是沒有什麼時間限制的。

客問：彌陀淨土法門要信有極樂世界，而金剛經卻言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不是互相矛盾嗎？

師答：彌陀淨土法門強調三大資糧——信、願、行，其中「信」是要肯定相信西方極樂世界，經典中明白敘述，要絕對的信，不容懷疑。為何不容懷疑？例如想要移民他國，如只是聽人說那一國如何的好，若不相信，則不會去。因為想移民至他國，還要考量喜歡與否，以及適應的問題；如果肯定相信了，不只喜歡，也能適應，就會決定移民。如果還有懷疑時，可能會先去觀光一下，看了再決定去向。可是，西方極樂世界，根本沒有觀光的機會，想去，非得絕對相信，否則去不了。

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，彌陀淨土法門是其中之一種，金剛經所言也是其中一種；經言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，「見」是顯現，「如來」是覺悟的意思，有覺悟的境界表現就是如來境。因此，若有人以音聲及色求見如來，則不能得證如來境界，但並未說不能去極樂世界。而金剛經是以「如來」為目標，例如經中談到財施及法施的功德，一般人以分別心看經，執著法施比財施功德大，這是誤解經意。

如以七寶布施，是一種功德，屬於福報，可以至天道享樂；法施也是一種功德，兩者都是功德，但力量不一樣。例如「金剛」是無堅不摧的東西，若以此來對付人，則不是一種智慧。金剛經的宗旨是針對修養的問題，針對人的自我，如何發揮智慧，產生一種力用，化解煩惱。

客問：佛說阿彌陀經上講極樂世界是一個金銀、琉璃世界，而佛世界不是應該四大皆空？不知是否有其他的意思？

師答：西方極樂世界為什麼要描述是七寶之所成？因為人有貪欲之心，不管物

質的、精神的都貪。所謂以七寶之所成，只是個物質現象，我們要瞭解西方極樂世界是法音世界，不是業報世界；如果只是說七寶所成，從物質上看，就變成業報世界，同於娑婆世界一樣的分別：有錢的人像天堂，沒錢的人像地獄。就像九寨溝的冰天雪地世界，西藏人把它當琉璃世界，這是於物質上所表現的方式而已，並不是真正的七重欄楯、七重羅網都是珠寶裝飾起來的，這只是物質現象，予人欲望的一種滿足，你在這個世界看不到，在那個世界卻是平常得很，是這種意思。極樂世界的重點是法音世界，因為在那裡，即使是鳥叫、蟲鳴，所表現的都是法，所以它沒有業報，只有法音，才能對人有幫助；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邊，是以法音而得到好處，成就道業。

客問：東方人學佛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西方人所信仰的宗教不同，那麼他們往生那個世界呢？

師答：任何宗教都有理想的去處，譬如：基督教，好的上天堂，不好的下地獄，其他的宗教也是如此。佛教講的去處，並不是有個理想的現成世界等著你，佛菩薩的世界不是物質世界，也不是精神世界，而是依於願所建立的世界。比如說：獅子會、慈善團體.....等等，這些團體所表現的是依於大家的希望組織起來，這希望就是一種願，所完成的範圍就是一個世界。就像惻隱、憐憫之心人人皆有，這些都是一種願，只是大小、好壞、層次不同，而佛菩薩的願，一定都是好的，沒有不好的。

客問：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與發願生生世世行菩薩道，不知其間有否衝突？

師答：有啊！如果發願往生極樂世界之後，沒有機會再來娑婆世界，因西方極樂世界和娑婆世界完全兩回事，一個是極樂的，而一個是極苦。比方說，西方極樂世界一位補處菩薩來到娑婆世界；假使說，我們在聽經說法，聽到打板說要吃飯了，要他一起去吃飯，這補處菩薩就會感覺很奇怪，這是個什麼世界啊！因他意念之所起，衣食都有，而娑婆是個欲的世界，極樂世界是沒有欲的，如此會覺得格格不入。所以若說發願到極樂世界，花開見佛，然後修行辦道，成為補處菩薩，再來娑婆世界度眾生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就是來了也沒有用，在極樂世界學的那一套，來了也用不著。

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，是針對娑婆世界眾生說的，因他看很多人的情形，基於過去的一些因緣，才提出極樂世界，如果你不願意承受娑婆世界的苦，喜歡逃離苦的話，有此方法，可以到極樂世界去。所以，發菩薩心、行菩薩道，在娑婆世界是個不得了的事；要去極樂世界並不難，可是也不是那麼簡單，要能去做。

客問：佛菩薩眾多，不知該念那個聖號？

師問：這是因人而異，如想往生極樂世界，必須念阿彌陀佛的聖號。於此順便一提，阿彌陀佛的「阿」，要念ㄛ，不念ㄩ，ㄩ不是「無」的意思。在梵文中，「阿」有二十一種不同的意義，加上母音則有二十四個讀音。阿彌陀佛意即無量壽、無量光，「ㄛ」音才是無之意，「ㄩ」則不然，如「阿（ㄩ）難」的「阿」是慶祝、歡喜之意。因此，若將阿彌陀佛的「阿」讀為「ㄩ」，則變成慶祝歡喜，意則不通。再如阿毗達磨的「阿」則另有其意，般若以臺語發音反而接近梵文的原音，所以梵文不能用湊合的方式，容易引起誤解。

客問：念佛是否有功德？

師答：有呀！至少不會去造業，不會打人、罵人，這就是功德，功德就是利益。所以念阿彌陀佛雖不能消業，但至少可以減少造業。

客問：念南無阿彌陀佛，真的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嗎？

師答：如果你瞭解帶業往生的話，你的問題就解決了；發願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必須先建立起信、願、行三大資糧，如果能夠起信、發願、照著去做——行，就已經完成了要求；可是，有人可能會懷疑，我業障那麼重，真的能夠往生嗎？無始以來的無邊罪業怎麼辦呢？

西方極樂世界所講的帶業往生是有所規定的，在「信、願、行」完成之後，即是當發願修西方淨土法門那一刻起，就不可再造業；在這之前所造的業可以帶得去，如果已經起信、發願，而且也照著去行，居然還造業的話，是不合道理的，就好像知法犯法。所以從起信、發願、修行之後，所造的業是帶不走的，在這之前呢？因為過去並不懂道理，不知道做了怎麼辦？所以，阿彌陀佛慈悲，方便接引，既然已經做了，把這些業一起帶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這叫「帶業往生」。

可是極樂世界是沒有業報的世界，是個法音世界，帶去的業怎麼消掉？因此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之後，有九品蓮臺度眾生之分，為什麼分九品呢？也就是業障愈重，品位就愈低，低到什麼程度呢？下品下生；要業慢慢減輕，品位才會慢慢增高。

在西方極樂世界怎麼受業報呢？首先要瞭解九品蓮臺度眾生，往生之後，並不表示已經成為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，就可聽阿彌陀佛說法了，而是先住在蓮臺裡，也就是每個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，都會在西方極樂世界建立起自己的蓮臺，這個蓮臺是依於信願行所完成的。為什麼在還沒有往生之前，凡所有的功

德要回向西方極樂世界，以莊嚴佛淨土呢？其實這不是莊嚴西方極樂世界，而是莊嚴自己的蓮臺，唯恐自己過去的業太重，將來往生之後的品位太低，所以在還沒有往生之前，把所有功德都回向西方極樂世界，使自己建立起的蓮臺更清淨，品位更高。

如果往生之後，因為業障很重而下品下生的話，那就還得待在蓮臺裡面，就像胎兒還在母親的肚子裡一樣，進住蓮臺，可以說還見不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只是這蓮臺擺在西方極樂世界；如何減輕自己的業報呢？因為西方極樂世界是個法音世界，不管菩薩、羅漢、人、飛禽、水聲、風聲等眾生相都是法音所成，不是業力形成的，這些都可以幫助往生者，一方面在蓮臺裡受果報，一方面也在蓮臺裡修養。慢慢的，業愈來愈輕，受的報愈來愈少，品位就愈來愈高，高到上品上生，這時蓮華才完全綻開，才可以離開蓮臺，見到阿彌陀佛，真正成為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，才有機會聽阿彌陀佛講經說法，此時就可隨心所欲了；當你想要飲食，飲食就出現在你的面前，當你想要以鮮花供佛，就會有天女散花，你就可以拿著這些花去供佛；極樂世界是隨意念而生活的，但那是需要花開見佛，成為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之後才辦得到；待在蓮臺裡面，還沒有資格享受這份隨心所欲的生活。由這段道理就可以知道：從起信、發願、修行到往生，以及西方極樂世界的種種情形，對一些文字不太理解的人，明白之後，應可以心開意解。

為什麼有很多人念一輩子的佛，結果不能往生呢？因為他對西方極樂世界完全陌生，他只知道有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極樂世界是七寶所成，金沙鋪地，至於實質內涵卻完全不瞭解，所行也就不如法，當然往生不了。要瞭解西方極樂世界是個意念世界，所顯現出來的都是清淨的，因此稱它為淨土。

客問：不是有「一句彌陀，罪滅河沙」的說法嗎？

師答：念佛一句，罪滅河沙，並非念一句佛號，無量罪業就滅除了，經典上無此說法。念佛可以避免再造業，但不能消除過去所造之業。如果念佛一句即可罪滅河沙，那麼，即使造作了無量罪業，只要念一句阿彌陀佛即可扯平了，不是太過神奇了嗎？切莫錯會此意。滅是不生，試想：拜佛、念佛時，身口意的內涵是什麼？惡、罪是不是在不生的情形下？所以，業是消不了的，一定要受報；只是業可以依學佛之力而減輕，如何減輕？好比前世曾殺了人，本來今世該償命，今世幸好學了佛，如何可以避免？殺業發生之前必有爭端，學佛者定業可以轉輕，面臨殺機之時，藉著學佛之力可以顯現修養，而避免殺禍。

客問：念佛念久了身體會覺得不舒服，是什麼原因呢？

師答：你平常念佛是不是念「阿彌陀佛」？最好加上「南無」二字，也就是要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；還有，念佛時盡量不要念出聲來，因為長時間念出聲會很累。再來，念佛時不要去觀想佛，意念裡就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這六個字即可，不要另外去想阿彌陀佛是什麼樣子，甚至還想要見到他是什麼樣子，這是最容易出問題的。因此念佛時，只要把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這六個字念得清清楚楚，就有念、也有觀想了。

客問：開始念佛後，家裡常發生意外，不平安，為何如此呢？

師答：這種情形可能與你念佛無關，而是你與他們相處的情形有關，可能你以前比較關心家人，常會提醒他們，去注意一些他們所疏忽的事情，因此就不會發生什麼意外事故；現在自己完全投入於學佛、念佛、禮佛上，不再去關心他們、提醒他們，所以他們才容易出問題。

客問：我曾經請人到我家裡去看看為何常發生意外，他說我家裡有「看不見」的東西，真有這種事嗎？

師答：你請人去家裡看就已經不對了，你想一想，他憑什麼看得出來？你是個學佛的人，不可能有問題，只要你心中清淨，家裡自然就清淨了。換個角度看，如果他不說你家裡有東西，又怎能顯出他自己很能幹呢？（你看不到而他看得到）如果進一步要求他幫你解決問題，更是正中下懷，這樣他才有錢好賺呀！不要相信這些。什麼叫迷信？你相信這種語言就叫迷信。他第一次這麼說時，你可能不相信，他再說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你就會相信了，人就是會有這種現象發生，瞭解這點，才不會淪為迷信。

客問：發心去寺院幫忙做事，回家途中卻被車撞，為何如此？

師答：不是因為你去寺院幫忙才出事，而是你騎車時還在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以致很多狀況你都沒有注意到，才會被撞。

客問：念佛要如何念？

師答：念佛，身口意都要念，即是身口意融和在一起，不能口在念佛，一邊卻在造業（譬如見蚊子在眼前飛過，兩手一拍，把它打死，口唱一聲「阿彌陀佛」了事）。

念佛必須加「南無」兩字，加了南無，即顯示出意義；否則就好像你喊爸爸，爸爸究竟為何？念「阿彌陀佛」，阿彌陀佛也一樣不知道你喊他做什麼，加「南無」就不一樣了，「南無」二字有「皈依、依止、投靠、親近」等義。

念佛既是要求身口意融和在一起，所以走路最好不要念佛，好好走路，開車時好好開車；有的人走路念佛出了事，反怪阿彌陀佛沒有保佑他，須知阿彌陀佛不是保鏢。

念佛是八萬四千法門之一，學佛要依照正當的法門如法而學，正當的法門就是正當的道路——要提起正念，不要胡思亂想；要正行，行為於人於己即不致造成傷害；要正語，說話之前先加考慮，對別人對自己就不會形成傷害。念佛也是調理我們身口意法門之一，所以說身口意要融和在一起。

客問：念佛有什麼好處？

師答：先要想你為什麼要念佛？念什麼佛？這都有關係。如果念阿彌陀佛，得先搞清楚為什麼念？如果依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，其中若持我名者可能得到什麼好處，就已經告訴了依這種方式而行的好處；如並不知道而去念，不能說沒有好處，最多可以減少些惡行，減少些妄想雜念而已。如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或其他佛、菩薩之名，雖不想得到什麼，至少在意念中，就沒有別的，只有佛的名號，還是能得到好處；也就是能清淨其他很多妄想雜念，最起碼可以得到這種好處。

客問：請問念珠的由來？

師答：念珠的由來並無資料可考，在佛陀所制律儀亦未有此類記載。印度人自古即有以瓔珞花鬘纏身的風習，由是而演變成念珠的使用，如印度古代毘濕奴派，極早即有持帶念珠的習慣；我國使用念珠，則始於隋唐之際。

如果以這方式來看，念珠是念佛時數算的一串珠子，當心口念佛而手數珠，則完成了身口意都投入念佛的制心之功。

念珠有二十一顆、四十九顆、一〇八顆等差別，只是學佛不要在相上打轉，必須於身、口、意三者下工夫；佛法講究實修實證，有實際的修養，才有實際的證得，因此不要在相上太計較，除非是從事歷史文物的考據，則另當別論。

客問：為什麼持佛珠念佛，時間久了，佛珠會愈變愈輕呢？

師答：這是很自然的現象，不只是佛珠，有時東西在手上拿久了都會變輕，以現代的說法而言，這是一種物理現象。

客問：拿念珠念佛似乎比默念易攝心，這是否因手在數時即產生了助力？

師答：以此情形，言多少仍存有依賴，這不是錯，畢竟，要自己完全作得了主並不那麼容易，否則也不必學佛了。所以學佛之始仍須依賴，但不能永遠只是

依賴，須慢慢去訓練、修養，比如剛開始念佛，手拿念珠會有安全感。且於身口意而言，於身，手拿念珠，是念佛；於口，念的仍是佛；於意，想的還是佛，自然，你的身口意也就不會去造作別的了。

要照顧身口意須有許多方法，開始不免依賴它，久之連方法也多餘，已能隨時維護一份冷靜，提起正念來，這種依賴在佛法中叫作「法執」——執於某些道理、方法。慢慢要自己作得了主，所謂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即能隨時提起正念，則什麼事都好辦！

客問：佛教界許多大師父常掛串念珠，這與修養有何關係？

師答：念珠拿在手上叫手珠，掛在身上叫法珠——為一般法師所習用的，但這在經典中找不到依據，乃傳統加上印度阿育王時代有此作風。一如中國方丈穿黃海青披金縷紅袈裟，乃關係與當朝帝王的因緣。若依猜測說之，實類似佛菩薩身掛纓絡——裝飾品，法珠亦然，並不代表什麼。

念珠有二十一、四十九、一百〇八顆等，經典只談道理方法，比如要怎麼念佛，念到什麼境界才是最好的……其餘的說法不能起執著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持觀音聖號可否往生西方淨土？

師答：你持觀世音菩薩名號，想當成彌陀淨土來修，有違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肯定是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沒有告訴你要念觀世音菩薩。

【密法、持咒】

客問：什麼是灌頂？

師答：灌頂有好幾種方式，有「授記灌頂」，授記的人本身要有相當的修養，雖然不是佛，至少也是等覺菩薩，以他的修養可以授記，當學佛修行的人到達什麼程度，他會告訴你，如果照著這麼下去，將來會成佛，稱「授記灌頂」。其次是「法灌頂」，通常這些學佛的人，總感覺少了一種依賴，少了一種力量，好像需要這種力量來幫助他，所以就講些道理給他聽，稱「法灌頂」。再者「加持灌頂」是指達賴喇嘛的方式。真正的加持有很多方法，有各別加持、法會加持、集體加持等各種不同的方式。我們要瞭解「加持」是什麼意思，譬如在運動場上，做老師的看自己的學生是運動員，在參加賽跑時，還沒有開始比賽前先拍拍他的肩膀，那就是「加持」，所謂加油打氣就是增加他一份力量，那不一定需要達賴喇嘛加持，幾乎人人都有機會幫別人加持，既然自己都有本事，為什麼要依靠別人來加持？因此，學佛要發揮自己的潛力，如果成為修養，不僅可以幫助自己，還可以幫助別人。

在臺灣有許多怪現象，什麼打香板消業，現在還有打香板法會，再不然就是用些大悲水，或是持個什麼咒，各種花樣都有。講得嚴肅點，是不是真正有修養？所謂修養並不是一個佛菩薩的修行，而是你講的話他聽不聽得進去？相不相信你講的話？如果相信，不要講話，你拍拍他的肩膀，摸摸他的頭頂，都是加持，可見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

客問：在家可以當金剛上師嗎？

師答：以藏密言，分為在家密、出家密的不同。出家以喇嘛來說，真正成為一位喇嘛，是不容許有老婆、孩子的。現在臺灣的現象，有很多在家是金剛上師，而出家比丘、比丘尼依他學密法，這是不正當的行為。

客問：現今市面上有許多密宗的書，提到教人如何解厄，讓自己的運氣變好、調氣等，想學習其中的方法，不知有那些方面需要注意的？

師答：如果照目前所寫的東西能解厄的話，那寫的人也不用寫了，也不必賣書了，也不要收紅包了，此話怎講？他是用這種方法維持他的生活，一種營生的方式。尤其打著密宗的旗號說密宗的書，什麼是密宗的書？很多人說這是不公

開的，因為這是密宗的東西，那密宗的身分是什麼？我們看大藏經裡面有密教部，有的字比較大的是八大本，字比較小的是四大本，都是密宗裡面的東西，如果看到市面上賣的就是密宗裡面的東西，你不妨去找大藏經，看它是出自大藏經的那一部分，對照一下，是不是相同？如果是不相同，那是人說的，不是佛說的，我一直強調我們要學佛，不是要學人。現在甚至連禪定也有禪的氣功喔！真是好笑！我們不要把一些佛陀的東西，擺在人為的上面去，假借佛名的太多了。

至於運動方法，營養的認識，是可以學習的，如果硬拿這些當成我們的運氣不好，可以解運，我有苦難，可以除厄避邪，我認為是不可能的，如果能的話他比釋迦牟尼佛還能幹，為什麼？釋迦牟尼佛的八不能，有個最重要的是不能改變眾生的業，為什麼？業是自己造作的要自己受，釋迦牟尼佛也幫不上忙，連釋迦牟尼佛都幫不上忙，人能幫上忙，那不是很奇怪？以學佛的人來講，我們有業報要歡歡喜喜去承受，學佛的目的不是去抗拒業報，或是反對業報，而是在歡喜承受的時刻不要再去造業。例如吃飯，人的色身是業報體，會餓當然要吃飯，因為要吃飯我們就會講究口味，像海鮮，各式各樣有生命的東西，牠們跟我們一樣都有生命，拿牠們來維持我們的口福，那就是隨業再造業，為什麼佛教要提倡吃素？是叫人不要去傷害跟我們同體的生命，培養這份慈悲心，因為我們只是餓，只要可以維護我們的營養，不餓就可以了，不一定非要拿那些生命來飽我們的口福。

所以，只要有正知正見，社會上有很多都可以學習，幫助我們走上健康之道；如果說消災解厄，我是不相信，如要談消災解厄，那是生病了找醫生，就有機會消災解厄，為什麼？他可以讓你好起來，但不要以為醫生把我的病醫好了，我的業是不是少了？當然生病也是業報現象，你生病要以自己辛辛苦苦賺的錢去買藥給醫生看，如果內臟裡面有了問題，還要割一刀受痛苦，那一樣不是業報？那都是報。如果說你本來是靠自己的薪水收入過日子，因為想積蓄，如果用正當方法，或者買證券、買股票，或是存在銀行生利息，這都不會有問題，可是要標會，譬如說一千塊的會，人家一標只要付六佰塊就可以了，這就變成貪欲之心，最後很可能會被人倒會，這也是業報，業報的內容太多，在正當途徑之下，雖然會承受業報，可是不會因隨業而再造業，那就是一位學佛的人。

客問：聽說從菩薩果位到即身成佛，要學密法，否則不能成就，是否如此？

師答：經典上面從來沒有這種話。如果要學密法才能成佛的話，乾脆什麼都不要學，一開始就學密，不是更快嗎？為什麼西藏到目前從來沒有一個成佛？不都是學密的嗎？為什麼？即使是喇嘛、大札薩克，也只是呼圖克圖而已，並不

是真正成就了的佛，或者是佛再來。在西藏，從蓮華生開始，他也只是個比丘，他有所成就，也沒有成佛，還是菩薩的地位；到了宗喀巴的改革，也沒有成佛。目前，為什麼密宗在臺灣這麼風行？第一，學密他可以結婚，可以娶妻養子；再則他可以吃魚吃肉，跟一般人一樣。其實是不是這樣？西藏的喇嘛還是不可以結婚，還要跟出家人一樣，而那些仁波切為什麼可以娶妻養子？因為他們不是出家的喇嘛，只是行政工作的仁波切而已，如果不知道這些，就會被唬得一楞一楞的。

再看，中國歷代從不空三藏、無畏金剛，他們到達中國傳授密法，從來沒有成佛的紀錄，最高位也只有菩薩。如果有那位仁君說學密才能成佛，你不妨請教他是那一部經典說的，畢竟學佛是要以佛陀的經典為主。還有一事可以告訴各位，除了西藏地區的藏密，還包括了早期的西康；現在已沒有西康了，以及青海、新疆、甘肅的一部分，還有四川一部分及貴州的一部分，這些地區都是藏密；中國內陸是梵密，梵密已經沒有了，完全沒落了。

梵密的要求太嚴，等於說你要夠資格當律師才可以學梵密，就是佛教裡戒律的律。所以都是藏密為主，因為西藏流通的密都是教在家的，為什麼？因為西藏是政教合一，為了要統一老百姓，統治這個地區，必須要有些方法，於是授予他們一些密法；適應因西藏地區的貧窮落後又骯髒，才會教他們要怎樣才會乾淨、要怎麼樣才会有錢、要怎麼樣才能使身體健康。仁波切來臺所教的都是這三類，只是你們不知那些密咒的內涵而已，如果我要把它翻譯出來的話，這些仁波切沒有飯吃了；而事實上也有一規定，咒語是不能翻成普通言語的。

在臺灣，密之所以這麼流行，主要是（流風所及影響人心）：你看，不錯啊，那些仁波切；我也可以做仁波切，我也可以做金剛上師.....。真正密宗裡面要求的不是隨便的，如果以喇嘛身分來講，他是完全跟出家人一樣。在西藏地區的喇嘛，不只要念咒、要誦經、要禮拜、要拜念佛菩薩的名號，他的作為是很複雜的。大家至少也看過，在影片或電視上，喇嘛一起作課或翻經典的情形，一頁頁在念經文，那裡只有持個咒、結個手印、作個觀想就是密？相反的，對老百姓教的就簡單了，往往一個財神法——黃財神、白財神，或是綠度母法，或者清淨業障方面的法，這些都是教老百姓的東西，不是喇嘛學的東西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經典上說因緣和合而生萬法，那麼以何因緣而有地水火風空識六大呢？

師答：六大是密宗的說法，佛教的十大學派都是以因緣而說法，但顯教只談四大——地水火風，密宗才談六大，加上空和識，我們現在講的楞嚴經是顯密兩教都通用的一部經。如果談到因緣法跟六大的問題，則是密教的說法；密教是

依大日如來經說的，空、識是依於加持或曼陀羅法而去改變的。依顯教而言，它不談改變的問題，它只說明其道理、結構、組織，依於成住壞空說其現象；密教就不止於此，它可以使現象達到理想的境界，比如說依觀而想，而達到理想境界，所以不能以佛法的顯教概念來說。

客問：顯與密的差異在那裡？

師答：顯是公開的，可以明顯的表現出來。密是分別表現出來的，乃根據個別的根基，具備條件的不同而教授之，並非祕密進行。

客問：佛弟子相互間有共同的手印嗎？

師答：不是佛弟子有沒有手印。手印在密宗是為制身，即使身能制為一處。身有手、腳、全身，用手結印，把身全部控制在一個手印上，於口持咒語，意觀想。如果不學密法，手印對你沒有什麼用處，那是密宗的一種要求，一種修養的方法。

客問：關於皈依金剛上師，梵密藏密有何不同？

師答：這點梵密與藏密完全不相同，以藏密來說，目前所流行的藏密，是仁波切教的，都是在家法，也就是白衣法；而我所教的梵密是出家、在家通用的法，無論出家、在家都可以學，並沒有太多的要求，在家眾只要具有三寶弟子的身分都可以學，也沒有規定一定要持齋，也容許婚姻關係的存在，於表相上並沒有太多的要求，注重的是實質上的要求。

傳古梵密法目前於這世界上可以說還找不到第二個人，以中國來說，過去能海大師曾經花了十多年時間學古梵密，曾下過很深的工夫，後來他教給二位比丘，一位是超一大師，另一位是我，就只傳給我們兩人。能海大師後期所教的全部是藏密中的黃法，甚至於能海大師的傳記中也找不到我們兩個人，也從沒提過梵密的事，能海大師傳法給我是民國二十八年臘月的事。

在那時候，能海大師於藏密還不太熟悉，後來他在西藏親近一位喇嘛學藏密，也下過不少工夫，才感覺梵密太難，有一些要求可能會使一般人為難，像對皈依金剛上師的嚴格要求便是，以後他在大陸傳的密法就完全屬於西藏密法的黃密，同時將密法的法、儀軌做了翻譯整理。在這方面有很多人不太瞭解：總是認為我太不近人情，為什麼皈依金剛上師之後，不能再去皈依別的金剛上師？古梵密法的要求就是如此，不單單不可以，甚至過去學的都要放棄，要求非常嚴格，所以如果發現自己沒有把握能做到這點，最好不要學，否則會惹上很多麻煩，因為這不但會損害自己的功德力，而且還會傷害到修養的問題。

客問：密法中的「相應」是何意義？

師答：密法中的相應就是「瑜伽」，「瑜伽」是梵文，譯為中文就是「相應」。密宗講相應是身結印、口持咒、意觀想；身、口、意三者稱為業；印、咒、觀三者稱為密，以三業去相應於三密，就是以三密來改變身、口、意，久而久之，身、口、意就不會造業了，都是在道中，這就是三業與三密「相應」了。

客問：可否將密宗的行法，開示一、二？

師答：密宗不輕易講開示，除非你想一門深入，專門做個密乘行者，就必須要知道密法的知見與道理。「大日如來經」是一本公開的經典，可以講。至於密宗裡面的一些儀軌或行法要領，就根本不准講。對什麼人講呢？就是對準備一門深入，其他一概都不學，把自己完全獻身於密宗的行修者才有機會。至於我開密壇，也是按部就班，逐步的做。因為密宗的本身，它是一個可以即身成就的法門，我們無始以來造了那麼多的業，要在這短短的幾十年能夠清淨；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密法裡有沒有「本命原辰」？

師答：不是這麼說。密法是說本尊，本尊是什麼？任何學密的人他都有尊相應的菩薩或佛，所相應的必是於自己很相應、親切的那尊才是你的本尊。這本尊不是金剛上師告訴你的，金剛上師如果要發覺你的本尊，他一定是要你先不要問本尊是什麼，先自己去接觸佛菩薩，看看那一尊你最相應、最親切，那便是了。

客問：盤著腿念咒語，念大聲而岔了氣，怎麼辦？

師答：其實咒語不要念大聲，如能輕輕的念或心裡念那更好。念出聲只是希望口能集中在咒語上，不會有別的意念。咒語是不要讓第二個人聽見，聽見了就不是咒語，所以，咒語是屬於祕密的，所謂祕密是不可以公開的，真正的咒語要做到三密加持、身口意表面不動，同時咒、觀、印也要在表面看起來沒有動，而內在在動。剛開始時從外表念出聲音來，打手印，然後依附些什麼做觀想，這些都只是初步的，慢慢要把境界提昇，聲音由大到小而到心裡念，觀想也不用依附別的東西，而手印是控制身體不要亂動。所以我常說持咒、念經.....任何法門都是調理身口意的方法。至於岔了氣，可能是打坐的方式出了問題。

客問：持咒與念咒有何不同？

師答：念咒是在心裡面念那個咒語，結手印或不結手印都沒有關係，也不觀想，如平常念往生咒一樣，稱為念咒。

持咒必須要結手印，念咒語，還要觀想，即所謂三密加持，稱為持咒。這裡提示一下，持咒並不表示就是學密，密法不止持咒，比如白傘蓋法、虛空藏法，它們本身都有整套的儀軌，如有皈依、有禮拜、有供養等等，才叫修學密法。念咒與持咒雖然都是收攝身、口、意，但念咒的功德價值是讓身、口、意不亂，不去造作。而持咒是利用三密，相應身、口、意而清淨三業，所以功德價值比念咒要好。

客問：持咒時，要不要念出聲音？

師答：在心裡面念，不要念出聲音。可是剛開始學習時，可以輕輕的念，聽聽看念的對不對。如怕別人聽見，可用錄音帶錄起來，再聽有無錯誤。因為一念錯，就可能錯到底。比如，咒語裡的「阿」字有ㄛ、ㄚ、ㄛㄛ、ㄛㄛ、等的種種差別，所以同樣一個「阿」字，發音就不同，因此要特別注意，才不會錯誤。

客問：楞嚴咒的持誦有否規定時間？

師答：經典裡並沒規定，但以中國佛教寺院的常情來說，必須在天亮以前念完。冬天夜長，天亮得較晚；下雨時見不到太陽，而東半球與西半球的時間不同，因此，還是以天亮前為準，不規定時間。

客問：楞嚴咒是不是早上持比較好？可否在晚上持，如過了十二點以後？

師答：勿太計較持楞嚴咒，除非你是專修白傘蓋法，若只是念楞嚴咒，並沒有很大的效果。此外，楞嚴咒要在天亮之前持完，因為這個咒語的對象是天道眾生，而且是屬於無色界的天道（天道眾生有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）。而無色界的天道眾生活動的時間，是天亮之前，因此，楞嚴咒必須在天亮之前持，才能對他們有所幫助。（按：天神之所以在天亮之前活躍，是因眾生（善人或惡人）在天黑之後，睡眠時，由於鬼類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，不好的會傷害人，天神的工作，是於眾生睡眠，無法保護自己的時候，對善的維護、對惡的防範，所以說，好人有天在保佑，天亮之後，眾生眼睜開了，也聽得清楚，可以自己作主了，不需天神的庇佑、照顧；故而，天神於天亮前活躍是有其原因的。下午，鬼類為什麼活躍？因為天神不在，人吃喝也是在此時，鬼類雖吃不到，但可藉「聞」而滿足慾望。）

客問：那就不要專修楞嚴咒囉？

師答：對。也就是說不要太執著，並不是完全不要念，而是要考慮是否對自己的道業有幫助。如果真想以楞嚴咒為專修的法門，必須學密宗裡的白傘蓋法，那是完整的法。它的要求很多，甚至耗資幾千萬來建立楞嚴壇。不過，修學時是以所修的本尊觀法，先從假相而實相，最後化實相而入密宗的法相，但不是唯識所講的法相。比如密宗裡的觀水或者觀一個玻璃球，水可以觀到漲起來，玻璃球可以觀到爆裂，這是從假相上慢慢去修養的方法。但並非見道之學，在顯法中只能幫助你的身、口、意清淨，期能制心一處，使之不妄、不亂。

客問：有些學佛的人偏重於持咒，不明道理，這樣能成道嗎？

師答：不管是持咒或念佛，都要懂得道理，才能有所成就。至少，要知道如何收攝身、口、意，也就是念佛、持咒最多只是幫助吾人收攝身、口、意，以減少造作，不再造作就有見道的機會，但見道不是成道。密教的金剛上師必須要圓具四大法，淨土法門也有三經一論，其中的道理方法都要熟知。所以，信願行證已包括知解在內，否則，只是瞎子摸象，要知道象的全貌，即是要明了解行是分不開的。要不然，佛陀也不需要參訪、苦行，況且眾生的根器智慧都不如佛陀，豈能偏行或偏解呢？解行並重，理事才能圓融。

客問：有人說只要持滿三十萬遍的往生咒，一定可往生，是真的嗎？

師答：不管做任何功德，不要太計較執著其遍數，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虔誠，持之以恆或是依教如法。

客問：一持咒，就感受到似是本尊的存在，甚且能與之溝通，請問師父這種現象是何故？

師答：如果有這種現象，通常已經產生了病態。須知不管密教也好，顯教也好，它的大前提都是為出離我們的「生死」，成就我們的「道」，如果是離於「生死」、離於「道」的問題，則一切都是怪法之說。

佛法不談稀奇古怪的事，比方打坐冒金光、靈光出竅等，都是一種病態。真正的大悲法總不離於儀軌，照著儀軌去做，才如法。但如果只是執著於相就不是出相了，因為重點是要能出離其相。學佛最怕自己走錯路，以致成為病態現象。佛法說眾生本來都有病，病是不正常，不正常就是病態。佛法所說病態不是一般所謂的病症，而是「業的習氣」。

對於「業的習氣」之病，應怎麼探討？又怎麼照見呢？所謂照見，是要能從病裡顯現出「道」，才是修行辦道，否則本來是正當的法，卻因自己之誤而成不

正當。好比禮佛，跪在佛前懺悔；可是一般人禮佛，卻跪在佛前要求，寄希望、理想於.....。須知，「懺」是檢討，「悔」是改錯，「懺悔」是跪在佛前自己檢討自己，如果不能把握住這個法，而變成一一做錯了，就去拜佛，跪在佛前告罪，這下把自己的錯都交給釋迦牟尼佛，好像與己無關了。在佛法上，自己的造作跟釋迦牟尼佛無關，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的道理是——自己作、自己受，做錯了有機會可以改正，但要自己去檢討，而後知道對、錯之所在，若不自作檢討，則做錯了也會認為是對的，要不然就盲目說自己錯，這在學佛上不可以；因此，佛法上說「懺悔得安樂。」

佛法是強調行為的表現，即是修行的方法、修養，都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如果所做出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，幾乎都不是佛法。為什麼說不可思議？因為凡夫眾生不瞭解佛陀的境界，所以說不可思議；而我們為什麼要學佛？便是希望把不可思議轉為可思議，否則何以需要法師？因為法師是修學佛法的專業從業人員。

佛陀所說（指經藏）是佛陀的語言，人類有人類的語言，身為法師應該知道怎麼樣化佛陀的語言，為人類的語言對人說法，如果不能做到這點，就不是法師。比方「煩惱即菩提」，這是佛陀的語言，你先要瞭解為什麼煩惱就是菩提，要能把一個法相說完全，那才是人類的語言。然而現在的說法者都是以佛陀的語言在說法，未將佛陀的語言轉化為人類的語言。因為佛陀的語言是很難理解的，有的名相，是以梵文、中文合併翻譯的名詞，有的是梵文、巴利文混合的名詞，有的是中文名詞，如果在翻譯上不能把握，那就變成是佛陀的語言。雖然說佛法好難、佛法好深，那祇是站在佛陀——已經完成的境界來說的；如果是一位專門從業人員的法師，應進入佛的覺悟境界，從中得到好處，再把心得介紹出來，自然使人一下就懂。如果「法師」本身所表現的，自己所生活的環境就只跟「人類的語言」打交道，而不在「佛陀的語言」下修行，又如何能做到這點？因此，僧伽教育方面，於佛法的修養常忽略了，經常以「自我意識」去說佛法。佛法既是覺悟之法，覺悟了多少就說多少，若自己都不「覺」，則千萬不要說，因為所說出來的都是自我意識，跟佛陀的思想差太遠，這些都是大家不太在意的。

三藏十二部共八千多卷經典，如果以出家人來說，我吃這碗飯已有幾十年，到現在我對這些經典尚未徹通，那怕是一部大般涅槃經，還是得花時間去學習、去深入，因為我就是活在這樣的世界裡。

今天在社會上要當「老師」，尚且要受專門教育，可是今天佛教界有很多一晃就是「法師」了，現在的法師不受專門教育就可以當，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有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要辦佛學院？其實辦佛學院就是作專業訓練，有時

難免有些水準比較差的——尤其一些教授級的人物，看了幾本經後所表現出來的，就以為較出家人高一等；其實佛法不只是知見上的需要修養，佛法上的還要能證明。

好比煩惱來了會感覺很苦，你自己能否做到面對苦而不以為苦？如果只是說——想通點嘛、看淡點嘛、不要執著、放下嘛，這沒用，即使社會教育也講言教不如身教，身教就是修養，你要有修養才能體驗生活，佛法最強調這點。為什麼說解行並重？解而不能做是不行，佛法要能證明，法要證，證就是修養，你所說的，你的確能做得到，而且可以教人做得到。如果你說「我在這兒打坐，我馬上就能知道什麼」，那是你說的，別人不知道，你必須說出來，別人能知道，才對別人有用，說出來別人做不到，對別人有什麼用？並非覺悟之法，反而是迷惑眾生，現今此種人很多，幫助人覺悟的倒不多，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在涅槃經裡所擔心的事——末法時期，將來怎麼辦？

客問：請問持咒有什麼好處，有沒有必要努力去持咒？

師答：八萬四千法門，不管是持咒、念佛或做什麼，都是為了收攝身口意，收是收斂，攝是攝持。由於我們的身口意會亂，往往連自己都作不了主，所以要收斂，好好的照顧它；要攝持，以咒語或佛號……來維護它，即是以方法來調理我們的身口意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只不過持咒並不是學密，因為任何密法都有行儀，「行」是行修，「儀」是儀式，亦即行修的儀式，是種方法。比如行修此法，從入壇起，一切的規矩法則，按照進行的程序，整個加起來就是行儀。過去我們開幾次密壇傳古梵密法，曾做過兩次燒護摩。有很多人到現在還不瞭解燒護摩真正的意義，那是冥陽兩利的事——對亡者，我們可以為他們燒一些紙做的東西；對活著的人，比如我們在臺灣，對非洲那些飢苦的人想盡一份心，就可以燒一些衣服鞋襪等舉凡能燒化的東西。但有一基本要求——必須用七種不同的燃料來起火，而且有一定的數量規定。

除了以上對人、非人外，對金剛上師也要盡心供養，但不必像有些人一樣傾家蕩產的去供養。有少數的金剛上師與仁波切，不但要求物供養，還要身口意供養，如果是女孩子還得獻身，甚而有人還誤解密法中的雙修法，就是男女兩人發生不正常的行為，這都是完全的邪魔外道。其實雙修法指的是色身與法身，因為人具有色身，色身就是業力之身，要想使業力之身能淨其業，就必須有道，才能完成法身（亦即智慧的培養，必須有道理方法才能達到）。所以，一身具有色、法二身，以業力之身去修道而完成法身，這就是雙身、雙修。為什麼要雙修？色身也要修，因色身要健康才有精神辦道。因此，雙修的雙字，如果把

他解成一男一女身體和合的話，以因果感報而言，應該要下十八層地獄的拔舌地獄。

因此，說法最好是知道多少就說多少，不瞭解的不要說，否則謗佛謗法。佛菩薩慈悲可以原諒人，但是業感是不講道理的，您怎麼造就怎麼受，一點也僥倖不得。或許有人會以為他是在替佛陀普度眾生，如果是以誤解的方式來表現，相信那也不是佛陀所希望的。

客問：地藏經本中有滅定業真言，所謂滅定業真言是何意思？

師答：不僅地藏經中有滅定業真言，很多經典都有。這是個咒語的名字，不一定念這咒語就可以把定業消滅，如只靠念咒語解決不了問題。這咒語的意思是（其實咒語是不准翻譯的）謹慎的行為，不要作惡。我們說謹慎的行為，不要作惡，是不是可以滅定業？既不會去做，自然也不會成為定業。

客問：阿難是佛弟子，他的五蘊為什麼還會被摩登伽女的咒語迷惑而改變？

師答：咒語翻成中文為真言，就是真實不虛的語言。舉個例子來說，嘴講「我愛你，我真的很愛你」，甚至舉很多事例來證明，使之產生力量迷惑人，這就像是真言，就是咒語；阿難雖然是佛弟子，但他還沒有斷疑盡惑，達無漏境，所以會被色相迷惑。好比心經後面的咒語，其意思是說：知道那麼多的道理，不夠，還要去做，而且要認真的去做；不僅自己要做，還要使大家一起都來做；照著道理去做，要做到圓滿、成就了為止；念成為力，這就是咒語。

客問：咒語，不是要翻譯出來嗎？可是不翻譯出來，不懂其義，念咒有什麼用？

師答：不准翻。因為一翻譯出來，就會產生——「我還不知道嗎？用得著你講啊！」的後患。

念咒有用的，聽不懂才好；就因為聽得懂，才不在乎。比如說，我們有的時候講些話，一聽懂就會笑，但可能一笑完，也就沒有什麼好想了。如果語中有涵義，或者是意在言外，就會愈想愈有道理；試想，咒語是祕密的好呢？還是坦露的好？

【大悲法、觀音法門、梵密】

客問：修大悲法可須回向？有沒有什麼限制？

師答：修大悲法是自己的事，毋須回向。大悲法與觀音法門是顯教中公開的密法，只要是三寶弟子都可以學，否則即為盜法，不正當且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。

客問：修大悲法時，為何會想起過去許多悲苦之事？

師答：那是妄想雜念，不夠清淨故。正勤修學時要清淨身口意，方能專心一意地修持。

客問：在觀像時持咒心，觀像就不易觀清楚，怎麼辦？

師答：因為咒心不熟故，三業要收攝，利用三密而合一。凡所有法門均是幫助吾人調理思想，修養吾人之身、口、意，而大悲法只是其中之一。最重要的是運用思想、發揮智慧，還要能融於生活之中。學佛是要學智慧，懂得道理好修行，處事才能圓滿，不僅不會傷害別人，還可以保護自己。

客問：修大悲法觀菩薩相要如何觀？

師答：觀頭面，以其正面為重點，不管觀什麼佛菩薩像必須是自己所喜歡的，這樣才容易相應。

客問：師父，做大悲法中間一個小階段忘了，可是做完之後才發覺，那會怎麼樣？

師答：那就不算，所以「大悲法」需要顧慮到自己有沒有時間，如果時間不夠，剛開始就不要把它當作是種修行，先把它當作學習的過程，就是忘了一點，少了一點或做錯了都不要緊，可是若正式開始把它當修養就一點都不能馬虎，而觀音法門就方便多了。

客問：修大悲法最後觀水階段，如果時間來不及，有沒有關係？

師答：其實你不要把時間放在觀水上，如果真正想要觀水的話，可以把過程中的遍數減少，像持廿一遍的，可以持七遍；一〇八遍的持四十九遍或廿一遍。只是凡關係到持咒的數目，有個條件，要就七遍、廿一遍、四十九遍或一〇八遍，其他數不在內。只不過修大悲法，前四十九天最好不要改，要按照規定去

做，一天也不能耽誤。滿四十九天之後，由於工作關係，難免時間上不能把握，有時耽誤一兩天，並沒有關係。然而，這是一種方便，並非表示可以耽誤，甚至有時間也不去做，就變成懈怠放逸了。切記前四十九天絕對不能少，也絕對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。通常第一階段，行修兩、三年並不算長，菩提寺的出家眾中，有人於第一階段就曾修學過七、八年。

只是行修大悲法，剛開始可以採取學習的方式，等到完全熟悉，閉著眼睛都可以背了，那時，就可以正式開始修大悲法了。

客問：修持大悲法，在觀水時，久了眼睛都會酸，是不是光線的關係？

師答：不是，可能是觀水的杯子放得太高或放太低，必須以水平線為準才不會累；杯子的水不要裝滿，半杯水即可，以水的水平線（不是以杯子的水平）與自己的視線成平行，張開眼睛就看得見（不吃力），若往上看或向下看都會累，所以可能是擺的位置有問題。

有的時候把自己的姿勢改一改，或者把放杯子的位置調整一下都可以。其實也不要太過執著，那只是訓練的一種方法，如果一味的執著，一開始觀就想到水會不會動，那就變成妄想雜念了。

客問：學了梵密再做大悲法或觀音法門有沒有關係？

師答：沒有關係，學梵密，顯教的東西都不受限制，所要求的是不可以再去學其他的法，是指其他的密法而言，顯教的法不在限制內。大悲法中只有最後四句咒心必須以梵文發音念，前面八十句不論用國語、臺語、客家語、甚至用英語都沒有關係，沒有限制，而且也沒有各式各樣的要求；但是梵密就有一定的儀軌，有各式各樣的要求與限制。

客問：什麼是大悲出相？有人說持念大悲咒得與觀世音菩薩相應，就叫大悲出相？

師答：有關大悲出相這部經籍是中國人作的，以大悲咒為中心，為了讓不識字的人好學習，於是相顯示修養的方法，不是相應不相應的問題。其中八十位，即八十句咒語，真正咒心是末後四句。每一句咒語有其意義、有一菩薩或神的圖像，那祇是假設一個相，而表示依於咒語顯現某種力量，切莫以相為依據，而後在一個相一個意義上打轉，那祇是適合於修養的一種方法，所以說，以咒語來顯出其相上的力量叫出相，不是執著於相。

它是假設一個相，因為密宗講究依於相而起修；比方修曼陀羅法或用什麼方法，能夠突破；出離即突破之意，可是要有相才能出離，所以才涉及到「相」。

這是依於佛法中法要方式而得，先設計一些相，然後依於咒語出離其相，不要執著其相，但若連這些都沒有，就會造成只會背咒語而已，但要突破、要出離，則必須依於「有」。

客問：修大悲法時，要不要依於圖像作觀想？

師答：不需要，念咒語看一眼即可。好比一些聚會場合，與人初識，即使有人一定要拉拉手，你不會刻意去記他是什麼樣子，可是你會聽到他講了些什麼，這是人的一種分別心，也是習氣使然。一些法門便是配合人的習氣而設，教人怎樣慢慢離習氣而清淨，最後有顯道的機會，這是種方法，所以叫法儀。介紹佛陀的道理方法也一樣，一般只是照文字或以自己意識去解經文，抓不到法要，結果都是分別計較，如果能把握住法要就不同；一部六祖壇經，可以講得很好，也會講得一文不值，可以講得讓人對釋迦牟尼佛都可以不在意，就看你怎麼去講，可是所講的真正目的，是讓人從你思想表現上得到利益，而不是起分別。

客問：請問行修觀音法門是否須回向？

師答：做觀音法門一定要回向，以前來菩提寺學大悲法，一定要皈依三寶，才夠資格學習。只是念大悲咒或是別人教你，抑或沒有皈依三寶勉強學了，在佛法中叫做盜法（偷盜佛法），這不會有成就的。

客問：師父講的觀音法門是不是只有在靜坐時才可以作呢？

師答：沒有限制，只要不是躺著即可，因為臥躺時拿著經典也不好拜，坐著也好，盤坐、站著、跪著都可以。

客問：修觀音法門為什麼不要點香？

師答：觀音法門是作自我訓練，自我訓練可說是自我修行的基礎。譬如平常修學普門品，只是誦念不能成為法門，僅是一種持誦功德，如果加上方法便是修行了。當中點香通常是種供養的方法，法門也是種儀式。比方密法裡有儀軌，儀軌中有供養，如香、花、水、果等各式各樣的供養，點香便是種供養。只是說修觀音法門可以不點香，不是說一定不要點香。

不點香的意思，乃是什麼地方都可以做的方法，畢竟我們沒有很多時間和空間，讓我們去做想做的事；比方旅行、住旅館就不好點香了，在親戚朋友家做客也是。所以說，方便法門，只要有個房間或床鋪或桌子，即可以不點香的方式去做。

客問：觀音法門中要把池水觀為海水，應該怎麼觀呢？

師答：倘若先觀海水無邊無際，再將水面縮小為池水，就會感覺自己失落了什麼，好像少了什麼。所以，先從小的去認識，再慢慢擴大，就會有種充實感；要注意這是觀不是看的問題。經典中提到，一盆水中有一個月亮，一百盆水中就有一百個月亮，事實上月亮只有一個，你的眼睛能看到幾個盆子就有幾個月亮，但是你能不能看到一百個盆子呢？不可能；世間的必然現象就是你一定每一個盆子都看過了，才知道一百個盆子有一百個月亮；觀就不是如此了，觀是看盆中的月亮只是一個假相。

所以，密法是由假變真，亦即由假相而顯真相，從小池塘的水，再慢慢擴大像海一樣無邊無際的水。像「須彌納芥子」是理所當然的事，但「芥子納須彌」呢？最小裡面包含最大的；問題在各人所起的分別，是看或是觀的差別上。又如晚課出食「七粒遍十方」，只有七粒米如何普及到十方世界呢？眼前你看到的是房子裡日光燈的光，再把眼睛閉起來，想想外面大太陽的光，還是可以想得到，可見觀是不用看的，是把「想」的層面擴大；看是以自我的意識能見到的，可是還有很多是我們見不到的，看有想，觀也有想，所以想並沒有錯，只是要改變想的內容。四禪八定中有非想的問題，就是「不同於原有的想」，原來的想是執著什麼？此執著的想是依看而顯現的，要慢慢的去提昇它，想到的就不一樣了。

若第二個想已超越第一個想，那第二個想就對了。若第一個想是一件事，第二個想是另一件事，第三個想又是另一件事，就是妄想雜念了，因為不是在同一個前提之下。觀池水成海水是以水為主，不是以池塘為主，也不是以範圍為主，大與小本來就沒有範圍。例如，一條絲巾很大，慢慢揉成很小，能見到的是這麼小的東西，一打開好像很大很大，然而，絲巾並沒有變，均是想裡面所起的分別不同。想剛好是觀的過程，觀不能捨棄想，否則不能達到觀的目的。

客問：常聽人說持念觀音菩薩名號，可解決困難。但實際上，有困難時，念了也沒感應，最大的關鍵在哪？

師答：最大的關鍵在誤解。經文中說「念彼觀音力」，才能如何如何，這「念」不只是口念或心念，乃在你的意念中，要能像觀音菩薩一樣——大慈大悲；以慈悲心去維護，成為力量，則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。又比如「或囚禁枷鎖，手足被扭械，念彼觀音力，釋然得解脫」，莫解得高深莫測。若你思想中皆是慈悲喜捨，也不會犯法，枷鎖又怎會套到你身上？所以莫把文義錯解了。

常為人持念的十九字聖號——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」

皆有其功德力，若成天念的是李師科（搶劫罪犯），那就麻煩了。要有功德價值在，才會造成感應道交。常念佛菩薩的名號，即是制心一處；將身口意集中在名號上，自然易得清淨，所謂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。

客問：修古梵密法有沒有時間上的要求？

師答：修梵密的時間通常是在下午一點鐘以後到晚上十一點鐘以前，中間任何時間都可以做，做多少遍都沒有關係，至於一遍須做多久，最久不超過十五分鐘，只是做到印、咒、觀相應身、口、意即可，這必須要下工夫的；如果偶而耽誤一兩天也沒什麼關係，修養的過程中並沒有太多的要求，並不是咒要念多少遍，重點是使三密相應三業，其中方法與大悲法、觀音法門都不一樣。

客問：梵密是不是東密？

師答：我們應該說密宗只有兩種：一種是梵密，一種是藏密。日本的密法，是從中國傳過去的，稱之為東密，這是後人分的。實際上在印度只有一種密法，就是梵密。而後為什麼會有梵密、藏密之分呢？密宗傳到中國有兩支，一支是在中國西南地區流傳的，即由蓮華生尊者傳入西藏，是以藏文來發音的，來念咒語，此稱藏密。另一支是由善無畏、金剛智、不空三藏，從印度傳到中國的內陸，這一支保存的仍以梵文來發音，稱為梵密。由此可知，在印度、乃至古印度都是梵密，沒有其他的密，亦即密只有一種，是以梵文發音者為準。

【心經、金剛經】

客問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，一開始的觀自在菩薩是不是指觀世音菩薩？

師答：很多人講心經的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，這是不對的。心經是般若部的精華；「觀」可說是修行的方法；「自在」是解脫之後才能夠得到的，即是得到解脫之後的現象才稱自在；菩薩，全名是菩提薩埵，是修行覺悟的人。以菩薩來說，已成就的稱果位菩薩，正在學習未成就的稱因位菩薩。觀自在菩薩是講已經成就的菩薩，這裡是說過去已成就的菩薩，不是指觀世音菩薩；是講行「觀」之後，才能夠得自在，如果不修行觀法就不能夠得到自在；而修學觀法要以什麼為基礎呢？要以「般若波羅蜜」為基礎，所以心經一開頭就提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……」這是說明行「觀」才能夠求得解脫，得到自在。

自在之後，得到何種因果現象？即達到覺悟的目的，而覺悟的結果是什麼？便是已經成就的，或者是正在學習的菩提薩埵。菩提薩埵如翻譯成「覺有情」，比較難理解，因為覺悟才是成就的目標；所以理想的翻譯，應該是：如果想要得到覺悟，必須得到自在，要得到自在必須修學觀法。千萬不要直截當成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當然已經達到了這境界，如果一定要把觀世音菩薩扯進去，我寫了一本「心之路」，大家可以看看。

心之路，是專門介紹心經，裡面有很詳細的解說，文前的華梵語心經，對照全文，可以用國語發音去讀，可是千萬不要用ㄅㄆㄇ的發音，ㄅㄆㄇ的發音可能會發錯，譬如「他」字就不能發「ㄊㄚ」的音，要念「ㄊㄚㄊㄚ」，因此，裡面有許多字還是有差別，只是也不須特別去學梵文發音，只要按照一般的國語發音就可以了。

客問：請問心經談的「照見五蘊皆空」意義為何？

師答：五蘊即是自我，自我即是五蘊的變化作用。吾人修行是修行自我。自我的調理，先從色心相應而蘊顯，瞭解色蘊形成的因緣與因果，確定色蘊的完成來自色法與心相應行，才有受、有想，而後才有行為造作，五蘊即是如此完成的。此外，欲修養自我，必須在想、行之間建立間隔，於間隔中運用思想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才能照見五蘊的真貌。

五蘊皆空之空，乃是從有的突破而來。「空」有空亡之空，或者聲聞、緣覺之

空，亦有菩薩之空，各種空境都不一樣。五蘊皆空是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而言，從有的發起，若能先空其有相，才是五蘊入空之道。但，學佛修行的重點，在吾人一輩子永不分離，而又必須處理的自我，不論是造作或將來受報都是它。自我就是五蘊，五蘊不起變化作用，「我」就不會造作善惡諸業了。

客問：請問五蘊中之行怎麼解釋？

師答：五蘊中談「行」，只是一種籌量、計劃，因於身、口、意而言，意一動，身、口才造作，譬如，原先想我應該怎麼辦？後來想一想，又覺得不能這麼做，會有如此的行為，意念只是五蘊的變化現象，我們常會想該怎麼做，但又有所改變，如此原來的行就不可能發生，「行」乃是經由身、口、意的發動，於內即是五蘊之行，於外即是身、口、意之行。

客問：百法的想與五蘊裡的想，有何區別？

師答：在法華經裡有五種想，般若學則有九種想，為何有這麼多差別？因為佛陀說法是依對象而異，故有不同。五蘊之想是以「自我之想」而行觀法；百法中的想和俱舍七十五法以至成實八十四法之想相同，皆以了別為理念，至於其他是以法的差異為想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心經色空義如何解釋？

師答：很多人把色空的「色」定位在色塵、色法上，這是錯誤的。心經裡「色即是空.....」色是五蘊之色蘊，以前跟大家講五蘊時都會強調：五蘊之色蘊，是以色塵做基礎，色塵形成法塵具備了意義轉成為色法，我們的心去相應它，產生感受，這時候的色，才是五蘊之色蘊，即是心法與色法相應之後的「色」，才是五蘊之「色」。此時才能談「有」、「空」、「無」的問題。

先舉個例子來談色塵、色法的認識：好比一張桌子，一片牆壁，都只是色塵，如不談它時，它的存在只是個色塵而已，現在要談桌子、牆壁便由色塵轉成了法塵。色法又是什麼呢？色塵對「我」而言，已具有法的意義。以桌子而言，比方知道這張桌子是以什麼材料做的、有什麼用途.....桌子對我而言，便由不相干的色塵轉變成法塵，但是跟「我」——心，還沒打交道，心要和它打交道，法塵就成為色法。

又例如心色相應，或不相應的道理，透得這點，便能瞭解色空之義。比方五金行的貨櫃架上掛著一把刀，刀是色塵；若認識那種刀做什麼用的、什麼質料、怎麼做的，刀是法塵；可是，自己跟刀有什麼關係？若不需要它，不必要買它，刀只是法塵，則與己無關。但當起了心念，看中一把刀，想買下做什麼用時，

刀就成了色法，心、色相應後，五蘊完成，自我意識表現出來，付之於行為結果。

我們知道，菜刀是切菜的，水果刀是削、切水果的，武士刀是供學藝練武、練日本武士道用的，在正常的情形下，如要選購，一般人的色蘊是依此發展，於受、於想、於行、於識運作而完成色、心相應，而後作取捨，做什麼用買什麼刀。但是假使有個人很生氣，氣得要殺人，到店裡買下一把刀，為的是拿去殺人；這麼一來，心念起的是無明，心色相應的結果（就是不管什麼刀，依他心念的需要買了再說）色蘊既是無明怒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之一連串發展，付之於行為的結果可想而知。這是依於現象來看「有」。

那麼，於「空」的現象怎麼說？假使一把刀，擺在廚房裡，本來是切菜用的，現在很生氣，卻拿去殺人，刀的目的及功用都表現出來，刀的功用表現有兩種不同的現象，一是用它去切菜，無傷於人，一種拿它去殺人，造成傷害。再看，刀是切菜用的，於殺人而言，自己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都是空相，因為不存在，於此，五蘊是空，自然無行為造作，更不會得什麼結果。頂多，於你的感受，刀如果不够利，就會去磨一磨，切菜比較方便，是不是？這裡面，有因果關係、因緣法則，會涉及到有、空差異之道理。所以，我們談色空義，要依於「有」的現象去辨識。因為心、色相應，色蘊形成後，感受可以因為「想」之修養而改變，如此，想、受起了變化，不僅行識不一樣，連原來的色蘊也會成為空相。「色即是空」、「色不異空」，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」，理即在此。因此，要知道空相，必決定於有相，若捨棄「有」的作為，談不上空不空的道理。比如做夢——很奇怪，自己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，怎麼會作出這種夢？對己而言自認是空相，其實還是有相，為什麼是有相？必定曾經有過這種想法，只是於過去並沒有注意它，或不在意它，而意念、相卻是存在的，於己而言似是空相，事實上已進入識田，否則怎會在夢裡顯現出來呢？其實，如果這個意念雖然顯現出來，若不去做的話，還是空相。只是有人會害怕擔心，唯恐夢到了，會不會成真？須知做不做完全在於本身，心為主宰，還可以顯現空相。談色空，千萬不要把「色」當成色塵或色法，如果這樣的話，就不懂「即」或「不異」的法理。它一定關係到五蘊中受、想的問題，你的感受、你的想法，什麼樣的感受、什麼樣的想法，或有這樣的感受、不作這樣的想法，內涵是可以改變的，裡面就蘊藏了「即」及「不異」的道理。心經談色，是講五蘊之色蘊，重點如能把握的話，問題就迎刃而解，關鍵在受、想上面的改變，熏習佛法，便是學習這層修養。

如果想、行之間建立起間隔，使原來的想加以改變，使不同於原有之想——本來想這麼做，結果不這麼做，這想就成為「非想」。比如說，這件事使我很生

氣，原來感受是難過，要去打人、揍人，可是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不能這麼做，人家這樣對我，我會難受，難道我以同樣方式對付人家，人家會好受嗎？想、行加大，建立間隔，想蘊改變，這便是佛法的現實饒益功德。色蘊雖然沒有變，但可以使它不成為事實，而完成空相。在佛法中，這是個非常妙的道理；我常說，學佛修行辨道，就是面對「自我」，自我就是五蘊。修行，是修養自己，自己的什麼？就是五蘊。因為我們的自我，完全是五蘊起變化之作用。如果對五蘊下手，就是修行，如果不從自己五蘊下手，即等於有人說：「不吃也沒有關係」，「吃就是不吃，不吃就是吃」似的胡說八道。「不吃」是沒有關係，會說「不吃也沒有關係」，至少已起執著，對不對？如果真正無動於衷，什麼東西都不認識的話，才可以這麼說，還能認識——至少你已分別它了，說不吃沒有關係，表示你還很好，並不是不吃就不好，好與不好還是一種分別。佛法所顯示，是怎樣在分別發生之後，不要再計較執著，並要進一步去認識瞭解，要從中有所發現，而且所做的認識瞭解，還要不同於原有的，也就是能發現其中還有多少計較執著，是不是比原來減少了？如此不斷地修養，才能成就道業。

客問：心經講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請問要如何觀照？

師答：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如依我教的止觀法門可以做得好，但必須先把握五蘊的道理，在想行之間建立間隔，這間隔不是自己想建立，就可以建立得起來的，而是要有個空間；四禪八定中第五定是空處（空無邊處定），空處即是完成四禪之後，先要把間隔建立起來，留個空間，空間完成並不就行了，入空不是個高境界，只是個斷滅的暫時現象，入空之後要進入識處（識無邊處定），第六定識處就是認識、瞭解，從中去發現什麼，可見空了之後，還要再往上提昇，並不是一住空就算了，必須勘破苦空、無常，成為聲聞，而聲聞乘還不一定能達到羅漢的境界，因羅漢是無學，如果還有學，那問題同樣還很大。

所以，說「照見五蘊皆空」是以菩薩法來講，因為它的目的是：明白五蘊是身口意的原動力，五蘊如果能夠照見空相，那身口意就不會造作，所以要行般若波羅蜜，也就是要有智慧之行。佛陀所有的道理方法就是智慧，能運用在五蘊起動時，能作得了主，就能照見五蘊皆空，身口意就不會去造作，所得到的就是道，而不是業，這是它的概念。

客問：般若心經裡提到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請問該如何解釋？

師答：這個問題不是用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的，現在只以概念的方式解釋：「色」不是指一般的色，而是指五蘊之色，是自我跟外面的色塵相應；為什麼談空？

針對自我計較、執著而說，如不計較、不執著，即使有外面的色塵，對你而言也是空的，色、空的關係是這麼去分辨的。

至於為什麼會有計較、執著？因自我跟外面的色塵緣境相應，才會產生感受，有了感受才會去思想：該怎麼做？做了就會有結果，這是一連串的五蘊變化。如果色蘊形成了，有了感受、想法，而進一步把這種感受、想法加以調整，色蘊對你而言，就不會造成影響，相當於是一種空相；這是色、空之間的概念。如要詳細的瞭解色、空的關係，可以參考拙著「心之路」，書中解釋、分析得比較透徹。

客問：五蘊的識蘊，是不是一個結論？

師答：「識」是五蘊變化作用的結論，任何的色受想行運作之後一定會有結論，識即經過分別或了別之後，所得的結論。比方要確定好或不好，就是種分別，而經過分別或是作了別之後，自然就是個結果；這說明我們起任何一個心念，都會有個結果。

客問：行蘊，是不是要有知識經驗？

師答：它要以想蘊的內涵做基礎，在想上面下工夫，當然要有知識經驗。如果在想的時候，只照自己的意思去想，不夠的；要依佛法去想，還要看對佛法能不能融會貫通。如果只想到佛法裡面的名相和要求，而不知道法的精神所在，同樣發揮不出其效益來。比方說：提到不殺生，就解釋成持齋，這問題就很大了。不殺生，並不是持齋；不殺生的目的，是在培養慈悲心。而一般人卻把它搞錯了，認為學佛就要持齋，因為不可以殺生，這是不瞭解「法」的緣故。

客問：所謂想、行間隔的「行」，是指內在心的運作或外在身的行為？

師答：那是內在的行。「行」於外即為身口意之行；於內即是五蘊之行——還只是籌謀、計畫的階段；比如我打算怎麼辦，再想想，可能就會改變原有的行的意念，它還只是五蘊的變化現象，於身口意尚未表現出來。

客問：請老師父再把「不垢不淨」的意思說一下。

師答：要把握基本的理論：談到不垢不淨，那是種現象。「垢」是人產生的；「淨」也是人的分別。那麼髒了是不是沒有辦法了呢？髒了還是可以洗乾淨，洗乾淨了，是不是就不用了？還是會用，用了還是會髒，這是「不垢不淨」的問題。不垢不淨絕不是世俗人說的「不乾不淨」的意思。不乾不淨那是本來乾淨，結果弄髒變得不乾淨了。就好像講自然，本來沒有生滅的，對不對？但是人常說

「不自然」，還是因為有了自然的分別；什麼叫自然？什麼叫不自然呢？女士們常強調一句話：「自然就是美」，請問什麼是自然？插一朵花，這花有自然美，這是植物。其實女士們用的化妝品，它也是植物性、礦物性或動物性的東西，也是自然，那為什麼要強調自然美？說我們人本來就是美，可是，人因受了某些色相的迷惑，於是就弄些東西抹在臉上、嘴上，佛法是用這種方式去看的。

客問：金剛經所說的「空相」是何義？

師答：金剛經屬於般若經典，故以般若學的方式來說空相。「空」依於「有」來說，「相」是現象，有什麼樣的現象，才能顯不同的空相。以煩惱而言，於相是身心不安，屬於「有」的現象。如何突破「有」呢？必須轉煩惱，從煩惱中見道。煩惱中有道嗎？肯定是有道，在於修養的能見與所見的值率；見道了就是「有」。沒有見道，就是「空」。

見「道」了，煩惱即滅，是為菩提的顯現。從煩惱的生到煩惱的滅，不是空相，而是在未見道之前，道在煩惱之中是個空相；其實所有的法，都有空相的存在，於有的現象中去發現，能發現是有相，發現了能不執著就是空相。

客問：金剛經說：一個菩薩不應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也就是無分別心；可是老師父回答問題，卻常因人而異，有不同的說法，這是否跟金剛經有所違背？

師答：你把金剛經誤解了，如果說眾生沒有分別，那麼佛法也是多餘的。眾生肯定會有分別，必須依眾生的分別，而說佛法，不是依佛法而去分別眾生，一定要把握住這個重點。

世間本來就有許多問題，釋迦牟尼佛住世說法的目的何在？好比一個醫生看病，他要能分別出病因、病情、病癥，才能應病與藥，才能把病治好；比如感冒，如果醫生不問什麼感冒，統統以阿斯匹靈去治它，可以嗎？

再講實際一點，眾生有善有惡，這是人的分別，佛陀雖不否定世間有善、有惡，但從來不分別眾生有善有惡；依佛陀的理念，世間現象只有善與不善，沒有善惡；對眾生，他是這樣不起分別的。說法要相應於眾生的根基，如果連「相」都沒有，談佛法做什麼？對人有什麼幫助呢？說法的目的，原是要教人破相、清淨相，因為眾生皆有相的分別與執著。

客問：金剛經裡面所說的四句偈，是指那四句？

師答：梵文的金剛經就是由四句、四句組合而成，所以，四句偈是指經文中的

任何四句而言。

客問：請老師父解釋「性空」與「空性」之意義？

師答：必須看用於何處，不能只照名相來解。「性」是本有、本質，或者是本體。依空而言性，則性是寂靜；依性而言空，則以物質之相，或精神之用而顯空義，所以說空性與性空，不可以作相同的看法，亦如「飽、餓」，即具空性與性空的不同法義。

客問：請師父解釋「空相」和「空性」？

師答：「性」與「相」差別很大。性可說是性質，性質通常以習氣來說，比方習性。習性有兩種：一是業的習性，一是道的習性。同樣在性的現象之下，性質怎麼會形成？性不會形成相狀，因為形成相是我、是心；心念生而有相，心念滅，相也滅，對不對？那麼空相、空性其理何在？能不能瞭解其差別？

比如：人的習性有善性，也有惡性？此即業性。當業性顯現時，善、惡，好或不好，同樣都會造成煩惱，依於「相」而言，是你身心不安、不自在的現象，才稱「相」；煩惱本身，它只是一種「性」，這種性是可以改變的，為什麼？轉煩惱而成菩提！也就是由迷惑、不明了的性，進入到覺悟、瞭解了的性。所以空其「相」，才能顯現出「性」。性有業之性、有道之性，既知業性不好，要去掉，是否轉為道之性就好？如果是道的執著，同樣不清淨，因為真正究竟清淨是連道也清淨，道之性也要空，但那是最後的了，不能一開始就去空道之性。此即一是從相上執著，一是從相上認識；相的執著是業性，相的認識是道性；意如果執著相，就變成業性，如能發現道，當然就不一樣了。

學佛法在名相中要能知道法在那裡，如果不知法在那，只念那些名相，即使滿口名相，也等於沒有，所以學佛要學法。再說，學佛是希望得到覺悟，覺悟就要學法，沒有道理、沒有方法，怎能覺悟？好比肚子餓了要吃飯，這個道理誰都知道，可是營養呢？不一定會懂，就算營養也都知道，還得看有沒有吸收、消化的能力？真正的道在那裡？道，是你身體所需的營養要恰到好處才是道，你如果認為有營養的就是道，那就錯了，可是話又說回來，我們還是得吃。像筍子是最沒有營養對不對？可是它可以幫助消化，你不能說那不是道，但是你若完全只吃筍子，成了執著，就不是道，而是習性。因此，要把知識經驗能夠展現出來成為力量，才稱做慧。

客問：金剛經說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但我們人需要從「有所住」著手，要如何把握住這個「有」？

師答：我在「金剛經集義」這本書講過，應無所住並不是談什麼都不存在，而是因為有什麼問題之後，必須面對、去探討，要從「有」下手才能突破顯「無」，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先不要從「無所住」上著手，而先要從「有所住」上著手，至於生什麼心，是根據你「有所住」的時刻，所產生的心去把握它。所以，你要把握「有」，如果在當下產生的「有」，你去把握、認識、瞭解它；而後能突破，突破以後，不要認為自己成道了，為什麼？如果認為自己成道、覺悟了，或者小悟、大悟了，還是「有所住」，因「無所住」是清淨的、無所為，已經沒有「有」的存在，所謂「而生其心」，是因「有」而生其心，不是對「無」而生其心，這是最簡單的解釋。

客問：金剛經云：「世尊，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。」此「無諍三昧」如何解說？為何還要加「三昧」呢？如此是否為突破空相？

師答：「三」是正，「昧」是受，直譯「三昧」為正受；亦即「在正當的情形下，吾人去領納，完成的受」，此現象稱三昧。三昧的現象很多，般若學上有一〇八個，比如看武俠小說，專心致志，不起二心，忘了周遭的動與靜；或者為了照相取景，身口意全副投注於一點上，結果摔了一跤，這些都可說是三昧。「無諍」之「無」，不可解作「沒有」。簡單的說：本來有諍，但不去計較對方之是非對錯，還能進一步去面對自我，此即無諍；主要還是在突破自我(自我意識)，而不是空相。

客問：三心不可得怎麼解？

師答：金剛經言三心不可得是說過去心、現在心、未來心，如果把心字擺在「意識」之義，就容易把握。過去的能得什麼？過去的已成過去了；現在的能得什麼？看起來好像有什麼？可是眨眼成為過去；未來的根本就沒有來，又能得什麼？這是以得失而言。

像二祖慧可在雪地斷臂向菩提達摩求法，菩提達摩問他要什麼？他說：「我心不安寧」(吾心未寧，乞師與安)，菩提達摩告訴他找找自己的心——既然自己的心不安，就找找自己的心看看；心從何找起？自然要依於「有」，要依於色塵緣境所顯現出來的「心」才是；若不顯時，在清淨的環境下，當然覓心不可得！所以，菩提達摩認為：那就對啦！在清淨的時刻，才找不到心，平常因隨著色塵緣境在那轉，到處都是「心」。

又如三祖僧璨求道，二祖問他要什麼，「求解脫」，問他「誰綁住你了？」……如果從「誰綁住你」問題上都找不出「所綁」，此時，二祖回答他「解脫竟」——你已經解脫了。是不是真正解脫了？因為還沒被綁，如果真的綁住了，能

不能解脫？什麼時候不被綁？很簡單，便是面對色塵緣境時，能夠不執著、不計較，還能進一步去認識瞭解，發現些問題的話，就「解脫」了。像我常說的例子——毀謗，如果把毀謗搞清楚，就容易解脫了。「毀謗」是對方講你什麼，而你認為沒那回事，對不對？表示是自己認為對方在毀謗，並不表示對方承認「我在毀謗你」。但人很奇怪，明知道對方講的不是事實，是在毀謗，既知是毀謗卻還要難過，這是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？而人的習氣就是如此，憑自己的感受去起分別，於是有好受、不好受，所以五蘊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就是指人在受想中打轉——憑自我意識。

客問：金剛經中有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；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；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」，請師父解釋？

師答：假使有人讀誦金剛經，居然還有人在毀謗他，說他不好，可見這人過去世的罪業有多重；因為他的罪業那麼深，今生為人，還能讀誦金剛經，可見他過去世已經種下菩提種子，曾經結下佛緣，所以說先世罪業消滅，如果沒有消滅，這一世怎能為人？怎能讀誦金剛經呢？也就是說他的先世罪業，曾經在他的過去世已受過報了，只是還沒報完，到這一生，在他讀誦金剛經時，居然還有人講他不好；是這麼解釋這一段經文，不是因為今生讀誦金剛經，先世罪業消滅。這段經文很多人會錯解，而且容易搞錯，好像一讀誦金剛經，什麼問題都沒有了。

客問：師父是不是像在金剛經裡面講的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，只要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？

師答：就是我剛講的，你在現實生活中，離得開嗎？你離不開嘛，色聲香味觸法不只是談到現世生活中根塵的關係而已，它影響到你的意念、自我意識，無始以來所擁有業的種子、道的種子，影響所及太廣泛了，絕不是一般人所謂的禪。

我以前常常說過一句話，不是天下無禪，而是天下無禪師，可是人人都認為禪師，尤其台灣的禪師特別多，問題在於，基礎你沒有把握，千萬不要去參禪，參到最後都是自我意識，了不起經典上是那麼說，其實經典是不是真的那麼說？還是有距離，為什麼？根與塵不可能不接觸，怎麼清淨？舉個例子：人家莫名其妙打你一個耳光，為什麼打我？即是塵不淨，要怎麼樣才能根塵淨？當人家打你的耳光，不單單是不要閃躲，也不要讓人家打著你，要有那種本事，如果挨打了，還搗著臉問他為什麼打你？都是處在無明裡面。

當人家要打你，手舉起來，你不但不會被打到，連躲都不要躲，你想想要具有

什麼力量，人家才打不下去？運用思想、發揮智慧，思想裡面要有內涵，你所吸收的資訊都是內涵，先不要太急，尤其是參話頭，很多古德們也強調，多少參話頭的人，最後抱著話頭而死，還不知道為什麼死？參公案只是種訓練而已，於了生脫死毫無用處。

你看一千七百個公案，我所寫的「禪的智慧」，至少寫了一千個以上，那有什麼用？只是些資訊，至於一些所謂的發現，如果一定要講，認識了解如此而已，跟生死解脫距離還差的遠。佛法不管你學什麼，都是為求得解脫，離開解脫兩個字去學佛，我講一句不太好聽的話，那叫做玩票，不叫做修行辦道。

客問：在心經裡面講無什麼、無什麼.....，在楞嚴經裡面也有講即什麼、即什麼.....，另外一部份又講非什麼、非什麼.....，比方說即心、即眼、即耳、即鼻.....，後面又講非眼、非耳.....，為什麼有的時候是這樣，有的時候又剛好完全相反？

師答：「無」不是沒有，「無」是從「有」突破以後的另外一種現象，比如說本來滿腦袋瓜都是妄想雜念，因為現在或者禮佛、或者誦經、或者打坐.....，不管是做什麼，你原來的妄想雜念都突破了，這時候的意念是什麼？是「無」的現象，是從「有」突破、是好的一面，叫做「無」，很多人把「無」當成沒有，是很糟糕的事，好像無念就是沒有意念，無相就是沒有相，那這個人變成死人了，要特別注意，「無」不是沒有，可是「無」在經典上、在某個時刻也有「不一定」的意思。

其次就是「非」，非是不同於原有。比如說想、非想，假如我現在正想著很氣某人，最後想想何必氣他，氣他有什麼用，是不是不同於原來的想？叫做非想，「不」是什麼意思？在金剛經上的「不」，是「否」的意思，通常發音是念不(4j)，不念否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金剛經上講的壽者相，到底指的是什麼相？

師答：壽者相不一定歸類在年齡、壽命的長短，假使壽命長一百歲，但糊裡糊塗的過日子，而壽命僅短短二十歲，過得的確有板有眼的話，那活一百歲不如二十歲，所以講壽者相，是講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之間的時間、空間，不是一個單一的時間而已，還有空間，空間要有內涵，叫壽者相。千萬不要只是歸類於人可以活幾十年，那也有活一百年的，而蒼蠅蚊子只有七、八天，烏龜可以活好幾百年，那究竟怎麼說？所以不能夠完全在時間上計算，還有其空間。

客問：請教師父，金剛經裡面談的四句偈是談那四句？四相是什麼意思？還有

像如來說凡夫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，這種三連句在金剛經裡常常看到，請教師父大概是什麼意思？

師答：四相是以人為基礎，人都執著於相，執著於表相，這裡面所說的相，除了表相之外，還有所謂表相的成份，這成份都是以自我意識做基礎。比如說我相就是以自我為基礎；人相是自己以外的他，即是他人；眾生相，有很多人把它解釋為有情、無情、非情都放在一起，其實談眾生相都是以人能夠直接感受的眾生，感受不到的，不能夠直接了解的，都不在眾生範圍之內。

如果我相是個單一的人相；人相就是除了自己單一的我，還有更多的我，那是人相；那除了這個我、單一的我、更多的我，眾生就是除了我們人之外，還有相同於像人一樣，也有其情感作用的眾生，所以廣泛地包含了六道眾生；壽者相其實不是單一講人或者六道，他講每一個生命他都有其時間的壽命，可是還有其時間之內空間的壽命，這個話怎麼說呢？比如談時間，從生下來，一歲二歲一直到多少歲，這就是時間，以一歲來計算，一歲中間有三百六十五天，三百六十五天裡面有每一個不同的空間存在，如果只是看壽命而去分別的話，談四相沒有意義。

第一個談我相，人都有自我意識，人相除了你自己有自我意識之外，不要忘了，別人也有自我意識，除了別人有自我意識，還有更多不同的眾生都有其自我意識，在自我意識裡面，除了你學習的也好、生命的過程也好，還有一個時間性，在這時間中間，你的過程就是空間，過程中間你的自我、人家的自我、更多的自我，究竟以什麼做為先決條件？是以相做為先決條件，就是憑我們眼睛看到的，耳朵聽到的，鼻子聞到的，舌頭嚐到的，意念所感受到的，身體所接觸到的，種種所謂的色塵緣境都叫相。所以，談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除了有表相，還有其內涵，否則的話只是分別四種相，那毫無意義。

舉個例子就很容易了解，假使說這是麥克風，肯定是麥克風。什麼叫做非麥克風？雖然是麥克風，有不同的形狀、不同的大小，都有其不同，每個不同基礎都還是麥克風，可是在形狀以及它的作用大小，就有其不同，這種不同就是非。比如說麥克風，不可能所有的麥克風都一樣，甚至不可能出去的功率什麼都一樣，因此，不能否定其它，只是跟這個不一樣，所以非就有不同於原有的意思。講麥克風是肯定的，另外拿一個做對比，那是非麥克風，跟這個原有不相同，不是說它不是麥克風，非不是講不是，是講不同於原有，是名麥克風，這個叫麥克風，另一個還是叫做麥克風，是名麥克風，那個經典就是這麼解釋的。所謂第一波羅蜜是什麼？是所有波羅蜜中間以般若波羅蜜為第一波羅蜜，因為般若波羅蜜是眾波羅蜜之母，稱第一波羅蜜。即非波羅蜜就是講其它的波羅蜜，它不同於第一波羅蜜，事實上它還是第一波羅蜜，只是比較來說是不同。

因為波羅蜜有兩種解釋，一個它是一種方法，這個方法可以離苦得樂，在佛學辭典翻成為到彼岸，離苦得樂就是到彼岸的意思，而這個方法有不同的方法，像施波羅蜜、勤波羅蜜、禪波羅蜜，都是波羅蜜。

為什麼說即非波羅蜜呢？它是不同於原有般若的第一波羅蜜，所以即非第一波羅蜜，可是，是名第一波羅蜜，為什麼？以名字而言，在所有波羅蜜中間，它還是一個獨立的波羅蜜，最後肯定的那個是名第一波羅蜜，是說在波羅蜜中間，還是一個獨立的波羅蜜，中間那個是做比較，所以有問、有比較、有一個肯定。

波羅蜜法，以六波羅蜜來講，有六波羅蜜、十波羅蜜，還有九十波羅蜜、無量波羅蜜，都叫波羅蜜。所謂第一波羅蜜剛說過，是以般若波羅蜜為首，它是眾波羅蜜之母，為什麼？任何波羅蜜要實行的時候，都離不開智慧，所以是眾波羅蜜之母。為什麼才是為首呢？沒有般若波羅蜜，其它都用不上，發揮不了力量。

第二個說波羅蜜不是只有般若波羅蜜，還有更多的波羅蜜，可是那些波羅蜜與這個比較起來它是不相同的，可是並沒有離開它，所以不是否定，最後就是肯定你現在說什麼，那個就是什麼，佛法不是一個死的東西，是一個活的東西。我執著於他相，不是我執著於我自己的相，如果我執著於自己的相，你那個我又是什麼？是因為人會執著於他相，執著於自己以外的相，所以才分別我有我的、你有你的、還有更多的，是這麼說法。我不是講到，它有內涵，你有你的自我意識，可是不能否定別人的自我，那就是他我，還有更多的我，那就是眾生，因為都是依於相才會發動那個我，沒有外面的相，那個我怎麼會動呢？我是在一個靜止狀態。只不過別人怎麼講我都沒有意見，我只能夠說把我知道的介紹給你聽。

金剛經裡面有兩個明顯標示出來的四句偈，第一個是說以色身、以音聲，第二個就是一切有為法，事實上什麼叫做四句偈？佛陀說的經典經過集結之後，都是用偈的方式表現，每四字組成一個體，叫做四句偈。你們談到四句偈等，還加一個等字為什麼？這都是後人執著於金剛經裡面，兩個標示出來的偈，其實任何一段都有四句偈，只是翻成中文，老是用偈語的話，可能不容易理解，才用中國的文字方式來表現。

很多經典幾乎是即使前面有中國的文字表現，它後面還是偈語，偈語就是用中國的文字來說明偈語的內涵，所以很多大的經典，好像都在重複，像華嚴經談到什麼天王，得了什麼解脫門，前面談了，後面偈語還是談這些，這是一種翻譯的手法，都是四句偈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我們看華嚴經，每一段偈語一開始都是六句，不是四句，為什麼？那是加上天王本身先提出來的言語，事實上還

是四句偈，所有佛教的經典都是以四句、四句組合起來的，所以到後期，有很多菩薩造論多少偈，都是講這個，只是偈的字數不一樣，通常有三個字、五個字、七個字都有，也有六個字、八個字，甚至最多到十三個字一句的都有，唯一的是四句的字都是相等的叫四句偈，千萬不要執著於那個偈。

【唯識學】

客問：唯識學中所緣境之性境、獨影境、帶質境，請師父以實際生活中之例舉證？

師答：性境：以物之本質所代表的意義，例如以顏色來說，紅的代表「歡喜」、「喜氣」，黑的代表「悲傷」。

獨影境：簡單的說法，是依一些道理，用心在某一事上，怎麼鑽也鑽不出來，稱為鑽牛角尖。有兩種現象：一種發生於世俗的人事，另一種於佛學上，去理會、發現，拼命在裡面認真，其實是鑽牛角尖的。例如：以煩惱及菩提說，如從煩惱去拼命找菩提，而不去面對煩惱，這叫鑽牛角尖；又說煩惱及菩提，一定要有煩惱，才有菩提，這叫煩惱牛角尖。因菩提須要有煩惱才顯現出來，從別人的煩惱裡面，也可以發現；若觀念裡存著：煩惱來了，我再來找菩提，這都叫鑽牛角尖。

須從事情的變化與作用去分析事理，一個完整的佛法，須具備體用相境。我們以最現實的方式去看獨影境，人的分別心如何形成呢？關係與我密切，我就較關懷他，那與我較生疏，就不太在意他。又如：自以為學佛很好，但畢竟好在那裡？若不是已從佛法中獲得的知見，去改正自己的缺陷，只以自己的觀念與感受去認知，沒有實在的下過修持的工夫，都是獨影境。

帶質境：從自我意識所產生的迷惑、疑問、臆測，再外加一些什麼的？例如：以毛巾先用來洗臉，再用來洗澡的話，我們就不在意；若用來洗澡後，就得以肥皂、清潔劑加以處理方可再洗臉，為什麼？這就稱帶質，帶了什麼質，帶了些已洗過澡的成分在內，加上些自己想像的成分。若以煩惱、菩提為例，怎麼去看？

第一，以性境而言：煩惱的本質，是身心不安，它的性境就是如此。那麼從煩惱中能體會些什麼，能覺悟的話，這時候所得是菩提，不是煩惱；以本質而言，我們說它是一個不定的內涵，不是肯定的性境，如一定的道或善、惡。

第二，以獨影境看：像我們認為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或阿彌陀佛，實際上，除了那些已成就的佛外，還有「覺悟」的意思，只是看到影像而產生，就如同以自己的感受，認為那個人對我好，那個人對我不好，只是感受，有沒有去探討，他為什麼對我好？或為什麼對我不好呢？總會有這個作用，那人對我好，我很受用，那人對我不好，我很氣他，甚至不去理他，這都是自我意識從這些分別

影像所發起的。

第三，由煩惱再去產生的煩惱，這叫帶質煩惱，例如：本來就缺錢的人，需要錢自己又沒錢，怎麼辦？用偷、盜、搶之不法手段來得到錢，這就形成了帶質的煩惱。

因此，我們說，「所緣境」，就是所關係的緣而產生的境界。

客問：唯識學中的三量是何義？

師答：「量」，一般有所謂的衡量、思量。唯識學的理論是講「識而後唯」，建立法相後，先做了別而後才肯定叫唯識，因此，依其本義應是識唯之學，而不是唯識之學，否則一切萬法唯識所現，我認為怎樣就是怎樣，這根本不是佛法。佛法是先要認識清楚再作肯定。

從唯識與識唯上，可知其「量」的方法；識是了別，要如何去明了、分辨？就是要去認識清楚；又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可以採用，就是量的問題。有的是依於現在的現象去衡量或思量，就可知道這是「現量」；有的是比較所得的，任何問題都必須蒐集很多資訊加以比較，才有選擇的餘地，才能發現得更多，所了別的價值就不同，所得的結果才更可信，這是「比量」。「非量」則是以不同於現量與比量，亦即是以另外的方法去衡量、思考，也可以得到了別的機會。唯識學講究以現量、比量、非量去衡量、思考，經過了別後再得一個較為可信的結果。

客問：唯識學派算不算了義經的範疇？

師答：大乘經典，以菩薩法來講，都是了義經；我們所說不了義是什麼意思呢？是以聲聞乘來講，聲聞乘是不了義。了義、不了義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我常說的——懂得道理好修行，就是「了義」；不懂得道理去修行就是「不了義」，是如此分別了義不了義。了義在界定方面不容易混亂——菩薩肯定是慈悲，所謂信解行證，就是要了義才能證。提到「解」，比方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只有信願行，沒有解，那我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難道不是佛法嗎？不是！因為它不能成菩薩，它往生只有西方極樂世界的樂，再聽阿彌陀佛講經說法，才有機會成菩薩。而信解行證是每日都要做菩薩，這是了義、不了義的地方。不了義並不是完全不瞭解其意義。而是依於聲聞和菩薩，聲聞乘不一定要了義，為什麼叫聲聞？也就是依於用耳朵聽、眼睛看到的而去修行辦道，也就是佛陀怎麼說，就照著怎麼做，這樣就好了。那現在佛陀不在了，已經沒有聲聞乘，即使有，那都是化身羅漢。因為佛陀已經不在了，你不可能依不了義而成道。菩薩法一定是聽到道理方法而照著去做，必須是解而行，所以菩薩法強調的是解行並重，而唯

識學事實上也只是了義經裡面的一部分。

客問：心理學中談到有關記憶的問題，類似唯識學的理念，二者是否有關係？

師答：早期的心理學已不同於現在的心理學，因為現在的心理學已加入許多佛學的概念，如因明及唯識等。

客問：唯識學在佛陀所說的法門中有何特色？

師答：唯識學只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許多道理方法中的一種。佛陀說法一向是應機而說，也就是針對不同的根基與智慧，說不同的法；因此，表現的方法也不同，如唯識學是專門以唯識的觀點析解人生的問題。有時，各家各派的理論方法，雖然各有差別，可是最後仍是相同的。各家有一共同點，即是以「我」為中心，也就是要解決每一個「我」的問題。

客問：師父上課時說唯識學是已經發生的事理？

師答：唯識學講求先建立法相而行識唯，佛法的概要是在事情還沒有發生前就要未雨綢繆，不能等到亡羊再來補牢，那將會慢半拍，也會措手不及的。

客問：修養還不夠怎麼辦？

師答：這需要時間和空間的訓練，學佛是要一步一步走近法的世界，平常就要修養，靠平常的修養才能夠面對問題，久而久之，便不會依賴，自己可以作主。

客問：心識與心念如何區分？

師答：心念是前六識，心識則包括第七意識。

客問：師父，請說明一下「轉識成智」的道理？

師答：這個問題好大！我們用簡單的方式講吧！大家先要知道，「轉識成智」在佛法裡是專業性的，在唯識學派中才談。識是了別，但這了別，最多只是自我分別的意識。即使是道的或世間的，都只是分別，這種分別往往都以自我意識為前提，因此，只要是以自我意識而分別都叫識。至於說轉識成智，這種識只是自我的一種看法、經驗、知識，往往不一定對自己或他人有什麼幫助。要怎樣才有幫助？對自我而言，是一種道的幫助，對別人是屬於好的幫助。因此，可以說對自我的道，屬於好的，都是「智」的現象，也就是說，若把這種「分別」轉變為「有利益的」，就可稱「轉識成智」。

例如：燒香禮佛：燒香是供佛；禮佛，也就是供佛。燒香也好，禮佛也好，都

是在供養佛——以香來供養，以禮來供養。在道理上，我們可以肯定，可是在行為上，我燒香、禮佛，我供養了佛，佛啊！你要保佑我，為我怎樣怎樣……，那只是自我分別，我們說「有所求」。燒香和禮佛只是一種供養佛的行為，如果你能夠以一份虔誠的心而行供養，那就不同於有所求了，而是智的分別，就叫「轉識成智」。

以唯識學來講，如果談轉識成智的話，那很麻煩（按：名相術語多故）。我如果念一套這麼的程式給你聽，試聽看：在唯識學裡面，一法相，法相顯，而後作了別，了別而後肯定，那就是轉識成智。

唯識學裡面有很多的言語，跟我講的道理是一樣。我只是告訴你，當我們了別之後，使它轉變為有利益的，就叫做「智」，沒有利益的只是自我意識，一種分別而已，這是最簡單的說法。

客問：請解說唯識學中的三性？

師答：法離不開此三性：遍計所執——普遍一般的現象，大家皆認為如此。依他而起——因什麼而作的，有一些比較特殊、獨立性的情形而發生的。圓成實性——前二者皆有缺失，此一比較起來較為圓滿；比如以是與非而言，掌握之，所以不會造成對立，但並不是真正達到了圓滿成就，因為圓成實性尚未臻究竟之法。基於佛法必須證得覺果故，如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也就是出離三界六道不再受生死。

客問：因明是不是類似邏輯學？

師答：因明學，我如果說它並不屬於佛法的話，很多人很難接受，但唯識學卻是從因明學蛻變出來的。在古印度十二大學派中，三個學派所完成的學理叫因明學；唯識學則是依於因明的基本理論而發揮出來的學問。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因明從因而明，唯識學從相而明；所以唯識學是先建立法相，而後了別得到肯定，而因明是從因探究得到結果而認識。其實世間上有很多東西都有相關連性，只是把它分得細一點，我們不一定要肯定它是什麼。如以各種學派差別的時間分別的話，邏輯學在因明學之後，因明學可以說在奧義書時就有，是古印度的一種哲學思想。

客問：請問解深密經所講之止觀與一般之止觀有何不同？

師答：解深密經所講之止觀，是面對已經發生的問題，怎麼去分析、認識；一般的止觀，則不一定要問題發生了，再去面對問題行止觀；所以說唯識學（解深密經屬唯識範疇）比較合乎現代潮流。人生活於此環境中，就會有許多問題，

而問題發生卻常不知如何解決，一個學佛者不可能先花很多時間去修養，然後再去面對問題。一般的止觀就是要花工夫、時間去修養，然後再面對環境中的諸多問題；而解深密經則不同，它告訴你道理、方法，面對現實，從現實中慢慢去修養，所以它比較適合在家修習，而一般止觀則較適合出家眾，因為環境不同故。

客問：唯識論是屬於佛陀時代或是中國的？

師答：唯識論是一位菩薩造的，他的心得報告，或稱之為論。唯識論是根據六經、十一論，取其相關的思想、理念組合起來完成的論典，猶如論文或心得報告，所以，他還是屬於佛陀時代的東西，不是中國的。

如肯定的分別，經、律是佛說的，論也有佛說的，可是不是佛自己說的，是由那些菩薩們代說的。譬如文殊菩薩，佛陀升座，結果他不講話，就由文殊菩薩代說，也稱之為論的；如地持論，其實應叫地持經論，為什麼？這部論是根據佛陀所說十地法門的道理，再發揮出來的心得報告，由文殊菩薩再來表現的。因此，論裡面大部分是菩薩所造——為菩薩們的心得報告、所表現出來的。所以說「經」是佛說的，「律」是制度，「論」是佛弟子的心得修養，是這麼來分別的。如果這麼說：經是道理方法，律是規矩法則，論就是依循道理方法、規矩法則再表現出來的心得發明，就很容易加以分別。通常講論，都是指過去菩薩們所表現的，但是到了後期，在中國也有不少的論出現，稱菩薩兩個字，不要把它看得太高了。

比如說，在家菩薩，這表示在家學佛的都可稱之為菩薩，並不一定說要到達什麼境界不可。菩薩的本義作菩提薩埵，菩提薩埵告訴你，在這眾生環境中，你已經有所覺悟了，你就是菩薩，這麼簡單；因菩薩直接翻譯，就是「覺有情」。有時我們稱什麼菩薩、大菩薩，應該是很平常的話。像過去在叢林（禪和子參學的大道場）裡住，出家人有時談到自己的父母，很少講我父親、我母親，都是說「我們家裡那個菩薩」，都用這種方式來講，因此，它並不是特別莊嚴神聖的稱呼；事實上它又很莊嚴，因為只要能夠有此現象就很莊嚴了，在眾生的環境中間，能夠有所覺悟的人，就已經很莊嚴了。

【經典文句釋疑（楞嚴經、法華經等）】

客問：楞嚴經中有佛頂放光之說，其他經典亦有佛眉間放光等之說，這究竟含何義諦？

師答：我們常說這個人氣色很好，一定是從臉部看；而這人精神很好，一定是從全身去看。比如楞嚴經上說佛頂放光，而楞嚴經的全名為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」，這表示最上等的意思，也就是這部經典是最上等的境界，如果經題弄不清楚，就不曉得佛頂放光之意。不要執著釋迦牟尼佛那裡放光，學佛不要在相上打轉，清淨才是道。佛陀顯現什麼，即使經典上有記載，但誰看見過；因此，學佛要面對現實，不要害怕問題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「楞嚴經決疑」第二七九頁經文「宴晦清齋」是什麼意思？

師答：這須和上句的經文連看，「我時辭佛，宴晦清齋」，這是香嚴童子聞法之後，向佛告辭時感受到的情境——「宴晦清齋」。所謂宴晦：「宴」是法筵，是一種聚會。「晦」是說法筵完了之後.....所謂清齋：「清」是清淨；「齋」以個人來說就是止持、作持；於自己身口意的清淨就是清齋。法會完了之後，我向佛陀告辭，於止持、作持中，致力於自己身口意的清淨。

客問：楞嚴經所說的因、緣、自然，何謂自然？

師答：自然是眾人所公認的，也是已存在的現象。如以居處而言：有人以為能夠遮風避雨即可，不必大費周章；可是有錢的人，非要蓋高級別墅不可。其實，這些本無定論，只要能力所及，有何不可呢？這就是所謂的自然。

客問：請師父說明愛、恨的自然性在那裡？

師答：以愛來說，你愛，因為什麼而愛？在什麼情形之下完成愛？這就是因、緣。而其自然性在那裡？如果肯定這是完整的愛，為什麼時間一久，就會產生不愛？不愛並不表示你已完全不愛，還是有愛，可見愛好像會變質？由此說明人有其自然性，不是佛法有其自然性。

恨，也有不恨的呢；如女孩子常喜歡對男孩子講這麼一句話——假使看到男孩子和另外一位女孩子走在一起，不管是不是同事或姊妹或.....，見到面就搥他：「我好恨你喲！」其實，她是愛他，才會恨。話又說回來，我一直強調：

為什麼恨他？是因為愛他，為什麼愛他？絕不會說因為恨他，其自然性在那裡？因原有的愛已經破壞，所以有了不愛，因為不愛，才會有恨，而此恨並不表示已沒有愛，還有其不恨的地方，稱之為自然性。

愛還有不愛的存在，這是很自然的，如果愛中連不愛都沒有了，此人已不是平常人，一定有了佛菩薩的大慈悲心，到了只愛無恨的地步。人有其自然性，不是說佛菩薩有其自然性，佛菩薩是經過相對、突破以後所顯現的絕對，絕對是沒有自然性的，只有相對才有自然性。

談是有非，談非也有是，佛法談是也有不是，談非也有不非，談對也有不對，談錯也有不錯，所以說，相對還有其自然性，不要否定了自然性；如果否定了，只是因、緣，就變成自我意識，此自我意識會否定別人的自我意識。因此，我說將心比心就是種自然性，因為不是只有自己的我，還有他人的我。

客問：承接前面的回答.....相對還有其自然性.....，是不是與老子的「道法自然」一樣？

師答：那完全不一樣。道法自然是依於道，還有天的存在，不只是一個自我。於佛法而言，天也是眾生，人的自我也是眾生，天有天的自我，人有人的自我；不是以天人合一而說道法自然。佛法是不同於老子的思想，老子的思想是形而上的，佛法是突破了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思想與理念。

客問：有人說要瞭解楞嚴經，需要有唯識學的基礎？

師答：沒有這回事，如要瞭解楞嚴經，我寫了一本「楞嚴經決疑」，花了十五年的工夫，在佛印月刊差不多刊了十五年，是解釋楞嚴經的，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法理，甚至佛教辭典中找不到的詮釋，這本書上都有提示，如先看楞嚴經決疑，楞嚴經差不多就瞭解了；裡面沒有談五會楞嚴咒，因慣例上不談咒語。楞嚴經是一部屬於各宗學派共同的經典，並不是唯識學的專門經典。

客問：楞嚴經云：「從始泊終，念念生滅，遺失真性，顛倒行事；性心失真，認物為己，輪迴是中，自取流轉」。請問「念念生滅」在一剎那間，念由何處生起？又從何處消失？

師答：「念」是因自我之業力相應於外緣而發生，若無外緣，自我就不會生起。生滅則是一種變化現象，每一變化現象是為一念，假若另一意念生起（生），原有之念便會消失（滅）。

客問：若無外緣與業力接觸，自我將安於何處？

師答：沒有業力與外緣，當然自我也不存在，吾人對自我應有這樣的認識，比如常說的真我、假我，都只是分別，其實都是「我」的現象。它經意念透過思想、言語、行為而表現出來，「自我」之形成，則是由無始以來造作所成的業力，依於外緣而顯現。因此，沒有外緣就不會顯現，或者有外緣沒有業力，自我也不會形成。

客問：楞嚴經中的火觀如何解釋？

師答：楞嚴經中有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五種觀法，其他的經典又有其不同的觀法。楞嚴經中的五種觀法又有不同的三昧修養，所以與三昧的境界、三昧的法有關係。若以火觀而言，大都以「力量」來說，任何事物能發揮其價值才能成為力量。例如「火」，火的價值是什麼呢？火可以用來冶鍊什麼？用來煮什麼？一定要拿來做什麼用；如果說火成為力量可以把房子燒掉，就成為傷害，不是「力量」了。力量要以價值來講，沒有價值的力量就不需要去觀。這告訴我們要從分別中去認識好的、不好的一面，但這還是種執著；因此，火觀如不能超越，還是局限於聲聞乘。通常「水觀」是針對水的柔和性，「火」則講究其威力，大都以地、水、火、風的力量而成為一種價值，在佛法中稱之為「力用」。

客問：請師父解釋楞伽經中的「一切性、自性相」？

師答：我以最簡單的方式說明一下，一切指所有的，所有的什麼？必須提出一個主題來，你要「談什麼」？你如果不談什麼，「一切性」無從說起。以鬧鐘來說：一切於相來看其「性」，有其本體、本質，對不對？再看一切的鬧鐘，或一切的時鐘，其自性相在那裡？一切的鐘——有鬧鐘、壁鐘、乃至手錶、碼錶……等各式各樣的計時器，這一切的計時器以計時器的本身說，他的自性相是什麼？手錶就是手錶，壁鐘就是壁鐘，鬧鐘就是鬧鐘，假使一切鬧鐘要談其自性相，鬧鐘也有不同的構造、不同的設計、不同的表現，但是不能只以這麼一個相來說，因為以法而言，鬧鐘、壁鐘或手錶，它都是計時器，所以我們要談其「性」，就必須以「計時器」來談鬧鐘，而不能以鬧鐘來說計時器，這是於相而言。

再看法，法在那裡？法在計時，對不對？不管它是什麼相，作用都在計時，那怕田徑場用的碼錶也是計時，所以一切的計時器其「自性相」有相有，有相空，要怎樣去認識呢？從什麼時候開始？最早是沙漏、水漏，這些也是計時，可是它的自性相又不一樣了，但你不能說它不叫計時器，所以於相而言，有相有，可是有相空，其問題何在？你於相的本體認識，本質認識，究竟你是用什麼去說法？如果以鬧鐘為例，我們不能只說鬧鐘，因為佛法不只告訴你，鬧鐘就說

鬧鐘，難道其他的都不談了嗎？如果要說，必須一個個說了，所以佛法不用這麼麻煩的方式；像唯識學上用什麼呢？是以一個法相來說，好比鬧鐘，其法相是個「鐘」的相，其法是計時，如果知道了計時，這鬧鐘就是計時的法相，於是從任何的計時器去做分別認識，這是最簡單的說法。

客問：解深密經中三性三無自性——相無自性、生無自性、勝義無自性，如何解釋？

師答：無自性之「無」是不一定的意思，自性是形成這個的本質本性，是自從什麼時候開始；無自性是這個本質、本性不一定自從什麼時候開始的。相無自性、生無自性、勝義無自性，這三無自性，如果懂得什麼是無自性就可知道了。於相究竟從什麼時候形成的呢？不一定。於發生時生起，也是不一定，所謂勝義無自性呢？是其中有道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可能煩惱來了，就能從中顯現菩提，這就是顯現勝義；如果煩惱來了，不能顯現菩提，那其中即使有勝義，也就是其中也有道，如不能顯現菩提，這就是勝義無自性。

客問：四十華嚴經文卷十三有句「佛身普放大光明網，遍滿十方無所障礙，佛身毛孔皆出妙香」，請老師父開示。

師答：在影劇界的影星歌星出名了，也用「星光燦爛」、「星光閃閃」，是形容他的表演或他所穿戴的；也用「閉月羞花」形容景色或女孩子。佛經說佛放大光明是代表佛的智慧，為什麼說毛孔跑出香味道？其實人都有體香，是表示乾淨所致，一般喜肉食者則體味都不好。

客問：經典中常提到「三界如火宅」，學佛的人如何才能超脫三界？

師答：首先要瞭解「三界」真正要告訴修學佛法的人，是在修養的過程當中，自己到達什麼樣的境界而說的。三界若以六道來談，是很難分別的，如果以天道來說會比較容易瞭解。

欲界，即是欲望世界，欲界不一定要把它當成六道世界，不妨把世界放在自己的心裡，不管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統統放在自己的內心；也就是說，在修養的過程中，於自己的內心會有這三種不同境界的變化（欲界，是要有實際的行為才能滿足欲望的）。於欲來說，人是多欲的，而學佛行者是如何使自己少欲，最後能夠清淨欲，但人一下子不可能做到清淨欲，如果能夠一點一滴的減少欲望，即已經完成了一種修養。

色界，則是要有物質條件，但不必有實際的行為；比如說：於男女之色，只要看看對方的樣子，或者聽聽聲音，於一顰一笑，就能滿足，不必有實際的行為，

即是已超乎了實際的行為，但還是要具備有「色」（相狀）的存在，在這範圍之內是屬於色界。

無色界，是連色的範圍都已經超越了，只要在意念當中打打轉，就能滿足欲望。三界是以「欲」的程度而分別為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行者觀三界，是把三界放在自己的內心，不要把它當成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大。若問有什麼方法可以超脫，肯定的說：唯有依戒、定、慧，一步一步慢慢去做。在修養的過程中，要達到無色界，必須先修四禪，修到每個意念都清淨，才能到達無色界的境界；但還是在三界內，並沒有超出三界，所以佛法中有道理方法，提示行者如何超越三界。

要進入四無色定，必須先要進入「空處定」，空處定是一個過程，等於五蘊中，想行之間的間隔一樣，而這個間隔等於是個空處，進入空處，如果是聲聞，就住在「空」裡面，而感到滿足；若是菩薩乘，必須跳出空處定，進入識處定。以「識處定」來說，則沒有計較執著，而只有認識瞭解，且隨時都可以發現「道」。識處定即是八定中的第六定，進入第六定之後還有一種分別，這種分別是依於「法」而起。

進入無所有處定，或者識一切處定後，就可以「隨心所欲」，隨時、隨地都可以自在，順境可以，逆境也可以，不會有因為煩惱失去主宰，煩惱顯現時，立刻可以轉變為菩提，這是定中的第七定——「無所有處定」。

八定中的「非想非非想處定」，必須於五蘊的變化作用中，能從業轉變為道，而且的確從業中能顯現出道來，也可以說所存留的只有道沒有業，這是五蘊中受想的第三次變化，至此才是非想非非想處定——第八定。最高境界則是滅盡定，也就是第九定，這第九定可以說必須要到達菩薩位——八地以上才能做到，七地以下都還不行。

另外還有「那伽定」，即是佛陀的定，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自在、灑脫，想進就進，想出就出；如果說第九定比喻出污泥而不染的話，佛陀的定像蓮藕一樣，住於污泥而不受傷害，這才是佛陀的境界。

以上所講的，都必須依照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去修學，亦即必須依照佛陀的道理方法去修養。學佛沒有直接了當的方法，因為佛法的本身沒有捷徑；基於每個人的根基、智慧不同，需要的環境也不相同，即使相同的道理方法，在做的時候都可能形成差別，因為每個人的主觀和客觀條件都不相同。

客問：普門品：「咒詛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，還著於本人。」最末一句是什麼意思？

師答：「還」並不是念「ㄉㄨㄛˊㄎㄨㄛˊ」——原本是你的，加諸於我，就再還給你。

而應念「尸𠃉ノ」——還是歸於他本人。因為「念彼觀音力」——於意念中要能顯現成為力量，還是靠誰？自己！至於誰惡業就誰受報，所謂「自作自受」、「如是因，如是果」。

客問：普門品中有句「如日虛空住」何義？

師答：即如日住虛空，為押韻而倒裝。「住」乃停留，存在的現象。以太陽顯現在虛空，引喻學佛的功德即此現象——經常處在有光明的地方，意即時時有明了的機會，不會常處無明中。

客問：能否請師父談一談，法華經共有二十八品，有那幾品須特別注意的？

師答：二十八品雖提出不同的問題，但仍互有關連，不能只注意那一品，否則就會像日本的日蓮宗，以為持念經題即可。佛法不可斷章取義，每一部經典均有它的完整性。

客問：能否請師父詳加介紹日蓮宗？

師答：以佛教來講，它屬於外道，雖然也用到法華經裡面的章節，但不如法，因為斷章取義，佛經是有其完整性的。

客問：有關摩訶止觀一書所談的方法，我們要如何下手？

師答：摩訶止觀、小止觀或六妙門等，這些都是從法華經而來，在佛陀的整體思想來講，這只是屬於天臺宗的一種方法而已。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，就必須先對法華經多下工夫，只是在摩訶止觀之書著眼沒有用，因為這關係到整部法華經的道理方法。你如想要一門深入，就針對經典、法派，必須要把有關的經論都完全熟悉，才有機會從理與事上實際去修養，而後能解與行融會貫通，不能單從裡面取一點。

我們都知道日蓮宗，很多跟隨者都說如何好，其實我並不反對，只是會問他們：一部完整的經，為什麼只要其中二品，甚至只要持念經題就能夠成佛？如果真是那樣的話，釋迦牟尼佛豈不是多事，講那麼多經幹什麼？經典中談持名念佛，肯定的是佛菩薩的名號，念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，既不是佛、也不是菩薩，所以他們的持名就有偏差。

佛法是講求一個整體或一個單元，井然有序，所以現階段想學摩訶止觀，可以先從法華經下工夫，把內容熟悉了就知道怎麼下手，否則，只是依別人告訴你沒有用。天臺教觀中的五停心觀，像白骨觀、不淨觀之類，如果只用這種方法去觀，會出大問題。為什麼要做白骨觀、不淨觀？緣起是什麼？要先認識清楚，

你如果沒有這種緣起，就不需要做這種觀法，肯定是有此緣起才需要做。就像很多人要持楞嚴咒一樣，原是針對阿難受摩登伽女的咒語所迷惑，所以有同樣情況的才需要楞嚴咒去幫助他。一般人不分辨，凡是佛法抓了便好，究竟自己有沒有這些問題也不管。

所謂應病與藥，有什麼樣的病，才需要對症的藥，也因有問題，才需要佛法依你所遇的幫助化解。很多人學佛是抱著反正有藥就好的心態，這藥可能其中有毒不能治病，反會造成死亡。本來有毒不一定壞，如果懂得性質，知道緣起和自己的問題，以毒攻毒也可以治病。因此，佛法強調不迷信，不是從中間單取一點或斷章取義，或專門執著一個法，那都不太適合。通常我都比較希望修學佛法者，能夠開始接觸一般的知識經驗，慢慢去發現自己究竟喜歡什麼，依自己所具備的條件、環境，適合修學什麼，認識清楚了再一門深入，不要一開始就一門深入，那樣並不好。好比是修彌陀淨土，還要看你想不想往生極樂世界？你若不想，修也沒有用。

【靜坐】

客問：靜坐止觀時，如何使意識能夠空？

師答：請你再寫上兩個「空」，最後是財也空空、色也空空，佛法最怕的就是落入「空亡」，學佛的人千萬不要落入「空境」，空就等於死了，佛法裡面談「空」只有一種現象，譬如說一個煩惱的有，經過化解，煩惱不存在了，那是個「空相」，所以「空」是一種現象，不是一種結果。千佛山講「靜坐止觀」，止於一念，要研究、分析、認識，有沒有空？空不了；觀呢？觀照菩提，要察覺、返照，找不到空，那裡有空？空不了，而是問題發生，把這個問題化解之後，顯現的現象叫做「空相」，不是結果，為什麼？因為你現在問題化解了，難道就沒有別的問題嗎？問題還很多，因此，佛法要談所謂的「究竟空」，最後還不是結果，還有個「涅槃」，涅槃還有有餘、無餘，還有究竟涅槃，即使你成佛了，還不是一個結果，因為那個結果不是叫做「空」，他叫做「佛」，要懂得這些道理。

客問：以瑜珈小腹呼吸方式打坐，須注意些什麼？

師答：靜坐時小腹要放鬆，隨著吐氣而放鬆，放鬆之後要留意不要太挺直；學過瑜珈用小腹呼吸的方式，會造成小腹緊張。

客問：打坐中，總覺身體會浮上來，這是什麼現象？

師答：如果說打坐，真正能坐到身體浮上來，這人是練氣而不是打坐，因為在中國功夫裡，可以做到這一點，可是它離地有一定的距離，這距離乃是依於人的指頭，以中指計算，最多高度不會超過第三個關節（中國氣功），也就是氣離地只能這麼高，在佛教中很少談這些事。

客問：靜坐時手的擺法有否需要注意之處？

師答：通常靜坐時，手的擺法隨著腳的擺法而有差異，即右腳在下則右手在下，左腳在下左手就放在下面（此乃指單盤而言），如果是雙盤則沒有限制，通常在學靜坐，每個人或多或少，或長或短都會有定的現象。

定簡單的說即是不亂（身、口、意不亂），靜坐姿勢如果正確，可達到調身、調心，會有清明之感，即是感覺輕快，頭腦清醒不容易生氣。這種現象並非說明打坐的工夫或境界，而是指身體姿勢在正當的情況下自然的展現。至於談到調心是指不讓身、口、意去做其他造作，而將其集中於某些道理方法上。

如果以「禪」而言，即是修四禪定、四無色定，也就是四禪、八定、九次第定

等這些禪定工夫，這定不只是不亂而又涵蓋了禪在內，即是「運用思想，發揮智慧」。禪定是有層次的，最初是從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之後進入四無色定，即轉四禪而為定，這個時候顯現出來的是空處。

空處是一般所講的，原來執著於某一點，譬如：執著於話頭、經文、偈語，此時將這些要完全捨棄，這個捨棄還沒有到另外一種了別的境界，叫做識處定的時候，即是八定中的六定時刻，這中間有個空相，叫做空處，此時千萬不要住空，而要了別、認識、瞭解，因為執著我是依於業而顯，執著法是依於道而顯，兩者都還是不清淨，突破業我、道我而將自己提昇不陷入這個範圍內。達到七定的修養，依菩薩十地而言，才達到增上位，如果八定完成，才達到不動地；如果能捨而到空相，再進入到識處，而後非想非非想之境界就容易了。

客問：靜坐時，怎麼做到制心一處？

師答：其實真正問題，心還要加一字——念，因心關係到意念，而意念則變化莫測，一會兒生起，一會兒消失，就是東想西想，亂七八糟，心是主宰的，怎麼辦？主宰不亂，意念就不會亂；故制心一處，就是依於意念之生滅現象，想東想西才談制心一處，如果加一字——制心於一處，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
制心於一處，當意念起來，用白話說，就是工作時工作，吃飯時就吃飯，不要工作時想到吃飯，吃飯時想到工作，這會變成二處、三處，愈來愈亂了。制心一處，就是做什麼時，就做什麼，其他都不要管，如果這麼去訓練，久而久之，妄想雜念就會愈來愈少，這是一種訓練的方式，不可能一開始就做得好，如能那樣就太簡單了，而且這個人應該已有很好的修養了。因為人就是太亂了，所以才需要這些道理方法。

比方個性急的，事先叫好車子要到某地方去，計程車到家時程約五分，因自己已經準備好了，所以雖然只過三分鐘，就嘀咕著怎麼還不來，常常忽略了可能的因素——像交通阻塞、紅綠燈等問題太多了；但性子急的人通常愈想愈急，愈急就愈沉不住氣，修定的目的就要不亂，什麼時候不亂？就是去修養當會亂的那一刻，慢慢做到能不亂，最後做到完全不亂，那就漸漸有修養了。制心一處是一種定的方式，理論如此。

客問：靜坐在姿態上，有那一些要注意的事項？

師答：於靜坐而言，坐的姿態很要緊。我教的靜坐，都是順乎人體的自然，它不是要求每個人都要是什麼樣子，擺在那裡，因為每個人的體型不一樣；所以教靜坐者必須要有經驗。

通常靜坐坐得對，有一自然的反應，會生口水，如果口水不生上來，表示你坐

的有問題。再者，臀部不能墊得高高的，易產生骨刺——即是脊椎骨尾椎的位置會裂開，冒出骨髓來，它慢慢凝結成的即是骨刺。這是因臀部墊高迫使整個身體往前傾，把後面的脊椎整個繃緊了。正確的坐法，脊椎是要放鬆，保有彈性，既不繃緊，也不壓迫，它是垂直且放鬆的，如此坐個三五分鐘，口水就會冒出來。

中年人開始學打坐，最好不要雙盤，單盤比較自然，不易造成筋絡上的壓迫。靜坐就是靜靜地坐在那裡，什麼都不要想，先把靜坐的基礎打好，坐下來姿態成型，不會出差錯，再去運用思想。運用思想有其範圍或大前提，幫助你思考的訓練，如沒有範圍去規範，以自我意識愛怎麼想就怎麼想，很容易造成腦的傷害。

客問：打坐已經出了問題，身體狀況都無法正常生活了，請問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如果你還想坐的話，最好找我們裡面的師傅幫你調整姿態。假使不想坐了，乾脆放棄，也會恢復正常。時下打坐，有的是自修，有的是看書學的，有的是參加打七，甚至無師自通的特別多。六祖壇經後面說到：威音王五百年以前，依佛法而去修養；威音王五百年以後，如果無師自通的話，都是邪魔外道。威音王指的是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入滅之前，依照他的道理方法去做，就沒有問題，釋迦牟尼佛入滅五百年以後，是依法不依人，法在那裡？一方面是經典，一方面是從事經典修養研究的專業從業人員。

所以，威音王五百年以後，不去依法而無師自通者，就是自己認為可以通的話，肯定的說，都是邪魔外道，過去的高僧大德，幾乎都這麼說。尤其佛法的專業知識，並不是逞口舌之能，信口雌黃，畢竟佛法是講，要能了生，還能解脫死的問題，是要經過多少的磨鍊與體驗，慢慢修養而成，在這歷程中一定有他的心得，通常在佛法中稱這些人為善知識，如果沒有善知識指引，的確很難見道。

客問：師父在講經時提到靜坐可以調身與調心，請問有何較穩當的方法？

師答：如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姿態不正確，五臟多少受到擠壓，而靜坐則可調整我們的姿態，處在最正當的位置，這是調身；至於調心，調什麼心呢？人有許多妄想雜念，靜坐時，則可從中發現許多平常沒有注意到的事，此外還可使意念專注，制心一處，達到調心的目的。事實上佛陀所講的「靜」法，是指行、住、坐、臥都能達到「靜」的境界。

客問：靜坐時會打嗝，請問是什麼原因？

師答：如果平常很少運動，靜坐一段時間後容易打嗝，那是因為平常坐姿不當。

靜坐調整好後，氣血開始順暢，這時呼吸方面如有些障礙，會排出而打嗝，若經常發生也不好，所以，平常要適度運動。還有一種打嗝是吃得太飽，吃飽不一定是指食物、飲料，譬如喝水喝得太多也會打嗝，這類情形則要儘量避免。

客問：靜坐時很會流汗，那是為什麼？

師答：那是坐得不夠輕鬆故，靜坐時全身要放鬆，不能使任何部位有一點點緊張，正常時一定會很清涼、很安靜，像是月世界，也可說是涅槃世界。為什麼靜坐也是涅槃世界？涅槃有四種解釋，其中之一就是月世界，取義於月世界是寧靜的、清涼的，就像是涅槃世界一般。自從人類登陸月球之後已可證明這點，也讓我們知道月世界是以月球世界的現象說的；除此，涅槃還有不生不滅、寂靜、無生等意義。

客問：靜坐時修數息觀，容易執著於呼吸之長短，應該如何？

師答：數息觀是以照顧出入息來避免妄想雜念，因人容易胡思亂想，尤其在靜坐時，更是靜不下來。因此，才以照顧出入息使意志力集中在呼吸上，但這樣並無太大的效果，畢竟這只是避免妄想雜念的方法之一，能夠避免妄想雜念的方法太多了。

客問：天臺數息觀在佛經中是否曾被提過？

師答：在正法念處經曾提到，佛陀當初在習靜坐時，因為妄想雜念多，致使呼吸急促，後來把意念集中到呼吸上，因之有所覺悟，發現人命只在呼吸間，這才是他覺悟的重點，並不是指數息觀而言。如同佛陀在菩提樹下所覺悟的，人也如諸佛菩薩般，為一大事因緣來到世上，這一大事因緣即有關生與死、生與滅的種種相對問題。

客問：我們因工作的關係只有在子時才有空打坐。但有人說晚上子時不能打坐，請問為什麼？

師答：初學靜坐的人，子、午二時最好不要打坐，因為晚上十一點至一點，中午十一點至一點是人身氣血轉變的時刻，所以，初學者要避免在這時辰打坐。但如果靜坐已成習慣了，則除了吃飯前後半小時不宜之外，任何時間都可；如果靜坐在椅子上而不盤腿，那就更沒有限制了，連吃飯前後都可以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氣血轉向是順時鐘還是反時鐘？

師答：氣血運行不叫順時鐘、反時鐘，子時後氣血是由上向下循環，午時起是

由下往上，是上下循環的不同。也就是子時起氣血由心臟由上而下，到午時則由下而上，血液的發源地還是心臟。

客問：靜坐容易昏沉，有什麼方法可以破除？靜坐容易瞌睡，如何對治？

師答：一般打坐有兩種現象，一是昏沉（瞌睡），二是妄想。禪堂有一句話：「寧願胡思亂想，也不要昏沉打睡。」因為在胡思亂想中，或許可以想出些什麼，但睡著了，也就什麼都完了；即在昏沉失念中，很容易落入空亡的境界，此時此刻，最好的辦法就是提起正念。

打坐容易昏沉，要作自我分析，是不是工作太累？睡眠不夠？如果是，最好休息，等精神恢復了再坐。如果肝功能不太好，也比較容易疲倦，往往打坐更易昏沉；因打坐的目的是讓自己靜下來，當慢慢靜下時，肝也慢慢在休息，故容易昏沉。我們知道睡眠不夠是色身上的疲勞，色身的疲勞往往只要有充足的睡眠，昏沉即可消除；如果精神上太過於疲勞，就要想辦法儘量排除自己意念中的一些念頭，不管什麼念頭都儘量排除掉，好讓自己什麼都不要想，但這還是要提起正念才能做得到，為什麼呢？

因為，提起正念是一種想，平常的妄想雜念也是一種想，提起正念是在一個指標之下去進行想；譬如念佛或持咒，但這不要用嘴念，要用心去念，並且自己也聽得很清楚，就不容易昏沉了。如果只是在靜坐的話，將你的感覺集中在鼻尖，這是幫助正念提起的一種方式，可是並非絕對的，這種作法不會有危險性，是可以肯定。

此外，學佛人打坐有兩種現象造成昏沉，一是藉打坐代替睡覺，很容易坐下來就睡，要是養成習氣，往往一坐下來就睡。一是提不起正念，禪定工夫在提起正念，如運用思想，參話頭，行止觀，即是意念要有內涵，才不至淪於空坐，造成妄情與昏沉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於靜坐當中如何讓自己維持一念？

師答：靜也是有階段的，首先要讓自己知道，在混亂、不穩定中間，自己一定要先穩定沉靜下來；靜下來之後還是會有起心動念，在這種心念中間會不斷的變化，此種變化，於佛法中謂之生滅現象。

一個意念生起又消失，另一個意念生起，又再消失，此現象稱變化現象。在這許許多多的變化中間，不能任隨它變化，否則就是妄想雜念；因此，自己要從這變化現象中間，抓住一個，然後再去用工夫；若自己隨著意念不斷地轉，就是等於隨境而轉，也就是說自己的內心隨著外面的緣——內外相應，這叫隨業而轉。但在隨業而轉中，能夠抓到一點而去深入認識、瞭解，就可能見道的。

機會，如果連抓都抓不住，那就永遠只有在業裡打轉。

所以，於混亂、不穩定當中，一定要先靜下來，靜還是有階段的，此處所講的靜，不是一靜就不動，外表好像不動，可是內在還在動，只是從一個原本內外都動的情形下，先靜下來，表面能夠做到不動（表面做到不動都不容易），可是不動就算了嗎？那不行，還要能夠於內在的動，把握住一些問題，這問題一定是要自己起心動念中所有的，絕不是去編織或者假設、如果、可能，這些都不行，肯定是自己於現實生活中有利害關係的。

例如：某人想到明天有張支票到期了，可是現在算一算身邊的錢並不夠，要如何是好呢？於是想到先向朋友借貸？還是拿不動產抵押？想了很多辦法；此刻我們便可以先冷靜下來，分析每個辦法的利與弊，如果發現這個行不通就放棄，再換另一個，這任何的一個「止」，叫止於一念。不一定止於那一個，但卻是要以自己的心念變化為「止」的對象，不能夠編織，若是編織，依佛法來講是背而不捨。

怎樣是編織呢？現在沒有錢，我來標個會；問題是會標了以後，會款是否能按期付給人家？假如說「管他的，先解決目前的問題再說吧」，真是如此就不對了，這不是學佛人應該有的想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原來只是個問題，自己想別的辦法，目的是要究竟解決此一問題。如果說：「標會」，標了一個三、四十人的會，必然每個時間，或一個月或半個月都要付會款，結果每半個月都要煩惱；反而成了為解決一個問題，卻製造了更多的問題。古人告誡我們：「情願節省一點，也不要欠債。」意即欠了債，就經常想到要還債，節省一點，從來不欠債的話，就可以過得很好，所謂：「無債一身輕。」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南懷瑾的書可不可以看？

師答：書，都可以看，沒有什麼書不可以看。書的本身並不會害人，而是看你怎麼去取向，對它所理解的如何？因為寫的人往往所表現的，不一定會同於他原來的意思，就像經典，經文中也會引用到例喻，很可能註經的人、解經的人就會造成一種誤會。譬如有一本書是子靜坐法，南懷瑾就是依於這本書在傳授靜坐的方法，依於這本書而去學靜坐的，十人幾乎有九人出問題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書上說的（文字記錄的）跟實際上所做的有差別、有距離。

所以，我到現在為止，從來不敢去寫一本有關靜坐方面的書。因為，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，平常在行住坐臥方面的姿態上各有習慣性，有的人，如果勉強他把背脊挺直起來，他很可能會說：坐得好難過，好不舒服，我的腰快要斷了.....。假若及時幫助他糾正調整，並告之腰酸背痛是初學者的正常反應，不必緊張、害怕，也許對方都不能接受。要是身體有了缺陷，你去糾正他，即

使有些不太理想，他也會接受，如果根本沒有缺陷，靜坐以後反而有問題，就不好了。

譬如說，一般打坐方式，總把臀部墊得高高的，這是最反對的作法，因為那是違背生理的。為什麼說違背生理？人身體本是垂直的，靜坐時身體保持垂直，讓五臟中間不致產生擠壓的現象，因為擠壓就等於不能休息，所以身體如果保持垂直，讓五臟不造成擠壓，才靜得下來，才能達到休息的目的。如果把臀部墊高了，就等於女孩子穿三寸高跟鞋，整個身體就違背了自然條件；因此，很多醫生建議女士們不要把高跟鞋穿得太高，這對生理會產生反效果作用。

客問：靜坐時，很難制心於佛號或數息，楞嚴經中說心不在內、外、中間。請問心是何物？

師答：經云：「集起為心。」可見心是許多東西（即因緣）集合所完成的一種現象，也就是自我意識，包括所有感性與理性的。因為有自我的生起，才有種種的分別及造作；是以大乘起信論云：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」所以，心是萬法的根源。

靜坐時，希望能達到制心一處、靜定輕安的境界，首先要認清學習靜坐的目的何在，常有人將靜坐誤認為坐禪，其實不然。靜坐時念佛、持咒或數息，只是藉這些方法讓自己靜下來，最多只能達到念佛三昧或是總持三昧，但這不是禪。今以念佛為喻，將五個禪定的修學等分略為說明：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即為念佛三昧。念而不念，即制心一處，這是奢摩他。不斷地去訓練修養，到達完整的淨信，其過程即是三摩地，三摩地是必須假以時日，方能到此境界。三摩鉢提則是等持、正心行，亦即到達某一境界能夠維持不變。進入到禪那的境界，方能運用思想、發揮智慧。定的較高境界乃是九次第定的最後一定——滅盡定，定的最高境界則是那伽定，這是佛的境界，入定、出定皆可隨意。

客問：我本身有心臟病，很會緊張，對人、事往往看不順眼，常常無法控制脾氣，我小時候因病曾在寺院住過短時期，當時面對佛像，常能使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，請問師父有關我情緒上的障礙，佛法能否幫助我？

師答：如果你自己感覺跟佛有緣，也能得到好處的話，只是精神層面的感受，還必須學些佛陀的道理、方法，照著去做，才能幫助你。比方說，佛法中有靜坐、止觀，這些不僅對色身的調養有很大的幫助，連帶思想、情緒都可調理。當然其他的方法還有很多，但以目前的狀況跟環境而言，要想在實用上能見效的話，靜坐、止觀效果比較大。

客問：靜坐時，發生氣脈阻塞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靜坐一定要先瞭解它的主題——心平氣和靜靜地坐在那裡，要做到這種境界才不會出問題，靜坐若還想到要調些什麼，就不叫靜坐，要能把握這個重點。靜坐如果方法不對，不但得不到好處，還容易造成傷害，靜坐發生氣脈阻塞現象，停下來不坐最好。若要參加我們的靜坐止觀班學靜坐，則過去所學的完全要放棄，一切從頭開始。

客問：為何打坐身體會搖動？是不是靈動？

師答：不是靈動而是氣血不好，打坐時，人的姿態受到限制，氣血流通到某一個地方不容易過去，所以身體動一動可以增加其壓力，氣血就容易流過去了，因此不是靈動。新陳代謝緩慢的人，氣血不夠旺盛，所以平時容易覺得疲倦、疼痛，且靜下來的時候最明顯，因此打坐時身體會搖動，不是靈動，若一定要扯上「靈」字，也是指氣血靈敏度不夠的那個靈字，而不是指另外有什麼靈而引起的。

客問：靜坐閉目，有時不知坐在何處，有時仍知道，為什麼？

師答：或多或少在意念中有了執著，亦即不夠清淨。坐在那兒乃自然的事，若還會有知或不知的意念，乃未達清淨境界；若清淨，這些就不會在你的意念中顯現。還知道坐在那兒，至少意念中有坐相；根本不知坐在那兒，可能是空相，但不一定是清淨之相，因為空相只是一種過程，打坐最好莫在此處打轉，要知道的是坐在那裡，要作什麼！

即使以調身而言，不坐就難過，遇到環境變化大而不能坐時，連事情也辦不好，因為已執著了。佛法講究自在，清淨才能自在，要瞭解意念變化有粗，也有細的現象，即使是羅漢也還有微細惑，只是比常人細得太多了。靜坐莫只是空坐，一定要有內涵，調身還要調心——從身口意下手，若能在很生氣之時，腿一盤就能心平氣和下來，於靜坐言，也就很有工夫了。

客問：靜坐時會有輕靈的感覺，有時似在眼前？

師答：眼可閉上了？（客答：閉上了）。不妨察覺一下是在眼前？還是腦裡？若在眼前——眼雖閉但未休息，仍在看；若在腦裡——在想，以靜坐言皆不清淨。雖說靜坐會有輕靈之感，但不是在坐時，而是在坐後感覺到輕靈，否則皆雜念妄想，仍須先察覺是在眼前或腦海裡，才能予以排除。

客問：坐骨神經痛的人，是否不宜靜坐？

師答：最好不要勉強盤腿，否則神經系統得不到休息，會使病痛加劇。所謂「念佛不在嘴，坐禪不在腿」。滿腦子胡思亂想，又有何用？莫太拘泥於形相、姿態，而應講究內在的調理。

客問：腳抽筋與靜坐有沒有關係？

師答：如果腳會抽筋，靜坐之前先做暖身運動，再靜坐。如果不做暖身運動就靜坐，抽筋很麻煩；其實，不管做什麼，只要改變個姿勢，最好做一做暖身運動，目的是活動筋骨。

客問：靜坐時偶或聞到一陣香味，請問是不是一種境界？

師答：這種可能性多得很，不只限靜坐，而且各式各樣香味層都會發生，這種現象，如果以經典來說，當是在一片善良的天地時會發生。所謂善良天地，不是指整個臺灣；天地是指所處的任何一個時空環境。因為在一個善良的環境下，很可能都有天道眾生在活躍；而凡有天道眾生活躍之處，就有天女隨侍，天女是以香（香氣）來代表的，不一定是花香或什麼香，經典上有這種記錄。如果能聞到，至少可以證明你的心境很善良，最起碼可以證明這一點；那是種善的現象，也可以說那是種善的訊息，可是千萬不要執著它，一執著，可能下次聞都聞不到了。

客問：靜坐時，展現四大出來，怎麼突破？

師答：你展現什麼四大？（身體在變化情形下），我認為不可能。你所謂的地水火風是什麼？比如地大，所展現出來的是什麼？可以把現象告訴我。（身體變硬了），試先認識：

地是什麼？皮肉骨頭、五臟等。

水是什麼？分泌液、便液、口液、血液等。

火是什麼？體溫。

風是什麼？呼吸、脈搏等。

人的色身是四大組合，四大調和，色身健康，如果你感受到地大、火大、水大，那表示你該進醫院了，因為四大失調，人就生病。也可能不是生病，可能你是顯現某種境界，問題並不在這些境界，因人靜坐時，是把身體的動態加以調整的時刻，它會有很多變化，那些變化並不是地水火風的問題，那些完全是意念上的問題。

身體發生僵硬現象，不是地大展現；很可能你坐錯了，氣血不通。有沒有參加過千佛山的靜坐班？我勸你還是報名參加靜坐班，好好從頭學起，否則靜坐要

無師自通是通不了的。就像有一廣告詞——通則不痛，痛則不通，你的情形值得考慮。

客問：平常打坐，如果方法錯誤，容易走火入魔，請問走火入魔是怎樣的狀態？

師答：這種話不是佛教講的，佛教講的是靜坐、禪定。如果只是靜坐，姿態錯了，身體會受到傷害，會出各種不同的毛病，如：脊椎會長骨刺、胃分泌越來越少、腎臟火氣越來越旺.....等等，走火入魔通常是武俠小說講的。禪定，如果學得不好，佛法說會著五蘊魔，所謂五蘊魔即是強烈的自我意識，是以自己的看法，一味地強調自己，往往否定一切，表現出來的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為。此現象的產生，是把運用思想的道理和方法搞錯了，佛法講的著魔，是一種病態，病態就叫做魔。

【三昧、禪定、止觀】

客問：什麼是三昧？三昧，自己不能夠感受，才說三昧，是不是已經失去了理性？如果是自己不能夠感覺的話，那麼不就連自己都不清楚嗎？

師答：三昧是正受，「正」是恰當的，「受」是別人的感受，不是自己的感受，如果自己還能感受，都不是三昧。三昧有很多說法，三昧本身在般若經內有一〇八種，一般說三昧，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看：一個人能夠心無旁騖，完全投入某一事物之中，不會生起別的意念，此種現象稱三昧。

自己進入到三昧境界，並不能感覺，別人確能感覺。比如說，你在想一個問題，想到入神了，旁邊有人叫你，你都聽不見。結果對方一推你，啊！你忽然問說，什麼事啊？這個時刻，你才是入三昧了。自己是在恰到好處的境界裡面，感受是別人的感受，並不是你的感受。像在畫畫，你的感受就是畫，如果人家在叫你，你還聽得很清楚，可見你的身口意並沒有完全投入在畫畫裡面；若是完全投入在畫的境界裡，你就不會聽見別人的叫聲，才叫三昧；它只是一種定的剎那顯現的現象，但不是「定」的境界，只是一種不亂的現象而已。

客問：制心一處與止觀的止於一念之間有何差異？

師答：止觀並不是三昧，止觀止於一念後，還要去發揮，並不是停在那裡；如果只是停在那裡，就是三昧。止於一念，還要去研究、分析、認識，還有好多工作要做；制心一處則停在某個意念裡面而去發揮。所以，止觀所得的結果，就是四禪八定；它是投入在某一個範圍中間，它不只是三昧，三昧是很平常容易做到的；比如說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那就是念佛三昧，不是念佛定。

客問：那三昧的意思就沒有什麼內涵了？

師答：有啊！不一定是什麼內涵。可是四禪八定、九次第定是有固定的內涵。比如說，四禪裡面就有一定的內涵，四無色定裡面也有一定的內涵。而三昧呢？它不一定指什麼，只要你在做任何一事時能夠制心一處，即是三昧，如畫畫也可以入三昧，彈琴、寫字、寫文章、看書等等都可以入三昧，甚至看戲看到入神了，也都可以入三昧。所以，三昧是一個現象，它不是一種很高的境界。

客問：入定了，是不是叫三昧？睡著了，自己也不知道，這是不是三昧？

師答：這些名詞關係太多了，我來多做一點分析。談「定」，定不是三昧，三昧是制心一處，制心一處並不叫定。定的解釋為不亂，可是它的境界有所不同。說不亂，它有個範圍，而三昧是沒有範圍的。為什麼說定、不亂有範圍呢？禪定中所謂的四禪八定，以及九次第定是有範圍的，它標出的範圍，凡是四禪定、四無色定，以及滅盡定，統稱為「定」。所以，我們說入定了，看你是進入四禪，還是八定，或是九次第定，它是在某個範圍的規定之內。如果睡著了，那不叫入定，應稱為眠，眠是生滅現象暫時停止的時刻。人的生滅現象，比如說，眼睛會看、耳朵會聽、嘴巴會講、手腳會動，全身都會有動的現象，這種動的現象暫時停止了，稱之為眠。因此，眠也不是三昧，也不是定，這都是佛法中須分別清楚的一些名詞。

客問：五蘊一剎那間完成，怎樣在受想之間加大距離？

師答：五蘊一剎那間完成，是在想行之間，不是受想之間，想行之間加大距離，建立起間隔，加大它的空間；建立起間隔人人都可以，可是加大空間，就得靠平常慢慢的修養。所謂一剎那之間完成，是講沒有修行的人，一般的人，是五蘊受想行識一剎那之間完成，一個學佛的人，是想未行之前，先建立起一個間隔，加大一個空間，如果一剎那之間完成的話，就跟一般人一樣，這中間連間隔都沒有，不要說空間了。

所以想未行之前，建立起一個間隔，慢慢把空間擴大，擴大後，運用你的思想，運用一些佛陀講的道理方法，以及熟悉這些道理方法。於想行之間，想未行之前，就是四禪八定裡面的「第八定」，想要提昇到「非想」，要增上到「非非想」，這不是一下子完成的，需要很多時間，在這個空間裡面去調理自己；空間愈大，下手的機會就愈多，這是一個基本的理論。

客問：「念」源於何處？

師答：在人的自我裡面，究竟從那裡發生「念」？念有兩種：一種是「意念」，再一種是「想念」，意念是根據眼睛、耳朵直接看到、聽到，產生的一種自我意識，意識的發動叫做「意念」。想念是發動之後，再加以思考而發生了此自我意識，叫做「想念」。「意念」以佛法的名詞而言，是來自於六根、六塵，「想念」是來自我們的第七意識，或者是五蘊的變化，這就是分別，由此可見，「念」源之於什麼地方了。

客問：請問要如何才能把心靜下來？

師答：如果一下能靜下來的話，那是大修行人了，因為，人通常處在混亂之中，

如果能做到不亂的話，不就是大修行人了嗎？然而，一直處在亂中也不是辦法，因此，當自己沒有辦法時，就需要佛陀的智慧——也就是佛陀的道理、方法來幫助我們。但是，我必須提醒大家，千萬不要人家告訴你一個方法，你就照著去做，那是不可信的。

我的作風跟一般法師不一樣，你問一個問題，我不會馬上給你一個答案，可是我會幫助你去認識問題、發現問題，最後讓你自己去化解問題。這是我幫助別人的方式，我絕不會說：你靜不下來，就去念佛、禮佛或者念咒，可是當你不念佛、禮佛或念咒的時候，煩惱是否消失？所以說，這只是暫時的依賴，時間久了，會失效的；而佛法是究竟之法，唯有把問題化解掉，才能不煩惱。我常說：學佛是一輩子的事，而且要配合個人的興趣、根基、環境、時間，學佛是要愈學愈歡喜、愈學愈灑脫、自在，而這些都是需要時間慢慢去培養出來的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何謂四禪八定？

師答：這問題太大了，四禪從四禪天到四禪定，從喜樂到一心、到捨、以至到覺，都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。

談到四禪，首先要瞭解四禪天，才有機會到四禪定，我以法要的方式來講，可能比較容易瞭解。四禪，從初禪到三禪是變化位，進入到四禪，才可以達到不亂，這只是說可以，並不是肯定，離開了四禪進入到定，才是真正的肯定。講四禪天，要以梵天所問經作為依據，講四禪定，要以佛陀的定學為基礎，而這定學就不只是一部經，它牽涉到各宗派，表現的方式都有所不同，如：法華、華嚴、三論、唯識等，所提到的四禪定都不一樣，而四禪天是相同的，所以，你提出的四禪八定，不是幾句話可以解釋清楚的。如果，你想進一步瞭解的話，參考拙作「般若學疏義」，有比較詳細的說明。

客問：禪宗所說的開悟，是否已達到了經典上所說的四果？

師答：我先要提醒大家，聲聞乘並無四果，只有三向一果，須陀洹、斯陀洹、阿那含是三個向位，都可以向到阿羅漢果，果只有一個——阿羅漢果。比如：大學四年，一年級、二年級、三年級都是向學士位，四年級完成了才是學士，道理是一樣的。所以，只能說三向一果，不能說四果。

如果以學理而言，只有三向一果。就學理而言，須陀洹、斯陀洹、阿那含等是以二十七賢位來區分其修養，進入了須陀洹，二十七賢位就已經有了樣子，斯陀洹是走進了門，阿那含才是已經在門內了，只是還未擁有它，要達到阿羅漢，才是正式擁有了（也就是開悟了），以上是就學理而言。

而禪定的說法，三向一果就不一樣。以四禪而言，入初禪，須陀洹的樣子已經

有了，是覺、觀、喜、樂、一心的境界，也就是說雖然有喜樂，而不被喜樂迷惑，這是初禪的境界。二禪，是內淨有喜樂，可是不會顯現喜樂，是出離於喜樂的境界。三禪，在意念中已經沒有喜的現象，必須要捨、念、清淨，這是阿那含的境界。四禪，是面對苦不以為苦，可以進入空境，不會受到傷害，已經成為真正的定境，這就是阿羅漢的境界。因此，聲聞乘的離苦得樂，跟菩薩乘的離苦得樂是不一樣的。

客問：佛陀在歌利王時代修忍辱，被割截身體，不起瞋恨心，這是具備何種「禪定」境界之修養？

師答：佛陀在歌利王時代是個仙人，他修忍辱波羅蜜；被割截身體，不起瞋恨心，是何種「禪定」境界？既不是禪定，也不是什麼，他就是修忍辱波羅蜜。因為在那個時代，他是仙人身分，不是佛的身分，所以，不要把不同的兩者，放在同一時空，因他是兩個不同的時期。

客問：請師父解釋「定」與「覺」。

師答：覺悟的覺嗎？「定」跟「覺」是兩回事，如果用白話來解釋很容易懂，你要想在問題上去覺悟什麼，先要做到怎麼樣？最簡單的說法，如果一亂的話，就沒有覺悟的機會，這樣是不是很容易瞭解什麼是定與覺了？而「定」不是一定要「覺」。

客問：雜念多怎麼辦？

師答：雜念多並不表示是煩惱。雜念是亂七八糟分不清楚的，針對個人的問題，慢慢地還是可以分析，找出原因來。佛法不是武器，現實生活不是敵人，你不能因水就用火，因火就用水；所以說，不是拿武器打敵人，也不是拿佛法對抗現實，必須對症下藥，方能治病。

客問：妄想與雜念，如何分別？妄想雜念如何消除？

師答：先要瞭解什麼叫妄想？什麼叫雜念？「妄想」是不踏實、虛妄的一種想法，這個想法可說連自己都把握不了，說的難聽一點，好像在作夢，就是妄想。雜，是雜亂無章，是有內涵的。「雜念」是這個裡面什麼都有，沒有一個重點，你說要怎樣去消除它？像作夢一樣作了夢，夢到我在街上撿了錢，你醒來手上有沒有鈔票？那就是妄想。

所謂「雜念」，舉個例子，你要讀書，念那一科系最好？這個科系也喜歡，那個科系也喜歡，就表示完全不瞭解自己，因為你從來沒有分析過自己。如果說

是從事行業賺錢，我們有一句話：「隔行如隔山」，不要一看到別人賺錢，也要跟著做，如果不熟悉，別人賺錢，你一定賠錢。像網際網路，在剛開始的時候，看看有多少的網站，現在還剩多少？因為剛開始很新穎，投資一、二百萬，馬上就有回收，可是有沒有想過，網站上面不管是硬體、軟體，你雖然都很熟悉，可是有沒有行銷的概念？沒有行銷的概念，那怎麼去做？人家上了網，成了你的網友，有什麼好處，你能幫助什麼？為什麼那麼多的網站，一下子幾乎全面消失了，它本是應用科技的一種商業行為，不懂商業行為，不管行銷市場消費這些方面的話，是沒辦法存在的。

最近政府已經開始發牌照給一些固網的團體，人家本身就有一些消費者，有觀眾的基礎，甚至有行銷的市場，它還有產品。有一段時間，網際網路上面可以買東西，想想看你只是介紹到賣場，可以買到什麼東西，價錢如何？又何必上你的網站呢？他平常就已經去過那地方，如果真要送貨到家，他也不一定會上這個網站，為什麼？他到那個賣場去買，假使是八塊錢的東西，結果幫他送到家裡，還要加二塊錢，他要花十塊錢，你說他願不願意？這都是本身並沒有具備這些條件，看到這是很新的東西，尤其我們人很強調所謂的科技，但再好的電腦，再好的軟體、程式設計，那是人腦做出來的，如果人腦的本身不具備某一方面的知識經驗，你就是把科技戴在頭頂上，只不過是種相而已，沒有什麼用處，我常說有再好的科技，我們自己要能夠用得上，否則的話，就好像拿張綠卡，認為自己就是美國人一樣的錯誤。

妄想雜念要排除，最要緊的還是自己本身要去面對自己，比方說，想什麼？為什麼這樣想，這樣想對你有什麼好處？你該怎樣去面對它、分析它、認識它，才是最要緊的。可是也有很多高僧大德們會跟你講：妄想雜念太多，你去念佛、持咒、拜經，那叫做答案，這個答案是不可信的，可能你們會想這個老和尚居然會講這種話，念佛、持咒、拜經都沒有效，那學佛幹什麼？念經也好，念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只是自己不能做主之前暫時的依賴，不要使你的身口意、自我意識走偏了，而暫時依賴它，可是這不是永久的辦法，學佛真正的目的，是要去知道經典裡面，它的道理方法在那裡？這些道理方法對我有沒有幫助？講到這裡就聯想到一個問題，常有人問：師父，我學佛，究竟學什麼最好？專門研究那部經典最好？我都會告訴他：「三多」政策——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因為現在的人有很大的缺失，比方說看一部經，看不懂就看註解，可是往往看一個人的註解，認為就是這樣，那不行，如果看同部經，要看不同人所寫的註解，多看些註解，不一定夠，還得翻些佛教裡面的工具書，不管是佛學辭典、三藏法數、法苑珠林等，很多的參考書籍。有時候專有名相搞不清楚的話，結果變成什麼？常說一個笑話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，結果講「般若波羅蜜」，然

後般若波羅蜜後面還「多心經」，好像那個人「心」很多，那就是名相沒有搞清楚。

至於說「看」並不夠，還要聽別人講，同部經典，聽不同人講那部經，看了聽了，你一定有問題，有問題之後，要多問，問一個人還不夠，為什麼？如果他本人修養夠，對佛陀的思想理念的確都能把握住，如果遇到這樣的人，那是你運氣好。如果遇到自己都不會的就麻煩了，同樣的問題，最好問不同的人；常有人說，一個問題問不同的法師，為什麼告訴我的都不相同呢？我說那沒有關係，你把那些不同的方式加以組合起來，多看多聽多問，是現代最科學的讀書方法，多蒐集資料，可做比較，當然一開始做比較，不一定都可信，這沒有關係，至少比較所得，是多不是少，把那些比較以後，再加以選擇，選擇後，可能還是有很多，然後再比較、再選擇，最後就可得到你認為對自己有幫助的，自己也很喜歡，而且自己的條件也具備的話，那就是你所需要的。可是往往大家會認為學佛要這麼麻煩嗎？這跟在學校做學問有什麼差別？不要忘了，佛法中間也有佛學，你有佛學裡的一些認知，而後要進入佛法就比較快，我常說一句話：「懂得道理好修行」，如果一點道理都不懂得，人家告訴你怎麼做，你就怎麼做，最後呢？可能他本身能不能得到好處，我們都不知道，那你跟著跑，就得不到好處。

我們看看臺灣這些年來，最早大家以念佛為主，拚命多念佛，為什麼？一句佛號念好就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，以為那麼簡單，其實如果不對淨土經典，及過去一些高僧大德的心得，有些概念的話，是去不了的。以後慢慢轉變為禪宗最好，大家一窩蜂去學禪，學什麼禪呢？學土地公，兩腿往那裡一坐，閉著眼睛如此而已，認為那就是禪。以後又有了仁波切，大家一窩蜂去學密，最後那些仁波切很少留在臺灣，臺灣現在甚至還冒出很多本省籍的喇嘛，我在西藏待了八、九個月，從來沒有看到女性的喇嘛，臺灣很多，這都是什麼呢？亂了，西藏的密宗沒有了，又慢慢回復到日本的東密，五花八門，這個問題出在那裡？因為人家怎樣說，就跟著怎麼跑，如果這樣學佛，幾乎快變成一條牛，被人家牽著鼻子走。

學佛是修理自己，不是修理別人，如果從來不去面對自己，就好像很多夫妻，有的太太信佛教，先生不信佛教，有的先生信佛教，太太不信佛教，信佛教的人都希望另一半也信佛教，往往因此造成家庭的爭執，信佛教說佛法如何好，佛教如何好，可是不信佛教的另外一半，他（她）可能會講：你說佛法那麼好，你的修養和脾氣、個性、缺點，為什麼還是那麼多？因此，與其要求別人信佛，還不如以自己的修養表現，引起人家來信佛，比什麼都可靠，為什麼強調要修理自己？人來到世界，有太多的問題，如果自己的缺失、問題，根本沒有改變，

不是在學佛，只是在發心、作功德、布施、供養如此而已，只是參加一個團體活動，你並沒有得到好處。

所以，談到妄想雜念，尤其是妄想，比較容易把握，因為它完全是沒有值得鑽研的東西。可是雜念呢？好像每樣都有道理、都有需要，亂七八糟一大堆，真正學佛，要像廚師，會專門做一樣真正拿手的菜，絕不是叫你去切個大拚盤，那個大拚盤不要廚師，人人都會切，人人都會把它拼湊起來，可以這麼說，你自己能做出來的一道菜，這就是「正念」，如果只是切個大拚盤擺在那裡，以為這就是學佛，那並不是學佛。

客問：意念的清淨與覺有什麼關連？

師答：意念的清淨，有時候是空境，依於念生念滅，只是種現象，現象中有好與不好的念，好與不好的念，都會消失掉，但是以「念」來講，都是不清淨。只能說於修養過程中有「念」的生滅相，分別好與不好，不能作清淨與不清淨的取捨。

客問：「定」和「止」在掌握上有什麼不一樣？

師答：定是從我們的喜、怒、哀、樂的反應上，怎樣保持一份冷靜，即是當喜、怒、哀、樂發生時，在此機緣下，如何保持冷靜、不亂。止，前面提到在很多意念發生時，這些意念會引發你起分別，引發你喜歡、討厭.....的情感作用，怎樣停止在一個意念上，單單停止在一個意念還不夠，還要去研究、分析、認識，進一步去觀照，所以「止」是在「觀」以前抓住重點的方式。

客問：開車時能否制心一處？

師答：開車時就開車，不能忘了路邊標誌、紅、綠燈.....，這整體就是制心一處。如果開車還念南無阿彌陀佛，還想極樂世界，會出車禍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那是一心二用。平常走路也好，我認為做事時就做事，像在廚房切菜，如果邊切邊念佛，可能本來吃素的，最後會把自己的肉放進去。雖然我不太贊成你做什麼事時都分心念佛，但有空不會發生問題時，隨時都可以念佛。如果太計較、執著，即使是法也會成為法執，執著於法也不清淨，而且我常說，我們要解脫，本來就夠不自在了，如果還因為什麼而把自己綁得緊緊的，還解脫什麼？應該愈來愈灑脫，愈來愈自在，才是真正學佛。

比方走在路上，你們也好，或是其他出家人會跟我打招呼，我根本沒看見，如果你認為這師父真奇怪，跟他打招呼，他理都不理，那你只在疑而後起煩惱；因為你沒有考慮到我這八十幾歲的眼睛，視力可能怎麼樣？現在寫字愈寫愈

大，一方面為使後座的看得見，一方面字寫小了總覺得這字寫出來是兩筆。平常不只對我，與別人打招呼也一樣，總感覺對方怎麼理都不理，是不是什麼地方得罪他了？說不定他根本沒有注意到或視力上有問題，有很多因素存在。所以，凡事有時多客觀地想一想，很多問題便會化解。

尤其在家學佛就如我剛說的，平常該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把空閒用在學佛上。因為一般人把空閒放在吃喝玩樂上，像到卡拉、舞廳等處，而學佛人如能省下這些，空閒時看看經或修學什麼法門，這對在家人而言，是個真正的修行人；可是我要提醒各位，千萬不要只顧自己，你身邊還有很多關係人，你不能不管他們，平常就很難得在一起，遇有假日，就必須花時間去陪他們。像週六下午有空，可以和家人在家裡聚一聚；週日上午你要去聽課，那就和他們約好下午出去玩，並非要整天不可。如果你說我要學佛，我不要整天和你們搞在一起，那就變成怪人，而不是學佛的人了。很多人一學佛以後就把自己孤立起來，好像其他人都是凡夫俗子，不要用這種態度。我們利用空閒，也不要忽略家人，所關心的人——父母、妻子、兒女，我們不能把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棄之不顧，這都是學佛必須要把握的；千萬莫把自己孤立起來，孤立起來會引來很多閒話。比方出家，很多人說「出了家就忘了家」，我最反對這種說法。出了家怎能連家都忘了？家裡還有父母，怎能忘記？不是這麼說的，而是出了家，不要老是把自已的情感、時間擺在過去世俗的感情上，並不是去否定那些。在家學佛亦如此，並不表示學佛就須把自己的時間用於經常跑廟，廟跑得愈多，表示學佛更多，自謂到處參學，那不是參學，那是逃避他的家庭。在家學佛有機會聽點道理很要緊，其實真正修養，還是自己在家裡，在現實生活裡，學了佛法要融和在現實生活之中，才能去修養自己、改變自己，而使別人感受到學佛的好處——怎麼他的個性和為人處事，都與從前的他不一樣！使人感覺到親切感、親和力。我曾在「思路」中說：不要以自己的個性去待人，要以自己的修養去影響人，這都是我們學佛必須要有的觀念。

客問：四禪的喜樂與慧之關係如何？

師答：談喜樂是依於佛陀的道理與方法而說，喜樂是以法喜作為成就，不是以感情之喜作為成就；故不是感性，也不是理性，而是以法而得到利益的喜樂。四禪是以佛法的修養而完成不同的境界，開始先須發起菩提心，這涉及到法的問題，即離不開佛陀的道理方法，就是慧，運用這些慧，使自己在生命的過程中，遇到什麼樣的環境，可能表現的程度，而顯現不同的境界，這種境界有四禪，有四無色定，即所謂的八定，還有九次第定，即滅盡定，就是受想滅。

客問：何謂滅盡定？

師答：談定是依於五蘊而說，五蘊的受、想不生，就是所謂的滅盡定。

客問：佛法中常談到「觀」，應如何下手？

師答：觀，由假而觀，這「假」是以佛法的立場說的。以人的立場，亦即以人的能力則認定是事實，是真的；比如：電燈，依人的反應會說：「電燈就是電燈嘛！」但佛法說它是假，因為它是許多東西組合而成的。是否有這些零件組合就有電燈了？還要有電流、發電廠、及輸電的設備.....；這是人所能接觸到的，但還不是真實，真正的真是完整的。就以此例言，即使關係的零件、設備你皆知，電你知否？「可以手碰而知！」但可是觸了會麻的皆是電？所以說是假相。

觀假相，不是去否定依於人的能力，所認定的真，乃是因人的直覺反應往往只是粗的現象，不能發現什麼，所以要進入微細現象去察覺、發現，這也就是觀。比如：同樣是說一個「好」字，其中的含義可能差別很大——或是因小孩糾纏，無可奈何地說「好！」，或是得罪人家，對方心存報復地回你一聲「好！」，或是讚歎之詞.....，所以很難直接發覺其真正的內涵，必須深入地想想，才能明了其真義。又如：看看日光燈，不只是看它的光色，還能聯想到——明明像月光，不像日光，為什麼叫它日光燈呢？再如：現在的黑板都是綠色的，為什麼叫黑板？可見其中有其緣起、過程，及究竟表現的內涵，叫觀，而要能發現些什麼，就要從觀下手。

金剛經說五眼——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難道人有五種不同的眼睛？眼在假相上沒變，但確實有差別，不是有了近視、散光..... 乃是你的知識經驗，可從你的眼光上去判斷什麼，不是眼睛可以判斷，因為眼只能接觸並不能分別。總之，從事物某一點上深入探討，還要有所發現，才能進入到觀；否則只是憑自己看到、聽到的決定一切，就只是在聲色上打轉，所以才談到有觀的課題。

客問：不淨觀是怎麼觀的？

師答：不淨觀教你觀察人的九孔、八萬四千毫毛排泄的都是髒的，修此觀目的何在？因你太執著男女之色才叫你行不淨觀，以使色的欲念減低；佛法中談觀，絕不是要將活蹦蹦的人硬當成白骨、死人。若不能把握此點，就成了否定；佛法不是否定，乃認識、瞭解問題以化解問題。

客問：經云「制心一處」，問：「制心者誰？一在何處？」

師答：這種問話好像是有點禪的味道，事實上，如果你硬要把「制心一處」分開，還有「心」、還有「一」的話，就已經不是「制心一處」了。因為「制心一處」的本身並不談一個心與一的關係，是講心涉及到人的身口意；是以身口意往往分開來，不可能放在同一個，或者一個目標，或設定在某一思想裡面，所以，我們身口意的行為表現往往是分散的，而身口意事實就是人的心，這心就是講自我，身口意的本身會亂。假使以天臺的止觀而言，怎麼樣「止於一念」，怎麼把自己的身口意專注於同一目標之上，這叫「制心一處」，如果要問「制心者是誰」？那「心」就是自己的「我」，你要問「一在那裡」？如果你還沒有找到「一」的話，就要想辦法時時刻刻注意到你的身口意，怎麼能夠擺在同一目標之上！能做到，那麼你的「制心一處」就完成了，如果做不到的話，而你還在問「制心的是誰」，那就等於說，是別人修行辦道，好像跟你沒有關係了。

客問：請教師父，在修行法要提到，聽到不重聽的話，當修行止觀，調理自己的情緒，但是我在這方面的調理比較少，就像在發問問題之前，就會莫名的緊張、心跳加速，這時候該如何運用止觀的方法觀照？

師答：所提的問題不成熟，你沒有找到障礙的關鍵點，為什麼緊張？因為你什麼都還不會，至少不是很圓滿，才會緊張，在知見上建立起基礎，實際去體驗，自然就不緊張了。我常說，當有問題不要人家告訴你一個方法，教你怎麼去做，而先要自己去認識問題、認識障礙，把問題、障礙搞清楚，還需別人教你怎麼做嗎？這不需要了，因你已經學了很多的道理方法。不要搞錯，拿佛陀的道理方法當武器，把現實生活當敵人，拿武器打敵人，你就是犯這毛病。

釋迦牟尼佛講的道理方法是培養智慧，一旦有了問題，去面對問題、認識問題、了解問題，把問題搞清楚，就知道如何利用佛陀的方法去化解；把握不住的話，學佛一輩子都很累，為什麼？一天到晚等待釋迦牟尼佛告訴我怎麼做，那還學什麼？尤其修行是從身口意上面去著手，身的行為、言語的行為、意念的行為會產生偏差，趕快去修正叫修行，久而久之，你累積了一些修正的過程，就能完成一些修養。

所以，你根本走錯了方向，一直是一個問題找一個答案，我常說：佛法不會告訴你答案，只能夠幫助你分析問題、發現問題，最後化解問題。舉個很平常的例子，我餓了怎麼辦？自己吃飯，那我要吃什麼飯？比如說山東人，假使有麵粉、饅頭，甚至一個窩窩頭都可以吃飽，你拿起窩窩頭猶疑這能吃嗎？那不是學佛？學佛不是用那種方式，搞錯了方法。

客問：談到一門深入的問題，師父教導我們要多聽、多看、多問，我還是有不太清楚的地方，比方說在楞嚴經講到一門深入，虛雲老和尚也說修行像老鼠咬棺材，一口咬進去以後一直到它出來為止，還有楞嚴經也講到所謂的六個結，需要次第的解，不能一次同時解六個結，這是不是說剛開始的時候多聽、多問、多看，等到知道心中有一條路時就一門深入，直到你出來以後，再法門無量誓願學，是不是有這種次第的過程？請師父開示。

師答：剛開始我不贊成一門深入，才提出來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為什麼？從這三多裡面，你會發現自己究竟喜歡什麼？適合什麼？一旦發現了，認為自己喜歡、有興趣，而且條件也適合，就可以一頭栽進去。要了解一門深入是生死法門，如果說還想幫助別人、行菩薩道的話，絕不是以自己個人會的告訴別人，不會的就說我不知道，因為每一個人的根基、智慧都不相同，當然所學的就不一樣，要不，佛陀也不須要講那麼多的道理方法，所以一門深入是關係到個人的生死法門。的確，要一門深入，必須自己要能完全掌握道理方法，才不會走錯路，並且在過程中間必須心無旁騖，因為某些在理論、方法上是有差別性的，如果通通搞在一起就會混亂，最後沒有辦法進到一門深入。其次，如果還有搖擺不定的起心動念，那原有的就很難單純、也很難一門深入。

參禪，不要去參話頭，也不要參公案，因那是人為的問題，不是佛說的問題。所謂參禪，參是參考別人的，是你已經擁有從外面蒐集而來的資訊；禪是靜靜的去思考，把外面所蒐集的資訊，在現實生活中，當某些起心動念發起時，是參禪的時候，為什麼？運用思考所蒐集的既有資訊，去面對你的問題，那個時刻叫做參禪，否則的話只是冥想，再不就是修定。修定從四禪天到四禪定到四無色定，甚至到無盡定或者滅盡定，或者九次第定，那是修定，所以參禪跟修定不太一樣。

參禪的境界可以說不受限制、沒有定點，甚至連滅也找不出來。參就是把原有的資訊，不管是世俗的知識經驗，以及在佛陀所講的知識經驗，都是你參考的一些資料，禪是什麼？是你面對現實生活，起心動念的時候，運用既有的資訊面對你的問題去思考，慢慢有所發現、突破，才叫參禪，千萬不要去參話頭或者參公案。

修禪定是從四禪天、四禪定、四無色定，到滅盡定，最高境界就到達佛陀的境界，叫那伽定，那就很難。參禪當然可以明心見性，為什麼參禪裡面提到，要有疑才有悟？如果起心動念沒有疑，你就不可能去面對它，心念起疑了，當你面對疑情，那才是下手的時刻。

在家居士修修禪定就不錯了，要參禪比較困難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在家的生活環境太複雜，而且還不一定關係到生死，參禪是關係到生死。我不是說在家不能

參禪，可以，除非在某一些心念起動關係到生死的時候，那可以參禪，一般的日常生活你去參禪沒有用，除非從中間能夠把握某些東西，而且在佛陀的道理方法上已經具有相當的基礎，否則的確很難。

如果在家居士想要參禪的話，最好還是先修禪定，禪定是參禪的基礎，如果禪定功夫不好，當然參禪時，因自我意識太強，很難冷靜下來，想把自我意識真正達到無念、無住，那太難了，至於我、無我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必須能夠清淨我。禪裡面特別要求以戒行要莊嚴為基礎，戒行莊嚴只有出家人做得到，在家的環境並不允許，怎麼辦呢？先從禪定上面下手，把四禪天搞清楚，然後進入到四禪定，一步一步來，不要一下是色空的問題，一下誤解四無色定變成色空的問題，這樣亂扯在一起的太多了，佛法是有條理、有過程，可是不一定有順序，完全看個人的基礎，這個基礎有過去世的、有現在世的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想行之間以想、非想、非非想過程中，須把握的原則是什麼？

師答：所謂想、非想、非非想不要用這方式，好像走路一樣，這一步跨出去到那裡，第二步到那裡、第三步到那裡，佛法不是那樣，尤其我發明的止觀法門，絕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簡單，因為想行之間建立起間隔，是要運用空間來發揮你的想像力，這種想像力來自那裡？來自你的修養，如果連平常的修養都沒有，用自己的自我意識去想，最後還只是想，連非想都不是。

非想，是原來你的想可能會有傷害，轉變為非想，至少這種傷害不是直接的，它減輕了，或者是說還不能完全把握的，也叫做非想。往往一個想的發生，說不定會產生十個、百個、千個的非想，你們千萬不要看的那麼簡單，如果我講的止觀法門跟五蘊的調理是那麼簡單的話，不叫做心地發明，這是一個方法，也就是法則，把握這個法則去運用它，就不容易走偏路，不會搞錯方向。

至於要想達到非非想，菩薩四地完成進入五地，才有機會，還不一定能達到非非想，要七地完成，才有機會非非想，所以不要看的太簡單，僅僅一個想轉變為非想，就不曉得有多少不同的非想，怎麼辦？再經過篩檢，比較選擇，也就是止觀、再止觀、再止觀，不斷的止觀，要把所有的非想，最後篩檢到進入察覺而能反照，察覺是什麼？最深入的一種觀照功夫，深入的觀照功夫，惟恐還有微弱的自我意識，所以還要反照，你們不能把它當成一個公式，然後套著公式去修行，那不可能的，我為什麼講想行之間間隔愈大，你的空間大的話，在這中間運用思想、發揮智慧的機會就愈多，這個不能用想、非想、非非想一下三級跳，沒有那麼簡單。

【禪密、禪淨雙修】

客問：《無量壽經》上說：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眾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諸佛如來正遍知海，由心想生，此想成時，滅無量億劫生死之罪。但《金剛經》上卻說：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，請問，這兩種經文如何解釋？

師答：《無量壽經》是淨土三經之一，經文中提到的憶想觀佛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觀想成時，即能滅卻無量億劫生死之罪，這是淨土修行的方法之一，但是觀想不易，尤其要與如來的清淨法界身相應，那不是執相觀，也不適合一般普通的淨土修行者。

我們知道淨土修行，講究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而入「念佛三昧」，完全要仰仗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，方得以往生淨土，成為極樂世界的眾生，然後繼續未了的學佛之願。西方極樂佛國淨土，是佛陀特別為絕望哀慟的韋提希夫人而示現的，韋提希的兒子，阿闍世王殘虐忤逆，把父親打入死牢，不給吃喝，得知母親輸送食物給父親，也將母親拘禁起來，韋提希痛不欲生，在獄中遙念佛陀，請佛濟助，佛陀於是為她開演極樂淨土，讓她得以出離於人生現實的苦痛。所以淨土法門，必須乘佛願力，以信願行證為修行的資糧。

另外，《金剛經》是佛陀對弟子們，及娑婆世界眾生，所開演的大乘經典，經中有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的句子，是佛陀為開啟弟子們的心志，引導他們回小向大，回自向他，回事向理，以荷擔如來家業，向來已成為禪宗傳法的寶典。此經是般若部中的一品，開闡根本諦義，顯示第一勝義，以明了一切法是依據「緣起」而顯，入達實相清淨的理諦，而後才能無染無著，顯發菩薩大願的效用。所以金剛經是提供行者，「受持讀誦」修持證驗的。這是兩經根本的不同點，也說明了佛陀說法是應病與藥，為應不同的眾生需要，而說不同的法要。其中經文中的『見如來』的見，可以讀作「現」，也就是顯現的意思。如來即佛，指的就是覺悟的境界，這麼一來，我們就可明白，佛陀指點我們，修行覺悟的正確方法了。

順便提一件事，我一直說『禪淨不能雙修』，為什麼？「淨」是強調「有」，絕對信有阿彌陀佛，有極樂世界，依四十八願念佛觀佛，依信願行而修證。「禪」必須藉靜慮，思惟修而悟自心源，以達明心見性，必須突破一切的「有」，而達「無」的修養。所以無不是沒有，是「有」的突破，而且還有「不一定」的

可能；從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及「若人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我們就可以明白禪宗的修行宗旨，是必須突破一切的執著，才能完成心念清淨的覺悟境界。

客問：為何禪淨不能雙修？

師答：我講的禪淨不能雙修是以法門的理念來說的。任何法門，自古以來講究「出離」，能了生脫死。禪淨雙修怎麼出離？「禪」並不是盤腿打坐，更不是盤著腿在那裡念佛就叫禪淨雙修。如果能把握住：禪是要運用思想，從信的情形之下去發現，而後掀起疑情，從疑的情形中能突破，才能出離，此即從「有」到「無」，到清淨。但「淨」不是如此，要絕對的信，肯定的「有」。信有阿彌陀佛，有極樂世界，是以信、願、行三大資糧作基礎，所以不能有絲毫的疑惑，只要發現有任何問題都去不了。

因此，為什麼我認為禪、淨兩種法門不能同時修學呢？因為淨土法門所講是肯定的「有」，有阿彌陀佛；絕對的信，信有西方極樂世界、九品蓮臺。而禪不是如此，因為禪是講即身成就，要從「有」上面去認識它、發現它，甚至還要有所懷疑。疑什麼呢？真的是這個樣子嗎？要探討它的究竟；可以說它是要突破「有」而顯現出「無」（無不是沒有，是依於有的突破或者不一定）。「有」不能突破，根本就談不上禪。

譬如說：肚子餓了要吃飯，這是肯定的；肚子餓一定要吃飯才會飽。這是「有」，對不對？可是以禪來講，要突破這些。怎麼突破？餓了一定要吃飯，是不是吃了飯就一定「飽」？比如問：「你吃飯了嗎？」答：「吃了。」又問：「吃飽了嗎？」答：「吃飽了。」再問：「你真的吃飽了？」如果以有的方式來講，我吃了當然飽了，我自己知道我有沒有吃飽。如果以禪來講，這種飽只是種現象，原來餓現在飽了，禪並不是在這種「有」的現象打轉，它講究的是你吃了，但你的「營養」夠不夠？要「營養」飽和了才算飽，還缺少某些營養都不算飽，那表示還是「餓」。由此可見，這兩者的差別有多大，所以這兩者依法門而言，絕不可以雙修。如果盤著腿念佛倒可以，但那並不是禪，因為，禪淨的理念及意境完全不同，所修所證的境界乃兩回事，要雙修怎麼行呢？

若說念佛就好，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；其間有一問題須知道，即「帶業往生」，是帶你未發願往生以前的業，發願以後再造的業則帶不走。如此，未往生前會不會造業？既然還要生活過日子，則知應該於身、於口、於意怎麼去修養！可是很多人不明此理，總認為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守著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就夠了；再說臨命終時，對來接引的佛如何判斷？難道說穿得金光晃耀、漂漂亮亮的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嗎？如果你認為是佛菩薩來接引，那最後你是跟著魔

走，而不是跟著道走。

總之，學佛凡所有法門都只是幫助我們修養身、口、意，使漸漸調理得好，在道路上就不會造業而能顯現道，調理不好就會造業，有業就不能走，那裡都不能去。所以說如果願沒有道的力量做基礎，同樣沒有辦法把願守住，滿不了願。只要是位學佛的修行者，他所努力的，都可謂之「淨業行人」——就是清淨我們過去業的修行人，業淨才能見道，業不淨道不行。做個佛教徒很容易，只要皈依三寶，按照些普通要求去做就可以了；要做個學佛行者，還要修行辦道，就不止這樣了，只具樣子不夠，還應該建立正知正見。

為什麼？請看平常在家人學佛有了問題，問不同的法師，所說所表現的卻不一樣，為什麼？佛法應是一樣的，何以表現不一樣？此即因表現的不是佛法之故，如果表現的是佛法，應該是一樣的。比方說，問一加一等於幾？只要肯定了什麼「一」加什麼「一」（不是數，而是內涵），就等於肯定了「幾」，但絕不是一加一就是等於二，這關係到認識與瞭解的問題，所以學佛，認識、瞭解並深入很重要。

客問：請談對禪密雙修的看法？

師答：如果談禪密的話，可以這麼說，以密宗的最高行法——大手印法來說是同於禪的境界，我只能這麼說，能不能雙修，我認為沒有太大的衝突。為什麼？不要把時間放在一起就好，像有些人對禪的認識，往往造成比較偏的看法，幾乎都不能雙修。如果明了其中的意義，那就可以雙修，怎麼說呢？如只是盤著腿在靜坐、持咒、念佛，說之為禪密雙修或禪淨雙修的話，是不正確的說法。如果把靜坐的姿態調理好，使自己清淨下來好好念佛，這是念佛法門，與禪沒有關係；同樣把靜坐的姿態調理好，使自己清淨下來修密法，這也是修密，但並不是禪密雙修。如能分辨這一點，無所謂雙修不雙修，所以對一些事情不要要求可以或不可以，問題是真正在做什麼？任何法門皆要求制心一處，不要一心二用，如果瞭解佛陀所要求的基本道理，能制心一處，不一心二用的話，怎麼做都是對的。

客問：禪與密能不能同時雙修？

師答：在佛法上講「一門深入」是最可信的，如果有二、三個就會忙不過來，最後是不純。大家都知道，看起來我好像什麼都會，其實我個人的修養是以禪為主；而修行跟辦道是兩回事，修行是個人了生脫死的一種方法，辦道就不一樣，要幫助更多的人，要介紹佛陀的所有道理方法，那什麼都要接觸。人在過程中有時難免會有很多專門的修養，比如過去我也學過密；談律，我還是個名

符其實的律師，因為我受戒於歸元寺，在大陸待過的都知道，在歸元寺受戒，要接受它的律法之後才給戒牒，否則連戒牒都不給。這麼多年來我連密都不願意表現，以禪為主，又很少表現禪，雖然有時會打禪七、做一些禪的講座、寫禪方面的書，可是我不強調這些，為什麼？就是剛說過，不能以我所得而去教別人，至於個人的修養，最好的辦法就把握一門而深入，避免雜亂，多了就會亂。

【煩惱與菩提】

客問：假如煩惱顯現，要怎麼去對治？

師答：佛法沒有對治的法，佛法是從相對中間去突破，佛法不能夠說「惡」拿「善」去對，「是」拿「非」去對，不是這種相對，佛法沒有對治法，所謂的對治就是自己做不了主之前，利用一些方法保護自己，如此而已！不是去對治，對治的話，那就變成世間法，是敵人，佛法就變成武器，拿武器打敵人，這樣釋迦牟尼佛未免太不慈悲了，所以不要搞錯了方向，佛法沒有對治之法。六祖壇經裡面有談到三十六對法，那是幼稚園的法，連小學生的法都談不上，沒有對治法，因為剛開始我們還做不了主，念一些什麼來保護自己，使自己不要去造業，甚至慢慢可以從業裡面來顯道，這才是目的。所以說煩惱來了不是去對治，怎麼樣從煩惱中間去認識、去瞭解，然後從煩惱裡面發現菩提，我們說煩惱中間有菩提，化煩惱為菩提，或者轉煩惱成菩提，我們平常不是常常念這些話嗎？念沒有用，要知道怎麼去著手，怎麼樣真正能轉、能化解，我們學佛是求解脫。這解脫不是死，涅槃也不是死，求解脫什麼？煩惱一定是因為什麼事，使你身心不安，就像拿繩子把你綁起來一樣，你要想辦法把這煩惱化解掉，煩惱化解掉當然就解脫，才叫解脫。不要把解脫當死，難怪現在臺灣那麼多人跳樓自殺，都是求解脫，結果呢？不單單自己沒有解脫，還給他的家人惹了一大堆麻煩，這些名詞千萬不要把它搞錯了。

再說計較執著，怎麼去突破，我沒有辦法告訴你怎麼突破，如果有辦法告訴你怎麼突破，我現在連飯都不要吃了，不要以為是開玩笑，為什麼要學佛法，佛法能不能告訴你一個方法，馬上就能突破？譬如講善與惡，釋迦牟尼佛從來不把人分別為善類、惡類，釋迦牟尼佛是講我們造作的行為完成的業，有善有惡，不要把人就當成惡業重就是惡類，善業重就是善類，釋迦牟尼佛從來沒講過這些話，釋迦牟尼佛對人的認識之後，叫做善不善等，這個人如果是善的，行為表現的時候，其實還是有其不善，這個人表現的時候，雖然是不善，其實還是有其善，所以叫做善不善，這才是經典上說的，釋迦牟尼佛對人的看法。如果釋迦牟尼佛把人分成善與惡的話，的確不叫釋迦牟尼佛，應該還是悉達多。所以，談到計較執著的問題，不妨思考一下，佛法是探討一連串的為什麼，可是佛法除了去探討一連串的為什麼以外，還要去化解一連串的為什麼，等到這個為什麼不存在了，就沒有執著、沒有計較了，但不是一概而論，而是針對問

題來說；因此，一個問題化解，只是得到一個解脫而已。

如果以因果感報言，過去做一個因，現在受一個果，那只是完成小小的一個小劫而已，我們講三大阿僧祇劫，一大阿僧祇劫等於一期生死中間的因果感報，一期生死是什麼意思呢？是我們人生下來到死，這一期叫「一期生死」，這一期生死我們不是承受很多的因果感報？就是以一期生死，沒有辦法去計算他究竟有多少因果感報，大的小的有多少，才會有這種所謂阿僧祇劫的說法，「阿僧祇劫」是沒有辦法計算的意思，是不能夠去計算它，會有多少多少，數目字是不定的，就看你本身，在修養上下的工夫愈多，即使過去的業多，他也隨著一些很小的感報，甚至不知不覺都受報了，我常說一位大修行人，什麼叫大修行人？看他自不自在，過得怎麼樣，這個世界上有幾件事不能夠騙人，第一是修行，修行是沒有辦法騙人的，第二是財富，你究竟有多少錢？第三是智慧，這三個東西沒有辦法騙人的，其他都可以騙人，我們講有修行、大修行人，在任何的時間、空間、人、事，能不能做得了主，是不是很自在、很灑脫，現在臺灣這種大自在人很少，但臺灣的佛菩薩特別多，再來佛、現在佛、再來的菩薩太多了，只不過他們從那裡來的就不知道了。

客問：吃飯的價值在營養，飽餓有生滅，而菩提是在營養，那麼說菩提是無生滅的嗎？

師答：菩提本來沒有生滅，是因煩惱有生滅；菩提生無所謂滅，所以，菩提不談生滅。菩提是道，也就是說假使煩惱是迷惑，那麼有一種道，可以把煩惱的生消滅掉。就像肚子餓，有一種道是吃飯、是營養，可以消滅這個煩惱。營養的本身不能說有生滅，要這麼去看。

客問：手髒了把它洗乾淨，請問老師父，那乾淨是不是道？菩提在那裡？乾淨、髒是有生滅，要突破生滅該如何去做？去想？價值觀在那？

師答：這問題很容易理解，是講不垢不淨對不對？什麼叫不垢不淨？比如說一件衣服髒或手髒了，髒了最好的辦法就是洗乾淨，洗乾淨的洗是種行為，原來的乾淨和髒是人可以體會的。髒的本身原是乾淨的，乾乾淨淨的本身怎麼會髒？為什麼會髒？是我們人把它弄髒的。可見乾淨無所謂生與滅，髒會發生，髒有生滅，髒了是生，髒了把它洗乾淨，原來的髒就滅了。乾淨本身沒有生滅，就等於營養不談生滅，那只是假立的一個名字。煩惱可以體會的就是不自在，自在就不煩惱了，為什麼可以說不煩惱？因為有種道，這種道取之於煩惱。髒了要洗淨，需要清潔劑對不對？這也是名詞，即我剛所說的假名假立，是因為假立而有生滅，沒有假立，什麼都沒有。本來就乾淨，就無所謂生滅，是因為

髒，不乾淨了。

客問：其實我沒什麼煩惱，都是別人給我的，我又該如何面對？

師答：如果沒有我，他又能給誰？因此，你仍以自我為中心。可曾想過他為什麼不給別人，偏要給你？比如丈夫（或妻子）一回到家就扔皮包，臉臭臭的。對方若夠冷靜，頭一個會想：「他必然不歡喜。」或許他在外面受了委屈又不能反抗，因為有許多顧慮，回來想訴苦.....，若你硬要：「我又沒惹你，為什麼這樣對我？」這表示你不够冷靜，忘了他與你是什麼關係。有一廣告：「莫把煩惱帶回家」誰也會講，但可想過他為什麼要帶回家而不還給對方？必有其原因。如果他能一下就消化了所受的種種，也就很有修養了。何謂患難夫妻？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；因為這是人的問題，若真成了佛菩薩，也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。佛法是對人說的，是幫助你認識、瞭解問題，然後慢慢修養；並不是一聽道理就做得好，沒那麼容易的。

客問：智障兒子如何才能為他種「菩提種子」？

師答：目前有很多社會福利機構，鼓勵父母將智障兒帶去做義工，雖然我不反對，可是你要考慮：如果那些公共場所是宗教團體之類，我很贊成，像教堂、寺院、廟宇這些地方，將小孩子帶去是不錯的。不過在目前社會之同情心、愛心、道德都淡薄的其他團體，如果將智障兒帶去熏習，對他並沒有幫助，反而容易再受到傷害。

智障兒與正常的兒童沒有很大的差異，只是他的反應比較遲鈍，情感不容易表現出來，大腦和小腦之聯絡差距大，頻率不大，所以有些遲來的反應及表現的細膩，會使大人覺得彆扭，要幫助他最簡單的方式，把他當成小嬰兒般的教導，若能把握這些要領，將會有耐心的培養及增長他的智能；千萬不要把他當做有問題的孩童看待，而要一點一點的教他，不要一下子教一大堆，他會反應不過來。時間、空間太短變化太大，對他來說都有困難，不妨把他當小嬰孩來看；例如教他唸：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先不要一下子教整句，而把一個一個字分別教再組合：南、南無、觀、世音、觀世音.....或許試著檢查他的耳朵有沒有重聽，或者一邊有問題，或是接受聲音的信號產生障礙，而造成反應上的困難，得多方面的探究，或許真正的障礙，是來自其他的因素。若真發現大腦小腦之間隔太大（有精神分裂症或過於急躁之現象是大小腦之間隔頻率有問題？）就得把握簡單的方式，要有耐心，不斷重覆的過程來幫助他，教任何都一樣，不可急切過快。

客問：最近電視上，看到國內黨派互相攻擊，傷害國家，感到煩惱，不知這屬唯識百法中的那一種？

師答：這煩惱可說屬於疑。其實如果深入去看，記得以前跟大家介紹過一件事。民進黨與國民黨少部分人在議會上對罵，甚至還動手，會開完了，走出立法院，二人在大門口握手說我請你去喝酒，那他們究竟在做什麼？他們在做政治秀。私底下不是那麼回事，有很多人擔心他們結下冤仇，將來會不會相報復？其實那是我們所見之表面；我所知的，很多是還未開會之前私下就說好，等一下我們這次的戲怎麼演，他們是在作秀演戲，所以不要過於認真。

所謂傷害國家，搞什麼臺獨思想，如何去作認識？你們一定要瞭解一個問題，誰都想掌握政權，誰都想當總統。話又說回來，如果沒有可以把握住的利益去標榜的話，就沒有戲唱。由歷朝歷代興亡之事可知，每朝興亡之時，總有倡匡復之舉，復到最後，誰成功了？古來有句話說：「強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」這是從政人無法避免的事。做個普通老百姓不要擔心這個問題，我並不是沒有國家觀念，不是如此；只是我們希望，這塊土地，這麼多人，不要把它搞垮了，其他的我認為都不是問題。很簡單，黨派之爭就看你的勢力、你的政策、你的技巧，不管是誰，若搞不過就只有認命，政治就是如此。我們不能用一個佛教徒，只能用一個普通老百姓去看，否則真的會變成隨煩惱。

我一直強調佛法不只是說應該不應該、對不對，問題不在這上面，我們只希望其結果是好的，如果結果都是壞的，就麻煩了。很簡單，現在擺在眼前的國民黨，今天必須要唱保有中華民國，這是肯定的；民進黨如果要保有中華民國，那臺獨就沒什麼好搞的了，因此，他就希望臺灣人民共和國，他為什麼要這麼說？這是個人抓住自己的利器在對付對方；看誰唱得好誰就贏，唱得不好就只好在野了。學佛也好，普通老百姓也好，除非喜歡政治，就去參與，不喜歡，不妨以看電視、電視劇的方式去看，就不會惹來大煩惱、小煩惱了。

客問：煩惱總是不斷，似乎愈學佛愈煩惱？

師答：依百法言，有根本煩惱六，隨煩惱二十，大體上，可以貪瞋癡三毒概括所有的煩惱。不學佛時仍須處理煩惱，因人本來就有煩惱，並不是因為學佛而有更多的煩惱；人若沒有煩惱，也不會來到這個世界。面對煩惱能不以為苦，並縮短煩惱時間，須經由冷靜客觀去認識瞭解，才能夠有所發現，進而突破煩惱轉為菩提。處身逆境，若能認命，也就是歡喜承受，則不致於再造新業，舊業亦能隨之而了。如此去修，久之自然能夠成道。

客問：請問煩惱如何對治？

師答：不能說如何對治，要先知道為什麼煩惱，先找出病才能醫病。煩惱有大有小，有各式各樣的煩惱。一般以為念佛、拜佛就可對治它，其實還是不能解決問題。假使因為肚子餓而煩惱，若去念佛、拜佛，肚子還是餓啊！談煩惱先得瞭解煩惱什麼，還要發現為什麼，找出原因才行。

客問：何謂煩惱即菩提？

師答：於煩惱中如能生起變化，即可轉煩惱而成菩提。煩惱即是煩身惱心，能使身心不得自在，欲得身心自在，必須有力量幫助其轉變，也就是說若能化解煩惱，有所覺悟，即能於煩惱中顯現菩提。這就是煩惱中含有菩提，但不能說菩提即煩惱。

客問：什麼是生？什麼是滅？

師答：生是發生，滅是消失。大部分是以人的思想意念而說。當思想起來，或意念生起，是生的現象。意念不會停留，而會慢慢消失。當意念起來，可能又有另一個意念起來，第一個意念自然也會消失，這是生與滅的一種現象。所以，我們說前念生，後念起，前念即滅；意思是說第一個意念生，是前念，第二個意念生起來，是後念，後念生起時，第一個意念就會成為滅相。

關於「不生不滅」呢？不生不滅不是一個否定，世俗好像提到「不」，就是說不可以，如果說「不可以生滅」，試問這個人會是什麼？如果意念不起變化，這個人會變成什麼？是樹木？或石頭？研究佛法中的「不生不滅」，就涉及到法的問題了。譬如：一個煩惱起來，是一個生相，我們怎麼樣使煩惱消失呢？必須要能從煩惱中顯現另一個你所能知的，而且是不被這煩惱造成煩惱的道，煩惱才會消失；怎麼樣才會消失？煩惱是無明的現象，表示不明了才會煩惱，如果明白了，就有所覺悟，這種覺叫做「菩提」。煩惱生起，要煩惱消失，必定要有所覺悟，煩惱才會消失，也就是煩惱消失是因菩提生起；於此可發現：煩惱生、煩惱滅，它不是自然的生滅，如果是，只是世俗人，隨著煩惱在轉，這煩惱生起消失，那煩惱生起又消失，是隨著煩惱在轉；而學佛的人，則是修養自己，調適自己，是要怎樣轉煩惱成菩提，要怎樣突破無明而有所覺悟。唯一的辦法，是先從煩惱裡面下手，先要面對煩惱，才有機會轉變煩惱。要煩惱消失，一定要從煩惱中覺悟、知道、發現、感受到些什麼。比方說；自己丟了一樣東西，如果是在家裡丟的，可是想不起來，拚命去找，愈找愈煩惱，愈找愈找不到，說不定就在你的眼前，因一時心急，亂了方寸，很可能連看都看不清楚；像這種情形，最好先把自己能想得到的地方全部仔細找一遍，不要亂找，如果找遍了還是沒有，乾脆坐下來，喝杯茶，把煩惱暫時撇開，讓自己靜

下來再想一想，很可能會想到，原來是怎麼樣怎麼樣.....，而這「怎麼樣，怎麼樣」，你想是不是菩提顯現出來了？然而，這種菩提的生起會不會永遠停留？我們知道，菩提顯現了，煩惱是消失了，可是菩提於現象上也是會消失的。從煩惱中顯現菩提，雖然同樣是生滅，但僅以現象的變化而言，應該可以理解到不生不滅的道理。

客問：請解說「無生法忍」的意義？

師答：首先要瞭解什麼是無生忍，我一直說「無」不是沒有，無是依於「有」的認識，而能夠超越，或突破，無也有「不一定」的意思，這點一定要把握，千萬不要把無當成「沒有」。佛法中關係到「無」的法要，最容易把無當作「沒有」而造成問題，如果最後說成「有就是沒有，沒有就是有」，認為這就是無，豈不成了笑話？依世間法來說無就是沒有，世間法說有、說無，此「無」是沒有，這點是肯定的；然而，佛法的「無」則是依於「有」的認識、瞭解之後而突破，所顯現的另外一種現象。

例如煩惱，曾經有人問我：「老師父，您出家修行那麼多年，有沒有煩惱？」「有啊！」「那完了！我不想學佛了！您學了那麼多年，都還有煩惱，我們怎麼辦？」如果有人說學佛已多少年，沒有煩惱了，我說那是大妄語。如果回答「煩惱是有，但可以顯現出『無』的修養來」，則是可被認同肯定的。因為煩惱的生起，是因人與事而發起，如果把問題搞清楚，就不會為煩惱而煩惱，因為清楚了，就覺悟到些什麼；亦即從煩惱中能覺悟，即使煩惱加之於身，也不會被煩惱所左右，因煩惱已成「無」的現象，但不能說「沒有煩惱」，佛法中把此現象稱之為菩提。

所謂「無生」不是沒有發生，而是依發生的情形，能突破其現象。比如煩惱雖然生起了，卻不受影響，反而可以得到好處；因為從煩惱中認識、瞭解、發現了些什麼，或者說覺悟到些什麼；原來所生起的煩惱，是「有」的現象，經過突破之後，顯現菩提，則原有的「有生」就成為「無生」的現象。為什麼「無」也有「不一定」的意思呢？因為這一次的煩惱，能從煩惱中顯現「覺」，能突破，並不表示以後不煩惱；如果以後煩惱了，很可能還要再經過認識、瞭解，從中再修養，再突破，因此也有「不一定」的意思存在。

無生忍的重點在「忍」字，也就是問題發生了，先要沉得住氣，沉不住氣，就忍受不了，則會產生問題，進而造成爭執、吵架、打鬥.....等情事。無生忍即從「有生」的現象上先行忍，行忍而後才有機會顯現「無」的現象？要顯現「無」需要有「法」，當然是覺悟之法，即佛法；全部的過程加起來，才能完成「無生法忍」的名詞。

綜合起來說，無生要從有生說起，事情發生了，要沉得住氣，先行忍，忍行要有法做為依歸，才能維護；經過法的修養、突破，顯現的另一現象，對於原有的發生，即為無生，而全部的完成就是無生法忍。

客問：轉煩惱和斷煩惱有什麼不同？

師答：轉是轉變、改變；至於斷煩惱，沒有這回事，煩惱斷不了。什麼時候完全沒有煩惱才叫斷了煩惱，叫清淨。佛法中，不太鼓勵斷的論說，比如「人死如燈滅」，這種斷滅，或者斷常，在佛法中，以佛陀的理念來講都叫外道，不是佛法。比如說以生滅現象講不生不滅，於骯髒、清淨的現象是講不垢不淨，佛法不講斷常或者斷滅。

客問：人都會有煩惱，是不是出家以後就沒有煩惱？

師答：煩惱更多，只是煩惱的內容不同，在家有在家的煩惱，出家有出家的煩惱；在此說明一下，出家、在家在某些階段都會有相同的煩惱，當修養進入某一階段，煩惱就不相同，怎麼說呢？因為出家不久或者剛出家，與普通人一樣，所顯現的煩惱與普通人完全相同，如果以戒、定、慧做基礎，修養到某一境界的話，的確可以轉煩惱而顯菩提，說的好聽一點是為眾生煩惱，不是為自己煩惱。真正說煩惱，也為自己也為別人的，我們也要有所瞭解：所謂出家有了戒、定、慧為基礎，也有了修養，而為別人煩惱，是講平等，無分別性的，絕不同於世俗的為別人煩惱，人家會給你一句不好聽的話「雞婆」，而出家為別人煩惱，的確不是雞婆。

客問：有沒有辦法擺脫煩惱？

師答：沒有辦法，但可以把煩惱化解掉。經典告訴我們：煩惱像人的影子，如影隨形，遇著任何一種因緣就會顯現，所以擺脫不了，但可以化解。舉例來說：人的影子是因一邊有光，另一邊沒有光，才會影子顯現；如果四周圍都是光明面，影子就顯現不出來，也就是說於修養要到達什麼境界呢？不只是依於戒來克制自己的一些行為，這只是某一面的光明面，佛法說要學戒、學定、學慧，如果是一個四周圍多面的光明面的成就，影子就不會顯現。在此要強調一點，不是說沒有影子了，影子還是有，只是當戒定慧多面的光明面都能顯現的時刻，影子沒有機會顯現，一旦失去某一面的光明面，影子還是會顯現，煩惱就是這種現象，需要以戒定慧做為修養。唯有以戒定慧做為修養，面對人與事而能做到不傷害別人，也能保護自己，即是在修養戒了；如果面對人與事發生了問題，能沉得住氣，心平氣和，保持冷靜去處理，即能做到不亂；當然只是不

去侵犯、不會散亂並不夠，於問題還是存在，當面對問題，還要有智慧化解問題，因此，必須具足戒定慧，才能消除貪瞋癡，這都是佛教的一些名言。

客問：煩惱即菩提之「即」當作何解？

師答：不要把即當成「就是」，如當成就是，會否定現實，而去抓個菩提。煩惱是個現實的東西，身心不安是煩惱的樣子，怎樣讓身心安靜下來？必須從中間去瞭解煩惱，對煩惱如能明白、瞭解，即能覺悟到什麼。為什麼煩惱？能弄清楚，那煩惱即菩提；如果搞不清楚，煩惱還是煩惱，菩提還是菩提。有許多論典謂：煩惱之中有菩提，就是煩惱中有菩提的存在，菩提是什麼？菩提是自己從煩惱中發現些什麼而能夠突破，亦即菩提不是另外去求得到的，在煩惱裡面本來就有，只是有沒有發現它？發現了，煩惱即菩提，不能發現，煩惱還是煩惱，菩提還是菩提，所以不能說煩惱就是菩提。

客問：煩惱與菩提能否以四法界去表現？

師答：不可以。煩惱有煩惱的法界，菩提沒有法界，所以不能以四法界去看煩惱與菩提。煩惱與菩提可以理與事去看，那是以四無礙為觀點，談理事無礙可以，如果以四法界，意思完全不同，不能放在一起去解釋。華嚴的思想是講究從理、事談人，關係到人、關係到事就離不開理與事；也往往因為這些而造成障礙，又擴大到什麼程度呢？因為理有理的法界，事有事的法界，理與事有其法界，事與事又有其法界；所以不能把無礙和法界放在一起，它是兩個系統。煩惱是法界，菩提只是一種方法、道路，菩提沒有法界。

說煩惱有法界，譬如像唯識學裡面，像華嚴經提到很多，有大的煩惱，一些內涵的，都稱之為法界。菩提沒有法界，因為是從煩惱裡去顯現某些東西，又依於某些道理，這些東西加起來才叫菩提，它不是另外一種現象。所以，於理與事言，是要依於煩惱而說理說事，不能依於菩提來說理說事，這一定要分辨，不能放在一起，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弄錯。有關這些可以參看華嚴大疏，是中國人所寫的，裡面說了很多，只不過有許多名相，要參考工具書，像三藏法數、法苑珠林、佛學辭典等，還是需要這些做輔助。

客問：「平常心即是道」怎麼見取？

師答：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交待清楚的，不過我還是可以提示一點。要把佛法融和在現實生活裡面，現實生活中有道，道在那裡？現實生活免不了煩惱，中間有菩提、有道。如果煩惱即菩提，煩惱就是道，你就會想到，我不煩惱了，那麼就是道？可是有沒有不煩惱的人？人人都會煩惱，而是煩惱起，你是隨煩

惱去轉？還是面對煩惱，從中間能認識些什麼、瞭解些什麼？如果能，平常心就是道；如果不能，平常心就是平常心，就不是道。

【公案、參禪】

客問：禪的義理當中是如何談感情呢？

師答：「禪」我說最無情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接受？禪沒有感情可言，舉個例子很容易認識，為什麼說禪沒有感情可言？過去有位禪師說：人家來拜訪他，問他說：老禪師，什麼是佛法大義，佛法大概的意思是什麼？老禪師說：你在佛陀的頭上拉一把屎。不曉得大家理解了什麼，在佛頭上哦！那就是佛法大義嗎？如果用有感情的方式去看，簡直是謗佛、毀佛對不對？如果以老禪師來講，他在講什麼？我問佛法大義，你告訴我在佛頭上大便，至少做佛陀弟子就不應該了，你還是老禪師呢！那個人以我剛剛說的事反問他，老禪師說：拿佛給我看看？就是把佛拿出來給我看看，那個人無話可說。聽了這個公案，不知道大家悟到什麼？大家都應該感受到些什麼，不是沒有，可是誰也講不出來，誰能把佛拿出來，因為佛的本義是「覺悟」的意思，你能有所體會、有所感受，都是一種覺悟，只是覺有層次，有高有低如此而已，所以，你要談到禪感情的問題，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你的答案：「看似無情卻有情」，這麼去思考禪的感情問題，就瞭解了。

客問：碧巖錄裡有則公案，描寫武帝問達摩：「什麼是聖諦第一義？」達摩回答：「廓然無聖」。廓然無聖是什麼意思？如何運用在生活中？

師答：第一義諦，這名詞是依於四諦法而來。四諦法除了四諦分別義以外，另有二諦圓融，於四諦法或二諦圓融法，以諦觀而言，這第一義是個境界；是最上境界，即是絕對境界，已超出突破相對的境界。以常舉的例子來說：人從那裡來？它的第一義是什麼？人是從父母而來！為什麼要這麼說呢？以現在所知，人從父母而來，父親從其父母而來、母親從其父母而來，一直推到最後，還是不離父母。若一定要問那最先的父母又怎麼來，就不是第一諦了。

因為那些於佛法中與我們並沒有關係，我們要知道的是現在面對的現實，也是所能知道的，而那些並不需要知道，可以說勉強去探討它，那是浪費生命，也因為這樣，所以基督教認為佛教沒有辦法找到最初，其實基督教的最初是上帝所造，這也有問題，上帝又是誰造的？還是沒有第一諦。肯定能說出來的第一諦——人從那裡來？人是從父母而來，即是第一義諦。僅僅探討父母的關係，能探討十代就不得了，十代牽扯多少？譬如自己的父親，他的父母姓什麼？做

什麼？住那裡？母親的父母姓什麼？做什麼？住那裡？如此推下去，能推出十代嗎？五代都有困難，其實最後知道又怎樣？真正要瞭解知道的是自己的「我」。

為什麼要講「廓然無聖」？這個「廓」是什麼？是左、右偏房，或是空地或是書房或啟動間，通常也不是走廊，是個偏兩邊的房，前面有走廊，裡面有很大的空間，稱為廓。這種房子作什麼用？不一定。以此而言無聖，無是不一定。一個人轉凡成聖一定要經過修養，如果沒有修養，就像廓一樣只是個房子，事實上當飯廳可以，客廳可以，甚至教室或廚房都可以，看你要怎麼使用。所以，在禪的公案裡，常會講些，如：「什麼是佛法無邊？」答：「乾屎橛。」此乾屎橛是什麼？即舀大糞的勺子，當舀大糞時，糞便會沾在勺子上，久而久之，便結了一層糞便叫做屎橛。乾屎橛是經過許久的時間、空間慢慢累積起來的，佛法無邊是如此，所以，看禪公案的一些言語，如果不懂意思，簡直一點意義都沒有。如果不瞭解廓然無聖的意義，而當作走廊沒有聖人，那就錯了。

客問：六祖因聽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而悟道，此悟與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之證「悟」有何差別？

師答：這不能混為一談，六祖惠能大師所證悟的，是依於佛陀的道理方法而證悟，不是從現實生活之中體悟出來的。而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所證悟的，是他歷經成為悉達多太子以至出家參訪到處學習到最後雪山苦行，這麼漫長過程的人生經歷中而體悟的東西，也可說釋迦牟尼佛所體悟的是人間現實生活中間，許許多多資料完成的，而六祖是依於佛陀的道理方法而完成的，所以他們是有所差別的。

客問：禪宗言：前念不生，後念即佛，那麼將以何為能修，以何為所見道？

師答：禪宗裡面說前念不生，後念即佛，你把這個佛當作是個果位，我一直說佛是覺悟的意思。前面這個意念不會生起什麼，當然你就已經覺悟到什麼，如果沒有覺悟到，就隨著意念在轉，即是此意。我們不要把它分成前後，之所以意念會發生變化、起作用，是因為沒有真正覺悟到，意念搞清楚，就不會繼續發生下去，這個不生不是說完全不生起，如果從來什麼都不生起，連佛也是多餘的。這裡談能修、所見道，這是唯識學裡面講能所關係，禪宗裡不講能所關係，千萬不要把這個放在一起。

客問：請解五祖偈語「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，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」。

師答：這偈語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我寫了一本書叫「法偈的禪意」，不只是這

偈，從釋迦牟尼佛一直到六祖惠能大師一連串下來有三十幾首偈語，我都作了詮釋，你如果想要瞭解，去看那本書，因為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。

客問：日本東洋劍道與禪有什麼關係？

師答：在日本，這是自從鈴木大佐推行生活禪以後，凡生活上的一切像插花、喝茶、下棋乃至劍術都歸納成好像與禪有關，其實問題不在此，而是他們講究靜坐，不管做什麼，先讓自己靜下來，好好思考，對劍道、茶道、花道等各方面均作思考，於是便把這當成禪，實則與禪距離很遠。

因為禪必須關係到生死，關係到道。劍道是幕府時代武士精神的延續，原是用以逞英雄、殺人，殺氣騰騰的，而現在講究的是不要把殺氣表現在外，這對我們中國人而言，則是更狠——真正咬人的狗是不吼的，反而更狠。這主要關係於鈴木大佐，在那時代各方面表現都不錯，頗有知名度，很多人把他當依歸，而他強調把禪融和於生活中，於是變成一種生活藝術。他也寫了一本禪與現實生活中談及花道、插花、養花，那與生產不同，而是改良品質，自己培養，與花融為一體；而茶講究品茗，其實這些中國早就有，只是他把中國人的東西技巧引用再加上禪的帽子，讓人感到日本的都很好。其實這些原是中國的，而且這跟禪無關，禪是佛法的一種，關係到了生脫死。其實，什麼道不必太執著講究，我們最多只是說自己不要太過於囂張，太過於表面化，使它內斂點，這是中國道家工夫，中國道家即講精、氣、神內斂，這都不是佛教的東西。

客問：惠能大師南來傳法，他為什麼要從風動、幡動、仁者心動開始？

師答：如果要研究這公案，會發覺些什麼問題？以一個在家居士的身分，想要把自己的重責大任，能夠展現出來的話，必須要有環境，你有環境，還要憑什麼呢？不能說，我有衣鉢，我要來你這裡當住持或來這裡住，很可能人家先把你的衣鉢拿起來再說，你一個在家人能做什麼？我們還要知道，到達寺院，這是個機會的問題，什麼風動、幡動，事實上，那時候有沒有這回事，誰都不知道。我們曉得，「法寶壇經」是他門下弟子法海所記錄整理出來的，而且年代那麼久了。可靠性有多少？我們不一定要去存疑。但要把握一個重點，任何一事件，都有它的因緣關係，沒有這種因緣關係，就很難成為一些事。

事實上，一開始從他所謂的賣柴火，聽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以至到達法性寺為止；於這段漫長的時間，為什麼要經歷那麼久？事實上，如果沒有經歷那麼久，也沒有辦法真正把他原來所理解的一些東西，以及他在弘忍大師處所學到的一些東西，加以融會貫通。普通以一句轉煩惱而成菩提，你一定要有一個煩惱展現的時刻，才會有機會幫助別人顯現菩提，或者是你自己已經對佛法有

了一些認識，有了一些修養，也要有煩惱生起的時候，或者看別人煩惱生起的時候，你才會從中間去覺悟到一些什麼？這是法的因緣關係。

至於，你到寺院去，能夠一鳴驚人，人家就會對你另眼相看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你這一鳴驚人，只是驚動常住的人，要使住持和尚感覺你不錯，那還真的很難。比如說，菩提寺我在這裡當住持，如果有一位像惠能這樣的人來，他必須要比我強，我才會幫助他，對不對？我不是說嗎？用自己的個性去要求別人，不可能會怎麼樣？可是用自己的修養去影響別人，那個效果就非常的大。

客問：學禪非坐不可嗎？

師答：禪宗修學的禪法是有「法」可學的，學禪不一定要打坐，行、住、坐、臥皆可參禪。盤腿打坐只是調身，而調心要有「法」。開始學禪的人，先教一些樣子，如何盤腿，調整姿態，因為平常人的姿態並不正確，靜坐的姿態很安詳、平穩、輕快，可以使五臟不至受到擠壓，這是調身。禪，絕非是一般人所謂把腿一盤就是禪；禪，一定要運用思想，而思想要有內涵，絕非是胡思亂想，否則談不上有禪法。

客問：參禪如何把它運用到日常生活當中？

師答：盤腿打坐只是限制我們的姿態，真正所謂參禪，必須從止觀以及四禪八定的修養上下手。其重點是三昧、菩提，如果在此法上能融會貫通，就能把佛法融和在現實生活裡，也就能從現實生活中去發現佛法，而禪法可說是最直接的方法。在課堂上，我也常問：「樹上有五隻鳥，打死了三隻，還剩幾隻？」有的人就真的在那裡算。而學禪的人就不如此，他會想：「你用什麼方式打死牠？」「以什麼心態去打死牠？」「為什麼要打死牠？」同樣問題，反應出來都不一樣。所以，往往一些幼稚園的問題，可能就是禪裡面的大學問。

客問：為什麼會有香板底下出祖師這句話？

師答：這是人說的，如果拿著香板猛打幾下就能成為祖師，我也找人好好打幾下，不早就是祖師了？這很不合道理。雖然，有很多人都跑去請法師打香板，以為一打就能消業。如果真的是這樣，我希望大家都能找法師打香板，打完了，就把業交給他了。問題是真交得了嗎？該受的還是得自己承受呢！

客問：如來禪與祖師禪有什麼差異？

師答：禪無所謂如來禪與祖師禪，釋迦牟尼佛為我們的本師，他也是祖師；如一定要分別也可以，如來禪就是依於一定的道理、方法，或者一定的經典而表

現禪的修養；而沒有一定的道理、方法，也沒有一定的經典所表現出的禪，即是祖師禪。

我們可以發現，佛的成就名字是「如來」，故依於佛陀的經典與道理方法，發展出來的禪，稱如來禪。祖師禪是依於後人於修行過程中，有各式各樣的禪師們於其修養而表現的禪，但強調的是其印證不離於經典之說，如為自我意識所認定的，就不能稱為祖師禪。

禪講究印證，是依祖師禪所顯現的成就境界，而且要不離於經典，也就是於經典中要能找到證明，才表示是祖師禪沒有錯。否則為自我禪，即自我意識所完成的。

客問：禪的思想本質是不是指楞嚴經裡所講的「佛性人人皆有」和金剛經所講的「空」？如果是，這兩者要如何融和才能發揮效用？

師答：你所提到的都不是禪的思想，你講的這些都是些學禪的過程，以及禪一部分的理論。楞嚴經整體的講究是如何把我們的智慧培養起來，有了智慧才能覺悟，這是楞嚴經的理論基礎。

金剛經也不是講空，談「空」是依於「有」而說。其前十六品是談「有」，肯定功德上的差別，但會執著於功德。後十六品則是依於「有」的現象，而談到突破，突破「有」的執著而入清淨，最後說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那是肯定前面必須有個「有」的過程，如果連「有」的過程都沒有，而只談後十六品就變成否定。其實它還是由「有」下手，再如何去突破而達到清淨。

為什麼說跟禪沒有關係呢？禪，雖不捨棄這些知見，但是所要求的是面對生活，於生於死究竟能作得了多少主？所以，禪是實際生活的體驗（按：禪宗有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一語，於此更令人深思，雖然雲老禪師將這句話作了更理性的解釋，請見後），並不是隨便說說就算了，一定要把它打破，如果還有東西存在都不行。譬如，禪宗講疑，小疑就小悟，大疑大悟，不疑就不悟。它還是要從「有」著手去究竟。這些理論不管金剛經、楞嚴經，關係到禪方面的經典，都只是些理論。實際是要依這些理論應用在現實生活上，你的起心動念，能不能把持得住？如果時時刻刻能照顧起心動念，維護起心動念，還能去修養起心動念的話，那就時時刻刻都在禪裡面過日子。

有句話說「禪通三藏」，為什麼這麼講？因為「禪」的表現，不管是道理、方法，它都是不離於三藏經典，不局限於某部經典的理念。如果關係到戒方面的就要以戒來說，關係到定方面的就以定來說，關係到慧方面就以慧來說。它的理論基礎是以三藏為依歸，並不是某一部經典就能代表的。

所謂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，為什麼這麼說呢？禪依據的經典還是三藏十二部，它是不另外建立文字，三藏十二部幾乎都用得上，所以不另外建立文字。為什麼說「教外別傳」？教，凡是依於名相、道理、方法、或法門的，這些都是教，依於所教，照著去做。可是禪不是如此，它是不同於教的範疇。「別」不是分別，不是另外，而是以不同於教的方式去做，所以叫「別傳」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「自性」怎麼解？自性不是等於佛性？起源於何處？

師答：自是時段、時間，是從什麼時候（不肯定什麼時候）開始，從.....的時候，或自從.....怎麼樣.....。性是本來、本有、或說性質、本體都可以；如要肯定它的內容，反而不好。因涉及到性，它有種子性，種子性有業的種子性，也有道的種子性，不能肯定它是業或是道，所以，不能肯定其內容。性是本來已經有的現象；自，是從什麼時候.....。合起來即是：你本來所有的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這才叫自性。自性並非自己的本性，它包括惡性、善性.....，甚至於佛性；所以，也有人說自性好像是佛性也不對，不等於佛性也不對，這兩者不要放在一起，沒有等於不等於。因佛性也是一種本質、本體；善性、惡性也是一種本質、本體，從什麼時候開始有，才叫自性；要談佛性，以自性而言，你什麼時候開始起有佛性，佛性在佛法中講，眾生皆有佛性，本來就有佛性，那表示說，自從有「我」開始起，就已經具備了，善性、惡性，什麼時候開始有，這個很難把握的，為什麼有現在的、過去的、無始以來的，這麼去認識它，就沒有等於、不等於。佛法沒有相等的，佛法只有一種相等——十地菩薩，你到達了七地，就有等佛的名字，相等於佛，到了八地以上，那就是佛鄰位，就是跟佛住在隔壁了，所以，這中間講「等」，幾乎只有這個方式會講等於，其它佛法沒有等於、不等於。

如果以人的當生而言，孩提的自性是怎麼樣？長大了的自性又怎麼樣？老了的自性又怎麼樣？做好人時自性怎麼樣？做壞人時自性又怎麼樣？不能用自己的本性去介紹自性。本性如果都是壞的，那學佛又有何用？若本來是好的，也不必修行了，因本來是好的嘛！沒什麼好修的？——自我之性，或者影射到眾生皆有佛性，不都是談自性嗎？自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本來就有，如果瞭解了這個，就該知道怎麼去面對了。

於此，順便跟大家談談所謂的「自性皈依」，自性皈依是個很莫名其妙的做法。自性皈依，究竟是皈依誰啊？若皈依自己，表示自己即是佛、法、僧代表，假如自己已具足佛、法、僧三寶，又怎麼會來到娑婆為人呢？而且只是個普通人？是很矛盾的事。因此，不能說自性就是佛性，如果說自性就是佛性，意即自從什麼時候開始起，本來就有佛性，那為什麼現在不能顯現？因為那個時候開始

起，本來就有，經歷了無始以來造作了太多的業，所以把這佛性掩蓋起來；可見這裡面，還有好多好多的問題存在，因此，不能夠一個自性就肯定什麼。一定要站在什麼樣的環境、立場、時空而說自性，千萬不能混為一談。自性不是一種肯定的說法，必須明白它是「自從什麼時候，本來就有什麼」。

比如說：我現在是個出家人，可以站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佛法，這是自從我出家之後，我曾經歷過多少的修學；這個「本來」，不是我過去世是某個佛菩薩，而是我本來就下過多少工夫，因而，現在擁有這些。並不是說這「自性」就是佛法的自性，只能夠說，依於這道理來看它的現象，至於裡面有什麼內涵，不能肯定。性善、性惡，天臺宗到現在還沒有個結論。

如果說要有定論的話，比如：「自從我開始犯罪的時候，我就是一個.....」。因為他一直都在犯罪，他本來就在犯罪，當然他所擁有的都是些惡業。可是一定要確定，以什麼為對象，或以什麼為身分，以一個什麼樣的成分而去說自性，這一點很要緊。否則把自性當成個概念，會造成很多問題，甚至於還會造成謗佛謗法。

客問：請問明心見性是不是悟道？

師答：如果把整部藏經八萬四千法門作為修養，所顯現的結果就叫明心見性，那問題就大了。明自本性，即是談「自從什麼時候，本來就怎麼樣」，明心見性就是佛性的顯現。可是佛性的顯現，絕不是就達圓滿的覺悟，或者成佛了。覺悟到什麼程度或達到什麼樣的結果，是有層次的。譬如說：聲聞乘就有二十七賢位、三向一果之別；菩薩乘則有十地之分。十地層次分為三段，初地到四地是變化位，五地到七地是提昇位，八地到十地是增上位。覺的內涵不同，則具足的力量不同，得到的結果就不同；最高是佛位，那就是「佛」的結果。

客問：何謂明心見性？如何明心？如何見性？日常生活中要如何做，才能明心見性？

師答：明是明自心，什麼是自心呢？即是業我。業我，就是人來到這世界，要遭遇各種不同的人與人、人與事，這些人與人、人與事都會有各種不同的現象，這都是「我」因「業」的關係才會有。我們要明的是明自我，要瞭解不管自我意識是感性的、理性的，都是依業力而顯，所以，先要明了這個自我。而見性呢？見，是顯現。佛陀說眾生皆有佛性，即覺悟之性，亦即把我們的覺悟之性顯現出來。當「我」發生問題時，怎樣不會迷惑，反而能夠覺悟，就是明心見性。要明心見性，就必須修心養性，這話聽起來好像很簡單，要去做才行，不修心養性，絕不可能明心見性。

客問：真如本性，很難體會，可否請老法師舉例說明？

師答：真如是真如，本性是本性，不能把真如和本性連在一起。所謂真如，吾人皆知世間法是以假相來看，亦即依自我意識或依於假設、假定，故世間法是不圓滿。若由假顯真，而且圓滿，即是真如。至於本性，佛法不說本性，而是論自性。以本體來說不叫本性，而是就自性而說本體。所謂自性是本有之性。舉例來說，辣椒與紅蘿蔔皆是紅色，但辣椒是辣椒，紅蘿蔔是紅蘿蔔，辣椒會辣，而紅蘿蔔會甜，這辣與甜即是其本有之性，或稱自性。

客問：親證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，與了生脫死，與見道，有什麼關連？

師答：我們先要瞭解，父母未生之前，不是指當生父母，而是說無始以來之父母；亦即無始以來造作早就有了，在你造作之前，你是誰？能知道嗎？你只要於菩薩位，進入八地，就可以知道。很多人把這個距離拉得太近，以為前一生是誰，就見了本來面目。假使我現在這一生是比丘，我前一生是條狗，即我見到了本來面目是條狗，又怎麼樣呢？多少人把禪看得太簡單，問題就出在這地方。

至於談見道，要見道很容易，只要能夠有所感悟，有所領會，有所體驗，能夠發現些什麼，都是見道。見道只是顯現一次菩提，譬如聚沙成塔，是需要用沙子堆起來，而每一顆沙子，就像菩提（菩提即是覺），你覺到了什麼？並不就是妙明圓覺。佛陀之覺與菩薩之覺，雖然都是覺，可是於覺的層次而言，是有差別的。

金剛經談的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翻成白話為無上正等正覺，而這正等正覺，是八地以上菩薩覺的境界。等覺，即是等於佛的圓覺，要八地以上才能相等。因此，所謂完成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進入到八地菩薩，並不表示那就是佛。因為佛，所明是妙明，所覺是圓覺，是沒有任何缺失的。有很多人說，我覺了，我開悟了，請問悟到什麼、覺到什麼呢？因此，覺是有層次的。

客問：請師父告知六祖壇經中，惠明為什麼拿不動六祖放在石頭上的衣鉢？

師答：其實我一直強調，凡事不要只從表相上去看，應知其意義何在。惠明畢竟是個出家人，有了佛法上的修養，當他面對著時節因緣，也少不了有凡俗之心，畢竟他還沒有成道！而且過去做過大將軍，雖然他也想做祖師，以為得到衣鉢就可以做祖師。可是人就是如此，在沒得到時，會不顧一切，如果很容易得到，反而會遲疑。試看，衣鉢綑成包袱擺在石頭上，當惠明伸手去拿，很可能他一念興起善心，想到我什麼都不會，即使取得衣鉢，真能做得了祖師嗎？

再說他伸手去拿並沒有真正把衣鉢提起；但他提不起來，應該是這時引發了潛在的道心與誠心。於是站起來，走向惠能大師虔誠頂禮，而且還說：我不是為衣鉢而來，是為法而來。為什麼改變得那麼快？難道真的是為拿不起衣鉢而改變的嗎？因此，要能把握它的道理在那裡。

客問：有說達摩初會梁武帝機淺言深，是否達摩當時未瞭解到機緣還不成熟？

師答：菩提達摩當初是以禪行者的姿態與梁武帝接觸。但初到一新環境，還未瞭解對方，就將他所作的一切功德一口否定，這別說是皇帝，即使是一般人也難以接受。試想，梁武帝親近的中國和尚告訴他多建寺院、供養僧侶有無量功德，這以宗教而言確實如此，但這印度和尚卻予以完全否定，這問題不在於，誰對誰錯或機淺言深，而是不相契應。

畢竟達摩不是教授師或論師.....，乃是禪行者。若是教授師或論師等，就會告訴武帝：是功德，但功德有各種不同的功德.....不厭其煩地將佛陀的教義予以解析，讓他知道更多不是更好？所以說這仍是契合與否的問題。也因此他到嵩山一待就是九年，藉以瞭解、熟悉中國。

客問：慧可為求法，立雪三天三夜且自斷其臂，定力應很高，何以說其心未安？

師答：慧可為求法而往謁菩提達摩，但達摩當時根本不願見任何人。慧可求法心切，便一直站立在深已過膝的雪中；甚而以斷臂表現其求法的虔誠。達摩感動之餘接見了他，便問：「你這麼虔誠究竟求什麼？」

慧可：「我心未安」。這並不是說他起無明、煩惱而心亂，乃是心中仍有事——自己對生死還未究竟解脫，仍有障礙。當人於業或道存有某些障礙時，皆可能引發不安的心境。在此情形下，達摩便說：你說心不安，不妨找找你的心看看！慧可依言尋心，但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如果他能找得出來就真的有事了，所以，他自覺的心不安，只是細微不是粗顯的問題，這也顯示出他的修養。於是達摩才證明：你的心已安了。通常善知識叫你去求，一定要能找到什麼；這麼作還找不出有什麼煩惱、障礙，也就沒有問題了嘛！禪門中另有一則相似的公案——「求什麼？」「求解脫。」「誰縛汝」想想的確沒有人束縛，當然就解脫了嘛！

客問：達摩不願見任何人，那他來中國作什麼？

師答：他原本興沖沖地來到中國，但一開始就與梁武帝不契，使他發現自己對中國太陌生。到一新環境，不可能不管人家能否接受，我就硬是要這麼作，因為沒有用嘛！便在嵩山的山洞中作自我檢討，也是想對中國作一番瞭解。但我們會發現另一個問題——他在那麼小的範圍內想知道那麼廣大的中國，同樣不

夠；如果當時有少林高僧這麼提示他，可能他不會只坐在那裡，而會去行腳全中國，所以有些事是很難說的。

客問：禪宗早期與晚期祖師的表現方式有些不同，如果達摩是處在明、清時代，他還會那樣表現嗎？

師答：仍然要看他在那環境所熏習的是什麼。以我來說：依年紀，我於你們算是早期的人，如果我對時代陌生，就真的只是個早期的人。環境會熏習，時代在變，須去瞭解、適應它，不能要求時代來適應自己。「我們那時如何如何.....」是你們那時，不能擺到現在。如果要堅持那時代的作法，恐怕身邊的出家眾都走了。那時候，凡事總是一板一眼，像買磚的錢不能拿來買瓦，買瓦的錢不能拿去買鹽。試想現在，當信徒作布施、供養時，你若問他：你這錢是要用來買瓦還是買.....？他一定會覺得你莫名其妙！因為時代環境不同。時代一直在改變，因此，凡事不可能一成不變。尤其是佛法講究要變，因為唯有起變化才能生起不同的作用，不會永遠停滯、僵化。所謂「佛法無定法」，但並不是愛怎麼說就怎麼說，乃是隨時空變化而不同。而且它有個大前提——凡所作所為於己、於他一定要有價值，也就是必須具饒益功德。

客問：禪是否可以在家修而有所成就？

師答：如果以在家身分想在禪上面有所成就，我舉個例子：看你能不能得到？藉此體驗一下自己的心性反應，勘察自己的心性。拿著引磬到大街上去化小緣，不管人家給多少，只要一元，問你理由還不能講，這叫「一元化緣。」人家罵你不能吭氣，不能不歡喜，還要閉著眼睛返照此時是什麼意念？什麼感情？假使別人不理你，還得乖乖的站在那裡，二個小時、三個小時，即使一天也得站；如果真有耐性，他關起門睡覺了，明天打開門還看到你，那種體驗才有機會即身成就，而這只是一種精神現象。我們無始以來帶著那麼多業來到這個世界，這一生馬上要成佛那有那麼容易？只有所謂的非常手段才有機會。別看我門下弟子從甲仙禪林拜到菩提寺，或菩提寺拜到禪林，好像很簡單，三步一拜，拜在路上車來人往，擔心害怕，太陽曬、風吹雨打，柏油路上的柏油黏在手上、身上都是燙的，而且那麼多人奇異的眼光，甚至一些好奇的人來糾纏，這都是心性修養、自我訓練的最好方法。我都快九十歲了，還經常跟自己過不去，學佛的人想在道業上有成就，想幫助更多的人，則時時刻刻都要修養自己。所以，我有時候說，如果想在禪方面有所成就很容易，要一定成就，不出家則很難，因為你所處的環境實在不容易做到，出家了也不一定做得到。我門下弟子那麼多，學禪的一個也沒有，即使想往這條路上走也還沒正式，現在只是先

積些外緣慢慢收攝起來而已。

客問：何謂「開悟」？悟和覺怎麼分別？「開悟」與「禪定」有什麼關係？

師答：開悟，不是一個了不起的事，我一直強調：有所感受、體會、發明、發現，都可叫開悟，可是悟並不是覺，假使覺是一個面，那麼悟就是點，要許多的點才能形成一個面；而覺呢？同樣是覺，以面來說，它還不是整體的覺。佛法中講佛陀的覺是圓覺。圓覺就像個球狀的圓，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沒有缺失了，而這覺是由許許多多平面的圓所組合；如將一圓西瓜切成片狀，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平面圓，不同的覺組合成圓的現象。刻意去分別作比喻，西瓜兩端的圓總是不太好，這有如聲聞乘羅漢相，但漸增到差不多大小處時就好比菩薩，一直到中間最高標準，整個組合起來，就可以完成一個整體的圓，如佛的覺，說覺有層次是這麼去分的，並不是到達羅漢就不是覺，羅漢也是覺得境界。而悟，則只是一種體會，一種發現，一種感受，如此而已。

悟與覺的距離還有一段，僅僅完成一些悟還不一定能達到覺的目的。一般講開悟，是針對禪的修養方法，譬如人有太多的感性，先要你能夠慢慢調和成理性點，如很感性的人慢慢增加了理性的修養，之間也是禪所完成的結果。像人生只有短短的幾十年，為什麼一定要那麼計較、執著呢？計較、執著能否解決問題？這都是感受，也是你真正悟到了些什麼，可說是開悟。因此，悟不是了不起的事，常聽人說他開悟了，其實開悟也只是我想到、體會、發現些什麼，如此而已，真正要緊的是「覺」。

覺，在佛法中是要有很多的道理和方法才能完成。如從止觀方面可以完成覺，或者以禪來講，「運用思想，發揮智慧」，就是覺，不只是感受，體會而已。可以這麼說：悟，還只限於人能做得到的，依人的知識經驗可以達到，像我們平常談的聖人，他們也只是有修養，悟到了些什麼而已，並不表示他覺到了什麼。禪是以「覺」為前提，是超越人而完成的現象。覺的層次最高可到達佛陀的覺，即是妙覺、圓覺，菩薩的覺到達八地以上的稱為等覺，即相等於佛陀的覺，此外，還有八地以下的覺及聲聞、緣覺的覺等不同的層次。覺是超越人最起碼的要求；如前所述，覺的形成是來自許許多多的悟，悟並不能突破人的，覺是已經突破、超越人的，像以前曾經講過的「勝解」，已進入覺的階段，如只是知解的話，最多只能說是悟而已。

談「禪定」，是修養怎樣從悟提昇到覺的一些方法，因此，禪定絕不是說我入定了就開悟了。我常講個笑話，寺門前的土地公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入定，那不是覺。不亂就是定，可是為什麼不亂呢？真正有亂的時刻能做到不亂，這要有道理和方法來幫助，是慢慢修養而成，才叫定。不是一般所說的沉得住氣就是

定，沉得住氣只是理性一點而已，太過於感性才沉不住氣，能沉得住氣就是理性並不是定。

客問：若學禪宗以外的宗派，也有相當的修養，是否也可以禪宗的方式表現？

師答：可以，但修養要到達有禪的境界才能以禪的方式表現。因為禪通各家各派，各家各派未必通於禪。禪是以佛陀的思想為印證，與佛陀思想相違背的就不是禪，禪是佛法的一種。但各家各派卻難通於禪，因其不免有所執著，比如俱舍講我空法有、成實講我空法空、三論講破偏立正、華嚴談法界、法華談真如.....表現不同，禪不捨這些，總是在佛陀的思想範圍之內，若離之便是邪魔外道了。

一般人常誤以為學禪不必念佛、禮佛、看經.....什麼都可以不要，只是參話頭，古人說這叫「木石之類」，終日抱話頭，最後死於話頭下。比如守一句「念佛的是誰」，念到死仍不知是誰，若說「是我」，最後仍是我，但這我究竟是業、是道？肯定是業！因為只是死死守著話頭，沒機會顯現道，不能見道，這「我」的成分沒有道，當然就只有業了。

其實參話頭是很微妙的，它是運用思想、發揮智慧的一種修養。何以在「禪的講座」中每談到什麼，就要運用思想？至少當我再講出時，就可以和原先所想的作比較，看差距如何？這便是一種訓練的方式。但不是依樣畫葫蘆地去作去說就是禪，因為它是變化萬千的。比如學公案，最後學老和尚說：「吃餅去」，對方卻來個「明日又天涯」，你怎麼辦？因此，只是學樣會給自己下不了臺。如果修養夠，則仍會有辦法應付。作為禪師不是耍嘴皮而是要真有修養、內涵，能使人無話可說才行，這是經過相當的訓練，對佛陀的思想有相當的概念，所表現的不能違背經典，只是強辯沒有用。

客問：天童寺有塊牌子寫著：「誰在念佛？照顧話頭。」請問整句意義為何？

師答：「誰在念佛？」或者「念佛的是誰？」或者「誰念南無阿彌陀佛？」其實意義都相同，這是所謂的話頭，話頭在那裡呢？就在「誰」字。要照顧的是「誰」，不是在念佛上，如果盡在念佛上面下工夫，就找錯了話頭。

客問：當非常生氣時，即使大聲念佛似乎也沒用，是否可以去想一個問題，比如參話頭？

師答：人的起心動念是由外在的色塵緣境引發，當自己情識產生作用時，加以把握，調理才有用，因為是切身的問題；若只是假想的，可能會無動於衷。參話頭，比如參「念佛的是誰」？如冒出「當然是我」，「我又是誰」.....等鑽

牛角尖，那是抓話尾巴了。所以，我一直不太贊成這些，唯有「運用思想、發揮智慧」才談得上是禪。

客問：參禪談「切莫思量」是什麼意思？

師答：思是思考，量是計量，計較執著的意思。切莫思量，即在思考中勿存有計較、執著的成分，如果有則不對。而禪是靜慮義，欲達到靜，需要有「止」的工夫，慮則是思惟；靜慮即寂靜地思惟。因此，若不能到寂靜的工夫，則所想的會有自我意識的成分。只有冷靜、客觀的思考，多方面的思考，則自我意識的成分愈少，所起的計較、執著愈淡化。

客問：法堂中為何有八根柱子而裡面的四根又粗又大？老師父能否用禪的方式回答？

師答：如果要以禪的方式來講，你應該這麼問：「我想請問，法堂柱子為何有方有圓？有大有小？」你若這麼問，我的回答會是：「因為我不坐在上面。」禪有禪的表現方式，你以禪的方式來問，我就以禪的方式回答你；如果你以普通言語來問，我就會以一般的方式回答你。

客問：經過看經、拜經，覺得自己開悟了，可不可以？

師答：這不可以。如果要開悟，我並不反對。開悟是因迷惑，覺到了什麼、發現了什麼、體會了什麼、感受了什麼，都是悟，如果說覺了就不同，兩者距離太遠；通常我們說看經、拜經開悟了，只能說他原來迷惑的那些文字意義不瞭解，久而久之，慢慢貫通了，所以他開悟了，這可以，但絕不是覺道。

覺道強調有覺因與覺果的問題，如讀法華經，有三諦三觀，空、假、中，原不知說什麼，經過看經、讀經、拜經，再聽別人解說，自己再接觸，可能會有所開悟，也就是他以前所迷惑不懂的現在懂了。可是以覺因、覺果來說，覺以什麼為準？是以「佛」為準，其內涵是什麼？那是菩提與般若的組合體。菩提與般若的組合體完成為覺，那因位上的覺與果位上的覺所不同的又在那裡？以十地菩薩說，如果到達了某一地的境界，便可說你具備了這一層次的覺因；譬如你是十地菩薩，到達這種境界了，那可說你有了十地菩薩的覺因，可是還沒有完成十地菩薩的覺果；這話怎麼說？因為覺的結果，它必須要入滅，也就是說業要淨了、要捨報了，才可說得上。如果還不能捨報，表示還有業在的話，你還不能得到結果，還只是個覺因而已。

舉個例子很容易來理解：念大學表示有學士因對不對？何時為學士果？那就是大學的學分修完了，四年圓滿了，要求的條件夠了，授予你學士學位，那才是

學士的果，碩士、博士也是如此，學佛也是如此，具備了這種因，不一定就完成這種果。以覺而言，覺的組合是依於般若菩提之組合謂之覺，中間還有其層次，如聲聞的三向一果、菩薩的十地、以至到佛，這中間都有覺的層次。

客問：牧牛圖究屬佛家還是道家之物？

師答：牧牛圖是一位禪師——出家人所寫的，那不是經典上的東西，可是，它還是根據經典所發明的。

以禪來講，金剛經上有很好的說明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若還拿牧牛圖來當成修養的話，顯示已經有所執著了。因為禪是講究無相、無住、無念，不可以有任何的執著。所以，常有人問我：你是位老禪師，你究竟用什麼來教禪？怎麼才能進入禪的世界？提到這點，若講很容易、方便，的確很容易方便，你隨時都有機會；要講難，是難得不得了；首先，佛陀的道裡方法都要有點概念，才能進入禪的世界。可是我為什麼又說很方便呢？有道理和方法，你只是進入了，自己不一定知道，進入了還知道，那就必須具備我前面所說的「般若與菩提的組合」。

總之，學佛不一定只是禪，通常都告訴你，不要只是計較、執著，而是要盡一份心力。自己有沒有在調理、修養上盡一份心力，有沒有下過工夫才最要緊。只要你有下工夫，有去盡一份心力，它必然會有收成。不要說——我盡了一份心，花了點時間，馬上就要得到什麼，這是件不可能的事。可以想點現實的問題：你拿錢到店舖要買東西，看起來很容易對不對？我給你錢，你給我東西。可是有沒有想過？這錢得來不容易！通常只說口袋裡有錢，而口袋裡要怎樣才有錢？這就不是個小問題了。因此，為什麼去大陸上常被叫臺胞為呆胞呢？我們臺胞的確很呆，明明一樣東西並不需要很多錢，對方只要稍許慢一點回答，你就搶著說：多少錢沒有問題；本來他開口可能只要五塊錢，你既然這麼一來，就五十塊好了，最後呢？你就真的變成呆胞了。

大家都知道，臺灣觀光客在泰國出事的消息，是在什麼地方出事的？——吃喝玩樂的地方，把美金一筆大鈔擺在桌上，一疊一疊來玩，是不是告訴別人：我有錢，你來宰我好了？其實都是自己造成的，很多事不能老是怪別人治安不好。我們不是也怪臺灣的治安不好嗎？實際上很多事自己要負很大責任。

學佛有個大前提——不要傷害別人，也要保護自己。為什麼一直強調這點？不傷害別人，學佛的人，人人都可做到，可是往往就忘了保護自己。很多人聽我講這話，前面都贊成，後面就不贊成了，因為什麼？認為：你應該發菩薩心啦，你應該奉獻啦，你應該犧牲啦；請問：如果連命都沒有了，你還能修行辦道嗎？這都是現實問題，這不是唱高調說：我，沒有關係；我，可以一切無我，如果

一切真正無我的話，還要不要吃飯？還要不要在這個家待下去？還要不要好好工作？試問這樣可以把我放下嗎？所以「無」不是否定。通常我們把「無我」當作否定的我，好像沒有我什麼事都沒有了，人可能沒有我嗎？幾乎不可能！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到達真正的沒有我？人，只要這一生活著就有我，要到死了，這個「我」不存在了，才叫沒有我，可是那不是無我，「無我」是什麼？突破有我的計較、執著，能夠突破的話，就達到無我的境界；不要等到死了，沒有我才去談這問題。死了之後，還會有我，為什麼？你還會隨著業去轉，還在六道裡面輪迴，你的我還是有，不可能沒有。所以，天底下沒有「沒有」的無，應該是：無是從有突破的現象。

我常舉這麼個例子：比如說，一件衣服髒了，會很自然的認為要把它洗乾淨，對不對？洗乾淨之後還不是照穿；為什麼我們不說：唉！這件衣服穿髒了，即使洗乾淨了，為什麼不會這麼想，那件衣服還是好髒。因為已經有了「無」了，什麼無啊？原有的髒已經洗乾淨了。如果穿上去再髒，那是另外的一個「有」。人本來就有這種能力，反而理所當然的都能把握，而往往遇到些感覺自己會怎樣的就不能把握了；我們從來不會說：這件衣服洗得再乾淨，過去也是髒的。沒有人講這種話，如果要講這種話，人家會視之為神經病，對不對？既然我們能把握這點，為什麼真正面對自己的煩惱就不能把握呢？不管是人的問題也好，或是事的問題，學佛就是學這東西。因此，有的時候，人會埋怨：唉！你看你，人都做不好，還學什麼佛？冷靜地想一想，確實也是如此。先把人做好，也就有了修養、有了道；人，就是做不好，才會有問題。

客問：佛與禪有何不同？

師答：佛是一大題目，禪只是佛法中的一種。一如文學院中除了中文系，還有其他外語學系等，其實皆隸屬於文學這整個系統，禪、淨、密等也皆屬於佛學系統。佛——覺悟之意，禪——也只是修行覺悟的方法之一，不是全部。

客問：師父的著作中談到「具參學眼」，是不是同於判斷能力？

師答：不是判斷能力，如果判斷就起分別。具參學眼或頂門具隻眼，意思是不不要被矇騙了，這矇騙不是說人家是假的，而是要取人家的長，不要挑別人家的短，這才是參學眼，也是參學的目的。「眼」也可當重點、目的。通常說學人家是學其長處，不要因其短處而否定長處，而人往往有一分長處，九十九分短處的話，那一分長處好像毫無價值了！真正參學不是如此，因九十九分是彼此的短處，自己需要的是彼長處的那分，不是其他的九十九分；但人卻容易造成分別意識，很可能會失去很多，如不起分別而去選擇，這種選擇是彼之長處而已。

所無，要不然為什麼說三個臭皮匠等於一個諸葛亮？孔老夫子也說三人行必有我師，意思是說看處於怎樣的心態。人都有一個毛病，比較喜歡挑剔，如果有個不挑剔的人，這人不叫做人，應叫佛菩薩，佛菩薩才不會挑剔，只要是人都還會挑剔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人的腦和心以及明心見性的性，內容上有什麼差別？

師答：佛法上講腦是我們的心跟意念，或所謂之記憶力或資料；普通說它裡面的成分，有存在的知識經驗、智慧、業、菩提種子.....，都跟心、意念是一體的。

普通所謂之明心見性怎麼說？明心是明自心，就是這個心念，所以，人很容易被外來的人與事或色塵緣境所迷惑，變成不明，明心是希望對自我之心，不管身口意或起心動念都能清清楚楚的，像不要去造業，時刻如能這麼把握，即是明心。見性是什麼？就是見佛性，也是使覺悟之性顯現。眾生都有佛性，也就是眾生都有覺悟的本能，有此本能為什麼還會迷惑呢？為什麼不能顯現出來呢？所以說要明心見性就要修心養性，培養覺悟之性；而見性是見覺悟之性，能顯現就不會被迷惑，因此，明心見性先要修心養性。

客問：腦死者、植物人以及低能者，他們的心、腦與常人的差異何在？

師答：這是意念變化的問題。他的心和腦外表上與常人相同，但意念生滅現象不相同，意念表達不行。我們知道，表達是一種生滅現象，心還是一樣，但意念表達不行，不論腦死、植物人或低能，這一類都是意念不能表現，聾啞者可以用手語表現他們的意念，而這一類連這個都做不到，佛法是這麼去認識的。

客問：狗有沒有意念？

師答：當然有，狗會叫，嗅覺靈敏，都是牠意念的表現。任何畜生都有意念，只是跟人不容易溝通，即使某些暫時可以溝通，那只是培養的習慣，並不是真正的溝通。

比方人在山裡學鳥叫，好像真能獲得鳥的回應，那不是溝通，而是因為聲音聽慣了，可以口哨之方式表現，在唯識學上叫相似性，不是溝通。其實人與人有時也無法溝通，如遇外國人，語言不通同樣沒法溝通。可見溝通還需要身口意為條件，身之溝通我們可以表現，口要用言語、意即思想的力量藉言語或行為表達，不能溝通並不表示生滅的差別，只是彼此之意念不能相同。

所以公案中有這樣的話——眾生皆有佛性，狗也應有佛性，既有佛性，為什麼去做狗？有位禪師這麼回答，他說「明知故犯」，你看是不是明知故犯？牠為

什麼明知還要故犯？因為牠作不了主，業障太重，事實上，人明知故犯的也很多。

客問：意念與自我意識有什麼差別？

師答：自我意識也是意念，意念它只是個印象；人的腦好像底片一樣，印象如同照相的作用，要說它沒有什麼，卻是曾經經歷過的，而且很真實，可是實際上那是表面上的假象，它還只是印象。自我意識也只是以自己的知識經驗，表現出來的印象而已；意念的本身是完成想的原動力，能夠想，一定要有意念，如果沒有意念，就不會想了。

客問：於意念生滅中，抓住一念，讓時間拉長，抓住這一念是不是像照相按下快門那一剎那的控制？

師答：如果人能夠停滯在同一個意念而不起變化，維護一分鐘，是不得了的！是位很有修行的人。第一個意念生起至消滅，一定是第二個意念生起，如第二個意念不生起，要停滯在第一個意念不變，要慢慢去修養，怎麼修養？怎樣把時間拉長就不錯了！開頭可能幾秒鐘，慢慢拉長十來秒鐘，增加時間的延長，延長的本身，等於想行之間建立起間隔。不要以照相的快門來說，這不是把握一個意念，然後再換個意念，不能說先取個鏡頭，然後再換個鏡頭，不是這種意思。

比如要照相，快門一按，鏡頭已經攝取了，再按第二個快門，換了另個鏡頭，你的意念存在第一個鏡頭、或第二個鏡頭？不能以照相機為準，要以你的意念為準，懂這意思嗎？如不能把握，只是隨著照相機在轉的話，就是隨著色塵緣境在轉。（是不是抓住那一剎那？）不是抓住那一剎那，一個意念生起的時候，讓它停下來，能停多久？我說抓住它，就是不讓它跑掉了，跑掉了即表示第二個意念生起來了。人的意念如果不會起生滅，就不用學這種方法。為什麼我說最好從第三個意念開始起，如果開始第一個意念起來就能抓住，那就好辦了！能夠從中間抓住一個就很不錯了！人的意念是生滅之間太快了，相續不斷的在起變化。

人要調整自己的意念，怎麼調整？是不要隨著意念起生滅，當意念生起，先讓它停下來；比如一場球賽，裁判判球員犯規，他眼睛看到的那一剎那，可靠性有多少？怎麼辦？有錄影帶就把原來的帶子，放回至當下那一刻，仔細看看是不是如此，如怕這樣還不可信，再用慢鏡頭慢慢看個清楚，一樣的意思；是把意念放慢一點，不要馬上讓第二個意念跑出來，是很難，因為人的意念起來，馬上第二個意念又跑出來，是不斷的生滅生滅，不斷的變化，抓住一念，難就

難在這裡。

客問：修學禪的人要如何用心？在方法態度上如何把握方向？才能於事於理無礙。

師答：禪沒有一定的方法，如果說要從心性上著手的話，軍隊裡面的魔鬼教育是最好的方法。大家有沒有受過軍隊裡面的魔鬼教育？魔鬼教育什麼？有理是訓練，沒有理是磨練，你能不能承受沒有理由？還要去面對它、接受它、歡歡喜喜的去做，這裡面涉及到苦行、打餓七、禁足、禁語，給自己過不去，去磨練自己，要磨練到什麼程度？就像足球一樣，你踢過來、踢過去，它都無所謂。我曾經說過要像布袋和尚一樣，你們看閩南語電視劇布袋和尚，要像他一樣，可是在連戲劇裡面並不是表現的很好。基督教義說到，當人家打你的右臉，應該把左臉伸出去給人家打，我最不贊成這種做法，中國人有一種個性，本來打人家右臉已經過意不去了，如果再伸出左臉來，一定是說我打你，你不服氣，更要打你一下，至少中國人有這種習氣。布袋和尚不是如此，當別人打他、罵他的時候，尤其打他的時候，我塊頭大、個子高，你打我很累，乾脆我躺在地上，你用腳踢好了，我們能不能做到這樣？這就是磨練。

如果說禪宗裡面真正從心性上著手，於色身不可以傷害、維持健康，於心性一定要磨練，人家講一句你不太喜歡聽的話，就受不了；人家講一句稱讚的話，你就歡歡喜喜，普通一般學佛說是修理自我，那如果學禪是折磨自我，修理還不夠。

【一般佛法釋疑】

客問：一般言修「四諦法」成就聲聞，修「十二因緣法」成就緣覺，修「六度萬行」、「十波羅蜜法」成就菩薩；請問修什麼可以「成佛」？何謂「一佛乘」法門？

師答：修什麼可以成佛啊？你修四諦法、十二因緣法，修六波羅蜜、十波羅蜜，甚至無量波羅蜜，慢慢修，修完了就成佛了；沒有一種專門的法門，也就是佛法沒有單獨的東西告訴你怎麼可以成就。「四諦法」是佛法的基礎法門，而「十二因緣」也不是緣覺乘成就的法，那是依於因緣而覺，是說人從無明以至到生、老死的道理，依於此因緣法，你可以得到覺悟，叫緣覺，不是其結果。修「六度萬行」、「十波羅蜜」也不是成就菩薩的結果，它只是些方法而已，為什麼呢？譬如以六度——六波羅蜜來講，你放逸懈怠的話，就需要有精進波羅蜜去幫助你，對治你的放逸懈怠；如果平常很吝嗇，像個守財奴，便應該修施波羅蜜，去布施供養；如本身動不動就喜歡傷害別人，最好的辦法是修戒波羅蜜，為什麼？因為戒波羅蜜就可以不去傷害別人；比方不殺生，不會去殺害生命；不偷盜，不會去偷人家、搶人家.....，它告訴你是不要傷害人。並不是說修什麼就成就什麼，千萬不要這麼看。

「四諦法」是佛法的基礎學，十二因緣是告訴我們，生緣是什麼現象，六波羅蜜是針對我們的問題，十波羅蜜也是如此。真正要成就，我告訴各位，如果說有法，以慧來說，還要有戒，有戒還不夠，還要有定，所以「三無漏學」才是成佛的根本。

至於「一佛乘」，還少一個字，唯有的「唯」，應作「唯一佛乘」。因為佛法說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真正以佛法而言，都是以「究竟覺悟」才是唯一的目標，叫「唯一佛乘」，不要把「唯一佛乘」作唯一乘佛，不是那種意思。佛是「覺悟」的意思，你若擺在「法義」上，不擺在「相」上，這問題就比較好辦。

客問：請解釋「法相假立」的法義？

師答：法相假立，是依於人與事之關係來說，有其事相與理相；所謂法相說，以假立，是要舉例的；即「假借」、「假設」些什麼做為譬例來說明，以讓人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或事物；不要在「真的」或「假的」看法上搞錯了意義，對「法相」之本身的概念認識是：必須依於某些事物或道理而建立起法相。佛法不以相對法看，否則如果說把假的建立起來，那就錯得很離譜了。

客問：經典內沒有化身菩薩的說法，那觀世音菩薩在西方極樂世界又來娑婆世界，度化眾生顯現是何身？

師答：凡是等覺以上的菩薩，即八地以上的菩薩，都具足了三十二應身，證得八地以上的果位菩薩，八地以前還是屬於因地菩薩。凡是果地菩薩都具足化身，可是這個化身還要依於他的願，比如說他是乘願再來的話，就不能稱化身，而稱圓滿報身。他過去受的報圓滿了，沒有了，只有今生的父母，還有此種業因，當生行的是菩薩道，所以，很容易把這些業清淨，這是講菩薩，凡所有菩薩只要成就了果位，八地以上的菩薩，都具備這種條件。

客問：辟支佛是不是成就這一生？來生是否會隨緣再造業呢？

師答：辟支佛、傍佛和緣覺是相同的，這些的成就者，有教內、教外的不同，教外的緣覺可說他的來生，如果再世為人，同樣會造業；如果是教內緣覺，他再生為人也有造業機會，可是因為他是教內緣覺，已經有了菩提種子，種下去了，而且他來生再世為人的時候，依於他的菩提種子，即於佛法的緣，容易使菩提種子發出來，他有可能造業，但不會像教外緣覺肯定一定造業，一個是可能，一個是肯定的差別，所以緣覺乘有教內教外要分別清楚。

客問：解與行有止境嗎？

師答：不管覺悟也好，實修也好，解與行本身有層次，不只是某個水平到了而已。佛法是沒有止境的，但有層次；解多少，才能行多少，只是所行的比解的多，並不表示這解到此為止，舉例來說覺是有層次的：對剛纔所說的幾句話，感受些什麼，體會些什麼，發現些什麼，這些都是相似覺，也可以說有了覺的樣子，但並不表示完成了覺；要覺到什麼程度，才可以到達等覺？等覺是以菩薩的標準來說，等覺也只是菩薩而已，要到真正最高境界的妙覺，才是佛的境界；以覺的層次而言，從相似覺就很難把握覺，何況要進入菩薩境界，甚而進入佛陀的妙覺。

覺的層次再分細一點，以聲聞乘來說有三向一果，而三向有二十七賢位，其微細分法已經夠多了；再以菩薩階位來分，從初地到十地至少有十個層次，此中又分為三個階段，如初地到四地，五地到七地，八地到十地三個等分，而佛的妙覺才是圓滿的覺。所以解與行的目的還是在於一個覺，覺的程度如何？只要能達到覺的目的都可以；不管解多少，能行多少，不一定解得夠，行得夠，往往行的可能不如解，可是能做到解多少，還能行多少的話，那才能真正談到覺的境界，可是還並不表示覺的完成。

客問：「皈依佛，兩足尊」之兩足尊是什麼意思？

師答：兩足不是指兩隻腳。五體投地之禮與抱足禮不一樣，過去佛陀在世時，頂禮佛陀乃兩手抱住佛陀的兩隻腳，不是其腳尊貴，而是求福求慧能具足的意思，可是只有佛陀的腳是用抱足禮，一般的所謂法相三寶、常住三寶、一體三寶之禮，都稱五體投地禮。所以用兩手求福求慧，只有頂禮釋迦牟尼佛才用抱足禮，這一點要弄清楚。此外，皈依佛竟之「竟」是結束之意。

客問：性空緣起與緣起性空是否相同？

師答：佛法只有緣起性空，沒有性空緣起。比如說煩惱即菩提，但是菩提絕不是煩惱；也就是談性空就不需要談緣起，既然談緣起，可以涉及到性空，但為什麼會有這種連貫性的產生呢？因為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這種循環的句子。其實此與彼不同，因為色與空的關係都是五蘊的問題，它是在同一前提之下而說空相。沒有性空緣起，經典沒有這名詞，只有「緣起性空」。比如「真如無為」，也有人交換一下叫無為真如，沒有這名詞，只有真如無為；因為六無為法——從擇滅無為到真如無為，沒有無為真如，一如沒有無為擇滅一樣。

客問：什麼叫做無明？

師答：莫名其妙叫無明，即是如此，不瞭解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知道了就不叫無明，而叫明了。

客問：書裡面所寫的太虛，是不是所謂的天空？

師答：其實天空就是太虛，太虛就是天空，為什麼講太虛？空間它是個不實在的，稱做虛，通常太虛的「太」字，在文字學裡面講，是「大」的意思，很大的一個不實在的叫「太虛」，這是在名詞上的解釋，我也有在書裡面提到一個人，名叫太虛法師，這不要混為一談，一個是人，一個是名相，不一樣的。

客問：色塵緣境的境，還有體相用境的境，這兩個境有什麼樣的差別？

師答：不管於業、於道都叫境，即是它的內涵；去把裡面的內涵找出來、顯現出來，叫做「境」，境後面還有一個字，叫做界，「界」是個範圍，在某個範圍之內，把它的內涵發覺出來，能顯現的叫做境界，此範圍關係到人的問題、事的問題，或業的問題、道的問題，不管那是什麼，即在某個範圍，把這問題找出他的真相，發覺出來，能顯現就是「境」，所以，才漸漸有高低，要看你的智慧多少，修養愈高，智慧愈高，境界就真正可以達到不可說、不可思議，可

是真正說你能夠達到那種境界，還是可以說，還是可以思議的，佛法沒有不可說、不可思議的。

客問：什麼是佛法？

師答：如果這個人當面問我，說不定我會賞他一個耳光，打了一個耳光之後，我會問他懂了沒有，思考一下我講的話，有幾種現象，一個直覺反應我問你佛法，你為什麼打我？這是一個問題；再來挨了打，他還不知道為什麼？這時候他心裡面的反應是什麼，說得客氣一點，不歡喜，說得難聽一點，你這個和尚怎麼這麼野蠻，這裡面要分析的話，處處都是佛法，把它濃縮到最後來講，他根本沒有學過佛，如果真正懂得點佛法，或學過佛的人，我一個耳光還沒有打著，他早就躲開，我打也打不著，他如果挨揍了，我就告訴他，這就是佛法，如果我打不著他，他根本不需要問我，可能大家會想，你這個老和尚講的都是模擬兩可，沒有結論，佛法是沒有結論的。

經典上處處都有這樣的文字，佛法無定法，沒有一定的法，所以「應病予藥」，你有什麼樣的病，給你什麼樣的藥，如果再把剛剛的事情多講一講，你說跑來問，不一定問我，問別人都一樣，師父我有很多煩惱，不知道怎麼辦？好！講一個方法，好好念佛，每天念阿彌陀佛或念觀世音菩薩，回去好好念一天，念個十萬二十萬遍，你的煩惱慢慢就沒有了，剛開始很有效，念個三、五天後，為什麼愈念愈累，原來的煩惱還存在，多這麼個負擔就更累；你又跑去說，師父你教我這個不是辦法，好了，我再教你念個咒好了，你要結印、觀想、心裡念！這樣可以三密加持，你的三業如果能夠相應，煩惱就不存在，你回去照著做，剛開始還是有效，在經過三、五天，可能你結手印，手指也會酸痛，口念也很渴，還要觀想眼睛都會花，但煩惱還是沒有解決。之後可能再告訴你拜經，或是誦經，或者是乾脆大聲的唱佛號，會教你很多的辦法，每一次教你，你都會有幾天的好處，幾天一過就沒效了，到最後你再去問：師父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，這法師會告訴你一句話，唉！我什麼方法都教你，你的問題還在，業障太重了，這就是我剛剛講的問題答案，你為什麼煩惱？現在煩惱的是什麼？如果不從這方面著手，我教你一個方法有什麼用呢！就等於一個問題告訴你一個答案，你的問題根本連碰都沒有碰著。

所以，我們說有問題想求得答案沒有用，或者你希望得到一個方法也沒有用，真正要緊的是去「面對問題」，搞清楚就不存在了。再舉個簡單的例子，某人你怎麼這樣子很不自在，妳像心裡有事！愁眉苦臉的，這個人就說：師父我很難過很難過，人家毀謗我。大家想想這問題，人家毀謗他，他很難過、受不了，這種事情我也遇到很多，我不會去安慰他，說得不好聽，還會罵他一頓，罵一

些都不是事實的事情，就是故意罵一些根本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事情，罵完了，我說懂了沒有，他搖搖頭說：師父，我本來就已經不好過，你還要罵我。知道問題出在那裡？毀謗如果是事實，就不是毀謗了，如果不是事實，人家毀謗你就難過，難過有什麼用呢？根本就不是事實，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你在難過，那不是跟我臭罵你一頓一樣的意思。我們常為了些人家講我怎麼樣，根本就沒有這回事，他毀謗我，你自己明知沒有這回事，你為什麼難過，你要去難過，等於就承認有這回事了。

什麼叫智慧，學佛是學智慧，人家毀謗，自己難過，話說回來，如果你只是個普通的人，難過情有可原，如果只是佛教徒，還可以過得去，如果已經在學佛了，你也在難過，我要講一句話，你不是在學佛，是在學迷惑。

客問：佛經裡提到：有情眾生因業、惑、慾心、情識所牽引而入胎乃至於老死，謂之十二緣起，生死流轉門，惟近世醫學演進有如人工授精、卵子胚胎移植，甚至動物基因複製。請問此項演進是否已破了十二緣起的理論，與基礎有無抵觸？

師答：首先要知道，所謂「無明」是：不知道、不確定、不明了。現在因醫學演進，有如人工授精，卵子胚胎移植，甚至動物基因複製的問題產生；其實，基因是以人或動物的基礎因子來說，即是要有人或動物的因子才能成胎，而試管嬰兒則需要男精女卵才能成人，精與卵的本身就是無明。因為當男精女卵會合後，是男胎還是女胎是個未知數，更何況有些精、卵還不一定能會合，即使會合了，也有流產的可能，這些都是我們不能明了或確定的事。

再說，即使以人工授精方式，雖有一個卵子，但精子絕不是只有一個，因此是那一個精子和卵子的結合，或會合後形成一胎、雙胞胎，也可能多胞胎，這些也都是無明的狀況，也都不離無明的範圍，就如同科學家發明東西，在發明前這段不斷探索、實驗的過程都是無明，一旦確定發明了什麼東西，如果以十二因緣來說，已進入到「識」，識是一種分別、認識，能確定就不再是無明了。

有情、非情眾生都是在無明的前提下發生的，無明的範圍非常廣泛，十二緣起中提到，無明緣行；行緣識，識進入以後才能成胎，但是此胎是來自什麼人或動物，仍是未知數，即使出生了，也不知道嬰兒和父母的關係，這也都是無明。另外你也提到業、惑、慾、情識的字句，無明是一種造作，而業是過去造作的因，但不表示其與精、卵的關係，可以說業、惑、情識均是煩惱，而非緣起的內容，業、惑、情識，在未起變化作用時是無明，一旦起了變化作用，瞭解因何而煩惱，就已經知道、明了而非無明了，所以，不要把無明想得太複雜，你所不能確定知道、明了的就是無明，十二緣起從無明到老死，即使人工授精、

胚胎移植或基因複製，在瞭解了無明的內涵後，就知道其中並未抵觸。

客問：如何是「露地白牛東觸西觸」？

師答：不知你對「露地白牛」瞭解了多少？這都是教，以天臺的教來說，天臺的教有所謂的三車，「白牛車」，不要把它歸納到木牛圖上去，不是一樣的東西。在印度，白牛就等於是神，印度滿街都是牛，白牛最珍貴，近期以來印度也變質了，印度的白牛也不是神了，為什麼？一樣拿去耕田、做事了，在早期，印度的白牛是不做任何事的，被奉之為神。「露地白牛」不是講牛，這是以我們中國禪宗去看事。牛，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一定是回到牛欄裡。露地是講晚上，露是露水，有露水即是晚上，晚上牛應該不工作了，如果晚上牛還在外面，於是「東觸西觸」，那是一種亂象，不是安靜，也可以形容為人的問題。人的思想也是一樣，就像晚上的牛在野外，亂了方向，沒有事可做，等於是種妄想雜念的時間，在那時刻，形容的一種現象，說「露地白牛東觸西觸」，是這種意思。

客問：何謂非一非異？本體本質、一與異如何分別？

師答：一肯定為一個單數；異只是一種差別、不同，並不是兩個以上。如果能夠把握，以「一」而言，不是一個決定的一，是在某種因緣之下去看它的，比如以因果言，為什麼稱唯一？如果以這個因完成為果，說是一個因果的話，請問這果再轉變為因，是二個？是一個？所以裡面不是幾個的問題，這裡面是什麼？原有的一（因）形成這個一的果，這一的果產生另外異的因，想想看，這一的因與這一的果，跟這一果產生異的因，會不會同於原來的因？不同於原來的因所以謂之「非一」。

非異呢？假使這因是橘子，所結的是橘子果，那橘子果中有種子，假如這些種子本身能成熟為因的話，所結的果一定還是橘子，可是不一定那果裡面所有的種子都能成為因，所以為之「非異」，以非異而言是指有差別。

如果懂得這個道理，另一個問題也就知道了，本體、本質；一與異如何分別？你看如何分別？應該就懂了。所以先把主題搞懂了，談其他的就容易了。

客問：能否請師父稍微在解說一下「體用相境」的法義？

師答：舉個例子來說，大家看這東西（舉桌上鬧鐘），這東西，就是本體，這本體有什麼用呢？至少我們可以知道，這東西是鬧鐘、計時器，如以表相而言鬧鐘有各式各樣的鬧鐘，各有其行相表色，其內涵呢？除了可以提出警告訊號外，還有可以看的夜光，也有一些只有時針，沒有分針，也有的有十二個數目

字，有的甚至沒有數目字，什麼都沒有等等各式各樣的內涵，有的鬧鐘裡面可以裝電池，有的用插電的，所涉及的內涵非常的多，這些都是概念式的表面內涵，如進入到內涵的世界又是什麼呢？就是計時。

簡單的說，「體用相境」是佛法所要解釋的東西，必須要具備的四個條件，完整的才能算是佛法，如只談其本體、作用，不講究它的表相也是可以的，如果我們不談作用，不談表相，不管他的境界，它的內涵，就像我們買個鬧鐘來做裝飾品，事實上根本不需要用它；在看一個家庭中，每人手上帶著手錶、牆上掛著壁鐘、咖啡桌上還擺著漂亮的鬧鐘，甚至於還附有能跳舞的玩偶各式各樣的形狀，這些都是它的內涵，可是卻忽略了真正目的，其實最簡單的境界內涵應是計時，只是計時有時差，時間亦有快慢，而且地球上各地區的時間不同，時差很大，在設計上如能講的那麼清楚，他的體用相境都搞清楚，就是佛法，否則是世間的看法。

客問：馬克斯「質變量變」說，質和量、質和相有無交涉或干係？尤其量與相上，請師父釋疑。

師答：馬克斯的質量等於黑格爾的麥子學，麥子的分裂說在蘇聯時代是共產黨最強調的一種，也可說是物質至上的一種觀念。至於質與量在楞伽經或唯識學上，這質與佛法的本質是有差別的，為什麼？其質只以相說不以法說，量也是以相說不以法說，如果於相要談有無可以，談空則不可，因為不發生關係，之中也沒有法相空的意義存在。如果以麥子學的理論來講，麥子是一個種子的話，於質而言，原來是麥子的質，於量而言，原是一顆麥子，它能分裂更多的量，其實這不是分裂，應該是麥子種到地裡面，再長出麥苗，而後結更多的子。它不是一個質量變化，而是質有質的變，量有量的變，並不是因為一個種子就生一個種子；這於唯識學上談相的話，是同相與異相之差別。說其質變是異相，說其量變是同相，為什麼？原有的麥子它生出來的還是麥子，是同相，不管有多少都是同相。如果以質而言，在唯識學上面以相而言，相的質，他本身是麥子就只能講麥子，不能涉及到別的，其實麥子與稻子是一樣的理論，馬克斯或黑格爾是以他們當時的環境，因那時只有麥子沒有稻子，所以黑格爾的麥子學運用以後，到了中國，對他們而言就等於稻子學一樣了，這質量變化等於是物質至上的說法。而佛法裡面，不只是談相，它必須相有其本體也有其本質，可是還有法的本體、本質，所以不能夠以這種方式去看佛法，如果以唯識學的分辯，的確有其關係，只是相上的關係，沒有法上的關係。所以這量與相，量是依於本質其數量單位來說，相則沒有數量單位，不要混為一談。

客問：什麼是念而無念？

師答：身、口、意在念，這是有念，要突破到什麼程度才是念而無念呢？即不要以身口意而能夠念，這個佛號是自然發出來。到達什麼程度呢？到達成為潛意識裡的一種作用。無念不是沒有念，我一直強調「無」是突破「有」的一種現象，例如念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慢慢念到心裡面，而嘴不念了，最後念到靜止的狀態，連佛字都不存在了，這就是念而不念，不是念到睡著了，千萬不要弄錯。

客問：成就了阿羅漢果位，其色身是否依舊留著？

師答：成就了羅漢境地乃不留色身，如果還執著於色身，表示未入空相，通常羅漢死了之後，不留肉身，會留肉身的是菩薩；要成肉身也是要有條件的，必須要有七地以上之修養，而羅漢尚有微細惑。佛教講究以智慧、覺悟為目標，至於捨不捨報則是在於所發的願力，並不是有沒有辦法的問題。

客問：阿羅漢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回小向大行菩薩道？

師答：阿羅漢是個果位，未成阿羅漢之前為因位。阿羅漢只少了個「願」——自度度他，幫助更多人的願，不發起此願，也不能回小向大，必須要捨棄聲聞乘的思想觀念，還要再世投胎為人，不可以化身。已成就羅漢的人入涅槃再轉世投胎為人，原具法身的基礎，再世也不會迷失，捨報前轉世投胎為人，要發菩薩願，才有機會回小向大。

客問：觀世音菩薩前為正法明如來，今則不稱為觀世音佛，那麼請問師父，文殊菩薩過去為金粟佛，這又作何解釋？

師答：那是過去，跟觀世音菩薩一樣都是過去，他不是現在，我告訴你，不止是金粟佛，以文殊菩薩來講，他是金粟佛，他是七佛之師，可是他現在顯的像是文殊菩薩，就好像觀世音菩薩現在顯的像是觀世音菩薩，我們不能稱他為正法明如來，文殊菩薩現在顯的像是文殊菩薩，我們就不能稱他為金粟佛，講到這個地方我還跟各位講，很多人把這個么乂、唸為ㄉ一、，稱金ㄉ一、佛，為什麼我要肯定是么乂、。如果去過浙江天童山，天童山有一個金粟院，那是我的祖庭，我出家的發源地就在那個地方。

客問：能否再多加解說妄想與色身（物質方面）的關係？

師答：色身的本身就是個物質條件的組合體，物質條件的組合在未組合之前是各種不同的物質，組合之後成為某個東西，這只是種妄想，例如一部汽車，汽

車會不會動？汽車是很多物質條件組合起來的，如果要動的話，還要加上汽油能源，是不是有了能源它自己會動呢？以物質條件的色身而言都不能動，誰在操作汽車呢？人，那人又是誰操作呢？是業，這一講你就懂了。汽車的動力是能源，我們講那是汽油，可是那不是業力，因為真正主宰的是人。那人呢？是依於業力，是誰主宰？是自己，因為汽車不是自己主宰自己，而人是自己主宰自己，這麼講能不能瞭解，這個妄想，是一個虛幻的人，如果成為色身的話，那祇是個妄想形成的道理。

客問：如來和佛有什麼差別？

師答：如來只是個成就者，於體於用不是個結果，佛是個結果，我們沒有圓滿的如來，可是有圓滿的佛，這話怎麼講？如果把如來十號前面九個都叫如來，後面那一個才叫作佛，那是一個結果，所以，去看看十如來就很容易瞭解這個問題：一個是因位，一個是果位，因位是什麼？在你修養過程中間你具備的成分，那就是因位。

客問：請老師父解釋「見惑與思惑」。

師答：見惑、思惑是講轉業成道的情形。當迷惑顯現時，不要隨著迷惑轉，隨著迷惑轉，是一般人；一個學佛的人，當迷惑顯現時，業就顯現了，你不妨面對這迷惑（去分析、認識、瞭解），以思而說，你先要想（按：老師父講五蘊的認識和調適時，強調必須在想、行之間建立起間隔，加大想行之間的距離），想而後才能思，所以有尋思，尋思什麼？從迷惑中去思。因此，見惑、思惑還是煩惱；見惑是煩惱，思惑還是煩惱，這是人生在道上必須有的過程。從見到思，才有突破迷惑的機會，才有突破煩惱的機會。

聲聞乘三向一果，從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到阿羅漢果，他還有微細惑。微細惑是什麼？不是見惑而是思惑。前面的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是從見惑可以到思惑，可見到達阿羅漢呢？見惑沒有了，還有思惑。他的思惑是很微細的，不是很明顯的，佛陀才會說小乘行人要回小向大，要發菩薩心。他的微細惑在那？他的微細惑只是個自我的成就，不管別人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「無極」是何意？

師答：佛教不講這個，佛教講的是無記，是不是聽錯了？是其他的教，不是佛教，佛教裡不談無極。

如果以「無」字來講，他們是錯用了佛教的無字。無字通常在梵文裡是以阿(i)來發音，什麼意思呢？是指任何的人或事，沒有辦法再超越之的意思。無極就

是到達了極點，譬如有此說法，無極天君，意指高得不得了了，是這個意思。佛教講無記就不是這樣了。是說分別、辨別不清楚的，如好的、壞的，善的、惡的其間難以分辨清楚，這樣子叫無記。一貫道裡有所謂的無極老母，這無極老母究竟說誰？其實，如果是一個以母系為主宰的社會環境，那就等於是母親；如果以父系社會來說，就說不過去了，所以這還是屬於人類的話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不變隨緣和隨緣不變怎麼解釋？差別在那裡？

師答：其實不變隨緣也是十二因緣法裡面所說的，應該是隨緣而不變。隨緣而不變即隨緣不變，其義如何？比如說：「煩惱即菩提」經典上有，如果杜撰一句「菩提即煩惱」，那是說不通的。不變的本身是以真如來講；真如是個不變相或是個不變性，隨緣是隨著緣境你去化解什麼問題，但真如之性不可以改變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很簡單，即是善巧方便，其結果是利益。不能說善巧方便，結果是受到傷害，那就「變」了。

所以，佛法的本身，不一定是用什麼方式來作為了生脫死的方法，只要是佛法——八萬四千法門，和你相應，興趣、條件能夠符合，即能成就道業，這對你而言，可說是個隨緣而不變的作法；並不表示一定要修什麼法才能成道，即表示肯定的緣境而照著去做。例如：一塊玉，玉的真如之道是潔淨，就是乾乾淨淨；人的真如之道就是清淨心。任何一個人或物或事，都有其真如之道。「隨緣不變」是以人來說的，人所生存的這個娑婆世界，是個五濁惡世，一個很不好的世界，而且苦多於樂。我們生活在此世間，即使再不好，也須活下去，即使再苦，也得承受它。

因此，在這中間，就會提示出一種理念——「隨緣不變」。此緣境是指一切時、空而言，處在這娑婆世界，我們既然無法逃避它、否定它、也排斥不了，那只有面對它；面對它，自然就會隨緣，也就是在這環境中，還是要好好過日子，問題在所謂「不變」，就是不起變化。世俗人講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即是說人會受同化，會起變化。但在佛陀的理念中，人本來是清淨的，之所以表現、看到的都是不清淨，是因為我們的環境是個共業的世界，因為在同一時空中每個人造作牽連而形成共業。既然是共處的世界，我們就不可能把自己孤立起來，而去逃避它、否定它、排斥它；因此必須建立起理念，是要隨其緣境而不使自己受到傷害。

再舉個平常的例子來說：人家說你好，你就很歡喜，人家說你不好，就很難過，如果是這樣，即是隨緣而起變化。「隨緣不變」，就是當別人說你好時，你必須明白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好，好在那裡；而當別人說你不好時，你也明白自己是不是真正不好，不好在那裡。能夠做到這點，就是「隨緣不變」。

所以說：「隨緣不變」就是真如之道。有很多人誤解隨緣不變，他的身口意表現不好，使別人感受也不好，可是別人講他，他反而說：我問心無愧，我心裡沒有事，難道你不懂得隨緣不變嗎？如果用這種方式去解釋就錯了。因為「不變」是以真如之道或者真如之性、真如之體來確定其結果，「不變」就是：肯定一個結果不變，而且這結果是饒益性，不是種傷害性的。不變隨緣不是經典裡面的話，是禪宗中間依於「隨緣不變」發展出來的「不變」隨緣，為什麼「不變」隨緣？只要你有這種修養，可以隨任何的緣境而不會受到傷害，這是禪門中間發展出來的話。經典中只有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是另外發展出來的。

客問：如果明是明了，無是突破，那無明的突破是否牽涉所知障？

師答：這話要修正，明是明了，「無」是從「有」的突破，不是說無就是突破。無是從有的現象突破後，此「有」不存在了，產生另外不同於原有的叫「無」的現象，稱突破。無明是依於我們人可以明了，即修養夠了，當然就可以突破無明。至於是不是牽涉到所知障？無明不生所知，無明只生煩惱，這一基本理論要把握。

客問：請師父解說「與生死有關，與道相應」？

師答：與生死有關即是你的起心動念、身口意造作行為，於生為的是什麼？於死又能不能涉及到它的關係？必須清楚「為什麼」，跟你的生有沒有關係？如果你迷惑於生，那就沒有關係了，若是去明了「生」，那就有關係了。它並不是肯定一定去做，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，不是去起分別，而是從那上面去發現些什麼，所以說：凡所有的起心動念要與生死有關。生是活著的有生之年為生，並非只認為法身才對，色身就不對，若沒有健康的色身怎麼去修養法身呢？什麼是「與道相應行」？即你所行的道，是以正道而言，不是偏邪之道。如果說道是覺，魔是迷，當然是與道相應，不是與迷相應。「與生死有關，與道相應」是要把握你的修養，於你的色身、法身都要有所助益，才談得上相應的問題，否則都是違背的，違背的對我們皆屬不好。

客問：在師父的著作「影子」書中，說阿羅漢微細惑擴大，投身人道，為什麼已成化身阿羅漢了，他的微細惑還會擴大以至退失？

師答：你把文字看錯了，阿羅漢有阿羅漢因和阿羅漢果，阿羅漢因才會擴大，阿羅漢果不會，這一點要分辨。具足了阿羅漢因，還沒有成就阿羅漢果，他的微細惑才會擴大，為什麼？因為尚未完成無學位，要完成無學位了，才是阿羅漢果，否則的話，就會擴大；擴大在那裡？比如說：他具備了羅漢的境界修養，

可是還未到達果位，而他去遊戲人間，或去做些迷惑眾生的事像現神通或搞什麼.....都會使他的微細惑擴大，是這種意思。

客問：請師父解釋「五濁惡世一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」和「五不正見一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」？

師答：平常已知道「五濁惡世」的整體意思，關於五濁在此稍許解釋：劫是劫波，一因果的完成叫劫，也可以說受這些因果感報叫劫。見是顯現在眼前的一切。其次是煩惱，依於因果感報，當它顯現時所生起的是煩惱，五濁實則都有連帶關係。其次是眾生，為什麼說眾生濁？眾生有六種不同的眾生，它所面對的因果，所顯現的環境，完成的煩惱都不相同，為什麼？依於他的命根；所以命濁就是講命根，命根也就是業，業的根叫做命根。

另問「五不正見」，可以翻佛學辭典，講的很清楚不需我解釋，五濁、不正見等上面均有。

身見不要把身當作身體，它是依於本體完成的整體現象，或叫本體，也可以說依於本體現象在概念上所顯現的現行稱身見，如果把它看成自身之見那就太單純了。邊見有偏的意思，偏什麼呢？如談任何事本有正反兩面，若捨其正談反面，或談一件事不從中間點下手，反而執於兩端都是邊見。邪見是邪惡之見，會造成傷害的。見取見，見取是種執著、計較的意思，從身見、邊見、邪見去計較執著所完成的叫見取見。戒禁取見，就是戒取見，戒是不犯，不侵犯的意思。如何依於戒所產生的取相，如剛學戒，學戒原是修養自己，可是我們卻以「戒」去舉別人的過錯、舉人之罪，就叫戒取見。好比「你看，你是個學佛人，戒律怎麼說的？你怎麼做的？」用這種方法去面對別人叫戒取見。又如認為學戒應該怎麼做，不應該怎麼做，有否想過應該、不應該是誰規定的？還不是人的自我意識嗎？

客問：「法」是不是解決問題的能力？

師答：不是。法是人與事或事與人發生關係而生起的問題，如煩惱，生起了煩惱，即稱作煩惱之法；凡有所作為，表現出來，才稱作有為法，這是世間本有之法。出世間法是依佛陀的道理方法，面對世間法如何去突破，像煩惱顯現，怎樣不被煩惱所轉，而能從煩惱做到不煩惱，即是出世間法。但，這不是佛法，佛法是能於世間可以出離世間而完成的一種現象，包括所獲得「覺」的結果。

客問：為什麼佛法不離世間法？

師答：首先要建立這種觀念，佛法以世間法為基礎。所謂不離，就是藉世間法

以為資訊，並不是執著於世間法，而是從世間法中去探討。世間法是相對的，如何從相對中能夠突破顯現出絕對來，方始能出離世間。如果說人會怎樣，這是很自然的事，如果說應該怎麼樣，不應該怎麼樣，那是世間人的說法。楞嚴經說有其因、緣，即所謂的因緣關係，可是不要忘了，人畢竟是人，還有其自然性，怎麼辦呢？佛陀說那麼多的道理方法，就是告訴我們認識這些，探討這些，修養這些，把握主題，不是分別，更不是計較。

客問：時代不同，變化又大，請問現代人應如何順應佛法？

師答：佛法本來就是現代法，聽我講的不都是現代法嗎？都不是古板的東西。佛法是對人說的，人不管怎麼變化，起什麼作用，佛法就能告訴你這種變化與作用；只是法需要人去說，說法的人能否把佛法圓滿表現才是問題。所以說你所提的應該不是問題，因為不能夠說現代人應該用什麼觀念去學佛，現代人只要用現代的觀念就可以學佛了。只是有個大前提要把握，必須要與生死有關，與道相應！畢竟生死是自己的，道是所要學的，即必須是你所需要的，能助你了生脫死的才行。所謂現代，就是這個時刻，而佛法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以表現，所以說佛法本身就是現代的。

客問：不執著是不是表示清淨？

師答：不執著表示不起污染之心。如自己每個月有固定的收入，但一天到晚卻為錢煩惱，這是執著。又如自己有錢拿去救濟貧人，卻不把它當回事，認為我該做、我能做的，這是不執著。可是當自己在救濟之時，生起分別，認為他可憐需要幫忙，而我是學佛的人，應該幫助他，這是污染。執著是抓緊不捨，污染是貪欲作用。

客問：福德與功德有何差別？

師答：福德以因果來講，正在造作「好」的，可以成為福德的因，於所造作「好」的，而能得到好的結果，即為福德的果，是其因果關係。比如，做善事、行布施，都可稱為福德。所以，福德是基於自己的造作行為，所完成而得到的一種結果。也可以說，福德是自己享用的。如果以因緣來說，是依於什麼樣的因緣，完成什麼樣的福德，以致形成什麼樣的果報。

功德，其行為雖然也是自己造作，可是它是對別人的一種幫助。所以說，功是力量，德是修養；把修養發揮成為一種力量，去幫助別人，稱功德。簡扼地說，福德，是對自己而言，功德，是對別人說的，造作都是自己，可是造作的對象不同。

客問：「捨」的究竟意義是什麼？

師答：佛法說究竟即是最後的完整性，捨的究竟，即達到捨的完整性。以布施來說，分別這是我的朋友、親戚、同胞.....等親疏關係而行布施，雖也是一種捨，但是有限量的捨，此捨為非究竟的。究竟的「捨」，不僅於物質與精神，可以說從個人以至關係到別人都不管，只管自己；不錯，有了捨的精神，捨棄世俗的一切。可是捨了之後，只有個人得利益，成就了道業，一走了之，此捨不是完整、究竟的。必須瞭解，「捨」的目的，不只是為了個人的了生脫死，還必須幫助別人了生脫死，此捨即為大捨。究竟的捨要平等一如，一如是講究圓滿的意思，平等就是不要起分別，「捨」能達到這種境界，才是真正的大捨。大捨是完全沒有一點點的自我意識，菩薩的慈悲喜捨即如是。

客問：同體大悲之「同體」是否指去掉那個「我」？

師答：同體大悲的對象，除了人、天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鬼、地獄六道眾生外，還有天龍八部，都要平等地看待。比如畜生，勿因牠是畜生就踩牠一腳，因為牠也是個生命，所具同體之性無異，所以同樣要生起慈悲心。無別就是不起分別，不要分別。就像我們親近朋友、同事，不要生起他與我有沒有關係的分別心，要一視同仁。

客問：何謂破相？

師答：三論的主題是立正破偏，故說破相。人有生有死，以三論的思想是面對生，非面對死，而談了生脫死，就是立正破偏的思想，其重點在於生要完全明了，對生不能明了，而追求死的方法，那是容易的，如自殺。破偏是依相而言，不是在表相上執著，須探討中道義，即「法」所在，亦即所謂的重點，也就是立正。建立起正的，破除偏邪的，是三論思想的特色；唯識學則建立法相，於思想上完全不一樣，其他各家各派之說亦都有差別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何謂「空空」、「有空」？

師答：說空，要依於「有」來說；或者，是於生滅的現象不發生的時刻，在生滅之前或生滅之後，不是正在發生生滅現象的時刻，這種現象叫空相。比如說：天空本身好像什麼都沒有，所以我們叫它空相。那什麼時候天空會有空相或沒有空相呢？當天空呈現風、雲、雨、電時是有相；當風、雲、雨、電消失時是空相，在這種有相與空相的實際情形之下，叫做有空。什麼叫空空？依前面有

空之相而言，假設於黑夜所見，無論是有相、空相，悉皆不能得見之時謂之空空。

客問：何謂走火入魔？

師答：依佛法而言，凡是有病態的都稱之為魔，如有人為了賺錢，專門從事六合彩，這是種病態也叫走火入魔，想賺錢要循正道而行，如不正的行為，有病態都叫做魔，學佛要依教、要如法，假如別人告訴你有捷徑，且不依教、不如法，若照著做，就成為所謂的走火入魔。

客問：佛即魔、魔即佛，是否有此說法？

師答：佛法中有心即佛、佛即心，佛、魔只在一念之間的說法，沒有佛即魔、魔即佛的道理。佛者覺也，魔者迷也；吾人一念之間，可能趨向覺悟，也可能偏於迷惑，因此而有佛魔只在一念之間的說法。心迷而成眾生，心覺而為佛；迷是此心，覺也是此心，成佛為眾生都不離此心之造作與修養，故有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或三為一體的說法。

客問：相應與感應有何差別？相應是不是包括感應在內？

師答：感應與相應最大的差別，於自己而言，所講究的是感應；對別人，才能談得上相應。例如，觀世音菩薩經常顯靈感，我能感應；可見感應是於自己的感受，所產生的一種反應。而相應呢？則是相應於對方，所得到的一種反應；又如念阿彌陀佛，可以說，能不能相應？不能說，能不能感應。

念觀音菩薩，於自己而言，說感應、說相應，都沒有關係，因觀音菩薩，除了在西方極樂世界協助阿彌陀佛，也在娑婆世界協助釋迦牟尼佛，跟我們人是最密切的一位菩薩。至於念阿彌陀佛，有的人很容易相應，有的人一念就蹙扭，甚至念不出來；而有的人要念地藏王菩薩才順心，這就是相應不相應。可見相應，是你去相應於對方，而得到的反應，感應就不一樣了，是別人有所作為，你所得到的反應；二者之間沒有包不包含的關係。

客問：上等智與中等智怎麼分？

師答：佛法沒有這種說法，佛法沒有上、中、下之分，講智慧也只講層面而不講層次。所謂智慧：梵文講智是「闍那」(尸𠂔 𠂔 𠂔 𠂔 𠂔)，闍那的含義就是知識經驗。這知識經驗，包含有世間的，也有佛法的、佛教的，以及各類宗教的，總稱為知識經驗，稱闍那。所以在佛法裡面談智，有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等；包括了普遍的智，專業性的智，還有超越這些的智，都叫智，屬

於知識經驗的差別，也可以說是知識經驗的層面不同，不是層次不同。至於慧，梵文中稱般若（𠄎𠄎 𠄎𠄎）。般若，是依於知識經驗，面對人與事，有所表現，表現出來屬於好的、圓滿的，都叫做慧。所以，慧是依於智而顯現，有多少智就能表現多少慧；亦即知識經驗愈多，慧的表現就愈好。這是以智慧來講，沒有上、中、下之分。可是依於智與慧，它有不同的層面，沒有層次。

客問：請老師父開示苦類智忍與苦法智忍的意義？

師答：這兩者是八忍法的一部分，是講二十七賢位的修養。類智忍，是依於法已經有了修養所表現出來的。法智忍，是依於某些方法而去行忍。例如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，依賴佛菩薩的道理方法而去修忍叫法智忍。類智忍是起初於這些方法行忍，之後雖不用這些方法，也可以表現出行忍來，也就是原來是依賴法而後能把法轉變成自己的，成為一種力量。好比一個人晚上獨行於黑暗地方，要邊走邊持念佛號才不會害怕，這就是法智忍。學佛久了，懂得了一些道理方法，於是知道黑不一定有什麼不好，或一定就有鬼而害怕。從道理方法上去瞭解，能在黑暗中走得很自然，且能不在意了，這就完成類智忍。

客問：擇滅無為和非擇滅無為其意義為何？

師答：擇滅無為是經過選擇，將原先的問題分別優劣。也就是以智慧之能，消化問題。非擇滅無為乃依因緣與自然性寂靜生滅現象。非擇滅是擇滅的手段不同，不同於擇滅的方法，這種不同於原有，是「非」的知見。這兩種無為其目的相同，但手段不同。

客問：何謂無餘？

師答：無餘可說是寂滅，亦即連滅也寂靜。以清淨來說是有餘，究竟才是無餘。還要清淨表示即不夠清淨；究竟了連清淨也是多餘。無餘不是沒有「餘」，我一直強調「無」不是沒有，「有」是肯定的有，「無」是依於「有」，經過修養轉變，或突破之後顯現出來的，這種顯現也具有不一定，因為所得的效果不同，其功德有高低、深淺、大小之別。

客問：以「三法印」來印證他人說法的正確與否，要怎樣印證？

師答：你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境界提得太高了。三法印必須印之所印，亦即你對佛陀的道理方法理解了多少，能印證的才有多少。這必須慢慢來，而且要多蒐集資料，具備很多的知識經驗，才能夠稍具印證之功。比如說鈴的構造有個墜子，只要搖動就會響，而磬本身卻沒有，但因有知識經驗，知道用棒子敲擊也

會響；如果認定只有用搖的方式才會響，那問題就很大了！通常要講一個東西會響，一定要有撞擊的方法，然撞擊的方法卻不一定，能達到響的目的就可以，也同時說明了三法印有各式各樣的方法來印證。

客問：何謂三類化身？何謂化身？何謂應身？何謂色身？

師答：三類化身即是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，以釋迦牟尼佛而言，降生為悉達多太子是報身，在菩提樹下成就正等正覺是法身，托鉢應供是化身。化身就是變化身，比如演員就是變化身，平時是他自己，上臺表演時隨劇情需要而定。相應之身，比如應現是男身、女身、比丘身、比丘尼身、總經理、董事長等等，都是相應業因而現感果。色身就是有形之身，具足地、水、火、風、六根、八識等，分別有人、畜生等不同的受報之身，又稱報身。

客問：靈魂出竅與法身超脫有何不同？

師答：佛法不談靈魂，也不講出竅，更出不了竅。佛法只講「我」。依唯識學來談是第七識，發動它的力量有兩個，一為第八識，是依過去已有的知識經驗產生的力量；一為前六識的造作，是依根與塵相接觸後，造作而成為力量的。所以，我是依前、後兩種力量才會發動。

因此，我於過世以後，這個「我」就不存在了，存在的是第八識裡面許多「我」的業識種子，其中有業的種子，也有菩提種子，這些種子儲存在第八識，像口袋裡的東西。當人過世口袋的東西也要跟著再投胎，至於轉世何處，則依其顯現的力量，如業的力量為人投胎就是人，是畜生力量就投畜生，是依業肯定轉世結果。如都是菩提種子呢？裡面沒有業了，就稱之為法身；如果有業，也有菩提，就稱為色法身。

客問：涅槃是指有餘涅槃，還是無餘涅槃？

師答：餘是剩餘的意思，有餘是還有剩餘，譬如說，色身經修養可轉為法身，如果修養已達到無生法忍，這種境界叫做涅槃境界，雖然業報已受完，業已清淨，因色身還存在，尚未捨報，所以是有餘涅槃。無餘涅槃則是寂靜的涅槃，業已報盡，識已清淨，法身圓滿成就而入滅了，亦即色身至此也捨了，才稱為無餘涅槃。比方談有學位、無學位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、碩士、博士班這些都是有學位。博士班完成以後如果還繼續進修，這種學位就是無學位，因為無有局限，沒有一個定點。就像阿羅漢具有「無學」的含義，「無」不是沒有，無學不是不需要學，它不是否定詞。乃顯示著聲聞乘可以回小向大，可提昇到菩薩，菩薩可增上到佛位。因阿羅漢是聲聞乘的最高果位，於聲聞而言

謂之無學位。以十地菩薩來講，八地以上才是無學位，也叫做佛鄰位。唯有到達了無學位，法身已成就，當色身捨報時，才是無餘涅槃。

客問：師父剛才說到無餘涅槃就是圓滿法身，佛陀在經中曾提到有無量無邊的佛，這些佛的法身是同一個或是許多個？

師答：一佛一世界，一個人只能成就一個法身，沒有第二個。變化身有千百億化身，但不是法身。一個法身成就一個佛，所以無量的佛就是無量的法身。

客問：涅槃的境界有何不同？

師答：涅槃有兩種境界，一是有餘涅槃，另一是無餘涅槃。

涅槃的本義是於生滅而言已經不發生了，也就是生與滅已經都不會發生了，也就是不生不滅了。

涅槃最可信的解釋就是「寂靜」，寂什麼呢？就是寂生滅，生滅不發生了；靜，靜到什麼程度呢？要靜到不動了。

生滅↓不動了

寂 靜

達此境界才是涅槃。

有餘涅槃是人在活著時也可達到這種境界，可是還沒有捨棄「道」；所謂「圓寂」，要生死問題已經完全突破了才是圓寂。所以，不只是不受生滅現象的影響，要連生滅的現象都完全不存在了才是無餘涅槃。因此，「究竟涅槃」就是無餘涅槃，有餘涅槃不是究竟涅槃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佛的世界有沒有邊？

師答：佛世界沒有邊，各有各的佛世界。所謂無量是沒有辦法計算，無邊是沒有止境；試以銀河系來講，究竟畫那條線為邊界？再舉個簡單的比方：像菩提寺也是無量無邊，因為在關廟的人知道，在南部、中部、北部、東部，甚至國外都有人知道，可見它是無邊的。一個完整的佛法即以覺悟的理念去探討人事物的問題，需要具備體、用、相、境，不能只執著於相。所以沒有止境，不能只以相來說，如只看菩提寺有幾甲地，那只是以相而言，這不足以代表菩提寺，就好像談「邊際」，可說它是有範圍，也可說是無量的範圍，以相來說是有邊，可是以境而言或以作用而言，那就是無邊。我們學佛法就一定要以佛法的方式談道理。比方我們學了圓覺經，就要知道用方法去觀、去究竟，不能只在相上打轉，一定要體、用、相、境具足了，那才顯示究竟圓滿或缺失，到此地步自我意識將非常少，學佛不要忘了一定要能突破自我。

客問：佛陀已達到妙明的境界，而妙明是怎樣的內容？

師答：所謂妙明，可說是圓慧。於智慧而言，達到圓滿的境界，對一切理事都能明明白白了。佛法中談及妙都是圓的意思，為何圓說是妙呢？因為圓是整體性的，它的任何一面都沒有缺失，從任一角度顯現的都是圓，所以稱之為妙。不過，平面的圓也是圓，比如，鈴子也有圓的地方，但從豎的角度來看，就不能顯現圓了，所以還是有缺失。因為有所缺失，就不是妙明了。或許，你會聯想到一個問題，佛陀也有八不能，不是也有缺失嗎？比如，不能解決你的因果問題，不能代替你業的問題等等，這並不是佛陀能不能的問題，而是你想成就佛的境界，本來就必須自己修行，不是靠別人可以幫助的。所以，佛陀的原意是，修養是要靠自己，不是釋迦牟尼可以給你的。佛陀能告訴你的只是道理、方法。你依法而行，有了問題，還是要從道理方法上著手，所謂依教奉行，如法修養，方能妙明圓覺。

客問：緣生法與緣起法有何差別？

師答：我們先不談緣，先從文字上認識生與起；生是發生，起是開始。凡事之發生自何時開始，並不一定，因此生與起還是有分別。生與起都是依於緣而有；若無緣既不會生，亦不會起，只有因也不可能會生什麼？開始什麼？

例如：一把種子置於家中或種子店裡，此種子是因，若要使這種子能發生、起變化，必須要有緣。比如說要有土地、陽光、空氣、水，還要有肥料、人工去培植。將種子聚合上面這些緣，使種子起變化，此即是因緣而生。這緣自何時開始呢？必須依於種子來說。好比我們所吃的橘子，是因緣而生起的。要有橘子樹才有橘子，但橘子樹又是怎麼形成的呢？涉及到緣起，而不叫做緣生。我們說現有的橘子，現在所見的，才是緣生。

客問：佛印月刊上有時講到「無有」，請問如何解？

師答：假若是白話文字，肯定是沒有之義。經文裡絕大多數講「無」不是「沒有」，但有時「無」作「沒有」解；有時「無」是依於「有」而說，還得看用於什麼地方，並非全部作沒有解。比如無想、無無想呢？兩個「無」重疊在一起，第一個無跟第二個無的意思就完全不同。為什麼？依於有想而言，將「有」突破，顯現出的「無」，此刻若再也不發生，就稱之為「無無」。此外如「無住」、「無生」，不是沒有住、沒有生，說「無」一定要從「有」上面下手。

客問：非非想又如何解呢？

師答：談「非」跟「無」無關。「非」是不同於原有，「非」不是「是」的相對。比如我本想殺他，結果不殺反而幫助他，現在所生的想不同於原有的想，此為「非想」。至於非非想呢？就是「五蘊」變化以後的所知，雖然突破了原有直接感受的想，但是，仍未超越自我意識，多少總在「智」的範疇之中；因此，必須增上至「般若」，也就是「慧」的圓成實性，這樣才是非非想的禪定殊勝之境。

客問：何謂諸塵不生？

師答：這句話有問題，沒有諸塵不生的說法。所謂色塵不起，不是色塵不發生，而是心念的起動，是依於色塵緣境；無所謂諸塵不生，因為這是個色塵世界。

客問：何謂六根圓通？

師答：六根圓通不能以六根來說圓通，五根、六根要分開來講，五根是一個根本的根，第六根即意根，是浮動的根，是活的，所謂六根圓通，是談第六個——意根，為什麼它是圓通的呢？如眼睛看什麼，意跟著去，耳朵聽什麼，意也跟著去，也就是前面的五根同時工作，意同時會一起跟過去，因此，它是圓通的。如在飯廳吃飯，手拿碗筷，眼睛看菜，耳朵聽到聲音，鼻子聞到氣味，舌頭嚐味道，眼耳鼻舌身在同時的動作，為什麼我們會那麼清楚，就是因意圓通在一起，全部能表現出來，所以，六根圓通指的是意根，不是講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圓通。

客問：老師父在課堂中說到「祈求」與「追求」，可否再闡釋其差別？

師答：祈求與追求差別很大。祈求是一種依賴，追求是要自己實際去作。祈求是一開始的手段，因為學佛之初不免需要依賴；但之後仍要自己去追求，否則老是依賴，就無法將佛陀的智慧轉化為自己的。就如一些老菩薩已到了應該放下一切的年歲了，還是為子孫忙個不停。我勸他：「你現在應將一切放下了。」他說：「我拜您為師，就全依靠您了。」我說：「依靠我沒有用。如果你用功修行成了佛、菩薩，而我若不用功下了地獄，你可要隨我去？反之，我用功成道，你不用功墮下三道，我也不會隨你去。」所以說祈求只是入道手段，真想成道業就要追求。

客問：何謂不攀緣？

師答：須先知道何謂攀緣？攀緣是因為有緣可攀；不攀緣並不是沒有緣可攀，而是有緣卻不去攀附。如果連緣都沒有，根本就談不上攀或不攀了。不攀緣是

一種格調，也可以說是種修養；喜歡攀緣的人，就如同世俗人一般。

客問：何謂「提起」、「放下」？

師答：「提起」，一定是有所計較，有所執著，所以，就要去瞭解自己為什麼計較？為什麼執著？為什麼放不下？不是只要說一句「放下就好！」問題就解決了。裡面一定有很多的「為什麼」？才告訴你別忘了還有一個「放下」的動作，倘若只是計較、執著，你會很累的，這些都會成為障礙，如果你進一步去認識、瞭解，就不會一味地計較、執著了。

學佛的人免不了會計較、執著；但是，要去深入的探討、認識、瞭解才能看破；是要去面對問題才能化解問題，不是去找答案，因為答案中還是會有問題，一旦把問題化解掉了，就不需要答案了，自然也就放下了，不是就灑脫自在了嗎？

客問：時人有言「三世一切修」，有沒有這句話？

師答：沒有這種話，如果自己本身根基太差，說不修今生修來生，有這種說法。那是根基差者自認，我今生不能成道，我來生還有機會，是這種意思。

還有一種是個人發願的問題，他不希望成佛，希望生生世世都來去娑婆世界，能夠度眾生，像這些都不會成佛的，最多到達菩薩七地，他就可到兜率天去了，兜率天還是在娑婆世界，他是可以來去的。通常說三世一切修者，應該說大部分都是根基比較差的，主張今生不修修來生，其實不要有這種消極的想法，應該好好把握現前，每一個現在是最要緊的。

客問：什麼是「誠」？又怎樣表現出來？

師答：虔誠的誠不是去刻意表現，而是要讓人能感受得到，否則他會覺得虛假。常言：嘴好，人聽得見；心好，人看不見。但心若不好，嘴要真好也好不起來；由此，就不難知道怎樣表現誠。有的事，說出來比不說好，有的則相反，這也就是別人感受的問題。但以佛法而言，若修養夠，不該說的也要能善巧方便表達，修養未及前是在學修，只有不斷學修才能提昇修養，有了修養自然什麼問題也都能解決了。

客問：般若學疏義中提到定不定法，是不是亂不亂法的意思？

師答：不能把定不定法與亂不亂法混為一談。定是有亂時，能做到不亂；而定不定法是講業，不是講禪定。業有所作一定要受，是為定法，也有的業所作不一定要怎麼受，即是不定法，與禪定不能混為一談。共不共法、定不定法是依因果而說法，不是依修養而說法。

客問：我聽過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的解釋，跟您說的好像不同？

師答：對於這一點，我只能說我沒有意見。平常我有一個理念，凡是人所講的，我都不會有意見。在這裡，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告訴大家。但有一點我必須說明——佛法不能見仁見智，佛法是絕對的。常常有人感慨每位法師講的都不一樣，其實佛法是一樣的，問題是講的人，他們對佛法深入了多少？修養了多少？又體會了多少？也就是他們的知識經驗到達了什麼程度，則他們的表現就有多少，人本來就是如此。所以，我常說：人的問題我都沒有意見，佛的問題我意見最多。為什麼？因為人各自去說些什麼，都不能說那就是定論，就是絕對的，因為人都不離於相對與分別。

佛陀則不然，他能認識問題、瞭解問題，而後能不起分別，以無分別心來談問題，所以說佛陀所說的法是絕對的。如果有人還說他說的有問題，我當然就會有話說了。比如談到鐘，人可能會說鬧鐘、壁鐘、手錶.....等，但是佛陀他知道不管什麼鐘，其真正重點是在計時，所以，當你拿起鬧鐘問他這是什麼時，他會說是計時器，這是誰也沒法否認的，佛陀之絕對就在此。人則不同，會找毛病；鬧鐘是鬧鐘，手錶是手錶，形狀不同，結構不同.....這都是在相上打轉，本來鐘的作用就是在計時；因此，佛陀說法是絕對的，眾生說法問題就多了。我這樣解釋有關人的問題，大家應該比較容易把握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所謂的「法，則以心傳心」，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傳法？

師答：法是一種道理和方法，這裡講的「心」有兩個對象，一個是老師的心，一個是學生的心，老師以他所知道的心得告訴學生，讓他也知道，如果學生所理解的與老師相同，即是以心傳心。平常談「心法」，此心法並不是自心之法，不是我有一個法門或一個祕訣，將它傳給你就叫心法。其實心經就是心法，裡面就有很多道理和方法。明白的說，所謂心法是以人的心念來說，心的形成，心的變化作用，心的來龍去脈，心的調適作用，依於道理與方法，心是可以改變的。

每個人的「我」，包含了身口意，可以說身口意是心的造作工具。以心來說法等於是人來說法，而每個人都有一個「我」，心法就是說這個「我」的法，佛陀的思想就是針對這個「我」而說道理方法，整部藏經八千多卷幾乎都是心法，都是說人的問題。所以說，心法是說眾生之我的道理與方法，這麼解釋就比較容易把握。

人把心法看成很玄妙、很神祕，那是毫無意義的。常有人談到佛法就說「不可說、不可思議」，如果是不可說，那他又是怎麼知道？無論是看書或聽人說的

都是「說」！佛法是可以說的，只是以我們的智慧，要想表現出佛菩薩的智慧，那是無法說得清楚的。如果是你不懂，我來告訴你；結果你還是不懂，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，就答以「不可說、不可說」，那就變成擋箭牌了。不過以佛菩薩所表現出來的境界，於我們而言的確是不可說，因為我們還沒到達那種境界。如果你已到達那種境界，但對眾生說，他們也不懂，還不如不說。因此，經典裡常說要應機說法，否則說了不懂也沒用。因為佛法最後強調的是饒益功德，必須對眾生具有饒益性。有人說：「本來我今天的心情不好，聽了法以後感覺舒服多了！」這舒服的感覺是因為環境的改變，暫時把煩惱拋開？還是因為聽到的法真正幫助你化解了問題？這中間的差別太大了。

客問：以簡單的例子說，「無」是無生死，「有」是有生死，「有」與「無」之關係，於「有」中顯現「無」的可貴，是不是這麼解釋？

師答：不是這麼解釋佛法的「有」與「無」，舉個簡單的例子——喜樂，歡喜快樂。人都會有歡喜快樂，可是歡喜什麼？快樂什麼？一定有所執著，對不對？要有所執著才會歡喜得起來，要有所執著才會快樂得起來，這是有喜樂，而無喜樂是種什麼現象呢？當然有歡喜，也有快樂，可是不會計較，不會執著，也就是沒有計較、執著的成分，是經過認識、瞭解以後突破的另一種喜樂現象，也可說是一種清淨的喜樂，要這麼去分別「有」、「無」。「無」不是沒有，例如無生，無生並不是沒有生，是依於有生而來，如生煩惱，煩惱生起是有生的現象；無生不是不生煩惱，是煩惱生起而不會受煩惱的影響。受煩惱的影響是因為會計較執著於煩惱，這是有生，而無生是煩惱生起，不會只是計較執著，會進一步去面對煩惱，會突破煩惱，能突破才稱無煩惱，不能突破還是有煩惱。無煩惱是經過有煩惱突破之後的另外一種現象，無煩惱絕不是沒有煩惱。

客問：看華嚴經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心情會隨其文意而有所變化，為什麼？

師答：這稱為隨境而轉，隨緣而變，不只是看，而是完全投入，這種投入就會變成比較感性。看或認真的看，沒有錯，但不能跟他一樣，連佛陀都是如此，我們看佛陀的傳記，可以看或認真的看，但不能把自己也假設是佛陀，善財童子是如此，佛陀也是如此，不能夠以一樣的方式去做，會造成一種計較、執著。學佛的大前提是清淨，千萬不要不清淨，不清淨的話，即有計較、執著。

客問：面對苦而不以為苦是否就能見道？

師答：能夠做到面對苦而不以為苦就有機會見道。苦是人依於世間的一切去感受、起分別而完成的，佛法中不只談苦，還有樂，談樂要能做到不以為樂，如

同苦要能不以為苦。苦樂是世間的現象，佛法不否定世間有苦、樂的現象，但告訴我們要認識苦與樂。一般說來要做到「不以為苦」較難，而「不以為樂」則比較容易，因為知道「樂，原來是不能執著的」，比較容易做到。

客問：「苦集滅道」之「滅」是滅什麼？

師答：所謂「滅」，是滅「苦」，也就是滅「集」的因。這個「集」，就是說所存在的，而「滅」，就是消滅那一些所存在的；所存在的滅了之後，會顯現出什麼現象來？會顯現出「道」來。滅其集因就能顯現「道」的果，即是產生「見道」的結果，可是並不是成就，千萬不要把它提昇為——見道，就成道了；好比說煩惱來了，若能顯現菩提，即是見道之果，但並不表示成道，因為下一次煩惱來了，還是一樣會煩惱，還是需要時空的調理，才能轉煩惱為菩提。然而，這個「集」裡面，所集的是什麼？我們說集要清淨，就是要滅集。可是我們在集裡面，不可能就那麼快的清淨，因為無始以來所造作的實在太多，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所有的集，清除得乾乾淨淨。這也是學佛者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千萬不要以為一下子就認為怎麼樣了，因為從五蘊的修養已告訴我們，由「想」突破到「非想」頗不容易（按：老禪師說法，「非」意謂「不同於原有」），必須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多想一想，更深入的想一想。

客問：苦集滅道，如何把握其空相？

師答：不是把握空相，而是發現空相。空是不能把握的，因為空是依於你已經執著的條件，例如知識、經驗等。而現在你必須具備佛法的修養，當具足的條件有多少，發現就有多少；具足的不夠，發現就不夠；具足愈多，發現就愈多。所以，空相不是決定性的，可說是有層次、有高低的。

發現多少都不是要緊的，學什麼都是要慢慢聚沙成塔累積起來的。像造業也是無始以來累積而來的，要顯道也要慢慢累積起來，不是像一般人所謂的開悟了，就成佛、成菩薩了，那是外道。外道是一下就開悟了，印證一下就悟了，那不是佛法。佛法是面對自己，慢慢的修養與改變，慢慢地就不同於一般人，最後要達到佛的目的，或菩薩、羅漢等的目的，那才是究竟。

客問：「非諦果」是何義？

師答：非諦位，不講果。諦——真理、究竟義，真實的意義或內涵中的真正意義。但世間有世俗的真理，一般人所公認的，叫俗諦或世諦。真諦——以世間言是專家們所表現的；非諦——乃聲聞乘表現的，不同於世間的俗諦、真諦；它並不捨棄俗諦、真諦，但不起執著、計較，這境界並不高，只是聲聞乘，至

多達羅漢境界，菩薩則是講究竟諦。所以於佛法還要知道什麼是聲聞法，什麼是菩薩法，差別很大。以空而言，聲聞乃住空之相，不會利用這「空」；菩薩則不捨棄「空」，還會利用「空」。比如隨順世俗而行善巧方便、權宜說法。例如，面對一從事屠宰的人說法，聲聞行人會說：「造殺業將來會受報。」就沒有下文了。菩薩則會繼續說道：「那是因為你以前不知這道理，現在我把殺業有什麼不好告訴你，你就能慢慢調整改變自己的行為、業行。」菩薩就是利用這種方式表達其諦義。

客問：以整體的圓來說，八地菩薩是不是已具整體的圓？

師答：菩薩依於覺的層次來說，已入八地的話，可說已進入到整體的圓，但那並不表示圓滿，還要調整；如一個整體的圓切成不同平面的圓，如果兜不好，就圓不起來。菩薩到八地以後是增上位，為什麼是增上位？因為還得把每個平面的圓調整得很好，以完成整體的圓；到八地以後，整體圓的條件已有了，只看能不能圓融通達？所以，還要增上，到了九地，可說是個整體圓的樣子已經顯現，如到了十地，肯定整體的圓沒有問題；故說進入八地，就是佛鄰位，即已跟佛陀的妙覺是隔壁鄰居了。

客問：佛菩薩會相應眾生的個別差異與境界，而感應交道嗎？

師答：不是感應交道，而是應身說法，這種程度想要知道的話，要修養到成佛菩薩，否則講了也沒有用。比如寫毛筆字，寫得爐火純青，隨便愛怎麼寫都可以，是不是慢慢修養而來的？有一句「不假思索」，不假思索是曾經已有這種條件才可以，從來都沒有這種條件，那是陌生的，所以不要說是佛，只要成為菩薩八地以上，就可以應身說法，千萬不要當成感應交道，則指望佛菩薩來感應我，而不是自己去修養成佛菩薩一樣，這距離很大。所謂感應，如觀世音菩薩，千處祈求千處應，要有人祈求，才能應啊！當自己發生了什麼，而不祈求，菩薩怎能應呢？

客問：四大菩薩中，對文殊、普賢二位菩薩的願比較陌生，能否請師父談談？

師答：簡單說，是幫助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。在中國所尊崇的四大菩薩各有其願：文殊菩薩以大智慧表現他的修養，普賢菩薩是以實踐行為表現修養，觀世音菩薩以救苦救難、仁慈悲憫而表現，所以分別於名號前冠以大智、大行、大悲，地藏菩薩則稱為大願，難道他的願比這三位菩薩還要大嗎？的確！因為他要度地獄眾生，他發的願是如果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，我們知道，眾生的業垢很重，可知地獄空不了，因此他就沒有成佛的機會。所以講地藏菩薩為「一

闡提性」，就是沒有成佛的機會；地獄眾生以阿鼻地獄而言，業障太重而沒有成佛的機會，所以無間地獄的眾生即是一闡提性，可是地藏菩薩是因願力大而成為一闡提性，因為他誓願度盡地獄眾生，地獄不空，當然要成佛的機會不是那麼容易。

文殊菩薩昔為七佛之師，依於願力而倒駕慈航，以菩薩身分來幫助釋迦牟尼佛，這在經典上處處可見。凡是遇著問題，過去在佛陀座下已有智慧成就很高的弟子，當他們都解決不了時，就要文殊菩薩前去化解。所謂七佛之師，是指過去的事，非釋迦牟尼佛時代的事，所以文殊菩薩是以智慧為表徵。敬仰普賢菩薩則是效行他的實踐精神，在華嚴經裡有「普賢行願品」，介紹他如何實行志願，這是他的特色。一般寺院早課念普賢十大願，晚課亦誦普賢警眾偈，就是學習他的行願，以此為修養。觀音菩薩是聞聲救苦，千處祈求千處應，所以有千手千眼觀音，這裡的眼並不是看，而是聽聞的表徵，手是救助的一種表徵，眾生不管在何處，只要有危難需求，觀音菩薩都會幫助，所以說千手千眼是比喻的意境。

這四大菩薩，在中國大陸各有化跡聖地，文殊菩薩是屬於五臺山，並不是現在一般講的臺懷鎮那個地方，而是指五臺山之北與中臺之間的一個清涼臺，或者叫清涼山，這個地方四季冰雪不化，所以有清涼山之稱，這是文殊菩薩最早現身說法的場所，因此說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。普賢菩薩是在峨眉山，不是指金頂，觀象寺才是普賢菩薩化跡，亦即所謂的顯靈顯聖的地方。峨眉山當然很大，像五臺山一樣，其實這些菩薩的山都很大，只是很多人都誤解，將化跡聖地擺在一些錯誤的地方，像觀音菩薩是在普陀山，本來在經典上有記載叫普陀洛伽山，實際上是兩個地方。普陀山就是現在普濟寺的位置，也就是現在普陀山前寺，那是菩薩化跡的地方，所以它的前面還有一個觀音跳，傳說菩薩從海中看到這個普陀山的環境很好，就從海中跳至普陀山上，現在成為名勝古蹟。普陀山的對面還有一個洛伽山，很多人聯貫一起而稱為普陀洛伽山。地藏菩薩是在九華山，以肉身殿或叫舍利殿那個地方為化跡之地。

客問：佛法中常提到「常樂我淨」四字，要怎樣作才能真正達到那樣的境界？

師答：這四個字是兩個不同的層面：一是常樂，一是我淨。但二者乃相輔相成，往往也就一起運用。常樂，「常」乃永遠存在而不起變化。凡住於三界之內，即使有樂也是短暫的，不會永遠存在而不起變化；只有出離三界所得才是常樂。我淨，「我」本是不淨的，要作到我淨才能入於常樂的境界。這當中有層次——先作到知我，而後無我，最後要清淨我。能清淨我，就能出離這娑婆世界，所得之樂也就是常樂。

客問：佛性在凡夫是不是無常，在覺者就是常，是否這麼解釋？

師答：不是這麼解釋，先要知道佛性是什麼？佛性，以白話解釋是種覺悟的本能，也就是眾生都有覺悟的本能，所以，眾生都有佛性，能不能覺悟，就要依據很多的因緣法則與因果關係。已經顯現了佛性的，即是佛與菩薩，這和常與無常沒有關係，如果說佛菩薩是常，這是外道的說法。佛菩薩是無常，為什麼？因為是法身。例如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二應身接引眾生，那是一個無常的現象，如果是常的話，應是什麼樣子？常是一個經常不變的樣子，所以並不是佛菩薩是常，或者眾生是無常，沒有這種解釋。相反的，眾生是常，可是不是無常，佛菩薩不是無常也不是常，因為已突破了常與無常。

客問：捨報的意義是什麼？

師答：「捨」是盡捨，但不是完全放棄，而是依於果報而言，果報是依業而形成的，把所有的業都清淨掉，業盡捨了，就可以不再承受果報。由此可知，捨報是依業而言，還有業就還要承受果報；「捨」是盡捨，要淨業，「報」是果報。一旦所有的業都清淨了，就不必再承受果報，就是捨報的意義。

客問：如何於日常生活中去把握「真心」的存在？

師答：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已經有所執著了。事實上你能不能告訴我究竟什麼是真心？我們有時候可以觀察人與人之間的現象，你對他再好，甚至你把心挖給他，他還會嫌苦，那你說這是不是真心？佛法中不談什麼是真心、假心，那是世間法所說，世間法是相對的，有善、惡，有美、醜，有福、禍，有得、失，凡是涉及到相對的，都是世間的問題，佛法是絕對的，沒有相對的成分。人是世間人，必然會面對這些相對的，怎樣在這相對的中間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而不會被這些相對所影響而產生偏差，從相對之中能夠突破顯現出「無」來，這才叫做佛法，也是必須要把握的要領。

好像我和你們開示的：明辨是非，是非一定要去明辨，可是要瞭解：明辨是非而不參與是非。為什麼？舉例來說：當兩個人在談論是非的時候，你是第三者，從有是有非的兩個人來看，畢竟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絕不會說你是「是」，我是「非」，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是「非」，可見在這中間，兩個人都強調自己是「是」，別人是「非」，在這種是與非之間，你如果不能辨別清楚，你究竟要聽誰的？你聽任何一方都不容易搞清楚。

你如果面對這種有是有非的時刻，自己剛好是旁觀者的身分，能夠很冷靜的看得清清楚楚，假使你去參與的話，會發生什麼現象？兩個人都強調自己是

「是」，對方是「非」，你是第三者，一定看出有一個「是」，有一個為「非」，如果你說出誰是「非」，那「是」的人會很歡喜，可是「非」的人會怎樣反應？你要表示「真心」的話，這不叫真心，這叫做參與。本來你自己沒有是非，那是別人的是非，可是你去參與，自己也成了是非中人了。

所以我說：要明辨是非，不要參與是非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只要你參與是，你認為是「是」，那另一邊就成為「非」也是一定的。你所知道的，可能是他們兩人所說的話，真正誰是誰非，你確定能辨別清楚嗎？這就是世間的問題。以佛法來講，你可以去明辨什麼，可是不是去起分別，世間事往往在當時有他的對與錯，在現在也有他的對與錯，我們從看、聽中蒐集資料，看了、聽了，千萬不要起分別，你只要起分別，就已經參與了。心經中不是有這麼一段話——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嗎？只要你參與，就成了有垢有淨，有增有減，如果你不參與，那就不同了。這樣可瞭解什麼是「真心」

客問：中論理所說「八不」——不生不滅、不斷不常、不一不異、不來不去，對人而言，有何修養價值？

師答：對一個初學佛者來講沒有什麼價值，一旦他修養到某一程度，它就有價值了。如同初生的小孩，能吃些什麼東西呢？對食物的攝取是有選擇的，一定從可消化的牛奶之類的液體物開始，等到某一年齡消化系統健全的時候，才能吃固體之物，否則不能消化，對他就沒有價值。我們來看究竟「八不」說些什麼？很多人把「八不」當成中道是因對佛法不瞭解的錯誤，曾跟各位解釋過中道的簡單道理，如能把握就很容易瞭解。中道是「其中有道」，要把握這個原則，而不說「不偏不倚就是中道」，或「兩邊不倚就是中道」；佛法不是論事，也不是論點，沒有什麼中道不中道的。就好像不參與是，不參與非，你是站在那裡？你是第三者，不是中道。且還有個問題，你現在不參與是與非，下一次輪到你，你要不要參與？所以這中間沒有道裡。中道是依於「生」與「滅」來講，「其中有道」。生，其中有道；滅，其中也有道。如能發現，生與滅其中都有道，就是不生不滅，否則的話我們只是在生與滅上打轉，這在佛法上是有其境界上的差別。

不斷不常：把一根蠟燭點燃了，燒完滅掉了就是斷；我們把日光燈一直開著，它都不會滅掉，就說電燈有常性嗎？那還要看電力公司能不停地供給電源否？所以這還要說所有的斷常現象，其中都有它的道理，「斷」其中有道，「常」其中也有道，我們知道斷常其中都有道，這叫不斷不常。

不一不異：「一」是肯定的，「異」是差異的。世間法是相對的，沒有絕對的。像善惡、對錯、好壞，如果我們在其中取其一，那就是不一，為什麼呢？好的

相對是壞，對的相對是錯，善相對的有惡，這是一種差別，如果都是善人，就沒有惡人了，連善人也不能建立了，事實上世間一切本來就是相對的。從這種差異之中，其中都有道，你如能把握「其中都有道」，則一也好，異也好，這叫「不一不異」。

不來不去，人來到這世間，壽命完了，還是要死，不是死就算了，業還未清淨，還得再來，經典有比喻世間像旅館，人像客人，你到旅館是否要住一輩子？即使你自己蓋飯店，將來死了，那飯店又是你的嗎？能帶著走嗎？其實人生就是如此，你來到這個世界，你擁有的，生命結束了這些也帶不去，其中也有道，所以我們來認識這個生滅、斷常、一異、來去，其中都有道，如果能顯現它的道，這就有價值了；如果不能的話，則將困在有生有滅，有斷有常，有一有異，有來有去；今天如果大家搞清楚，就有價值了。

客問：請師父解說中庸與中觀、中道的關係？

師答：中庸是儒家的說法，佛教不說這些。講中觀與中道，在佛教裡如果以學理來說十個學派中六個學派有「觀」法，六個學派的觀法都不一樣，依於觀法所得到的道，叫中道。舉例說，不垢不淨就是中道，問題是怎麼觀？如果不能從觀法上顯現道，達到不垢不淨的境界，還是不知「道」，即使強調不垢不淨就是中道，那叫做念三字經，沒有用的。而應知道觀法的問題：垢是骯髒，淨是乾淨，什麼叫骯髒？什麼叫乾淨？是誰骯髒？是誰乾淨？如弄不清楚這個，就不可能談這觀法，那用什麼來看垢淨？以衣服而言，衣服買來乾乾淨淨，穿了會髒，髒了把它洗乾淨，然唯恐怕穿了再弄髒，就不要穿衣服了！可見這裡面沒有觀，觀是去認識、瞭解，衣服本是用來穿的，穿髒了是垢，那麼洗乾淨了就不是垢，可是並不表示洗乾淨而穿了就永遠乾淨，還是會髒，所謂中道義就在這不垢不淨，意思是不要執著於垢淨，中觀要這麼去看。於垢會執著，其實真正執著的是淨，不執著就是不垢不淨，你能不執著嗎？還活著一定會與垢、淨打交道，離不開嘛！問題是從這觀法之中顯其中道，那是一種修行，不是成道，不垢不淨並不是成道，只是一種修養而已，不過要瞭解，要從觀法上面才能顯中道，這就是道，並不是成道了。

客問：學佛之道裡面（第二百一十頁）談到：「真諦者，就是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請釋之。

師答：先要瞭解所謂「真諦」，我們用白話來講就是「真理」，真理就是講真諦，這個言語道斷跟心行處滅，一是語言，一是行為，這兩者可說要做到已經如如不動，就能見證如如之道所完成的境界；剛開始是一種真理的認識，到最後真

理也不存在，那就是「如如」的境界，

客問：生死涅槃本平等，何滅度之有？

師答：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好解釋的，生死涅槃是講到我們人，每個學佛的人於生死、涅槃，他本是平等的，不是說生死跟涅槃是平等的，要清楚這點，人的生死、涅槃，對於學佛的人來說，都是平等的。何滅度之有？這句話就很容易把握了，

客問：佛說眾生皆有覺性，皆可成佛，那佛與迷的關鍵在那裡？

師答：其實你會問這個問題，就已經知道了，是不是如此？想想眾生不是皆有「覺性」，可是「覺」有層次，應該說眾生皆有「佛性」，不是說有「覺性」，那我們說「佛」是什麼？是「覺悟」的意思，可是覺悟有層次，從覺一直到圓覺或者究竟覺，都有層次，皆可成佛，只是說可以成佛，但不一定成佛，所以說眾生皆有佛性。我本來就有佛性，本來就是佛，那為什麼現在是人？這個覺與迷，它的關鍵性在那裡？其實我們時時刻刻都在跟他打交道，就是那個「我」嘛！我迷、我覺，絕不是別人迷、別人覺。舉個例子，假使有兩個人在談是非，一定是說對方不對，對不對？都是自己「是」，別人「非」，那究竟講是非這兩個人，他們的「非」在那裡？都是「是」沒有「非」，為什麼有「非」？是別人非，自己是，關鍵就在自己的「我」，可是我們人常常有一個問題，強調自己的「我」，否定別人的「我」，或者忘了別人的「我」，如果能夠知道我有一個「我」，別人也有一個「我」在，那很多事情就好辦了，就好像我們談根塵的問題，眼睛是「根」，那你看著別人的眼睛，那個眼睛變成「塵」了，可是不要忘了，人家那個眼睛也是「根」，看你的眼睛也是「塵」，懂得這個道理，就知道自己有一個「我」，不要忘了別人也有一個「我」。

客問：覺的本體會不會自動顯現？

師答：這還是對覺的層次不太瞭解的問題，佛法是講究「圓覺」，而覺的本體會不會自動顯現呢？眾生皆有「佛性」，這就是覺的本體，會不會自動顯現，是不是隱形人？是隱形人才會講會不會顯現，佛性時時刻刻都在顯現，只是問題在於沒有顯現的時候，是「迷」，能顯現是「覺」，覺的結果可能有好有壞，我們不要把覺當成一種結果，覺不是一種結果，覺之後有好有壞的分別，有了問題化解之後，所顯現的一種空相，也不是結果，我們講結果就是依於你的「修養」來確定，你還是聲聞乘，最高證到阿羅漢，還是菩薩乘四地的那一地，最後達到佛的果位，那就是有結果，其他都不叫結果，善惡也都不是結果。

客問：妄想是否就是緣起？

師答：你怎麼把緣起與妄想放在一起呢？「緣起」是因什麼而發起叫作緣起，如果妄想就是緣起，那我們佛法裡面談緣起法都是談妄想法了。不能放在一起的，因為妄想是不實在的，緣起是探討它的真面目。

客問：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，參善住比丘，見善住比丘可以在虛空中來往經行，這是什麼緣故？

師答：在空中經行，不會掉下來，這只是種假相。當多少年代前，人只曉得鳥可以飛到天空，如果在那個時代有飛機，現在說飛機已經不稀奇了，就說如果是太空梭，穿越過地球到了另外一個星球，或繞著地球的軌道運行。如果這麼說，人，我們一般講這是地心引力對不對？因為人本身就是磁場，地球就是隨時會有這種地心吸引力的說法，那麼我們怎麼達到使人的磁場完全不活動？就是在一種靜觀不動的境界，他應該是會浮起來的，在科學上可以做得到的。這並不是道的成就，只是說大概自己可以主宰這色身。就好像化身法，化身，他可以同時在不同的地方出現，他自己本身則還在原來的地方。其實這都不是很難的事，這不是道，只是說他有這麼一種修養，但這種修養不是道。因為道關係到生死，如果不關係到生死，最多是神通變化、瑞相如此而已，那都是基於一些緣、一些因而顯現的。

客問：佛所演說：有「或時聽而遮，或時遮而聽，或聽而不遮，或遮而不聽，此四皆順從無違」，請老師父解其義。

師答：有順就有逆，相契應就是順，不相契應就是逆，先要瞭解這一大前提。佛陀所說的東西，有的相契應那就是順，不相契應那就是逆；絕不是順是好的，逆就是不好。寶積經中有說：「眾生有病，佛法是藥」。就好像世間的藥，治什麼病用什麼藥，不能說這藥能治你的病，其他的藥就不叫做藥了，它是以相契應來說，這點先要瞭解。絕不能說你不相契應就不好，因為每個人的病不相同。為什麼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之多呢？在於可應病予藥，相應你的病給以什麼的藥。要瞭解，四順或四逆在聽與遮的不同，聽聞相同，開與遮不相同。聽聞在同一法會，佛陀說法之上，相契應就能打開覺悟之門；不相契應，就是閉塞狀態，這是開與遮的差別，意思怎麼說？相契應的問題，你能相契應，聽了之後就能開啟你的菩提種子，你就能覺悟到什麼；有的本來你已經可以，可是對別人不可以；有時候你可以，有時也不可以。

例如：以經文開頭那句「如是我聞」來講，一般法師說「我」指的是阿難，其

實是錯的。不能說阿難多聞，則凡所有經典都是阿難所聞，絕不能這麼說。試看一部經典，當一個問題開始，就有位佛陀的比丘聲聞弟子或是菩薩弟子，他會特別起來向佛請益，那個開頭的人就是這個「我」。所以「我」不一定指的是阿難，不能因為阿難多聞，便說「如是我聞」的我都是阿難；我們前面所說的跟這道理相同。如果說，聽聞道——如是我聞，究竟誰聞？聞到什麼？這麼說：假使你看某一部經，就等於聽佛親口在演說，你開啟了什麼？還是更遮閉了你的智慧呢？所以，有時聽可以開，不一定遮；有時聽可能遮，不一定開，這在乎順與逆的差別，主題在相不相契應。

客問：腦袋既如儲藏室，頭蓋骨有如放映機，行修中，把眼睛閉上，常常一幕幕的映像就像放電影一樣出現，而且還蠻厲害的，請師父釋疑。

師答：以最簡單的方式告訴你，金剛經裡所提到的，因這都不是道的現象，還是一種業識界的現象，因為什麼？真正道講究清淨，要不然，金剛經不會強調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它都強調這一點，尤其最後還說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！」要這麼去面對問題，你才有機會清淨；否則的話，都是隨著業在轉。有的人打坐會產生種種現象，還有的人念佛會產生現象，或誦經、禮佛會產生種種現象。這些現象我並不是說它好或者不好，可是只要一執著，都不好，隨它去就無所謂好不好，我只能這樣建議。

客問：平常說：「八風吹不動」，請問師父八風是什麼？

師答：八風是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，事實上是四種相對法，一般人都喜歡得到稱讚，不喜歡別人譏諷，喜歡得到利益，也就是成功、快樂而不喜歡失敗、痛苦；因此，一般人常常被這八風吹得昏頭轉向，這裡面關係到一個公案——蘇東坡與佛印禪師。

蘇東坡常常以一些詩句來表現禪的意境，或時常與佛印禪師辯論，而且也自認已得到神通。有一天，蘇東坡寫了一首詩，叫他的書僮送給佛印禪師，內容也是自認為已經明心見性，並且還特別強調他自己是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。佛印禪師看過之後，在上面寫了一個「屁」字，並叫他的書僮拿回去給蘇東坡，蘇東坡一看氣得不得了，心想我寫了明心見性的詩，你不但沒有給我一個評定，還說我放屁，於是很生氣的趕去找佛印禪師理論。結果，佛印禪師好像已料到他會有此一舉，就先行離開住處，只在門上留下兩句話：「八風吹不動？一屁打過江！」使得蘇東坡覺得既慚且愧。

由這個公案可知：一個真正有修養的人應該是經得起考驗的，如果連一個「屁」字都受不了，感覺受到傷害，怎麼能說是八風吹不動呢？

客問：佛學與學佛有何不同？

師答：佛教中沒有「佛學」這個名詞，這是現代的知識界提出來的名詞，把它當成一種學問。「學佛」則是要學佛陀的道理與方法，可以幫助我們達到「了生脫死」，成就道業的目的。

客問：夢中夢見觀世音菩薩旁邊站一個小神童，請問是什麼？

師答：是善財童子。可能我們平常沒有注意，觀世音菩薩旁邊有兩個小孩，一個善財童子，一個是龍女，那夢見了一個，可能看到的就是善財童子，善財童子跟財沒有關係，如果說跟財有關係，那是「智財」：智慧之財。

客問：據說佛法無邊，佛法可有辦法為人除病，使人健康？

師答：可以除病，可以使人健康，為什麼？我們人每天妄想雜念消耗的營養特別多，我以前提出一個數字，一個人每天假使吸收一百分營養，我們的腦需要的營養佔了百分之七十五，身體其他的部分百分之二十五就夠了，這是正常的用腦，如果說妄想雜念多，你腦的營養不夠，五臟就會出毛病，為什麼說學佛法可以使人健康？如果妄想雜念太多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，你如果去禮禮佛、讀讀經、念念佛，總比你妄想雜念好，因為它至少不會消耗你腦的營養，可是這個不是依賴，學佛的目的是學智慧，我們人有了問題靠智慧去解決，問題解決不了是智慧不夠。

客問：佛法是不是一種精神上的訓練？

師答：不是。佛法從來不是個精神上的訓練。佛法不是執著於精神，學佛是在現實中求得利益。如果只是個精神、理想目標，不一定要信佛教。學佛是自我的面對，因為自我包含物質與精神，不只是偏於精神，佛法是圓滿不偏的，它包含形而上，以至於形而下，它也是突破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它必須要面對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，你有自我，別人也有他的自我啊！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「生之偈」書中，「於自性是一異是性非性空性淨性」，這句話法義何在？

師答：我所寫的「生之偈」，沒有基礎的確很難看得懂，很多人反應為什麼不寫成白話？我說假使一部大藏經寫成白話，你們會一塌糊塗，因為我寫的內容具有思考的空間，如果看不懂，用一句一句問的方式，就表示你沒有好好去思考，而且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思考得到，「生之偈」如果只照文字上解釋的話，

就不叫「生之偈」，那叫文字偈。

你們要了解一本「生之偈」要花多少心血，及多少知識經驗累積起來的，裡面可說是一部大藏經，要慢慢去思考。「一」是相同的意思，另外的「異」是不相同、有差別，從這些上面先搞清楚，文字方面也不能捨棄，可是也不能執著於文字。

客問：師父，在「生之偈」那本書裡面有提到「無礙的旨趣宣揚一異具不具的大自在」，可不可以請師父說明一異、具不具？

師答：一異、具不具或者是現行現量，如果看過我寫的「正法念處經偈釋」，就知道它在說些什麼，「生之偈」包含的經論應該是好幾十部，不是單純的某一部經典，只是以生的現象而言，因為佛法，通常我們講是要了生，明了生的問題，佛法不是追求死，也不是探討死，很多人誤會以為涅槃就是死了，有的時候甚至把解脫也當成死，這都是一個很大的錯誤。

佛法中間講死、滅是以生來說，依於生它必然有其結果就是死，依於事物道理的發生，也必定有消失的一天那就是滅，所以生滅、生死不要混為一談。只是談剛剛說的一異、具不具，我們曉得「一」是相同的意思，另外的「異」就是不相同、有差別的意思，如果把這兩個字這麼一分別，你就知道「一」與「異」了。具不具呢？「具」是一個整體性，「不具」並不是沒有，就是不是一個完整的，如果把這兩個名詞用這種方式去看，就知道說什麼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因明、內明跟西方的邏輯學有什麼區別？

師答：你把內明做成什麼？要看你站在什麼立場講內明？佛教的內明就是佛陀的道理方法，我們說經典，如果是基督教的內明、或者道教的內明、伊斯蘭教的內明都不一樣，所以不要用這種概念來講，因明、內明那只是講名詞而已，內明就是佛教本身內在的一些經典，要明了這些經典叫做內明，它不是一個名詞，因明是一種邏輯學，它是從因而後建立宗旨，然後用現實的比喻去明了它。你還要知道唯識學有因明，釋迦牟尼佛談唯識，是因因明而有唯識，不是因唯識而有因明，因明不是佛教的東西，這在印度專門有一個學派就是叫因明學，佛陀學派是印度十二大學派的最後一個學派，叫做佛陀學派，所以你要拿這些名詞，然後再拿外國的一些名詞來比較，沒有辦法比，你先要搞清楚這些是說什麼，才能談得上比較。

客問：如何證得初果，怎麼下功夫？

師答：我先要問你講的初果，是聲聞的初果，還是菩薩的初果，不要動不動就

初果.....，聲聞談初果，其實聲聞是談三向一果，菩薩談十地一果，此話怎講？聲聞前面三個都是向阿羅漢，完成阿羅漢果，所以叫三向一果，任何一個不一定要經過第二個、第三個才能到阿羅漢。但修行以聲聞乘來講，有四個結果，修養到什麼程度，你達到初果的境界，修養到什麼程度，達二果的境界，是這麼講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其實只有三向一果，一果就是阿羅漢果，因預流、一來、不還果，都不是一個圓滿的結果，阿羅漢才是一個圓滿的結果。

談菩薩有十地位，最後結果就是菩薩，從初地到十地，那如果說行菩薩道，要到達菩薩的果位，如何才能達到初果，我跟各位講，只要發起歡喜心去學佛，就已經是初地菩薩了，這麼簡單，初果很容易完成，但十個地位有三個等分、三個階段，從初地進入到四地，是個變化的時段，這階段會起變化，像從初地到二地，可能自己懈怠放逸，回到初地，甚至連初地都不保，進入到四地還會起變化，要完成四地到七地，這時候就不會再退了，所以，四地菩薩已經到不退地了，即不會再起變化，他會怎麼？他的修養會愈來愈高稱提昇位，進入到七地，還是提昇位，修養愈來愈高，須七地完成進入八地到十地，這是個增上位，為什麼？因學佛的目的是要成佛不只是成菩薩，因此，在八地到十地這中間稱增上位，從初地到十地，是菩薩十地，你談初果只是提一個概念，還是不太明顯。

【基礎學佛認知】

客問：睡覺時，感到有人在壓身體，動彈不得，只要一念出佛號來就消除了，請問這情形是否是冤親債主作祟？

師答：學佛是要學智慧，得到智慧是希望覺悟，這才是正覺，此種現象很多人都曾發生過，為什麼掙扎也掙扎不了，動也動不了，喊也喊不出來，念一句阿彌陀佛就消失了？其實不念佛號喊一聲師父也一樣會消失，因為睡眠的時候，自我意識處於迷茫的狀態，不一定有什麼東西壓著，很可能是自己的手，或是棉被拉得太高，有時甚至把它摺疊起來變成雙層，於是壓得很重影響呼吸；要不然就是吃得太飽，睡前把胃脹得滿滿的，造成種壓迫；還有呼吸系統有了障礙，睡覺就會形成壓迫，才會造成這種現象。至於說，為什麼念一句佛號就好了？當人在一種姿態下持續太久，肢體或器官受到壓迫，覺得難過的情形下，自我意識會產生抗爭的作用，平常若有念佛的習慣，此時自然就會冒出阿彌陀佛來，不是阿彌陀佛的力量，還是自己的意志力量，所以，我說喊一句師父也會讓現象消失，是以它的作用來講。

客問：請問要如何斷除男女之慾？

師答：不要用這種方式去看問題。飲食男女於人的慾望而言，誰也避免不了，學佛的人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在這種旺盛的慾望之下，怎麼樣使之淡化，淡化之後，慢慢怎樣使它清淨，這是修行的過程，一定要慢慢來的，絕不是一下子怎麼去斷除。跟各位講個經典上的故事，一位佛弟子問佛陀：人有男女之慾，我乾脆斷去男根是否就能斷慾呢？佛陀就回答說：你的根斷了，請問你那個心裡的意識能不斷嗎？

我們看封建時代的太監，它的根斷了，難道他就沒有男女的意識嗎？真正講起來，男女實際的慾望還可以避免，可是有沒有想過？男女生理上的反應是來自你的意念，如果意念清淨，男女關係自然對你就可以清淨，問題是要如何使你的意念清淨？則就需要有佛法去幫助我們怎麼去慢慢——等於一種降溫的方式，只能用這種方法，不能用斷的方法，所以楞伽經上提到的偈語說：「我常說空法，遠離於斷常.....」，佛陀說空法，他不說斷常，即此之意。

客問：如何使內心不顛倒，並能遠離顛倒？

師答：所謂顛倒乃是有所罣礙，罣礙的本身就是計較、執著，人免不了會有計較、執著，然而重點在於所計較、執著的究竟是為了什麼？如果對己無幫助，對別人也是種傷害，這種罣礙不應該；如果對別人有好處，對自己是一種傷害，這不是學佛應該有的態度。

學佛者應該要瞭解因果的問題，因為自己的造作而使別人得到好處，但卻傷害了自己，則於因果上會變成別人欠你的債，此種做法也是錯誤的，如何能遠離顛倒？學佛的人稱之為淨業行人，即是在清淨這些因因果果，過去的因，現在的果，一個感報發起之時，如何能歡歡喜喜的去面對承受？因為感報顯現之時是很苦的，所以要學佛，因為學佛才會去修養自己，面對問題並非去尋找答案而是去化解問題，因為問題能化解後則不需要答案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學佛的人應如何掌握情緒？

師答：要瞭解情緒對學佛的人或不學佛的人都一樣，真正不同的地方在於有沒有修養。有修養，學佛的人就不同於一般人，沒有修養，就跟一般人完全一樣。如何修養呢？人的造作行為是依於身、口、意修養，在此下工夫！修是改正，把偏差的轉變為正當的；養，是把所改變的培養到某一種圓滿的境界。當然，起初難免會有缺失、不理想，如果慢慢去培養，就會達到圓滿的境界，這就是修養。因此，修養是依於造作行為有缺失、不圓滿，於自我發現之後去下工夫；有如不識字，想要認識字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去學習字，也就是修養自己。

客問：修學佛法以什麼法門為修學功課，如何選定？是禪、是淨、還是密？

師答：最好的辦法就是先去接觸這些，然後再回頭看自己的興趣，你具備的條件是什麼？就選擇什麼？不要別人告訴你什麼，別人告訴你的都不可信，只有自己最瞭解自己，怎麼去瞭解？多接觸，多認識一些，去發現自己的興趣及具備的條件，如果多少合適的，那個就是你所需要的，

客問：六祖曾說「菩提本無樹」這個偈子，神秀說「身是菩提樹」這個偈子，請問未學佛的人，是否應以神秀的偈子為途徑，還是以六祖為目標？

師答：神秀是個老老實實的修行人，這並不誇張，但六祖也不是誇張，你必須要有那種境界，才能以他為目標。神秀告訴我們學佛是清淨業，就好像東西髒了一樣，經常把它清理乾淨，不要讓那髒的東西愈來愈多，有了髒東西要慢慢排除，最後呢？這種行為肯定是種修行，至於說惠能大師，他也不是否定神秀，並不需要把他當成目標，因學佛不是學人，神秀也好，惠能也好，都是人，學人很難學得像，學佛也不是學佛的樣子，是需要學佛的道理方法。

客問：如何能夠清心、淨心、定心？念佛靜坐可不可以？

師答：學佛一輩子是為了讓我們的心清淨，是為了讓我們的身口意怎樣能夠不散亂，什麼叫做修行？修行不是做個法門，或持個咒，或打坐等，那不叫修行，真正的修行是以我們的身口意，身體的行為常常會出差錯；言語的行為常常會說錯話，會傷害人；意念的行為，你的出發點不好，就會影響到身體行為、言語行為，為了使我們身口意的行為愈來愈好，缺點愈來愈少，不只是不會傷害人，還更能幫助人，這樣去做才叫修行，修身口意的行為，才叫做修行。

為什麼佛教有那麼多的法門呢？那是因為自己的身口意，往往因為個人業的關係，習氣的問題，如果說你平常在身口意上面慢慢的去著手，不要太急，每天每天都有改進的話，就是在修行。佛教提出很多方法，在你自己還不能做主，沒有能力去管住自己的身口意，才用一些法門、方法，依賴它，使我們的身口意不會亂，不會讓我們的身口意去造業；很多人常常把修行，當做修什麼法門，其實法門有八萬四千，很多人問我，老師父我應修什麼法門最好，我說你什麼法門都不要修，該吃飯的時候能夠吃飯，該睡覺的時候能夠睡覺，那就是最好的法門，如果吃飯的時候想到好多好多的事情，睡覺時失眠，什麼法門也沒有用。

人之所以會造業是因為身口意，可是不要忘了，人在修行辦道還是身口意，行善也是那個我，作惡還是那個我，那該從什麼上面去下手？就從身口意上面下手，身體的行為、言語的行為、意念的行為，只是自己還不能夠做主的時候，去依賴某些自己比較有感覺、有興趣的法門來收攝自己，可是要瞭解，一旦不修那個法門怎麼辦呢？就收攝不了、就亂了，因此，有一句話說見到佛菩薩就一本正經，離開佛菩薩就亂七八糟，那是為什麼？因為不知道真正修行在修什麼？談什麼淨心、清心、定心，沒有這種說法；心要定，除非做土地公，土地公是定心的很，打坐、念佛，都不是一種真正修養自己的方法，那只是一種依賴，學佛一輩子，第一個要做到，當業報來到時要歡歡喜喜去承受，為什麼？過去做的業現在要受報，為什麼要歡歡喜喜去承受？你不歡喜的話，就會受不了，原來的業報本來是個小的問題，可能只是吵一吵或賠幾個錢就算了，因為你不歡喜，認為自己為什麼要受這種業報？就會小的問題變成大的問題，平常世間法裡也有這種話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普通人都需要這麼做，何況一個學佛的人。

講到學佛，學佛不是學釋迦牟尼佛，也不是學什麼菩薩，學佛是學怎麼去覺悟，因人是隨著業來到這世間，自己不瞭解這些業究竟是什麼，經常處在無明的境界裡面，什麼叫無明？即不瞭解，不瞭解過去造了些什麼業，很多人總把業當

成很壞的東西——惡業，不錯是很壞，難道善業也很壞嗎？譬如說運氣不好、身體不好，是不是我業障太重？常有人問，我能說你善業太重？還是惡業太重？這只是歸納一個業字，業是什麼？「業」就是行為完成以後有個結果，這結果叫「業因」；造成的結果慢慢會因，時節因緣的關係而顯發出來，那叫「受果」，所謂的造因受果，業不要把它當成壞的名詞，讀書有學業，從事工作有行業，做生意是事業，都叫做業，都是一種行為完成的現象，只是這有好的、壞的，壞的稱為惡，好的稱為善，這是對業必須要有的認識，所以，要歡歡喜喜去承受，才可以大事化小。譬如我們說歡喜，有的人會說，業報來了我已經很難受了，還歡喜得起來嗎？那是因為平常從來沒有去修行。

為什麼講那麼多道理方法，譬如說六波羅蜜裡面的忍波羅蜜，忍波羅蜜就是告訴你，你不願意接受的、討厭的、不喜歡的，面臨到身上的時候，不要一開頭就像一般人一樣生氣，先讓自己緩和下來，此種即是忍的開始，可是忍不是抑制自己、不是壓迫自己，如果抑制壓迫自己，會造成什麼？忍無可忍那就不得了，六波羅蜜裡的「忍波羅蜜」是什麼？忍而化之，忍做什麼？是把你的問題化解掉，否則的話，你行忍沒有什麼意義，行忍的目的就是化解你的問題，不是說我是個學佛的人，不跟你計較，不跟你怎麼樣，那不叫忍，只是害怕、畏懼，真正的忍，是業報來了，要歡歡喜喜去承受，譬如說人家給你難堪，你也不生氣，你反而面帶笑容，很溫和的跟他談問題，如此對方想生氣都生不起來，中國人不是有一句話——伸手不打笑臉人，當然講起來都很簡單，一旦面對問題的時候，就做不了主，所以，我們說要學佛，平常要去修行，千萬不要動不動就去依賴，把它當成好像生死法門，就大錯特錯，念佛、持咒、做善事是應該的，可是你要把它當生死法門，記得有這麼一句話，「決定往生」，這個決定往生什麼？不是去西方極樂世界，而是六道裡面往那個地方去，就看你的所做所為。

客問：在念佛、拜懺時常常會有雜念，好像不能專注，有沒有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決。

師答：這種事情問我沒有用，你們去問那些能告訴你的人，他有本事，我沒有那個本事，為什麼？如果一定要我講，那你告訴我，假使你現在念佛，你是什麼雜念？另外一個時間念佛，又是什麼雜念？吃飯的時候有什麼雜念？睡覺的時候有什麼雜念？跟人家聊天有什麼雜念？你說我能不能告訴你一個方法，那叫單方郎中，一個單方可以治百病，沒有這回事，佛法非常簡單，可是沒有簡單的方法，佛法真的很簡單，如果把握一些要領，就很容易進入，然後自己慢慢去修行，並不難，可是沒有簡單的方法。

客問：我看過有些人，他們說這是學佛的，但他們有時候會一直打嗝，並說是某某神佛的感應，請問佛教真的有這種打嗝的現象嗎？

師答：很多學佛的人會有這種毛病，你們知道為什麼會打嗝？是不是真的一定吃飽了才會打嗝？通常是大腦、小腦中間的間隔神經，剎那間好像觸電般就打嗝，學佛呢，常說你原是個普通人，磁場不一樣，進入到佛教的環境，環境的磁場又不一樣，會產生一種衝擊，這麼分析；最簡單的說法，是你太過於虔誠，這種虔誠叫「迷信」，你才會打嗝，因為你的自我不夠清醒，學佛要經常使「我」很清醒，為什麼？你們看乩童，要搖啊！晃啊！跳啊！使自己疲勞到極點，我已經迷迷糊糊，乩童很多都是打嗝，知道這個情況，就知道我講的虔誠，那是迷信的虔誠，很容易產生一種衝擊，這種衝擊事實上是我們大腦跟小腦的間隔神經，就好像觸電了一樣所造成的。

客問：我們到底有沒有來生？如果有來生的話，我們很多的看法還有想法，應該都會完全不一樣。

師答：千佛山不談「來生」，別的地方談來生，我們這裡不強調來生，也不談靈魂，只談「我」，因為，學佛的目的是如何把這一生，弄得乾乾淨淨、漂漂亮亮、自自在在，這是學佛、修行，來生怎麼樣，不是重點，為什麼？在乎的是你活著的這一生究竟做了什麼，如果我們談個比較合乎佛法裡面的名詞，你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，譬如說你現在讀書，假使開始進小學，那你會想到我將來會怎麼樣，將來那是將來的事，小學讀完就有機會進中學，中學讀完就有機會進大學，大學讀完就有機會進研究所，如果你正在念小學，就想到我將來怎麼樣，現在念到那個階段，盡想那些不實在、不實際的，佛法是很現實的。所以，有句話——把握當下，誰都會背，當下即是把握住每個現在，每個現在能把握的好，就會過得很好，每個現在把握不好，只是寄託於遙遠的未來，那不是佛法；千佛山不談來生的問題、靈魂的問題，千佛山特別強調「我」，怎麼樣把我修養好，要修養好當然有很多的道理、方法，因此，才說要學佛，學佛陀的道理方法，也可說學釋迦牟尼佛的智慧，這才是學佛的目的。我經常說，學佛不要把理想，擺在一個遙遠的未來，那不是學佛，是寄託未來，誰曉得未來有多久？每一秒鐘，正在這一秒的時刻，晃一下就成為過去了，可是同樣的另外一秒又成為現在，你的未來在那裡？你的未來還是在現在，把每個現在搞好了，所有的過去都是好的，那你所有的未來會成為現在，對不對？把每個現在搞好，還擔心未來幹什麼？這是個基本，一個學佛必須要能把握的理論。至於現在學術界也好，一般也好，甚至談什麼生死學，簡直是胡說八道，生死

學尤其談死的問題，你沒有死過怎麼知道？何況每個人死都不一樣，你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，可是生的問題好把握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是個具有圓滿智慧的人？他不談死，他談生，但很多人誤會意思，你做了什麼不好，將來就會變什麼，那是一種警告，叫你不要做錯，不要做壞，真正說釋迦牟尼佛拿我也沒有辦法，為什麼？我又不做壞，釋迦牟尼佛能夠把我推出去，你一定要做壞嗎？所以要把那個我搞好，千萬不要講所謂靈魂的問題，因為談到靈魂的問題，在我們佛法裡面，各家各派的說法也不大一樣，可是基本就是一個「我」，譬如說我們談七識或是八識，談這些東西，或者我們談到法界方面講到「心」的問題，其實不管說什麼，都是說一個「我」，這個「我」修養，這個我的執著計較成分就少，修養愈高，計較執著的成分就愈少，那個我就愈來愈乾淨，愈來愈漂亮，愈來愈自在，所以我一直說學佛是針對自己的「我」。

臺灣現在有專門念地藏經，修地藏法門的；然而，地藏經是對什麼人說的？是一個法師在弘法的時候，告訴一個人造惡業，引用地藏經裡面一些東西來介紹給這些人聽，一種警告訊號，沒有地藏法門，我們活在人世已夠苦了，還要去搞地獄裡面的東西，一個家庭裡面信佛要快樂，而你去供奉地藏菩薩，有這個假想地獄，尤其修地藏法門，地藏菩薩是在地獄度眾生，地藏菩薩不會來到我們的世界度眾生的，我為什麼要反對？是因搞錯了方向。

學佛不是叫你去做什麼法門，什麼法門都一樣，是你自己做不了主，要依靠他，暫時不要造惡，暫時不要出問題造成傷害，那才是主要目的，真正的目的是你自己修養自己，唯有自己能做得了主。我們看看淨土法門，臨命終時要一心不亂，還是要自己做得了主，如果自己平常不去修養自己，怎麼讓自己能做得了主，任何法門都沒有用，只是說還不能做得了主之前，我們要依賴一些法門，不要使自己去做惡，那才是真正的目的。佛教為什麼有這些東西？任何一個宗教，都有它某些宗教色彩的東西，這說的比較神秘點，事實上攤開來什麼也沒有。

譬如念往生咒，往生咒告訴你西方極樂世界有位佛叫阿彌陀佛，他有四十八願，可以讓你們到那裡去，按照他的條件可以去，去的人有九品蓮臺的階級，你們就有個概念濃縮為一個我，你們看看心經後面不是有一個咒語嗎？前面心經講那麼多道理方法，你趕快實實在在照著去做，去行，不僅僅自己要去做、自己要去行，還要鼓勵別人，大家都去做、都去行，要做到什麼程度？做到圓滿成就為止，那就是咒語，為什麼現在佛教的咒語都不願意去解釋呢？一解釋就不值錢了，沒有神秘感了，如果你學過梵文，或者西藏的咒語是用藏文，你如果懂得藏文，再去看那個咒語，就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你懂得梵文，所有的咒語就沒有什麼了不起，那只是一些方法。

我以前說過一個笑話，我在臺灣原住民找一種最少數的民族，然後找一個長老，因為他講的話，誰都聽不懂，我把他請出來，幫他裝扮一下，從什麼地方來的，不告訴你們，然後叫他講話，反正你聽不懂，他講的是咒語，甚至是天語，大家一定會膜拜他，供養他，不就發財了嗎？我不是在這裡諷刺，的確我們現在很多學佛都偏離了，真的迷了，學佛是學智慧，很多問題不能解決，是智慧不夠，你有了圓滿的智慧，就可以達到圓滿的覺悟，如果這些原則都不把握，最後永遠都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，去崇拜一些偶像，這些偶像包括泥塑木雕，也包括無上師、大師、長老、活佛，只有依賴他們，其實他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，依賴他有什麼用？如果自己管得了自己，他至少可以做到六個字—清淨、莊嚴、淡泊。

客問：男女之間，除了在生理上有差別，在修行的方法上有沒有不同？

師答：沒有差別，但現在有些人有這種忌諱，譬如說女性月事來了，不能去寺院、不能念經、不能念佛，什麼都不能做，不曉得這是誰發明的？釋迦牟尼佛從來沒有講過這種話，他是百無禁忌的，不要把一些平常人講的一些事情，變成你的壓力，這種壓力成為執著的話，我們的煩惱會數不清。

客問：如果受五戒或菩薩戒，能否再接受基督教的受洗？希望能夠在團體中間去接引，讓他們認識佛法，是否能這樣做？

師答：先把自己做好再說，先不要想去度別人，我這個話雖然不好聽，事實上是如此，如果你的表現一切都使人感覺很親切，感覺你這個人開始學佛愈來愈好，你不要勸他，他都會跟你學佛，如果只是用一種方法，希望引度他，畢竟隨緣一點，會比較自在一點。

客問：藏傳五比丘尼制度，應如何解決？

師答：問這個問題的人，你是西藏的達賴還是班禪？因為你不太瞭解西藏的本身，西藏班禪是管政治的，達賴是管宗教的，這次達賴不是來臺北嗎？有一些比丘尼提出抗議，希望他能夠把這個問題解決，並能夠提升，這連達賴都沒有辦法，他不只是沒有辦法，事實上西藏同樣有比丘尼，只是很少，可是比丘尼就像天主教早期的修女，不是現在的修女，他們身分比較複雜，幾乎都像菲傭、泰傭一樣，把他們當成一種服侍這些大喇嘛之類的人，是比較輕視一點，這不是誰能解決的問題，即使達賴現在回到西藏去，西藏已經跟達賴意念中的西藏不一樣了，因為現在可以完全開放了，所以不要太去在意這些事情。

客問：老師父您常說：學佛的人有一個大前提——「不傷害別人，也要保護自己」，這在佛陀的思想中是怎樣的理念？

師答：學佛的人不可以傷害別人，也不可以傷害自己。一般人學佛，往往認為自己受傷害沒有關係，只要不傷害別人。其實這境界不夠，因為自己受傷害，又能承受多少？如果連命也沒了，就沒機會去幫助人。何況自己無法成道，又憑什麼幫助人成道？經中言：菩薩的行為是自利、利他，自度、度他，也就是不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能受傷害，其實這是很難的境界。一般而言，犧牲奉獻，一鼓作氣可以做得得到，損人利己也容易做到；但要於自、他都是利益就很難，否則菩薩也不難為了。所以；菩薩的願不是可以隨便發起的，發了願要能做得得到。因此發願要從自己能力做得得到的開始，再於時空中隨能力的提昇而逐漸擴大願行。如在家學佛先皈依三寶，不一定要馬上受戒，可先學習五戒，從自己能守的先做，等五戒都能持守再去受戒，受了就要能做得得到，否則反而不好。等環境更方便時，可以再受菩薩戒，若還不夠，可以出家。學佛是步步來的，也不一定要按這方式，如一開始就受菩薩戒且堅持做到；但不能因勉強而使自、他受到傷害。

佛法講圓滿，所以要不斷去減少我們的缺失，直到顯現整體的圓——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圓滿的。地球圓嗎？一點也不圓，如果將它的水抽乾會是什麼球？說它圓，是依軌道的相，地球的表相來說的。相的圓容易，整體的圓就關係到本質、作用、內涵。世間法往往就只在相上打轉，相上不錯就是好，涉及本質、效用、內涵就不易把握。佛法則除了談相與作用外，還講本質、內涵，也就是完整的佛法是具足體、用、相、境的。

其實也不只這兩句，如果看過「白雲深處」、「老禪師的話」等書，其中就提到學佛有個大前提——「不要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，如果可能的話，儘量去幫助別人。」就是他全部的言語。一定有「為什麼」才會造成傷害或不傷害，不要只是說「不要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」，如何防止不受傷害很簡單，「你如果不傷害別人，別人也不會傷害你」，你說：那不一定呢？如我走在路上，也儘量靠路邊走，汽車仍要撞我，但不要忘了什麼叫業報！一切不要老是歸咎於別人，要檢討自己；至於學佛的目的則是成佛成菩薩。

客問：師父言學佛大前提是「不要傷害別人，也要能保護自己」，而佛教界流傳燃指、燃臂，甚至燃身供佛，意義何在？是否有違師父所說的大前提？

師答：我們先要瞭解，燃指與受戒沒有關係，燃臂、燃頂、燃頭等這與受戒有關；我們在受戒時要供養佛法僧，出家人身無長物，為燃香疤供佛，即燃香供佛也是燃頂供佛，這是一份虔誠心。在家居士受菩薩戒燃臂何意？也是與出家

人同一意義，出家人剃了頭，在家人保留頭髮所以無法燃頂，手臂亦是人體重要之肢體，故燃臂以表虔誠供養心。至於燃指，是非常莊嚴的一件事，在臺灣別看很多人燃指，那是用刀砍斷的，在臺灣還沒有人真正燃指，燃指要怎麼燃？不是件簡單的事。在小指節第一環節下，先用棗泥或龍眼乾紮一圈，然後用紗布或膠布紮好，把龍眼乾或棗泥縛住，上面要燒的一截，裡面包棉花外面包紗布，沾了油點著它，跪在佛前，前面是一部經，晚上不點燈，燃指頭為燈，去跪著看經，那才叫燃指；還有燃身，不要把燃身搞錯了，在花蓮有個出家人去受戒，他不能受比丘戒只能受沙彌戒，一氣之下，回到花蓮鄉下，到山上倒了汽油把自己燒死，那不叫燃身，那是自殺。真正的燃身，是在胸口用香珠排個卍字，每個同時點燃，謂之燃身，不是把整個人去燒掉，那叫自殺、自焚；燃指也不是斷指，千萬不要搞錯了。這與「不要傷害自己」無涉，根本與「傷害」沒有關係。

客問：如何不傷害別人，也不傷害自己？

師答：人往往有兩種現象，一種是為了保護自己而去傷害別人，另一種是為了幫助別人不惜傷害自己。一個學佛的人應是「不要去傷害別人，也要保護自己」，例如「認命」就是傷害自己，不知道要保護自己；佛教講究智慧之學，學佛者應該運用自己的智慧去面對問題，而不是認命，才能使自己和別人都不受傷害。

我們過去做過什麼並不知道，又想要知道。如果說我們想去知道過去有什麼樣的因，那就會產生什麼的後遺症？過去好的因，我們很願意接受，過去不好的因，就會害怕、逃避，甚至還會否定，為什麼？人一定會這麼去想，我過去真的會這麼做嗎？所以，我們不要動不動說我過去怎麼樣，過去怎麼樣不是問題，問題是過去好的，現在承受是不是會得意忘形？過去不好的，如果現在顯現出來，是不是會擔心、害怕、受不了？這裡面必然有這種現象，所以，我們只是想知道過去，其實知道過去一點用處都沒有，一個學佛的人不要去探討過去怎樣，而是你現在正在怎麼做，如果不把握現在怎麼做，那過去好的來了，就會得意忘形，好像理所當然，那如果過去不好呢？就很難去接受，從這個人的自我意識，就可以發現一個問題，如果現在每一時刻都做好，那現在會成為過去，是不是過去就都是好的？如果不管現在，只是希望知道過去，結果就像剛才講的，好的你願意，不好的你就不願意，這是人性。

已經過去的不要管它，不只是這一生的過去不要管，無始以來的過去，都不需要去管它，你如果真想要知道過去的話，只有一個機會，成了羅漢、成菩薩、成佛了，可是話說回來，等到了那種境界後，就會認為只不過像夢一場，不會

好的就得得意忘形，不好的就受不了，如果能夠把握住每個現在，未來也會成為現在，現在也會成為過去，那你把握了現在的話，你的過去累積起來，也是好的，那未來會成為現在，你就知道怎樣去把握。

所以，佛法中常常談三世因果，不要把時間拉得太長，我前一世怎樣，前幾世怎樣，不要想得那麼多，因為佛法講三世，是三個時段，不是講人的一生一世，每秒鐘正在這一秒的時刻，都是現在，這一秒很快過去了，一秒還沒有到就是未來，這個時段在佛經裡面來講還太快，一剎那，很快就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現象，因此，我們不要在三世上面探討因果。況且還要瞭解一個問題，講因果，一般都是談一因一果，造一個什麼因，得一個什麼果，這在佛法上面不是一個完整的佛法，完整的佛法，除了一個因有一個果，也可能一個因有許多的果，也可能許多的因只有一個果，還有許多的因許多的果，這些一因一果、一因多果、多因一果、多因多果，在這中間，很難去把握，須從什麼因去看？從那些感報，也就是「果報」上面去看，即是「定業」，「定業」是一定要受報的業，你造什麼因，得什麼的果，那就是一因一果，一因一果就是「定業」，一個「果報」的現象，那所謂的一因多果、多因一果、多因多果，就關係到共業、不共業、共不共業，為什麼呢？我們看車禍、空難，同樣坐在一部車上，或一架飛機上，有的人會死亡，有的人重傷，有的人輕傷，有的很可能擦破一點皮，在這果報環境中是個整體的，可是果報的結果不相同，也就是因果絕不是一因一果，有的人比較在乎一因一果，很少去探討共業、不共業、共不共業這種差別的現象。

對因果如果只探討因沒有用，須從它的結果去發現它的因，不要從因上面去探討，那學佛往往是吃力不討好，至於說到不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；不傷害別人，以什麼為標準呢？以「自己」為標準，不是以別人為標準。經典裡有句話？「將心比心，即是佛心」，將自己的心去比較，去看別人，就能確定，你有沒有傷害別人，因為我們自己受到傷害，很容易去理解，也很容易去掌控，可是別人有沒有受到傷害，總感覺我不是他，或者他不是我，這還是一種「我」的分別，還是以「自己」為中心去看問題的話，就不需要去費那麼多心思，去抓一些不可知的，根本有沒有都不知道的，這是學佛必須把握的原則。它的標準，還是以「自己」為標準，可是所謂以「自己」為標準，有的人往往會以自我感性，或自我理性來分別，認為這樣好，可是對方並不認為這樣好，那還是一個自我意識，如果反過來把自己換到對方的立場，再去看可能就不一樣了，才會說「將心比心，即是佛心」。因為人還是自我意識太強烈，而自我意識的形成，是來自無始以來所造作的業因，顯現的一些力量，這種力量，不好的要慢慢消除它，好的要使它更好，這是學佛者應該有的態度。

客問：師父常提示學佛的人要能做到「不傷害別人，也要保護自己」，但實踐時發現很難兼顧俱全。

師答：世間人不是為別人就是為自己，不是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。學佛的人則要做到不傷害別人也要不傷害自己。這原本就很難，否則就不叫佛法——覺悟之法了；但仍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只是你現在還未到那個時間。社會上強調要犧牲、奉獻，這必會傷害自己；但不犧牲、奉獻不是不慈悲嗎？慈悲不是叫你不犧牲、奉獻，或一味地犧牲、奉獻；乃是在不傷害別人，也要保護自己的前提下去運作，這需要相當的智慧。

比如說，和幾個親朋好友一起標了個會，其中有一人因不得已的事故，半途倒了會。於你而言只是暫時受到傷害，因為並不是肯定不還債了。你若堅持說：「不行，我要保護自己，你現在非還不可！」怎麼還？他是因為沒錢才不能還你；「那我就揍他一頓，欠的也不必還了，算我前世欠他的。」這仍是傷害別人。但你也不能說：「既然還不起就算了」，即使你未揍他，仍是傷害他——讓他欠你，也是不慈悲。你可以告訴他：「沒關係，有能力時慢慢還。」若他已有能力還不還，就要找他要，因為不會造成傷害。若真到死了還不能還你，這時你就不是受傷害了，因為連還你債的對象都沒有，你還受什麼傷害啊！這時，你倒可以想想——或許真是前世欠他的，這是到最後關頭才顯現的結果。佛法是要用道理、方法，用智慧去解決問題的。

學佛是一輩子的事。我們現在及以前的過去，經歷了多少自己都不知道，別說前世，今世經歷的尚且會忘了，你都要能搞得清清楚楚、乾乾淨淨，那有那麼容易？人能把一切都搞清楚，一切問題皆化解，就是佛、菩薩了。若不能，表示不是佛、菩薩。怎麼辦？就要去學佛、菩薩，所以佛法是需要去學習的。

客問：學佛為了脫生死，了脫生死的意思是什麼？

師答：我一直說學佛的人不要講「了脫生死」要講「了生脫死」，了是明了，人幾乎都是活在無明世界裡，也就是有些可以明了，有些卻無法明了，學佛就是學著如何去覺悟，如果能學得覺悟就能明了。

人從生到未死之前，在這生命的過程中，如果一切都能搞得清清楚楚，一切都處在覺悟的情形下，就不會再造業了，而且所有的業發起的時刻，也知道該如何去承受、去化解，而使原有的業在果報的承受中而得消滅，這叫「了生」，當然於生能明了，死的解脫就簡單了，因為生與死是輪迴的現象，「人」都是從生到死，死了以後又生，生了以後又死。「脫死」，就是於生之後不再受死，也就是擺脫死的糾纏，所以叫脫死，也就是解脫死，不再受生，這才叫「了生

脫死」。

客問：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之事，產生的種種迷惑應該如何防止造作惡業及不迷惑？

師答：佛是覺悟的意思，法是能夠完成覺悟的一些東西，如能把握這兩大原則，以覺悟為目的，以方法達到目的，這即是佛與法的關係。學佛乃是學智慧，法即是智慧，佛陀所說的法是智慧的結晶，學佛是學佛陀之法，學了法幹什麼？如果擁有了智慧就不會在無明、迷惑中轉，而能轉迷成覺。煩惱的本身是因無明而煩惱，因覺而顯現菩提，真正的覺則須有智慧，智慧乃由學習佛法中得來，以所學的道理方法修行辦道，八萬四千法門等皆以戒、定、慧為三大原則，不侵犯別人為戒，面對問題而能夠不亂就是定，光是擁有戒與定是不夠的，還要能化解問題，這就需要智慧了；學佛乃是一輩子的事，學習戒、定、慧是一貫的，現實生活中時時刻刻都會面對不同的問題，這些問題有的是自己的，有的是別人的，有的是一些關係人的，都是眾生的問題，自己也是眾生之一。要如何才能出離眾生而成聖賢，甚至於像菩薩一樣，那就必須去修行辦道，修行即是修養自己，辦道即是從事佛法所有的工作，學是自度，辦道即是去度他；因此佛法以菩薩行道而言，它不是聲聞的自覺者，只管自己而不管別人，尤其是中國佛教特別強調這一點，發起菩薩心，雖然很重要，但別忽略了度自己要有內涵，而度別人要有本錢。

客問：關於「油瓶子倒」的例子，應如何把握？

師答：這涉及的太多，比如依時、空、對象的差別而異，即使相同的人，在不同的情緒下也會不同；油瓶倒了是大學問，就如當你遭受毀謗時，若先想到自己的委屈，就會跟他理論清楚。反之若能先想到：他已經對我不歡喜，才會這麼對我，雖則色蘊相同，受蘊也可能相同，但想蘊就會不同，油瓶倒也是同一道理。當你面對倒了的油瓶，先莫處理問題，而要先認識問題，這油瓶怎麼倒的？若要扶起，也得先看看左右，若沒人在，始可偷偷扶起且莫吭氣。切莫不顧一切扶了還嚷：「誰這麼不惜福，弄倒油瓶也不處理」若一旁正好有人在生氣，找不到發洩對象，你就倒楣了。並不是說去處理不對，而是你是否已認識了問題？所以說學佛即學著去覺悟，時時刻刻要以覺悟為前提。

客問：佛教徒可不可以買或販賣動物性製品，如標本或皮衣之類？

師答：以在家人來說沒有關係；因為並不是自己刻意去做，通常都是買現成的，當然也有人會說，如果不穿，也就沒有人會抓，話又說回來，你不穿，人家要

穿，再說抓的人並不是專門為佛教徒而抓，就像超級市場所賣的肉，並不是為佛教徒賣的，是一樣的道理；因為在家學佛講究學習是慢慢來的，雖有些人要求，「這個不可以，那個不可以，哦！這犯了什麼戒」，其實這是人說的，如果釋迦牟尼佛是這麼不慈悲的話，這宗教也沒有人要護持。

以販賣而言，如果是自己去抓，並殺了做成製品，那是不准的；如果是出家眾，根本不可以做生意。有很多是知見上的問題，如對一些根基淺，智慧不太夠的人，通常多少會要求相上的遵守，可是這不過是剛開始，真正學佛的目的，在講究修心養性。所謂照顧身口意，於自己之身，指的是動作行為，處處要小心，不管對自己或別人，不要造成傷害；語言也是如此，我們有時講話，講的人並沒有什麼意思，說不定聽的人就有意思了，就變成無心之失，往往無心之失得罪人家，自己都不知道；所以說要照顧自己的身口意，如果一點也不注意，可能都造成傷害，學佛是講究慈悲，要拔苦予樂，反而造成傷害的話，不是學佛。學佛是學佛陀的心性，可是有很多人學佛是學佛陀的樣子，比如打坐，即擺個像佛像的姿態，而佛像的姿態，也並不一定是那樣；要不然就會想到乾脆苦行、參學！也只是學樣子，我們曉得苦行有條件，參學也有條件，現在臺灣有很多學佛的人，背起包袱每個寺院到處跑，還認為這是參學行腳，這叫走到那裡吃到那裡住到那裡，真正要苦行，不是那麼容易，色身要苦，心志也要苦，色身的苦比較好辦，心志的苦很不好對治；如果參學的話，盲目的亂跑，參什麼？學什麼？菩提寺常有人來參學，待一、兩天就跑了，只是來看熱鬧而已。在禪宗的書籍記載很多高僧大德，一旦參學遇到善知識，就發心住上十年、二十年，住下來幹什麼？住下來才能學習，如只在一個地方住了三天就跑，學什麼？什麼也學不到，這就是對苦行、參學的誤解；所以有時對一些事情不要只在相上轉，只看表面。

像菩提寺表面看起來很熱鬧，事實上個人有很多的功課要做，除了常住事情要做，剩下來的時間才能辦個人「道」的問題；像甲仙禪林很多人都喜歡，真正要住下來，就不喜歡，度假可以，很清淨，可是真正住下來，要整理環境，做很多事，結果就變成做苦工了，如用這種觀念、心態去住甲仙，能住得下去嗎？當面對時，一定要想到自己與它有什麼關係？如面對這燈光很漂亮、很好，如果大白天再漂亮，再好又有什麼用？在晚上一定有用處嗎？那也不一定，假使要靜坐用功的話，最好不要太亮了；經典上說「相應者是」，相呼應於所需求的，才是對的。我們常會看到些如訂婚之類，送了一顆鑽戒，送的人沒有錯，接受的人也沒有錯，如果把鑽戒賣掉的話，麻煩就大了，指責對方連訂婚戒指都賣了，還能做什麼嘛！有沒有想過，那東西留著究竟有什麼用？應發揮其價值，才有用，如同人的生命，要發揮價值才有用，而人不是如此，只要擁有就

很好，真的擁有了嗎？以人來說這些，沒有對與錯，以佛法來說，這只是人於「相」上的問題，因為佛法講究饒益功德，實際上的價值。

談到不要在「相」上轉，並不是完全不在乎，比如穿貂皮大衣，能代替貂皮大衣的東西很多，不一定非穿貂皮大衣不可，找個代替品，一樣地美觀、暖和的話；再說通常見到穿貂皮大衣者，沒有把毛穿到裡面，都穿在外面，目的是炫耀，如同戴鑽石戒指炫耀，而實際價值呢？很多事情以佛法的理念來看、深入的話，會發現很多平常不認為是對的，可能是對的，而所謂學禪的人，要比一般人客觀、冷靜，而且比較深入。

以菩提寺的教育方式來講，沒有做錯之前，我會講他們，告訴他們，甚至於要求他們，真正錯了，即使看到了，我也裝著不知道，不吭氣，這以世俗人來講，很不對，做錯了，你還不講；沒有錯，你偏偏講，要瞭解一個學佛的人，又是出家了，本來就是要修養自己，難道做錯了，還會歡喜嗎？應該很難過了，通常說要給人機會去反省、檢討。舉個例子，過去有位出家人來我們寺院，吃完飯在洗碗，把碗拿得高高的，我告訴他不要拿那麼高，放低一點，否則會打破，話講完剛走出廚房，就傳來碗破聲，誰打破了？是自己人打破的，我沒有回頭，可是這位出家人講話了，「你師父好偏心，我還沒打破碗，就講了一大堆，你打破了，還裝著不知道就走了」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沒去思考，碗已打破了，還儘去計較，難道故意打破的嗎？沒有人願意故意把碗摔破，除非在生氣，或控制不了自己。

所以，一般人是直接的反應、感受，佛法說把想轉變為非想，為什麼？就是要調理自己，想一想，多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通常世俗也說這麼一句話，辦法是人想出來的，既然辦法是人能想得出來，為什麼不多想一想呢？也有這麼一句平常話：「唉！不要想那麼多啦！船到橋頭自然直。」我最不贊成這種話，船到橋頭說不定就撞垮了，一定會自然直嗎？想自然直，還得好好照顧這條船，才不會撞垮；一條船假使懂得自然直的話，要人幹什麼？世俗有很多的話，去思考會感覺很好玩，人通常活在自我意識裡，面對問題時，我想、我以為、我的看法、我的感受，就是依著「我」為大前提，才会有那麼多的煩惱、痛苦、無明，佛法說修定，是要怎麼樣保持冷靜，學戒就是不要侵犯別人，學慧呢？人有智慧，什麼事都好辦，很多事情做不到、想不到，應該說不是沒有這種能力，而是沒有發揮出來。佛法是幫助人發揮潛力，並不是另外給些什麼，佛陀說的道理方法都只是幫助我們發揮潛力，眾生皆有佛性，這佛性不是釋迦牟尼佛給的，是人本來就有，為什麼顯現不出來？只會說因為無始以來所作的業掩蓋住了，又有什麼用呢？既然有能力掩蓋，應有能力清理出來，人通常只是拼命掩蓋，不去清理，佛陀告訴我們只是這麼掩蓋不是辦法，想辦法清理乾淨，

不就顯現出來了嗎？佛法是這種意思。

客問：請問老禪師，做事是修福，念經可以修慧嗎？

師答：沒有這種說法，做事是修福，念經是修慧。福慧是怎麼修的？慧是講修養，福是講功德；你如果說能把握功德與修養的差別，那你就知道什麼是福與慧了。你不能說，做事是修福，那做事時就不能有修養嗎？那就有點疑問了是不是？事實上你能把握福與慧這兩件事，在什麼時間做都不是問題。要瞭解功德不是修養，修養所完成的一種利益可以稱之為功德，可是它不是道；修養可以見道，才以「慧」來說；功德，它所得的是好的果報，是以「福」來說；福即是福樂。

客問：依自己的感覺與經驗判斷，本來應為我所有的，是否應據理力爭？可有違背佛法？

師答：佛法不是法官去判決什麼？對不對、應不應該，但這是人的世界本有的現象。佛法考量的是結果如何，這關係一大前提——不傷害別人，但也要維護自己。我們固然不能為了滿足自己而傷害別人，但也不能為了別人而傷害自己，即使你個人可以不在乎，但依賴於你的父母、妻、子……等關係人又當如何？若只是分別對不對、該不該而執著計較，沒有事也會變成有事，小事也會變成大事；若能去認識、瞭解才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日子才好過。此中要考慮到你所處的時、空，面對的環境、人、事而該怎麼做，尤其不能只有自己的我，而忽略別人也有個我。比如在一條街上賣的都是菸、酒，現在有一工廠被火燒了，一般人皆抬高價錢，若是個佛教徒可否跟著上漲？我說可以。因為菸、酒不是民生必須品，若是糧食，則得憑良心照合理價格賣，因為是人非吃不可的。再如電動玩具可說是最壞，也是最好的東西，就看你怎麼把握。賭博性的會誤人，但智慧性的也可能成賭……所以，莫只在是非中執著、計較，而是要能認識、瞭解。

客問：在家居士可以為別人助念嗎？

師答：這是一份功德，鼓勵都來不及，尤其是很多地區性的，一些在家共修的環境，往往都會成立助念團。順便說明一下，助念不是隨便了事，千萬要瞭解，助念的對象，如根本不信佛教，聽到佛教就想到吃齋，吃齋就討厭，如果替其助念，還不如不念，為什麼？會引起其抗拒的心理而造成忿恨的心，如果要幫助對方，不妨自己一個人默默在旁助念，且不要念出聲來，如果帶著助念團，他不喜歡，那這個人往生本來可以去人道，因為這一攪和，忿恨心一起，可能

就往生畜生道了！助念的對象，本身是一位學佛的人，也是想去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怕臨命終時，因為親情、環境影響其意念，而不能提起正念，所以幫他助念，讓他提起正念，這才是正確的觀念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如何才能不執著於人事，也不執著於法？

師答：沒有不執著的，只要是人，一定會執著，如果能夠把計較執著慢慢減輕，這是學佛之道，也是一種修行的方法。不要因為人會執著計較，就任它執著計較下去，而是要想辦法把這種計較執著慢慢減輕，時間久了，自然就會愈來愈淡化。如何才能減輕呢？必須從計較執著中去認識瞭解；有了認識瞭解，計較執著就會減輕。長期從事這種修養，慢慢自然就不會再計較執著了。

客問：面對問題時，要去認識、瞭解，然後從中突破，在這種過程中，如何區別是真的突破或只是表面上的突破？

師答：我們有時往往不敢面對問題，只因為自己條件不夠。如果條件夠，就不會逃避問題。條件真的不夠的話，可以去請教別人，可以去收集更多的資料，使這些資料有價值，也就是具足了條件；有了足夠的條件，就可以面對問題，而使之不成為問題。所以，當我們面對問題時，不要一開始就擔心、害怕，這些都只是計較和執著；一定要去認識、瞭解問題，務期從中發現一些什麼，才能化解問題。有時，我們自認為已有了認識和瞭解，但是，還要進一步從面對自我、返照自我中去比較，看看還有多少的計較和執著，其結果是否不同於原有；如果能肯定的話，就有所突破，如果不能肯定的話，即使有所發現，仍然無可奈何！

客問：學佛人應作吉祥臥，但不能恆常保持這一姿式，怎麼辦？

師答：先談右側臥（吉祥臥），為什麼要這樣？因為腸胃在上面，不會受壓迫，而且胃部的幽門自然朝下方，比較合乎衛生。仰臥會壓迫肝，左側臥剛好在肋骨上，而人除了一天三頓之外，還要吃點心、宵夜，胃部吸收太多的東西，所以右側臥最衛生，現在中、西醫都贊成這樣。兩膝併攏略彎曲，二手擺的位置要正確，左手放在腿上，右手虎口放耳下，這麼睡，姿勢就比較不易變。吉祥臥不難，獅子臥比較困難。所謂獅子臥是脅不沾席，我認為這還不難，真正難的是樹下一宿。很多人以為躺在樹下睡就是樹下一宿，不是的。比方這是一棵樹，行腳僧要休息了，便豎立一腳（以腳尖著地）叉於另一腳，以身側倚樹幹而休憩，累了再換另一邊。這對自己也是一種磨鍊，因為睡眠是顛倒迷惑，也是五欲之一，怎麼樣讓自己不貪睡？尤其，一般人都喜歡.....到了星期六不

上班，就猛睡到八、九點，甚至十點，甚至吃飯了還不想起來，結果呢？這一天可能就睡光了。反正要輕鬆嘛，這一天本來就要舒坦舒坦、輕鬆輕鬆嘛，結果躺在床上賴完了。

客問：曾讀過古德談忍辱：若有人謗我、辱我……，不理他，這有點像冷戰的態度，似乎對雙方的關係之改善並無益？

師答：先要瞭解這是布袋和尚的作風，他只是個出家人，為個人的修行，表現在這些上面，並不表示這就是佛法，只是能做到像他那樣，也很不容易，如同臺語所形容「無性地」。有的人很稱讚這種修養，至少也能達到一個境界，的確不簡單。可是那並非依教如法，像佛陀所說修忍波羅蜜，忍而化之，如果只是抑制、壓迫自己不能消化，這樣並不叫忍。為什麼要忍？一定是有問題。消化即是把問題化解掉，使它不存在，只是不理他，問題還是存在，何況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忍無可忍時的爆發力比不忍還要糟糕。

忍是一種方法，方法中有道理，依據道理方法去著手，而把原來你為什麼忍，把那些「為什麼」化解掉；只不過這些道理方法，有個條件，即是不能造成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可以受到傷害，難就難在這裡，要不然我們談什麼修行？我就忍一忍算了嘛，不是很簡單？有時你想算了，別人還不肯罷休怎麼辦？譬如不小心撞了人，向對方賠不是，假如碰到惡劣一點的，會說：對不起就算了嗎？自己也禁不住大聲回答：那你要怎麼樣？最後就吵起來了，所以，有時並不是只要忍耐就可以了。「波羅蜜」是一種突破的方法，告訴你怎樣離苦得樂，忍本來就是一種苦，在這種發生問題有苦受的環境下，想辦法把苦化解，你就得樂了。談行忍，絕不是一般的忍耐，或只是談忍辱，有侮辱你就忍，那其他就不需要忍？所以忍波羅蜜不是那麼單純。

故說懂得道理好修行，多瞭解一些道理，對身口意比較好照顧、調理。真正說，人或佛陀弟子、羅漢、菩薩，他們個人的成就，並不能夠代表佛說，所以，我們要學佛，像布袋和尚也只是人，即使是釋迦牟尼佛，我們學他也不是學個人，如果你學他，那也是在學人，要學的是他所教導的道理方法，那是他從人生道路上實際體驗而得的。所以，學佛在學智慧，可以使自己在人生業境中突破束縛，明了、覺悟而解脫。以前在課堂上與眾人談禪的問題，有個大前提：必須最後能夠進入到涅槃世界才有用，否則只是滿足好奇，學著好玩，這不是佛法的終究目的。人就是如此，面對人與事發生問題後，就在裡面打轉，沒有辦法去深入化解；依照前面所提示的要點，不斷地這樣去做，久而久之就可以達到「無生」。無生還不是究竟，最多只是進入到真如境界而已，因此，從善提到見真如，一直到究竟涅槃，其間的距離很大。有些人將它看得太難，難到簡直

無法下手，有的又把它看得太容易，這都是沒有真正把握佛陀所說的道理、方法所致。

客問：舍利子是什麼？為什麼會有舍利子？舍利子代表什麼意思？

師答：以概念來講，人死了用火燒完以後，剩下來的骨頭都叫舍利，不叫舍利子，舍利在梵文中間翻成中文，就是一種乾淨的骨，也有些人叫做靈骨，因經過火化以後非常清淨、乾淨，叫舍利。

可是談到舍利子就有差別了，因為舍利子是一個人，我們講舍利弗，心經裡面舍利子、舍利弗，是一位比丘的名字，他的母親姓舍利，舍利弗是他母親的兒子叫舍利子，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他母親的一雙眼睛，像一種鷹——老鷹的眼睛一樣很銳利，就是有一種光彩，這是形容我們講的比丘。另外講舍利子，其實就是火化後，燒出來的一些東西，這也不一定學佛修行的人才有的，一輩子做善事、不傷害人，都可燒出舍利子來，可是這裡面唯一的差別在那裡？唯一最了不起的差別在全身舍利，即肉身菩薩，但這肉身菩薩不是木乃伊，木乃伊是乾燥的屍體，真正的肉身不壞，像汐止有一位慈航法師——肉身菩薩的形成，是依於他的道德修養來確定的，或者他的道德修養表現，不是死了以後燒出來什麼，而是活著時所表現的道德修養，他的智慧，死了以後燒出來可以證明，沒有錯，但不要搞反了，不是說燒出舍利來，這個人就有修行，不是這麼說。

至於舍利子有各式各樣的顏色，有一點必須要把握，只要談到是舍利子，不管他的形狀，一定是有一點圓化的形狀，絕不可有任何的稜角，還有一點稜角都不叫做舍利子，現在有很多人只要燒出顆粒來，都叫舍利子，其次舍利子還有顏色的差別，有紅、黃、藍、淡黃的，甚至還有一種像琉璃色，或玻璃色都有，各式各樣，可能要問什麼最好，我說其實這些都不好，為什麼？留下來的東西在那裡整人，盲目的在那裡膜拜、崇拜它，最後連佛都不用學了，捧著舍利子去死，捧著舍利子去活，活著的時候把自己的我搞好，才是真正學佛。

客問：在家居士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、六根門頭，應該如何攝受？

師答：學佛是一輩子的事，你今天清淨了，並不表示明天就不造業，也並不表示明天眼睛看不見，耳朵聽不到。學佛就好像吃飯穿衣服一樣，吃飽了會餓，餓了要再吃，衣服穿了會髒，髒了洗乾淨了再穿；很多人把學佛看的太難、有的把它看得太容易，其實看高看低，或看到一個什麼樣的水平，這都是錯的。每個人過去直到現在，過去的業，現在所承受的報，還剩下多少業，現在正在造作的是什麼業？所謂六根，即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跟外面的色塵緣境接觸，想

逃避都不行，面對還要有本錢。

如果講一句半開玩笑的話，我如何才不再面對眾生，你們告訴我，這個有很多答案，一個誰叫你做出家人，活該。再一個呢？大概你有這個業，跑不掉的，還是活該。你可以說，不要管眾生了，也是對的，那變成我自找麻煩，你說我該怎麼辦？誰也幫不了我的忙。

客問：時常去聽法師們介紹佛法，可是所講的都不一樣，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聽到人講的不一樣，沒關係，只要當作參考資料即可，你不一定要跟他學。況且所說的不一樣你才會懷疑，才會去比較、選擇。何況，不是只做一次的比較、選擇就夠了，還是要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在很多的資料中去比較，就會做選擇。但是，這樣的比較、選擇仍不可信，還要再去比較，而後再做選擇。所以，比較、選擇需要很多資料，不是馬上就能決定什麼，沒有這麼容易。釋迦牟尼佛出家時也是到處參學，也是不斷地收集資料，再不斷地比較、選擇，而後他才能得到些什麼；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也是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幾乎自古以來都是如此，以前大陸上很多出家人修苦行，出去行腳參學也是這個道理，都是慢慢去培養自己的知識經驗。

倘若凡事都要自己去體會、體驗，那是很苦的。因此，勿學人，否則會跟著人跑；但是，佛法是由人講出來的；雖然，不一定同於佛陀的，至少有他的心得。只是，你還是要多做比較，才能選擇。

客問：「學佛行者必須懂得：眾生需要慈悲，自我唯有喜捨。慈悲是饒益眾生，喜捨是奉獻自我。」此意請師父開示？

師答：其實此意寫出來就很容易瞭解了。不是說眾生一定需要慈悲，而是我們面對眾生時如何？最簡單的說法，眾生需要得到的是利益，他不希望受到傷害。喜捨是不是一種傷害呢？並不是。我們通常都願意「得到」，不願意「失去」；都願意別人給，可是自己不願意給別人；也不是說所有的眾生都是如此。「眾生需要慈悲」是什麼意思？是說我們學佛人以慈悲心去對待他，才是他所需要的，是如此解釋。「自我唯有喜捨」，為什麼呢？這自我就是你自己，但喜捨需要具備條件？如果沒有條件如何喜捨？最好的辦法，就是慢慢去修養，直到具備條件。「慈悲是饒益眾生」，應該沒有問題，「喜捨是奉獻自我」，所謂的奉獻沒有犧牲的意思，很簡單，就是說你要幫助別人，你總得要捨棄一些什麼。

客問：開山祖師和開基祖師之不同？

師答：開山祖師乃是以山派來講，例如：千佛山菩提寺之開山祖師為白雲老和

尚，千佛山乃是一個法派的名字。

開基祖師乃是以寺院的建設來講，例如：關廟菩提寺之開基祖師為德泉老和尚。

客問：怎麼改變自己？

師答：這不是一、二句話可講得清楚的。若只想找一個方法幫你解決問題，那不是佛法。佛法是幫你認識問題，不是幫你找答案，因為告訴你一個答案，答案中仍會有問題。比如：「桌子有四個角，鋸掉一角還有幾個角？」你答三個、五個、八個皆沒錯，因為世間法本如此，但這不是佛法。佛法乃問：「好好的桌子，為什麼要鋸掉一個角？」又如：「樹上有五隻鳥，打死了二隻還剩幾隻？」拼命算幾隻是常情，但佛法乃問：「鳥在樹上活得好好的，為什麼要打死牠？又以什麼心態？.....」從這些道理中會發現什麼是佛法、什麼是世間法。一些平常的小問題，以佛法的方式表現差別就很大。

比如在幼稚園裡，老師教學生一加一等於二，不懂，便拿二個蘋果作示例，似乎沒什麼問題。但學生：「老師，我只要一個蘋果和一把刀。」這時，佛法在那？一般老師可能會發脾氣：「教你算術就想到吃」，老師也是人，所以也不能說他錯。但若因而在家長面前責備孩子，使幼小心靈留下創痕，可能會影響日後人格的成長。若是學佛的人，他可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——「原來有二個蘋果，現在拿刀削了吃掉一個，還剩一個。」不也是達到教他算數的目的。什麼叫佛法？要能從覺悟中顯現些什麼。這是一個很平常的問題，但幾乎人人都會犯相同的錯誤，即使我已告訴你，當你面對幼稚園學生時仍會生氣。什麼叫「人」？人即如此，也因此才需要學佛。

客問：平常容易起心動念、起分別心要如何排除？

師答：只要是人自然會有起心動念及分別心，這是為什麼我們要修行、學佛；佛法的基礎，學佛就是要清淨身、口、意，亦即是修養身、口、意，起心動念是沒有問題，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對這些心念；起分別心是沒有問題，重要的是分別心之後的結果如何。身是行為表現的工具，口是言語表現的工具，如果沒有意念的發起及推動，也就不會有身、口之造作，意念的力量來源有道力及業力，這力量的來源即是「心」，學習佛法在於學習智慧，有了智慧是別人搶不走的，自己有了多少就能明了可以面對多少、化解多少，為什麼要學佛？因為我們有太多的問題，這些問題要有道理、方法，所以要去學佛陀的道理與方法，學了之後要能融會於現實生活之中，才能去化解問題；如果有了問題，只求答案，那不是學佛的態度，學佛是幫助我們去認識問題、瞭解問題，不是去找答案，佛法不是武器，問題並非敵人，正確的態度是去學習修養而將其成為一種

力量，方能自悟自覺，唯有信佛、學佛，方能成佛。

客問：念佛、聽經為什麼會打瞌睡，是不是業障太重了？

師答：念佛、聽經會打瞌睡，並不就表示這個人業障太重，必須還要考量個人的生活、工作、環境，還有健康情況，譬如：工作太累、睡眠不足，疲勞沒有完全消除也會引起。而睡眠是消除疲勞最好的辦法，如果睡眠不夠，幾天累積下來的疲勞還未消除，只要一靜下來自然就會昏沉、打瞌睡，所以這不是業重、業輕的問題，就好像有人問：靜坐時會打瞌睡怎麼辦？這時，還是要先考量自己的身體狀況，如果是因身體過度的疲勞而引起的，那最好是去睡一覺，睡醒了，疲勞消除了再來靜坐，因為靜坐時昏沉、打瞌睡反而不好。

還有一種現象是偶發而不是經常發生的，譬如：嘴裡念佛、心裡沒有念佛，也就是心裡不是清清楚楚，心口不合一，也會產生昏沉的現象。同樣聽道理，如果不能夠相應，無法體會，也會產生這種現象；這也就是心與腦、心與口並沒有重疊在一起，它們分開時，就容易昏沉。另外一種現象是，身體的氣血不太好，新陳代謝慢，也很容易造成昏沉。

客問：我有一位學生，手上掛著念珠，同學認為他是佛教徒，所以沒事就欺負他，請問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其實現在念珠已成為一種飾物，有些人都用念珠來裝飾自己，所以念珠已不只是在念佛時才用的。為了要避免這些問題，最好的辦法，就是不要用念珠。因為念佛本是在心裡念的，並非非拿念珠不可，這樣就可避免一些問題。學佛應該看自己所處的環境而表現什麼，並非對非佛教徒，就表示我是佛教徒；即使對方信佛教的，我們不一定也要表現出我是佛教徒，因為這裡面已有了分別。

在家學佛來講，是為了自己，不是為了別人，既然為自己就不一定要表現什麼，來給別人看。所以學佛不要在相上打轉，信不信佛反正都是在心裡面的。

客問：要怎麼面對外道？

師答：道無所謂外道、內道，道就是道，只是看你所處的是什麼立場，如果是佛教徒，佛教以外的道都叫外道。先要瞭解，外道不是一個壞名詞，就好像在臺灣說外省人，只要不是在臺灣長大的都是，而我們到大陸任何一省，也被稱為外省人，外省並不是不好的名詞。同樣的，站在基督教的立場講，佛教也是外道，你不能說他說錯了。此外，有所謂的附佛法外道，這是依附、寄託在裡面的意思，比如本身是一個學佛的人，如果講的是外道，我們才說他是依附；

又如果本身是一個學佛的人，他講的道，只是不一定能辨別他是偏還是正，比如說阿修羅，是標準的外道，為什麼？佛陀時代，佛陀講四念處，他講五念處；佛陀講八正道，他講九正道；佛陀講三十七道品，他講三十八道品，他都要多一點，事實上，阿修羅究竟是不是佛弟子？不一定，因為他只是六道眾生。所以，不要以人來分別一些內道、外道，真正問題是，你是一個佛教徒，而佛法的本身是講究「覺」，能達到覺的目的，都是佛法，就無所謂正與不正，舉例來說，有些小孩要用愛的教育，他成長的很好，可是有的小孩，非揍不可，你說揍他是不是不愛？結果是好的，手段都不是問題。尤其我們要瞭解，佛陀本身從來不否定什麼，也不排斥什麼，可是他會把他的智慧、所學的介紹給別人，意思是說他不否定別人、不排斥別人，而把自己好的介紹給別人，佛陀都這麼做，我們就不要分別這些。

客問：請問人的欲望，有什麼方法可以除掉？

師答：這問題太大了，看起來你們認為是小問題，反正佛法都是在談這些——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五欲，而人離不開欲，如果有人說如何能沒有欲望的話，就不是人了，那不是死人，就是成道的人。因為只要是人都離不開這些欲，而人都會貪於欲，所以學佛的人，剛開始學是要怎樣能夠不貪，不貪是要減少，慢慢減至更少，最後才是清淨欲。而要運作得好，須慢慢調理，亦即先要能不貪，不貪就是要慢慢減少，而後減少至最少，最後就是清淨欲。

客問：我想看經典，可是經典很多，又不曉得重點在那裡？

師答：佛教的經典，以在家學佛來講，並不一定要什麼經典都看。如果經典一打開，一看就不喜歡，乾脆就不要看它；如一打開很喜歡，即使有很多不瞭解，也決定看它，因為不瞭解沒有關係，你可看註解，去聽別人怎麼講，這樣收集了許多資料，你就很容易理解這部經典。

提醒一下，就是學佛要多聽、多看、多問。不要只看一本註解，要多找一些，在多的前提之下，不要在少之下；看了之後還要多聽，再看、聽以後，還有疑問，那就要多問，同樣的問題，可多問幾個人，然後自己的思想意念再整理整理，那你會發現很多跟經典相符合的，而佛法是要與現實生活不起衝突的。因此，在家學佛不要全部的精神投入藏經，那是吃力不討好，如別人介紹那本經典好，不妨拿來看，喜歡就可以研究；不喜歡，就不要勉強。

客問：我剛開始學佛，請問應該看些什麼書？

師答：你喜歡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。學習一定要多方面收集資料，不要只是以

某個人為標準；因為，我們是學法，不是學人。人難免會有缺失，至於學法，每個人都有長處，要學他的長處，不要光看他的短處。比如：大人看小孩畫畫，如果是自己的小孩，一定說這張畫畫得好，別人的小孩就會說：這簡直是什麼畫嘛！這就說明了人都有分別心；如果，人沒有分別心的話，天下就大同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寺院的住持和當家有什麼不同？

師答：住持是寺院的唯一負責人，只要寺院都有住持；當家是照顧寺院內部的，等於管家，他是管理寺院家務事的。此外順便跟各位談談一些稱呼問題：「方丈」，被稱為方丈是有條件的，第一，寺院要有三個大殿，寺眾要在五百人以上。小規模的叢林寺眾至少也要有三百人，多則二千乃至一萬。「方丈」一詞出自維摩詰經，維摩詰住的房間有一丈見方，他是一位再來菩薩，房間雖小，可設座無限，不管多少人到他的房間都坐得下。所以既稱之為「方丈」，至少說明他的修養很高，接引的人很多。

另外「長老」這一稱呼常錯用了，稱長老是要曾做過住持、方丈的老和尚，退休之後人所給予的敬詞，只要還在住持、方丈的任內都不能稱為長老。大叢林裡為讓歷屆退休的方丈和尚得安養，設有「長老寮」，而且有小沙彌照顧他們，以前對這些退居的方丈和尚，才尊之為「長老」。

還有「大師」這稱呼使用欠妥，法師還有大、小嗎？頂多年紀大的稱他為老法師。做法師不簡單，要具備五明十德的修養和條件。我不喜歡人家稱我法師，尤其是大師，我倒喜歡人家稱我禪師，因為這是我的專業。

正常情形，在家人稱出家人應為「師傅」，除非你尊之為父，可稱他為「師父」，傅是一種敬詞，意為老師，歷來很多朝代都有這官位，如太傅、少傅等；很多人不瞭解，以為稱傅不宜，把它看低了。至於出家人稱師父，則因師父管做徒弟的老師外，還要管徒弟的色身，要像父親一樣照顧他。所以，在家、出家於稱呼上有這點差別。若你（對在家信眾來說）對一位師傅想像對父親一樣尊重他，而稱他為師父，也是可以的，並非錯了。

佛教界相互之間還有以師兄、師姊為稱呼的，此詞來自香港。在香港，當警察有師兄弟，在黑社會或武術館學工夫，都有師兄、師姊之稱呼，只要他們曾經在一起學什麼。但在佛教裡，即使出家人相互間具有師兄弟的情分，也沒有師兄弟這一稱呼。在家學佛彼此間適宜稱什麼？最正常的稱呼是，對方姓什麼就稱他為某居士。此外有一稱呼在此順便提一下：「老居士」不要隨使用，像出家人以「老居士」來稱呼自己的父母的，這是專用稱呼。如果對方年紀大，你想尊敬他，不妨加上他的姓，稱他某老居士。

客問：在街上、地下道、在市場口、或路口或者廟會上，常見一些出家人穿著黃海青、紅祖衣，戴著斗笠，捧著一個鉢，學佛人應該怎麼去面對他們？

師答：遇到這種情形，你也不必去想他是真的、假的，不要考慮；問題在：你有沒有一份供養心，或者一份布施心。有，不在於錢的多少，一塊錢也是布施、也是供養，十塊錢也是布施、也是供養。不要以分別心去面對這些人。我說句很難聽的話，即使他是乞丐，如果你是位佛弟子，也該有份善心去待他，對不對？不要以分別心去面對這些人。雖然我並不鼓勵他們這麼做，可是我也告訴各位，如果換了是你，跟他們一樣站在那裡去化緣，可能你還放不下你的身分。因此，我們用布施心、用供養心去看待，他如果不是真正的出家人，是乞丐，也等於用善心在幫助他，那是對的。

但，在這裡有個建議，不要給太多的錢。如果真正是出家人，一個人給他十元，累積下來有多少？一天的生活費用要多少？吃，尤其在外面化緣來過日子的，應該每天中午吃一頓，連早上、晚上都不夠資格吃飯。一頓飯，說得簡單的，二個饅頭、一塊豆腐乳、一杯開水就可能吃飽。遇到這情形，也不要起分別心，我們還是用一份善心、供養心、布施心去做。只是希望不要給五百、一仟，收入太好，這種現象會愈來愈多。如果改變一下態度，以布施心、供養心、善心給一元、五元、十元，我想久而久之，這些人收入不好的話，就會愈來愈少。因為現在人太有錢，五百、一仟無所謂，那你想，往那裡一站，五百、一仟的，一天下來的收入有多少？

順便談一下，供僧通常在七月，且是在地藏菩薩生日或者中元普度的時候，為什麼？這關係到我們出家人從四月份開始到七月份，這中間有三個月時間結夏安居，除修行辦道外，完全不做任何事，那他們要生活，這個倒不是問題，真正的意義是在這三個月結夏安居他們聚在一起修行辦道，有一份功德，那麼在家的三寶弟子以七月十五日這一天為解夏的日子，也就是結夏安居到結束的日子，即是圓滿的日子，這天被稱為佛歡喜日。為什麼叫做歡喜日？出家人依佛陀建立的結夏安居之制度，三個月聚在一起修行辦道，或者學戒、學經，大家都得到一份利益，當然，出家人得到了利益，修養愈高，接引眾生的機會就愈多，具備的條件就愈圓滿，這天佛陀特別歡喜，在結夏安居圓滿的那天，去行供養，真正供僧是在這一天。

七月十五日供養僧寶另外一種力量，大家知道，目犍連是佛陀的弟子，神通很大，因為母親惡業太重，結果墮入餓鬼道，在那受苦受難，目犍連想用他的神通、道力去幫助母親脫離餓鬼道，就拿飯給她吃、幫助她，結果都不行。因為一個人所做的業，不是說他有個兒子很有修養就能改變一切的，最後請教佛陀。佛陀就告訴他，你如果想救你的母親，在七月十五日解夏的那天行盂蘭盆

會。行盂蘭盆會事實上是一個供養僧伽的會。藉眾僧的力量，即是很多出家人的修行，在結夏安居之後，藉著他們的修養、功德力來幫助，才有機會脫離餓鬼道。這是在家居士要知道的，前面供僧的意義和後面這個出家人的行法不一樣，不能混為一談。

此外，在此要提醒各位，在家居士學佛最簡單、最方便、最自在，千萬不要學出家人一樣，那是吃力不討好，因為做一個出家人本身要求很多，為什麼要求那麼多？大家也知道，如果一個出家人不能身口意全部投入——在佛教制度之下、伽藍建立之下、修養之下、道力之下，好好的修養，他憑什麼去幫助各位？怎麼樣從一個迷惑的環境中間能夠起信覺悟？從煩惱中間，怎麼樣能夠得到菩提？所以，在家學佛不要學出家人，那真是吃力不討好。在家學佛是最簡單的，利用你的空間、時間，不要跟一般人一樣過日子——吃喝玩樂。利用空餘時間，在自己家的小佛堂裡，不管誦經也好、禮懺也好、禮佛也好，不必三天兩頭跑寺院，只是說有什麼法會參加法會，在家學佛是最方便、最灑脫的。千萬不要把自己安排得像個出家人一樣過日子，那是划不來的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歸仁一帶（八十四年十二月）忙於做醮拜拜，普度場上當場殺豬宰羊，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他們得到功德？為什麼今年拜拜特別多？又「犯太歲」是什麼意思？

師答：我一直告訴各位，一個學佛的人先要求自己，不要先去要求別人，必須要瞭解：你如果去要求別人，要別人好，如果人家反過來問你：「你又好在那裡呢？」，你怎麼辦？最好的辦法，不要去要求別人好不好，而是先要求自己，自己先有修養。在「思路」上我曾這麼說：「不要以自己的個性去要求人，要以自己的修養去影響人。」因我們不可能去改變一些什麼。

我們看立法院在選舉時，那簡直是——可以說什麼架式無所不為，只怕沒有給你磕頭，喊救命都來了，那看看，立法院本來休會了一段時間，選舉完了一開會，那會場變成什麼？又開始「全本鐵公雞」，那你說究竟這些人是好人還是壞人？我以前說過這麼一件事，兩個人在立法院面對面吵鬧，最後打起來，但散會了，兩人走到立法院門口，拉拉手道：「嘿，晚上我請你喝酒。」你怎麼去看？這是我親眼在電視上看到的報導。

所以，講楞伽經、講唯識學，是告訴你不要在相上打轉；若想要去改變些什麼，的確不是那麼容易，連改變自己都那麼難了，何況要去改變別人！如果真正有一份這麼的願心，我倒贊成你出家，做出家人，好好跟在我身邊花上十年、八年苦行，還要經過我好好折磨一番，然後你就可能去幫助別人得到一些利益。否則的話，以一個在家居士，的確很多事情都不方便，不要說別的，很多人問

我一個問題：我們家原來拜天公，左右鄰居也拜，如今學佛了不知怎麼辦？我說你還是照拜不誤啊，為什麼？不是你在拜，而是這個家的傳統，何況街坊鄰居皆如此，你為什麼要反對它呢？你可以改變一下，原來要一隻鴨子、一條魚、一塊肉，現在就改為素食的，香菇不是很好嗎？甚至我說一句話，如果你是為了滿足「那些」習氣的話，現在有什麼素肉乾、素肉排，素食的東西太多了，都可以做代用品，你千萬不要去否定那些傳統方面的事，可以改變、調整一下，不要只是在相上面打轉，可以從法上面，亦即本體不要變，本質上可以調整。至於「今年拜拜為什麼特別多？」，「犯太歲又是何意？」，你千萬不要搞錯了，犯太歲每一年都有人犯太歲，至於今年拜拜多不是犯太歲的問題，不能混為一談，不是今年拜拜多，每個地區做醮，它有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甚至最遠到十五年才做一次的，先要瞭解這些民間現象。譬如像關廟，是十二年一次大拜拜，關廟的大拜拜，我第一次到這裡，遇到他們的大拜拜，如果你要來關廟吃拜拜，你必須把車停在歸仁，走路走到關廟，現在好像經濟不太景氣，八十三年大拜拜就沒有以前熱鬧了。這是民間的傳統。

至於「犯太歲」，這是根據我們生辰八字，於今年有沖犯，叫「犯太歲」。可是我也要提醒各位，我七十九歲時，有人說「你犯太歲，要小心喲。」結果真的那一年在雲南的昆明，不小心腳踩西瓜皮就摔了一跤，結果那人說：「哦，這師父有修行，就這麼踩西瓜皮摔一跤，太歲就過去了。」這我不相信。

客問：師父提到讀經要瞭解它的法義，有時工具書具備了，也不一定看得懂，若參考書有誤，是否問題就更多了？

師答：所以要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不能只看不聽，或有疑問卻不問；而且，必須是多數的。

客問：那麼參訪明師也是必要，參訪錯了怎麼辦？

師答：多參訪，多比較，然後再選擇與自己相應的。佛陀也曾參學，何況是吾人。我今天懂的一點點，也是參學幾十年而來，不是只看藏經、盤腿打坐而得到的，像你們現在提問題，我解答也要學習，人是要不斷學習的，偏差就可慢慢減少。我剛才也曾提過，若能做到隨時消耗，隨時充電，方能達於較圓滿之境界。

客問：平常蒐集資料，找自己喜歡的，是否如同自己喜歡吃什麼東西，就吃下去？

師答：蒐集是吸收的意思，並非要消化。至少你還有喜不喜歡，喜歡的要保留。

學佛的原則是分別心難免，可是不要只是計較、執著，而要去認識、瞭解，於中還要有所發現，才有突破問題的機會。何謂突破？就是把偏的排除，將正的顯現出來，那就是突破。

客問：弟子每次都來聆聽師父的開示教誨，受益無窮，並將師父圓滿的佛法運用於日常工作與生活中，但每到師父講經前幾天，就覺得必須再來充電，請問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我先反問你一個問題，你開車需要電瓶，而車子動時會耗電，但同時它也繼續在充電，充電的本身，有耗電才需充電，否則就不需要。因此，該耗電的時候就耗電，該充電的時候就去充電。

客問：為什麼您說您現在看經典，愈看愈慢？

師答：因為以前把一切大概都吸收了，現在則是慢慢去消化。以吃飯來說，先學會吃飯，再學會營養，學會了營養還不夠，還要去分析營養是不是適合自己，你說是不是愈來愈慢了？這要一步一步來的。有很多人問我，說我吃的大部分都是同樣的幾樣菜，青菜、豆腐，再加上一些鹹、滷食物，像豆腐干之類，可以說都不是很好的東西，這樣營養夠嗎？其實問題不在這裡，而是在你所吃的營養是不是都吸收了，如果沒有吸收，吃得再好也沒用。而我能吃的，幾乎都能吸收。

再者我們講個實際存在的問題，每個人每天所吸收的營養，以一百分來說，腦就用去了七十五分，其他各部分只有二十五分，這還是腦在一般正常運作下的消耗量，你假如增加一些妄想雜念的話，就可能要八十、九十，甚至一百，到最後還不夠，當腦的營養不夠時，就找肝，肝的營養不夠就找腎，最後，敗腎、肝不好，腦神經衰弱，一連串的問題都來了。所以，學佛要學戒、學定、學慧，要提起正念，減少妄想雜念，減少煩惱，為什麼會煩惱？為什麼有妄想雜念？都是我意識在作祟，如果能把我意識調理好，當然就是修行。我一直說，學佛是面對自己，不是面對別人，要調理的是你自己，不是他人。很多學佛的人是：六波羅蜜你們去修，四無量心你們應該給我，真正說六波羅蜜應該是自己去修，四無量心是要你自己給別人，如果反過來，就不知道你自己是幹什麼的了。難怪會有人諷刺出家人，所謂菩薩畏因、眾生畏果，因果怕和尚，學佛要學習正知正見，然後去正行。釋迦牟尼佛最初一開始就講八正道，就是要我們以此來面對自我，因為八正道是以自我為基礎，否則的話，如何去消滅苦而見道呢！

客問：初學者要如何修道？

師答：通常佛家講修行辦道，不講修道。道是行為軌範；譬如我們要學菩薩，照著菩薩的行為去做，如行布施、行慈悲心……等等，這叫「辦道」，即辦理這些事情。修行，是修改我們的身口意，身是動作、行為，口是語言，意是想的內涵。因為我們的身口意在造作時往往會有偏差，修改這些偏差使之趨向正當。學佛要如何下手？就是由修身、口、意下手。

客問：學與修孰先孰後？或是同時？

師答：學與修即是解與行，對於一個學佛者而言，解與行原是並重的；學與修並無先後之分，只能隨己之機緣，佛法是講究因緣和合的。

客問：一般認為學佛的次第是信、解、行、證，可否先從行證著手，再回頭建立知解？

師答：信、解、行、證之次第是華嚴的思想，而佛法的概念則是信、願、行、證。所信的當然是佛法，願成佛道，行持修學佛法，所證的仍是佛法。佛法中，解行並重，不可以偏解或者是偏行，是故於信、願、行、證中之行，實際上已包含解，如此，理事方能圓融。所謂懂得道理好修行，若一味偏於某一法門之行持，沒有配合道理的研究探討，則恐有盲修瞎練，誤入歧途之弊。

客問：如果同時修多種法門，是否比較不容易？

師答：對。我一直都這麼說：法門並不是多與少的問題，而是在多與少之前，先接觸它，即所謂的學習；依自己的興趣，配合時間和空間，一旦確定了，那就抓住它，不要貪多，所謂貪多嚼不爛。如果，學佛修行，八萬四千法門都去做，你想想看，可能做得好嗎？把握自己適合的、喜歡的就夠了。

任何法門，只是幫助維護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能夠維護身、口、意不去造作，久而久之，就可以在現實中見道；可是話又說回來，如果懂得道理，加上一些方法為助緣，那等於雙管齊下，成就的機會就更多了。

你們不能跟我一樣都學，因為我學很多法門是為了接引大眾，你們只要能一門深入就夠好的了，不要去學那麼多；當然，還沒有把握之前，什麼都可以接觸，「接觸」就是我講的蒐集資料，從資料發現自己所具備的條件是否適合，待到肯定了，其他的就不要去學了，為什麼？浪費時間，把時間都浪費在學習上，而不是修養上。

不過，學佛之道，在家居士不可以將學佛修行當專業，該工作的時候工作，該休息的時候休息，就像公餘休閒，都不可少；能夠在法門上下點工夫，有機會聽一些道理；自然，你學佛就灑脫自在了。千萬不要因學佛而造成害怕，本來

我們是求解脫的，反而愈來愈困擾，到處都綁得死死的，動彈不得，那不叫學佛。

客問：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行為，以在家人來說，怎麼實證？

師答：以鈴聲的訊號為例子（師振鈴），此訊號代表什麼？有很多可能，如能肯定其作用，即是實證，如認為是大概或可能的話，就不是實證。再舉一例，謂念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如何證明？由別人證明沒有用，必須自己證明。佛法說自修自證，不是自修他證。佛陀在經典中說到數食不飽，肚子餓了，一定要自己吃才能飽，而吃飽了沒有，只有自己知道，依自己所知道的而予以證明，才是實證。

又如幼稚園老師教一加一等於二，小朋友不懂。老師拿兩個蘋果舉例：這是一個蘋果，然後再加一個，不是兩個蘋果嗎？小朋友說：老師，我只要一個蘋果，還要一把刀子！結果，老師認定小朋友不聽話，不認真學習，只知道要吃。進而責罰，甚至告知小朋友的家長。如果老師用點心思，多想一想，例如老師可向小朋友說：老師給你一把刀，可是小朋友本來有兩個蘋果，要是削了皮，吃掉一個，不但不能一加一等於二，反而只剩下一個了。因為老師以蘋果當教材，目的是教小朋友懂得算術，但小朋友不如此想，可見老師與小朋友間的思想差距很大。但是，如果老師用些心，而達成教算術的目的，小朋友可吃蘋果，老師完成教學，這就達到實證。

客問：是不是自證不夠，還須有善知識的他證？

師答：佛法講究真正的內涵，是不是實證，只有自己最清楚，可是自己清楚，不一定有把握，需要有經驗的人，即善知識幫助自己證明。善知識以口頭證明未必能證明些什麼，必須引經據典來證明，如談無明，通常無明能破即可以覺；可是無明有很多，僅在許多的無明中明了某一點，並不表示無明完完全全破了，所以必須有經驗的人才能引經據典把道理說出來。因此，先有自證，再由善知識的幫助，以證明所證的可信度。

參訪善知識有二種原因：一是自己有疑問而求釋疑，一是自己有所得，可是沒把握究竟不可信，故參訪善知識希望證明。證有各式各樣，而佛法的證明一定要相應於經典所說的，不能但憑口頭說了就算。

客問：以在家學佛來說，由於辨別能力很差；因此，希望在某一程度時，能有善知識幫助證明，但是請教法師們，所得回答不一致，而造成很大的困擾？

師答：以在座的各位而言，幾乎都有相同的想法，甚至覺得每一位法師所說的

都不一樣。事實上，不是佛法有問題，而是人為方面的問題，究竟誰說的沒有問題？誰說的有問題？我曾經告訴大家一個科學的方法——多看、多聽、多問。除看原典外，要看註解，不能只看一人的，要看很多人的；多看不夠，必須多聽別人講，只聽一人講不夠，須聽很多人講；看多了、聽多了，一定會有問題，因此要問，問很多的人。

能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蒐集的資料必定很多，一邊蒐集、同時比較，作初步的選擇，然後繼續不斷蒐集、比較、選擇，久了，必能獲得一些肯定。那時，發現興趣，加上條件，確定適合自己，即抓住一門深入，好好下工夫，才談得上修學之道，否則只是在參學。參學是參別人的知識經驗，修學乃是肯定之後所下的工夫；如此，不管出家、在家學佛的行者，就不會走錯路，也不會聽人一說而亂了方寸。

在阿含經中記載，假使人生活七十年的話，前之五十年，甚至六十年都在參學，最後的十年，或八年、五年才算自己修學；涅槃經也說，依法不依人，「法」從多看、多聽、多問中得來，找出適合自己的才能應病與藥。

客問：師父一再強調初學佛者要多聽、多看、多問，如果多聽會不會被誤導？

師答：如果不多聽，往往會被誤導，因為你無法比較。多聽則可比較，至少可用自己所知的比較。聽的愈多，蒐集資料也愈多，比較的機會就愈多，就不會被誤導。

多聽只能當資料，不能當成肯定的結果；如果聽了馬上肯定，就不好了。聽了以後有一概念，再聽別人講，然後慢慢比較，即可得到好處。

學佛僅在見聞上建立知見是不夠的，必須體驗，如聽到了，不妨自己去體驗，結果用不上，表示資料沒有用；當然，並不是完全沒有用，而是或多或少有用。但價值有差別、高低，只要把握有用的就好，所謂取人之長，人都有其長處，能把握一點，如此一點一點加起來，就很可觀，而知識經驗就是如此累積起來的。

客問：怎樣才能遇到依教如法的善知識？

師答：天底下依教如法的善知識實在太多了，在於自己能否碰到，如果尚未遇到，只能說法緣還不成熟。

客問：知識見解豐富，會形成所知障嗎？

師答：端視吾人如何去運用這些知識見解。譬如一個富有的人，如果會用錢，做錢的主人，錢是愈多愈好，問題是花錢做何事？擁有的本身並沒有好處，怎

麼去主宰善用才最重要；學佛就是告訴吾人應該如何做一個主宰者，而不是一個依附者。可以說釋迦牟尼佛不是一個創造者，可是他是一個說明者，可以把任何的人、事、物都解說得清清楚楚。基督教則認為上帝是個創造者，可是他卻不能將人、事、物解說得清楚。

學佛應以「覺」為前提，如果不能以覺為前提，那就會隨業而轉；學不學佛，其差別即在此。娑婆世界原是堪忍苦惱的世界，佛法所說的也是苦的問題，幫助吾人發現苦、認識苦，而且可以做到於苦而不以為苦。如父母為子女受苦不以為苦，可是卻不能擴大到對所有的人，這就是人的問題；佛法就是在分析人的問題，亦即要認識、瞭解乃至有所發現，進而予以突破。

眾生的問題不盡相同，所以佛陀才說許多的道理方法，以解決眾生不同的病痛煩惱。以在家學佛修行而言，愈簡單愈好，也就是一門深入即可；若是出家人，欲為人天師範，則是擁有愈多愈好，因為這樣才能接引不同根器的眾生，能應病與藥。

客問：電腦可輸入許多資料，處理許多事，但仍受到很大的限制，如電源、電壓。同理，人接受資料是否也受限於「精神能源」？

師答：所以必須時時充電，學佛修行即是一種充電。佛法中講「力用」——要成為力量且發揮其作用，仍在自己下工夫才能展現。有人提出「做了這麼久怎麼依然如故？」就要看你所擁有的道理方法是否正知正見？與佛陀的思想差距如何？所以不妨多參學、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蒐集的資料愈多，所能展現的力量也愈大。

客問：應用什麼觀念面對善知識？

師答：知識沒有善惡，而是我們面對知識，究竟要幹什麼？如果惡是不好，善是好的話，我們當然要好的，而什麼是好的？什麼又是不好的呢？如玩電腦，電腦究竟是好？不好？當然是好的，可是最近發生冒領的事件，就是因為犯法者會玩電腦。如果對電腦方面的知識而言，就無所謂好與不好，可是學電腦的目的是什麼？會了電腦想發揮的效用是什麼？價值又是什麼？這才要緊。所以知識沒有善惡，會有善惡，是當得到這些知識之後，怎麼運用，才是重點。如果關係「人」的話，千萬不要以人為知識，人不代表知識，知識是因人的修養而顯。所謂的要學人之長，不要學人之短，或者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，這可從正、反二面來說，正面的是學人之長，補己之短，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；另一是吸取別人的教訓成為自己的經驗，當別人受到教訓了，我們可以拿來當成一種經驗，以後就不會受這種苦，不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一樣的道理嗎？所

以不管任何都有正、反面的差別，問題在於自己的運用，所謂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即在於自己怎麼去把握。

客問：學佛法要知道法在那裡，應該如何把握呢？

師答：佛法中倘若提出一個法門、一些道理，或文字，不要只是在皮表上打轉，假使依自我意識去肯定什麼，都是世間法，因為只是自我分別，必須要知道法在那裡。多看、多聽、多問才能知道法在那裡，不是單憑自己就能知道的。眼前能夠看到的一切事物、問題都是法。例如，一個鬧鐘是法，鬧鐘所表現的顏色、形狀等也都是法。法不是以一個單一的東西來說，因與緣和合完成的才是法。譬如鐘不是有三根針就能動，還需有很多結構，而且結構還要使針能動，就是因、緣和合而生法。

客問：佛法很好，只聽聞夠不夠？

師答：一定要知道，佛法只聞不夠，還要思與修，才能成為智慧。聞法只是種資料的蒐集，蒐集以後，得加以整理，整理就是思，整理之後還要用得上，能用得上就要經過修養。如只是聞法，結果也不思，也不修，就得不到好處，最多只是殺時間而已。如也聞了，也經過思與修了，這一生不能成就道業，來生怎麼辦？如果真正能聞、思與修，來生可以保住人身，則菩提種子隨時都有機會發出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學佛要注意那些事？

師答：學佛千萬不要把自己變成怪物。在家學佛不要把學佛當專業，而把事業當副業。有的人學佛之後，很怕把時間浪費了，除了學佛什麼事都不想做，其實若能把平常無形浪費的時間把握住，就很可觀了，學佛要以平常心去面對，在家學佛還是可以郊遊烤肉，學佛不是持齋，不要把行為當成佛法，吃素不是學佛，像道教也吃素，而且馬牛羊也是素食啊！不殺生並不表示不能吃肉，在家學佛最方便也最自在了，可能我這麼講，傳出去，有人也許會說那他自己（指老禪師）一定也吃肉（眾笑）。

出家學佛則要把功德回向給施主，也許我這麼一說，你們認為還是在家學佛的好，不必出家了。其實出家學佛是要成為人天師範，當然要求自己更多，因為所需一切都是接受供養，所以要將功德回向給施主，如果一切都如法，身口意調理到時刻都在正當之下去行使，自然就不欠施主了。

學佛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，不要把時間都放在寺廟裡，忽略了家人。學佛是要學智慧，有智慧才能化解問題；學佛是學修養，面對自己，改變自己。懂得了

道理好修行，學佛是修養自己，自己修自己得，不是自己修別人得，有些人認為自己修了，家人也得到好處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自己能改變多少，別人可以感受得到，以修養去影響人，不要勉強別人，修養自己，把修養表現出來，如果表現得好，別人自然會稱讚你。

還有人學佛看重法身，認為色身不重要，這觀念不對，色身必須要照顧好，法身也要由色身修。只要不貪，並不為過，比方買車，裕隆、賓士二擇其一，買賓士車並不就是奢侈，學佛是求解脫，因為世間有太多的人與事把我們綁住了，學佛求解脫是求自在，如果這不可、那不可，學佛成了動彈不得，就更被綁住了。

學佛要注意三件事——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如此多學可吸收知見以作比較，即使學什麼法門，也不要一學就認定了，不妨多接觸，不要一開始就抓住什麼，先要把基礎打好，就像蓋房子地基要堅固一樣，基礎穩了，再選擇適合自己的，就可以一門深入。學佛最強調相契相應，如何是相契相應？喜歡它，自己條件也適合，環境條件也能配合的即是。一定要多問，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」，到寺廟找師傅，一定要帶著問題去，不是去找師傅聊天，要帶著問題去問法師，因為法師具足一體三寶的資格；師，就是為眾人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。

學佛是一輩子的事，沒有急速可以成就的，只要把握住每一個現在，過去的不要計較，未來的不要編織，不要本末顛倒；比方戒煙有方法，只要把每天第一枝煙的時間儘量往後延，就可以慢慢戒掉，每件事只要把握住方法就有效果；學佛也是，這一次做不好，下一次做好，逐次改進，不要太在意，也不要不在意。試看佛陀成道的過程，由太子身到成道，是多漫長的時間。學佛時時刻刻都可以修行辦道，只要把握住起心動念，身口意的調整就是修養；真正成道——是在現實生活中實踐。做錯了不要懊惱，下一次少錯一點，再下一次更少一點，修行辦道即如此，像開車的技術一樣——由生疏漸而熟能生巧，自我訓練在乎時間、空間的累積；懂得道理好修行，學佛要如法，如法就輕鬆愉快，不如法，累壞了也得不到好處。

客問：如何選擇跟自己相應的道場？

師答：這沒有什麼道場相不相應，看到歡喜就好。

客問：如何將佛法確確實實用於紅塵世界，收攝不好的念頭，永不退轉？

師答：這個都是一些比較不實在的話，本來學佛法就是要能融和在現實生活裡，佛法不是到廟堂裡面去找，也不是到法會裡面去找，也不是在經典裡面去找，佛法是你平常去接觸經典裡的道理方法，當你擁有了這些知識經驗，在現

實生活中間，面對問題的時候，能夠用得上，那就叫做能活用在現實生活裡面，如果用不上，那你就兩種人，一個是世俗人，一個是學佛人，把這兩者融和起來，這就是你問的問題。千萬不要到殿堂、經典裡面去找佛法，佛法是在現實生活中，怎麼樣去認識瞭解，能突破就能顯現，那當然要有本錢，本錢就是在於你平常的修學。

客問：在老師父的門下比丘尼道場最多，在家的男眾是否親近比丘來學道比較適宜？

師答：如果你有某一些道業上的問題，比丘尼一樣可以問，你如果想親近法師的話，你到甲仙去，高雄縣甲仙鄉，我們有一個天岳山，都是比丘。

客問：生活即佛法與師父你所說的相同，可是弟子還是不懂，念經在幫助什麼？

師答：生活並不是佛法，生活中間能夠去體會、去認識、去感受，能顯現覺悟，那才是佛法，是覺悟的意思，不要把它當成佛，我們一般講的佛是法相、樣子。念經在幫助什麼？念經一定要去瞭解，「經」裡面的意義，要去理解經裡面在說什麼，這就等於讀書有什麼用呢？讀書一定是書裡面的會了，所以我說要去抓住一些什麼，也就是你要知道經裡面究竟說些什麼，否則的話，我們說念經一般就是敲著木棍，扣扣扣念完了就好像功德無量，就好像很多人念佛懶得念，乾脆去買念佛的錄音帶回來放，好像滿屋子都在念佛，其實究竟在做什麼都不知道。所以真正說念經，就是從經典中，去瞭解其道理方法，我常說念經不如看經，看經不如去想經，想經典裡面的意思。

客問：想引介沒有佛教信仰的父母學佛，該怎麼做？

師答：有一句話別忘了：「佛度有緣人」，如果堅持去做就是勉強。緣是自然，緣不是勉強，所以說佛度有緣人，你要依自然的環境，讓他們自然的進入。能不能告訴我，孝順的定義是什麼？.....孝者，順也。結果父母不講話，你也順他？（按：老禪師依對方的情況應機分析）人所建立起來的法本來就有缺失，你如果去要求一個人完美，那本來就是不可能的，所以這中間怎麼辦？自然一點，自然一點並不是告訴你隨便，隨緣不是隨便，那還是依於人一切的基礎，慢慢去引導，究竟能做多少？那倒不勉強；為什麼不勉強？關係到個人的業。你如果對一個吸毒的人，要他戒毒，你只是告訴他吸毒如何不好、馬上會死掉，他還是會吸毒；就好像吃檳榔的人，有很多醫生幫吃檳榔者的胃開刀，結果胃中有很多檳榔渣渣，不能消化，你即使把這資料拿給吃檳榔的人看，他會說，我不一定跟他一樣倒楣；即使他吃得牙齒連水果都不能沾，他會說：水

果，我不吃無所謂，而檳榔，我非吃不可。那你說他究竟怎麼樣呢？

人的問題，佛教中常常提到，也是我常說的：人的問題最好還是用人的方法去面對、去認識；學佛則是怎麼出離、超越人的問題。如果於人的問題上，還是以人的方式去面對，去解決，可能會造成傷害；而佛法有一大前提：不可以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能受到傷害，才需要佛法幫助我們；絕對不能說——超凡入聖，就把一切捨棄，我們進入到聖賢的世界，不可能的。為什麼學佛分在家、出家？在家學佛最灑脫、最自在、最方便了，沒有太多的要求；它只是道理、方法，讓你去參考、去學習，就可以增加你的智慧，你就可以在人的世間過得很好。可是目前佛教界，不止在臺灣，幾乎到處都有這現象，往往很多人傳授佛法，在家的一樣學出家的法，那叫吃力不討好，因為他會的只有那些，所以，他也只講那些，如果是這樣，佛陀為什麼有七眾弟子？佛法是分得很細的，不同的病而給予不同的藥。人們常常是以一味單方治百病，佛法沒有這種做法。對事存有萬一如何的想法，那是你自己對事不太負責任，你如果想到一大事因緣，什麼是一大事因緣？就是關係到生與死的問題，了生而後才能解脫。生的中間免不了無明煩惱造作，要怎麼去明了它？萬一會怎麼樣？這天底下，我常常講一句話：我們人很奇怪，萬一？九千九百九十九都不在意，就在乎那「一」，一萬中就在乎那一，還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無所謂了？所以說，學佛是使自己沒有「萬一」，如果你還有這樣的罣礙，已經不自在了。學佛是要講究愈學愈自在、愈學愈灑脫，那你就先要慢慢去探討。佛法的本身，就是探討一連串的「為什麼」，而後去化解一連串的「為什麼」，那才是佛法。

所以，我一開始就說，佛法不是有了問題而求答案，而是從問題中去探討問題、分析問題，去認識問題，最後把問題化解掉，自然答案也沒有用了。在這舉一個例子，你們告訴我一個算數問題：1加1等於2沒話說，1減1等於0沒話說，1乘1，1的倍數等於幾？1的倍數等於1，那2的倍數為什麼不是2？3的倍數為什麼不是6？大家有沒有探討過？這應該是幼稚園的問題了，無論怎麼說都沒有錯，因為這是人所為的，人所為的如果那麼完美那就變成佛法了。因為人有缺失，才需要佛法。

很多人可能要這麼問了，那麼佛法講的倍數是什麼？它不是講倍數所得是少，而是這個3是什麼？你先把這個搞清楚。這麼一講，你就知道世間，人法跟佛法之差別何在。為什麼剛剛說，從問題中間去認識、探討、發現？把問題化解掉，就不需要答案了；而人、人世間的法，就只是一種求得答案而已。

客問：要怎樣才能達到安詳平和的境界？

師答：學佛的目的，不管任何行為，都希望吉祥平安。學佛首先要發起菩提心，

菩提心要怎麼發起呢？要知道，佛是覺悟的意思，先要發起信他的心，能發信他的心，就能發起菩提心；可是發菩提心起信還不夠，必須學習不同的道理方法。佛教的許多經典，及行止威儀的種種規範，都可以幫助我們達到安詳平和的境界，如在佛前禮佛，或跪在佛前吐露內在的煩惱，或燒三枝香，起一份尊敬心，想到佛的偉大及智慧、覺悟，皆可使我們得到安詳平和。

客問：人與人相處，彼此難以溝通時，請問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其實不能溝通與難以溝通，道理上是一樣的，為什麼呢？不能溝通是雙方各持己見，能溝通是調和雙方的意見，比如說：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究竟是誰對、誰錯呢？實在很難下定論。

人，畢竟是比較感性的動物，比較感性就難免會執著於自己的意識，而學佛者是跟一般人不一樣的，必須設身處地聽聽別人的看法，將心比心，然後再去想想，就會發現一些你所忽略的問題，當然，這不是馬上可以做得到的。

佛法是講究結果的饒益性，如果不去把握結果，而只是以自己的看法、想法，照著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就會永遠造成對立的局面；一旦造成對立，就很難溝通。所以，不要以拒絕的方式去待別人，要以體諒的方式去待別人，這樣就能無形中化解許多問題。

客問：世間常以一些相對的事理作為辯論的主題，以學佛人而言，對這類問題應當如何把握？

師答：以前在軍中辯論「政治與戰爭」，一般也常以「精神與物質那樣重要」作為論題。其實，世間法都是相對的，再怎麼辯也辯不出結論來。佛法並不捨棄這些，但要能突破。若說：「人與人之間沒有不戰爭，不發生政治糾紛的」，這不是佛法，只是消極的認定、假設的立論而已。對這問題，至少要先把握——是誰在和誰作戰？怎發起戰爭的？又為什麼搞政治？才是最要緊的。再如物質與精神的問題，一般只在孰輕孰重上分別，其實，人有色身就必須要有物質才能維護，但人也不僅於吃飽、穿暖.....，還少不了精神層面。這當中沒有輕與重的問題，乃是在於需要的時刻，當你只需要這樣時，其餘的就不那麼重要了。比如在沙漠你帶了一身乾糧，獨獨缺水，這時，你會說：水最重要！但也不能說有水就好，有水沒乾糧一樣活不成。

佛法是面對問題、認識問題以化解問題；不是面對問題尋找答案，乃是你現在面臨的是怎樣的問題，就面對它予以化解，這才是佛法的手段。只是拼命尋找答案，未必能真正化解問題；往往以為化解了，其實另一問題又發生了。佛法講求的是智慧，不是在相對中分別、計較，而是如何經由認識、瞭解，最後能

突破相對顯現絕對。

客問：近幾年來，晚上睡醒時，總有種茫然的感覺——對生命有些微的恐懼，對生死不太瞭解，而時間卻不斷流逝.....。應如何調適？

師答：可能你學佛多年，於「脫死」的渴求太急切，而於「了生」的工夫下得太少所致。許多人學佛拼命追求解脫，而忽略「生」——人的現實問題，造成人們誤解佛教是消極的。其實，佛教是很積極的，它提示人們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，必須予以解決，逃也逃不了。唯有面對問題，以智慧明了問題而化解問題，才能作得了主，過得灑脫自在。若一味在解脫上下工夫，是解脫不了的，可說是本末倒置。建議你改變原有的方式，能去多知道一些道理、方法，尤其要探討佛陀究竟對人說了些什麼。

學佛是針對自己——當你面對人與事，引發起心動念，不論是感性或理性，都是自己在分別；去探討它，會發現許多無知或無奈；也因為人有這些問題存在，才需要學佛。佛者覺也，我們就是要在無明、無奈中能覺悟。絕不是說自己迷失了，現在醒過來；而是如何能不迷失，在覺醒中過日子；即使過去曾迷失，也不會受傷害。

比如於苦而言，先要能做到不以為苦。父母之於子女的種種——生育、養育、培育無一不苦，何以能不以為苦？因為是自己的孩子。所以若能以父母的心情面對人，就會不同。

因而有人問佛陀，對女性該以什麼情感去面對？佛陀說：「比我年長的，如同母親；與我同輩的，等同姐妹；比我年幼的，視同女兒。」那人說：「為何起這麼多的分別，而不單說當成最親近的人？」佛陀問他：「你最親近的人是誰？」答：「妻子。」佛說：「你能把全天下女性皆視同妻子嗎？」這是佛陀對情感、對人的認識，也是給我們的提示。

客問：人的一生是否能加以管理？又如何管理？

師答：不能說管理，而是作得了多少主？即使想管理，事實上也無法做到。因為人不可能單獨生存下去，一定會與人、事發生關係；一旦發生關係，你想管也管不了。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作得了主的人有二種——一是堅持自我主觀意識，大家都不想理會他；一是其智慧的確超越一切人。其實，不論處於任何環境，我們不能要求環境來遷就我，而是自己要去適應環境。若說要怎麼去管理，仍是主觀意識，別人不一定能接受。所以只是要求環境是不可能的，而且這樣就連改變環境的機會也沒有；反之，你去適應它，就有改變環境的機會。所以，不要以自己的個性去要求別人，要以自己的修養影響別人，這當中不能有「管」

的存在，不論於己、於人皆然，因為管自己其實就等於管別人，除非你不和別人發生關聯。

人的一身，如果不是一個學佛的人，只有隨其過去世（現在以前，包括無始以來）所作而承受一切因果報應。學佛則能改變——不是消除業報，而是業報來了，好的莫得意忘形，否則往往樂極生悲；不好的也莫灰心喪志。好的來要珍惜，不好的發生莫怨天尤人，因為一切皆是自己作自己受，不是別人作而我來受。或說：是別人將痛苦建立在我的快樂上；即使如此，別忘了他與你的關係——親情、友情……各式情感關係。所以不能一味怨尤，這樣並不能解決問題，而是當別人要將其痛苦建立在你的快樂上時，你若能幫助他化解，也就等於把你的快樂和他人分享。所以人生道上不要太計較、執著，但也不能隨他去，不論發生什麼，真正要面對的是自己不是別人，比如不能適應環境，覺得好苦，必有其原因。所以要時時照顧自己的起心動念，尤其是關係到人與事的時刻。當有了障礙，能予以化解，此人的修養已不錯了；若可能會成為障礙，在未形成前，能使它不發生，此人的修養就很高了。若有障礙就受不了，只是隨它擺佈，如此對生命的價值把握的就不多。生命的價值不是在於自己感受好或不好，乃在於潛力的發揮——一方面能使自己過得安穩、祥和，進而還能影響別人，這也就是菩薩。於佛法而言，自己修養解決自己的問題較易，若要行菩薩道，除解決自己的問題，還要幫助別人，這就真的要有一份願心，否則還是做不到。常言：心有餘而力不足——能力、智慧尚未達到那樣的境界；但能心有餘就不容易了，人就怕始終停滯在「欲」字上，凡人的欲望本是填不滿的，能有餘表示你和欲字已扯不上關係了。

客問：學佛是為自己或為整個社會大眾？學佛最後的出路是出家成佛或出家為大眾？

師答：學佛不一定要出家或在家，二者只是工作不同。學佛為自己是大前提，這是修行不是功德。修行是為自己，功德才是為別人。所以說「修行」、「辦道」，前者為自己，後者為別人。我們學佛要成佛是為自己，成了佛想要作什麼是功德，那是願的問題。一如阿彌陀佛、地藏菩薩以願的功德幫助別人，但先得自己成就，具足能力，才能幫助別人。常有人誤解淨名經中說的「己未得度，先度人者，是名菩薩。」其實，這「度」指的是究竟解脫。亦即你雖未究竟得度，但於佛、菩薩的境界而言你已有所成就，就應幫助別人能得解脫；不要等入滅，完成無餘涅槃，在有餘涅槃的境界就可以這麼作了。

所以，出家和在家以成就而言是相同的，願不相同；在家有世俗的願，出家有出世的願，所以說工作不同。願是一種功德，修行才是講成就。

但不一定每一個人在短短幾十年間都能成佛。其次，還有願力的差別，比如有的想成菩薩並不想成佛。成佛有其願力世界，所謂一佛一世界。有的則因自己是從娑婆世界走過來，於娑婆世界眾生的苦有等同身受的心懷，一如維摩詰經云：「眾生有病，我亦病。」所以不想成佛而成菩薩，可以來去娑婆世界接引眾生。因此必須能成菩薩，才能不受輪迴，也才有能力度眾生。否則自己尚會迷失，又怎能度人？所以說誤解經典是很麻煩的事。

客問：我有位同事得了癌症，正在治療並開刀，他是個學佛的人，但不深入，我們在佛法上應如何幫助他？

師答：有時不妨以一個宗教徒的觀念去處理，或許對人有幫助，完全用佛法的觀念很難叫人接受。比如說，把它當作一種感報，當然一般人總認為這一輩子沒做過什麼不好的事，要他心甘情願的去接受，好像很難，但有否想過：不好的不願意接受，那好的為什麼願意接受呢？如民國三十七年時（臺灣），生活情形與現在不同，現在這種好的環境卻擔心動亂、暴力，還有老一輩的人總認為日本人不錯，日本時代很好，其實仔細一想會發現，日本統治臺灣時，物質缺乏，生活困難，什麼都沒有，大家過得都是那麼苦，怎麼亂？偷誰的？搶誰的？更何況犯了錯，那種嚴酷的刑罰誰不怕？所以有時候面對問題，如果用安慰的話無濟於事，則不妨用另一種方式，引導他去想，能夠自己想，才能解決問題。

通常人只是以自己直覺看問題，生病的人站在病人立場，探病的人站在健康人的立場，對於病者付予同情，因此很多人到醫院探病，結果二人抱在一起痛哭；探病真正的目的是希望病人得到慰藉、鼓勵，不是陪他痛苦。他本來已怨天尤人、悲觀，感到不公平，一輩子做善事、好人、學佛，今天居然還這樣，所以探病不妨用一些別的方式，比如說，大家是學佛的，不管有沒有深入，佛法告訴我們有病就要治病，該吃藥打針就吃藥打針，可是問題並未解決，還有心靈上的問題。

治病是醫生的責任，因為自己對病束手無策，可是心靈上的問題自己有辦法，可以把握；探病、照顧病人，也要輔以心靈治療，絕不是：「這個破了，好可憐，我來看看」，本來已經結疤了，再掀開來看，那會流血、會更痛，有時稍微的言語動作就可傳達安慰和鼓勵。人出問題大都源於無心，如果是有心的面對，往往問題都能化解，唯當面對問題時，很難用一定的辦法去處理。所以探病，實在不知怎麼下手時，不妨講一些見聞給他聽，說不定你走後他還在想你所說的，就不會想到病苦。當然智慧的運用本來很難，尤其要恰到好處那更難，總之，人畢竟是人，不可能成為一種模式。一般會勸病者做些功德、念經、拜

懺，這固然無可厚非，但如果完全指望用這方式去解決問題那是很難的。病體的治療是醫生的事，心靈上的問題應是自己以及探望者的責任，如果能把握這個原則就比較好處理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在家眾執法器，在平時每週一次的共修會應該注意什麼？三時繫念的法會應該注意什麼？或者是在家眾不適宜於執法器，而只限出家眾。

師答：對於應該注意什麼？如果是在我們的講堂，可以問講堂的當家師，不要問我，我不教這些東西。在家眾適不適宜執法器？這個問題倒可以回答，不是說在家可不可以用法器？也不是說在家可不可以誦經禮懺？我要告訴各位一個重點，如果你拿這個去賺錢絕不可以，為什麼？基本的問題是你的戒律不夠，也就是戒行不莊嚴，我們曉得經典上都是記載著受持讀誦書寫，上面都是告訴出家人應做的事，至於在家可不可以？你只要不是拿來賺錢都可以。那出家人是不是以這方式賺錢呢？那倒也不是，寺院裡面四時供養，不像在泰國這些國家，可以出去托鉢過日子，所以，必須要有收入，我常說的，如果出家要指望這些才有飯吃，也不是辦法。

尤其是在台灣，很多人好像很在乎誦經、禮懺、超度、或者消災延壽，反正都有所要求，已經成為不成文的規定，其實說起來也無可厚非，出家人在寺廟裡面幫你完成一份功德，而你有所供養，大家都心安理得。如果真要跑到你家裡去要飯錢，可能你聽了還不太舒服，所以不要考慮在家可不可以做這些。可是也有個問題，目前台灣有很多誦經團，有的時候不收錢、有的收錢，如果當成職業的話，也不可以。要了解誦經禮懺不是拿錢去買，而是出家的師父總要生活，幫你誦經禮懺，拿點錢來供養他，而不是拿錢來買經懺，要了解這個道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佛家說子女是債，無債不來，現在的人都是一胎或者兩胎，所欠的是不是只有這一兩個人？那以前的父母都生很多，以前的父母是不是欠的比較多？

師答：我跟各位講，一個家庭的關係，父母、子女、夫妻也可以說是一種債務問題、債務關係，先要了解有因，要有緣，有緣才會在一起，這是依於因緣來說，有因必有果，是過去你們曾經結了什麼緣，就種下什麼樣的因，所以，這一生顯現結果。為什麼說是一種債務的關係呢？很簡單，處的好彼此不欠債，假使男方比較強，或者女方強，某一方面就有強弱差別，那就有相欠的關係了。父母子女之間，很簡單，聽話的、有上進的都是來還債的，不聽話的、甚至一天到晚盡給家裡出亂子，就是來討債的，也可以說是一種債務關係。真正的問題是因果關係，因為因緣而影響造成因果關係，所以不要太在意。我過去也這

麼說過，一個家庭的確或多或少都有債務關係在裡面。

客問：禪師你好，我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所謂證身之後，才會想要去助人，但是要如何發覺自己已經證身了？自己了解自己的做法已經是對的之後，才能去幫助別人，如何才能了解到現在的想法是對的？

師答：這不是叫證身，這個叫做自證，還有證自證。不要忘了，如果只談自證那不夠，為什麼？很可能是自我意識，認為自己證了什麼、自己怎麼樣，還要證明自己所證的，所以除了自己自我修養能自證，還必須要有善知識，也就是修養境界比你高的，當然也很難肯定對方境界是不是比你高？可是往往你自己真正證了的話，至少對方會不會比我強，應該很容易了解。如果說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比我高，就表示你自證都還有問題，假使要證明你所證的話，一個是善知識，還有從經典上可以找得到證明，可是這經典是那一部經？那一篇？那一章？你自己證的就只有自己去找，不是別人可以幫你找的。

我舉個例子好了，過去我記不得是那一年，反正很久了，有一個香港的比丘特別來找我，找我的目的是他已經證果了、開悟了，希望我能證明他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要他師父證明他，他師父講我沒有辦法，你要找一個真人，台灣有某一個老和尚找他證，他大老遠從香港跑來台灣找我，通常他自己說開悟了、證果了，至少我會問問他，他一進門我就問他，吃飯了沒有？他說吃過了，你喝茶了沒有？渴不渴？你請坐好不好？站著也可以，我問他很多話，我怎麼問，就跟平常人回答完全一樣，這時候我拿一塊刮鬍鬚的刀片交給他，他問我幹什麼？我說把你手的大動脈割開來，如果流出來是牛奶，你證了，他接著說，禪師這不可能，這是自殺，我說我證明你還沒有死。

所以，我們講證，千萬不要以為自己開悟了，或證了什麼，或自己是不是知道？不要用這種方式。你檢討自己缺點是不是愈來愈少？個性是不是愈來愈沉穩？尤其是不是很自在？是不是經常歡歡喜喜？如果能做到這樣，經常去探討自己，最喜歡的那一面都不要，把不喜歡的那一些來反證自己，就知道自己有多少修養，這是我說的。不要人家一巴掌打在臉上，還不知道為什麼的話，那是什麼都沒有證到，為什麼？以自然反應來講，人家打我還不會躲嗎？最起碼可以做到這一點，如果連這一點都不知道，還站在那裡乖乖挨一個嘴巴，那未免太傻了，更談不上智慧。

我們不能說自己擁有多少，就幫助人家多少，即使你擁有全部，不一定能幫助人家全部，這個話怎麼說呢？王永慶很有錢，你叫他拿出十分之一的財產去幫助所需要的人，他願不願意？十分之一不算多，在比率上並不大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王永慶所有的財產，如果拿出十分之一來，在我們來講是天文數字，所

以有一些事不是我們所想像的。

尤其也不要用這種方式去看別人，或者出家的、或者在家的、或所謂的高僧、大德，這種方式都不好。我不是替出家人講話，有很多在家居士不太了解，常常一看到只要出家衣服一穿上，一點點不對都不可以，好像一出家就是佛菩薩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他只是改變一個形象，他還是在學習，所以有的時候也不要要求太多。

比如說有些人問我一個問題，他說常常看菜市場、廟會、地下室、交通要道，都有出家人在托鉢，他究竟是真的？假的？比如像泰國、印度、尼泊爾這些地方，他為什麼可以保持原始的面貌呢？因為他還可以托鉢生活，他們的生活習慣以及行住坐臥跟佛陀時代差不了多少。在中國比較適合的是菩薩法，比如說我拿一個鉢跑到你家化緣，剛好你在吃飯，可能會拿一點飯菜。如果不是吃飯的時候，那乾脆給你一百塊、兩百塊，如果照原始佛陀時代那種化緣，你給的錢他不可以收，只能收吃的，往往你在現代如果這麼做，你這個人怎麼這個樣，我給你兩百塊，你不能去買現成的嗎？一定非要我煮給你吃不可嗎？反而會產生這種效果，這是時空問題、環境背景的問題，何況還關係到一個國家、地區的民族性，風俗習慣都不相同。

並沒有什麼聲聞法、菩薩法，誰是佛說的、誰不是佛說的，你說那個不是佛說的，你就告訴我，聲聞法是佛說的，聽懂了沒有？你也沒有聽懂，憑什麼否定，否定是要提出證據來。你曉不曉得談戒律，南傳的比丘是五分法，到達中國近代道玄律師刪掉一分，改為四分法，為什麼要刪掉？要改？因要適合於中國，有些人對整個佛教來到中國的過程，以及在原來印度時代的情況，不甚了解，就好像現在很多人說釋迦牟尼佛是印度人一樣的錯誤，我跟各位說，釋迦牟尼佛是尼泊爾人，很多不要以言語，好像我親眼看到、親耳聽到，或者聽人家怎麼說，不要以這個為標準。

當你產生疑問，不妨去看看那些經典，誰說是佛說的？我告訴各位，能幫助你得到利益、能了生脫死的都是佛說的，不能做到這一點，我跟你講都是人說的，所以我常說我們不要學人，要學佛，分別是人在那裡分別，釋迦牟尼佛還會分別嗎？會分別就有計較、執著，我說一句比較重一點的話，即使是菩提達摩以至到惠能，你只能當參考，也不能學他，否則的話你還是學人，不是學佛，所以現在有太多的人，甚至講經說法的法師也是這樣，某某祖師說、某某大師說、某某尊宿、尊者怎麼說，他就不會提出經典上佛陀怎麼說，所以搞了半天大家好像都在學人。

看看在台灣，仁波切一來，認為他們好像就是佛。尤其最近兩三年，我聽了很多人當面問我，師父，你講的也不會比別人壞，怎麼沒有像別人那麼有名氣？

我看看對方說，很可惜我有名的時候，你還沒有出生，這個都是人在分別，才會計較執著，如果不起分別，你即使有一點計較執著，那很快就會過去的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自己獨處深山休息靜坐已經數年，色身病痛都已經排除了，獨自靜坐是否合宜？是否偏離了正道？那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適合？

師答：如果只是靜坐的話，最多能做個土地公，不要笑，土地公有時候也是有求必應，可是，那都不太可靠，也可說沒有穩定性。穩定性是什麼？從修養完成智慧，智慧從那裡來？從釋迦牟尼佛的道理方法而來，說的比較難聽一點，唯有這樣你才不會著魔。

如果真的要說，是你的五蘊調理不得法，因為五蘊調理是有方法的，比如說四禪天、四禪定、四無色定，這裡面都有內容，不是空境，我常說即使入定十天半個月，最後醒來還是那個人，並不能夠了生脫死。太多人太在乎我能入定多久，甚至金剛出竅什麼都有，我告訴你那不叫瑞相，不要把那些當成能了生脫死，那是不可信的。

尤其太多的人很在乎入定，我告訴各位，現在也有，打網咖的人都在入定，過去看武俠小說的人都在入定，很簡單，制心一處，心無旁騖，就是入定。打網咖的人為什麼迷到最後，回到家裡面喘一口氣躺下來？因為他定的太久了，我一直說佛法是要能了生脫死，能求得解脫，那才叫佛法，否則的話還是離於佛法。所以，你說在深山裡面住那麼久，當然不是壞事，可是有沒有想過，一旦回到熱鬧的社會環境，你還能不能做得了主？如果能，你成功了；如果還是擔心害怕，那你的日子白過了，我只能這麼說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達摩西來一字無，全憑心意用功夫，請問心意是什麼？又如何下功夫？

師答：你從來也沒有注意自己的我，更談不上下功夫，現在我告訴你怎麼做也沒有用，為什麼？我告訴你怎麼做，對你不一定有幫助，還是要多看、多聽、多問，這是個先決條件，多看多聽多問是多接觸。佛教裡沒有一個問題，然後告訴你一個答案，佛法絕不是如此。如果你提出一個問題，佛法裡面能找到一個答案，我絕不相信，如果有，那不是釋迦牟尼佛裡面所有的，一定是人說的。比如說平常，看到自己比較親近的人，因為什麼事情在煩惱、不好過、不歡喜，我們會拍拍他的肩膀說，不要想那麼多，一下過去就好了。跟這個情況一樣，等到下一次輪到自己，也要別人來拍肩膀安慰，問題是所得到的答案有什麼用？佛法是針對問題，去認識問題、了解問題，最後發現問題的關鍵癥結在那裡，把它化解。要靠平常多看多聽多問建立起基礎，資訊一多，當你有了問題，

發覺的速度就愈快，如果蒐集資訊少，那你發覺問題的時間就更長，這是唯一的差別。如果不夠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好好去修行，完成某些修養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為什麼過年要齋天？天神總共有幾尊，他們平時做些什麼？天總共有幾層？天神做一輩子的天神嗎？天上皆是天神，那佛菩薩都在那裡？

師答：我們先談天，初九齋天並不是一般所謂的拜天公，要了解這一點，因為在須彌山頂有一個天是三十三天，也叫忉利天，天主叫帝釋天王，佛陀在世的時候，帝釋天王就發願要護持佛法，而且是永遠護持佛法，由於這種情況，所以帝釋天神或者稱之為帝釋天王有這份護持佛法的願心，而一個寺院也是靠這些護法神來維護，所以，齋天對他們的一種感謝。為什麼不講供天？因為我們供佛，不供天，齋天就等於一般人說為了酬謝，請大家吃一頓如此而已，不要看的太神秘，沒有那麼神秘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人間佛教真正修行的定義是什麼？是否沒有正知見，就容易世俗化？

師答：現在大家都講什麼提倡人間佛教，我很不喜歡聽這一句話，為什麼？佛教是對人說的，佛法就是人間佛教，還有畜生佛教、地獄佛教、天堂佛教嗎？台灣真愛搞怪，佛法就是人間佛教，是針對人說的，這些人還要去提倡，那不是笑話嗎？所以我常說不要去學人，人家講什麼，不要太在意，把它當一個資訊，你去學他，不就把他當成這是某某人講的，好像皇帝聖旨的話，那你到死都會埋怨自己，因為你一直在學人，沒有學佛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佛陀入滅時，曾向阿難尊者示現七個預言，可否請老師父解說這七個預言。

師答：你們為什麼都想知道這些？這跟你學佛一點關係都沒有，真的，你們幾乎在浪費時間。所謂七個預言，你們搞錯了方向，那是楞嚴經裡面講的七處真心，什麼七個預言？釋迦牟尼佛從來不講預言。我還是告訴各位，跟我們自己沒有實際關係的，不要去追求、探討那些所謂玄妙的、神秘的，最後自己會變的怪怪的。學佛一定要正知正見，什麼叫正知正見？比如說對你有幫助的、能夠培養成為智慧的，使你能得到利益的，而且不會造成任何的傷害，才叫正知正見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從佛法的角度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，和隨緣？隨喜之間的差異是什麼？

師答：我總感覺你們問的都跟自己沒有關係，除非你們是在做學問、做研究，瑜伽跟佛教思想的差別比較.....，如果不是做這些，我認為都沒有必要，比如說你要寫博士論文、寫碩士論文，這方面你有疑問，可以單獨用電子信箱問我。否則的話，你不是從事這方面研究，只是想知道，那我告訴各位，最好的辦法多看書。

客問：布施是六度之一，是否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鼓勵？萬一智慧不夠，是否可以不顧家庭的需要，以布施為先？

師答：我不曉得你們對布施跟供養這兩個名詞，認為是同樣的，還是有差別？布施，布是普遍性的，施是給予，這裡面沒有分別，沒有差異，隨喜功德就可以達到布施的目的，如果認為布施愈多功德愈大，那要看本身具備的條件，如果一個月收入只有十萬元，你硬要布施五萬元，留下五萬元過日子，還得看你家庭人口夠不夠花？我常說王永慶拿個一百萬、一千萬，我們一般人拿個五元、十元差不多，不是數目字的大小，是你的能力能盡心多少，而且要特別注意，行布施不可造成自己任何的傷害，包括自己的家人，會造成傷害，即使布施也沒有功德。

至於談供養，從家庭裡面來講，晚輩對長輩的一份心叫供養；以一個佛弟子而言，對佛法僧是一種供養；那我們談布施是做什麼？比如說蓋寺院，寺院裡面的設備，或慈善事業，都叫布施，布施沒有一定的對象，供養是肯定的對象，最要緊的，千萬不要以功德心去行布施、行供養，而是說自己的能力所及，不要造成傷害，有任何的勉強造成傷害，即使你做了功德，也沒有功德可言。你們曉得菩提達摩跟梁武帝的對話，梁武帝造了那麼多的寺院，照顧那麼多的出家人，為什麼菩提達摩一口就否定他？我如果這麼說比較容易了解，梁武帝本身的家產能做到這些嗎？以現在的言語來講，那是他的稅收，是當時每個人民的錢。我常說很多人拿人家的錢，集中起來去做善事，那不是他做善事，拿出錢的人才是做善事。我沒有錢，我發心叫別人拿錢，你本身沒有東西，只能說你發心而已，如果把這個當成是一份大功德，我告訴你那是一點功德都沒有，除非你自己本身付出。

我說一句話，與其你去收很多功德金，然後去做個什麼，還不如自己付出十元、一百元功德還要大，因為錢是別人付出的，不是你自己付出的，因為有這種毛病，打著佛教旗號、慈善旗號在斂財的實在太多，最後變成這是六波羅蜜的布施波羅蜜，是不是打著佛教的旗號在做事？有很多的事，如果說真正懂得一點佛法，冷靜的思考一下。

真的要你拿出一份錢來很容易，去接受供養的這個人不容易，比如說你們供養

我紅包，你們是很好，我拿什麼還給你們？否則的話，我是欠債，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，除了我本身要會使用這些供養的錢之外，要使它發揮成為一種功德的力量。因為你除了有物質的供養，還有一份精神的、心的供養，那份內心的供養是必須要有修養才能回報。

物質的供養，大不了這個錢我個人不花，在寺院做些什麼，使它發揮一種功德力，比較容易，要承受那份供養心的確不容易，所以，布施、供養會因為這種情況造成很多的後遺症、造成很多的缺失，問題在那裡？現實是如此。以我個人來講，可以不要收供養，可是幾百個人要生活，我還是要收，收來在物質上面去養他們，我無愧於心，可是你們那份供養心我怎麼辦？還是戰戰兢兢的，會害怕。

你們布施無可厚非，供養也是無可厚非，只是也要告訴你，真正有一份布施的心，供養的心，承受者他會回報；如果說布施的物，你們要執著於功德多大的話，在乎你供養布施的心，這兩者如果不合而為一，一定會產生執著，就是所謂有相布施，而不是無相布施，我們講三輪體空，施者、受者、所施物，這裡面就有物質的、精神的。

請問師父，舍利子是否會長大？是否會生一個、生兩個？

師答：舍利子在經典上沒有記載什麼大、小，生什麼小舍利，經典上找不出來，雖然很多菩薩、所謂的高僧大德寫過一些有關舍利子方面、研究舍利

子.....，那是人的自我意識，經典上沒有這種記載。至於舍利子會不會生小舍利子？這個我就很難說會或者不會，我只是告訴各位，是不是真正的舍利子？是誰的舍利子？很值得去思考。還告訴各位一個比較不好聽的話，去年記不得幾月，有一位家庭主婦養了一個寵物，一條小狗，最後燒出舍利子來，那是狗舍利？還是菩薩舍利？還是佛舍利？不要太在乎這一些，人家燒出舍利跟你有什麼關係？即使佛燒出舍利來，我又能夠得到什麼利益？去拜他就會怎麼樣？你就是擁有它，能了生脫死嗎？

佛陀的舍利不是那一些，佛陀的舍利是法舍利，什麼叫做法舍利？他講的道理方法形成智慧的精華，就是法舍利，你們要那一個舍利？是要臭骨頭的舍利？還是要智慧的舍利？如果不把握這些，的確你們有很多人還只是在做佛教徒，不是在學佛。

客問：請問老和尚，如果一個平常拿來喝水的杯子，我現在不拿來喝水的話，我現在應該怎麼樣去稱呼這個杯子，以各派的思想來說可以怎麼去認識它？

師答：如果你講一個杯子，其實跟一個飯碗、一個洗臉盆沒有什麼差別，都是

相同的。我們講杯子是一個概念，杯子裡面裝的東西，內涵才是肯定，如果說口渴要喝水，杯子是空的，止不了渴，至少杯子裡面要有比如說白開水、或者飲料、果汁，所以不能只看到杯子，忘了你需要杯子裡面的東西，我只能告訴你，只要談各家各派，就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講的清楚。

客問：我有一個關於生命形成上的問題，請師父開示一下。這個形成的話它有一個數據，就以目前科學研究，一群英國生物工程學家，排列老鼠的基因，發現在三萬對的基因中，只有三百對跟人類的基因不同，這種現象考據出來，大約在七千五百萬到一億二千五百萬年，人跟老鼠的基因是同一個形態。在這個實證科學裡面所顯現的數據發現，人類跟老鼠不相同的三百個基因裡面，主要的特質只有兩個，第一個是嗅覺，就是人類的嗅覺跟老鼠不同，老鼠可嗅得到費洛蒙的味道，第二個是生殖系統，在這兩個小小的差別裡面，造成人跟鼠幾千萬年後就有這麼大的差異。看楞嚴經上面有這麼樣的說法，生命的形成，是以因緣、增上緣、所緣緣、等無間緣來說明，父母與自己識心種性的中陰身，三緣合和才能生人，關於這一點，從唯識裡面如何識而唯，去肯定這個現象？請老禪師開示。

師答：談生命的形成，現在科學家談基因的問題，你們知道基因在佛教的經典裡面叫什麼名詞？基因在佛教的名詞稱做無明，為什麼我這麼講？因為任何的因緣生起.....四緣的形成，我告訴你，不能用這種方式去談生命現象，生命現象是談胎生、卵生、化生、濕生四個東西形成生命，每一種生命形成來自四個種性、四種元素地水火風，這是佛教的觀點，佛教說生命的組成，不管是人的生命、物的生命都是如此，離不開四大基本元素。

現在科學家研究的也是如此，比如說一個物體要形成，假使說有土，如果沒有水，土不可能起變化，有水、有土，如果沒有火，它不可能達到理想，假使有水、有火、有土，少了風也就是它的動力，同樣這個東西不生效，因此，佛教裡面談生命的現象，是有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不同的這種類別，任何一種生命的形成是來自地水火風四種基本元素，不是談四緣形成。

楞嚴經講生，是依於十二因緣法做基礎，然後告訴你有所緣緣、有增上緣、有等無間緣這一些，基本還是講因與緣的關係，因與緣要和合才能生起什麼東西，只有因沒有緣也不能生起，只有緣沒有因也不能夠生起，如果只有緣沒有因是無中生有，不可能的，如果只有因沒有緣，等於一個助力不可能生起什麼。佛教談生命現象是這麼談，尤其佛教從來不談有始，你剛剛講的都是有始，的確科學家正在研究發明什麼，那以基督教來講，上帝當初造作什麼，都叫有始，佛法是講無始，沒有一定的，不一定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絕不是肯定的有。

比如說上帝造萬物，他在造萬物的時候，比如造太陽、月亮，太陽、月亮還沒有造出來就有白天、晚上，那不是很奇怪嗎？太陽、月亮還沒有造出來，怎麼有白天晚上呢？所以還是在無明狀態；上帝造人是照他自己的樣子，他自己的樣子又是從何而來？我現在不是講是非，是談道理。很多問到人從那裡來？幾乎各家各派所說的都是以某一種思想來說，只有佛教的經典人從那裡來？從父母而來，從父親、母親而來，這句聽起來很平常是不是？你要推理一下，我從我的父親、母親而來，那我的父親又從我的祖父、祖母而來，我的母親是從外祖父、外祖母而來，你這麼推、推到最後，能搞清楚多少？所以佛法如果說要推到最初是無始，沒有一定什麼時候開始。可是探討的時候，可以從任何一個不一定的有開始，這是基本觀念要把握。

你談的那些科學方面研究，很多科學家都是從四阿含裡面找一些小東西，在慢慢發現，比如像經典裡面，這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個世界的形成，以現在的觀念來說，有太陽、月亮、還有其它的星星，以一個銀河系為一個小世界，佛教講三千大千世界，這一個數目字非常驚人。

我們也可以發現，以一個銀河系來講有太陽、月亮、其它的星星，那其它的銀河系也有太陽、月亮、其它的星星，在佛法裡面講這話很多人反對，上帝只造了一個太陽、一個月亮，怎麼那麼多的太陽月亮？現在很多所謂的氣象專家、太空學家，發現有更多的太陽月亮，這都是從佛教的經典裡面找出一些跡象，有的是研究發現了什麼，從佛教的經典證明它，所以我說科學愈進步、愈發達，對佛教的經典來講，是最可信的一個證明者。你要談其它那些我沒有意見，我只能介紹佛教這種生命現象是如此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道教跟佛教的打坐有什麼不同？

師答：在台灣比較亂一點，如果在大陸講道教，是講三清道教，一般來講玉清，然後上清、太清這一些，道士男的不結婚、持齋叫道士，女的不結婚、持齋叫道姑，他們是正統的道教。如果以他們的打坐來講，我可以告訴各位，道教最後也是講解脫，但只是色身的解脫，並非是精神的成就，如果要達到這種境界，都要再去依止一位禪師，學禪定的功夫才有機會。不是我活著的時代才有，已經很難去理解有多少時代了，至少我知道道教的打坐是來自佛教的禪宗，他們本身沒有打坐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常念觀世音菩薩十九字真言的目的何在？

師答：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，這還有什麼目的？我們人活在世界上，的確當你心裡面做不了主，有所求的時候，如果你還能於人的那方面求得到，就

不需要求菩薩，就是連人都沒有辦法了，我們只是依賴而已。如果自己有苦難，希望人家給你慈悲，我告訴各位那很可憐，我們不要做可憐的人，楞嚴經經常提到，眾生是可憐憫的眾生，其實我很不贊成，不要人家可憐，如果用這種方式，雖然好像是誇大，其實不是誇大，菩薩能做得到，我為什麼做不到？佛能做得到，我為什麼做不到？做不到，是你下的功夫不夠，功夫下的夠，菩薩做得到，你也能做得到，佛能做得到，你也能做得到，還有什麼可求的，所以我一直說不要做一個佛教徒，要做一個學佛的人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道家所講的無為法，是否等同佛法所講的無為法？那麼佛法與道家之法是否有相通之處？

師答：你們把老子的無為當成法，這就錯了，那是理論不是法，我們曉得道理方法是不相同的，無為法是從有為法而來，凡所有的行為造作都叫有為法，老子所講的無為，只是一個理論，沒有方法，所以老子講無為可以，你們不能說老子有無為法，如果老子有無為法，他不會那麼可憐。

客問：何謂微塵、毫光？

師答：微塵、毫光，這都還是一個比較粗相、不太細膩的一些東西，如果真正在經典上面講最小的單位是極微子，微塵還是很大，就是將來在研究電子、原子上面，一直到現在所謂的中子，這個距離極微子大概很遠。至於講毫光，我們曉得毫也是很小的，那微塵是講一個點，講毫光的毫是線，有點、有線這麼的認知，所以線從粗到細，細到什麼程度？點從大到小，小到什麼程度？是這麼去認識，這只是一個由點到線，大小粗細的認識而已。

至於要談建立些什麼，那就不一樣了；講微塵眾，是個形容詞，就是眾生像微塵那麼多，比如說經典上動不動就舉例恆河沙等數，像恆河裡面的沙一樣，其實那個沙已經是太粗了，所以談到微塵的話那就更多了，可是以認知來講它的點最小。

以毫光、以線來講，這個線我們曉得有縱、有橫，於縱的怎麼講？於橫的怎麼講？這就關係到在佛教裡面，我們以道來說，如果一條直線走過去，也就是現在談經緯、橫豎是一樣的道理。如果把握一個是點、一個是線，最後完成一個面，這個面就是我們講的一個圓，所以我常說一個圓不管大小，這裡面有許多的點跟線組合完成一個面。那現在這個東西，以原子的組成而言也可以這麼說，如果以菩提道的觀念，我們就可以發現，如果是道理有點的、也有線的，講方法是大、是小、是圓、是方，比如說以線來講是粗、是細、是長、是短，這裡面涉及太多的色塵緣境，所以佛法常談到這一些，影響所及真的很複雜，

都不是簡單幾句話，一下就能把道理講出來，除非你提出一個例證來，就比較好分析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如何斷五蘊，有什麼方便法？

師答：五蘊能斷嗎？五蘊斷就死翹翹，我從來沒有講過要你們斷五蘊，是叫你們從想行之間建立間隔，不要莽撞、不要感情用事，也不要太過於強調自我意識，佛教從來不告訴你斷五蘊，五蘊怎麼能斷？五蘊能斷只有兩種機會，一個是白癡，一個是植物人，因此，五蘊不能斷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一般經文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請問本師是什麼意思？

師答：我們說本師就是最初本來，為什麼稱本師釋迦牟尼佛？因釋迦牟尼佛是佛教的教主，所謂皈依三寶，佛寶這位師就是釋迦牟尼佛，法是釋迦牟尼佛講的道理，僧是釋迦牟尼佛制定傳承的人。可以稱出家的是師，法也是師，可是本來是誰呢？歸究起來還是釋迦牟尼佛，所以叫做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其實這稱呼，我告訴各位，通常是出家人在唱佛號的時候，才會加上這兩個字，在家還是以僧寶為主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釋迦牟尼佛值世的時候，常以佛理使眾弟子見到化佛的境界，現今之世，或因福德不足，或者因緣無法得見，故難以思議，不可思議。

師答：我來冒充一下釋迦牟尼佛，我問大家，你們為什麼有問題要問我？為什麼不去問別人？因為你們知道我懂的一些，對不對？知道我懂的一些，是不是一種力量？那是不是一種化佛？應該說是法佛，不是變化，是道理方法的法，用道理方法幫助你們覺悟稱做法佛，我們常常看經典上佛的神威之力，什麼神威之力？他的智慧、圓滿的覺悟，的確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，到達一種深幻莫測的境界，那種力量是無所不摧，是這麼解釋。

你們不要盡看現什麼光，比如說常常看到在西門町一些小女孩、小男孩、什麼歌星，為什麼大家瘋狂的跑去找他簽名握手？甚至在舞台上星光熠熠、光芒萬丈，那是因為舞台佈景，那個人的光在哪裡？因為他歌唱的好、喜歡聽，如果他的歌聲像鴨子一樣，他光也沒有了，就那麼簡單。光在佛法裡面，都是以智慧之光來說光，不是所謂物質顯現出來的光，是一種精神作用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生病是業力的問題，那麼幫人家治病調理，別人的業力會不會轉移到治病人的身上？

師答：問這個問題我以前常常會罵人，出家人有四時供養，最後一個講醫藥供

養，釋迦牟尼佛親口說的。出家人生病一樣要治病、要看醫生、要吃藥，如果說出家人去找醫生治病，我的病給他了，這個出家人還慈悲嗎？釋迦牟尼佛還慈悲嗎？我一直強調，人的問題要用人的方法去解決，如果解決不圓滿表示自己的智慧不夠，我一直強調這一點。有很多因為聽愚癡的人講，病是業報，當醫生的把他治好，這個業就跑到你身上去了，那父親有業，兒子可以代替嗎？連父親有業，兒子都不能代替，何況是醫生跟病人，這不僅僅不懂得佛法，還在謗佛謗法。

我告訴各位，四時供養裡面標的那麼清楚，有醫藥供養，如果能了解這一些，內心都不會擔心害怕，有沒有想過你找醫生看病，要不要付錢？付錢就是一種代價，假使說現在開刀，痛苦的是病人。我們常不是看一個人欠的債太複雜、對象太多，會變豬、變羊、變牛，為什麼要講變這一些？你看你欠的人太多，一隻豬殺了以後，這個人買四兩割一塊，那個人買半斤割一塊，拿你的肉去還債，可能會說我付了錢，那錢不是付給死了的豬，而是付給賣豬肉的人，物質精神、因果因緣不能混在一起，它是一個調合式的道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佛門弟子平時很少做早晚課，只是自己念念佛號而已，要怎麼樣才能夠定心，不退初發心？

師答：如果自己只是念念佛號會退心的話，那你是散亂、妄想雜念太多了，做早晚課不是修行，我告訴各位，一個皈依三寶的人，每天早晨至少要做個三皈依，才不會離於皈依，為什麼呢？每一天早上起來還記得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話，在你心目中也有佛法僧的存在，自然你提起正念的機會就多，人總是要有某些來侷限你、限制你才不會亂。

出家人為什麼有早晚課？因出家人的功課是關係到他的生活方式，我們為什麼要那麼早起來？因晚上睡的很早，通常九點多就睡覺，大家也可以這麼想，早睡早起身體好，早晨起來出去公園逛一逛，手腳動一動，做做運動，至少那時候的空氣總是好多了。出家人的一些生活方式，在家不要去照著學，因為環境不同。

至於念佛要我告訴你怎麼樣能夠維持不變？這個不是我告訴你怎麼樣，看你自己能不能發起這份心？我舉個例子，不曉得在座的有沒有喜歡打麻將的？如果說一個星期七天週休二日，每到星期一上班精神不好，打不起精神，一到星期五精神就好了，因為週休二日又可以打麻將了，用這種方式去思考。你該怎麼樣把握自己的修行？現實生活中都可去發現很多，負面的可以轉變為正面的，你如果不是出自內心，不是真正依教奉行的話，正面的也會變成負面的。

比如說有很多人自己不做早晚課，把早晚課的錄音帶放在那裡噁哩呱啦，吵的

鄰居不能多睡一會，比如助念，放錄音帶一直南無阿彌陀佛，而人不去念，那錄音帶能夠以心相應過世的人嗎？問題在那裡？我們不要太在乎自己，可是不要忘了自己，為什麼？太在乎自己你會產生一些計較、執著，你忘了自己的話，有很多所謂的功德、善事，甚至道的一些機會，你都會失掉，這都是在乎自己的一個我，不要老是希望靠別人告訴你怎麼做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為什麼在藥師佛的十二大願中，有一條是女生轉男生，它的意義是什麼？

師答：這沒有為什麼，我告訴各位，經典某些願景是迎合於人的問題，那是種方便法，女生轉男生，男生轉女生，我們說來世可以轉，這一生是女生，來世做男生，這一生是男生，我喜歡將來做女生。還有現世，看看女生很喜歡扮男相，很多男生做人妖。經典裡面菩薩發的願，跟佛發的願不大一樣，我跟各位講過，我們學菩薩只能拿他的精神做為一個榜樣，他的道理方法並不是完全的，我們說要學佛，你們看看佛陀的願景是什麼？其實他都是介紹道理方法，告訴你怎麼樣去面對問題、化解問題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成為一個禪行者須具備什麼條件？

師答：你最好跟我一樣，不是現在的我，而是過去的我，要成為禪行者沒那麼簡單，能餓能飽、能睡能不睡，說的比較好聽一點的話，難行能行、難忍能忍，你能做到這點，就夠資格做一個禪行者，你有沒有看過我寫的一些書？很熱鬧，不妨去試試看。最近有很多在家居士，也有出家的，跟我講看了那些書實在很嚮往，就去試試，可是三天就待不下來，為什麼？要具備條件的，風吹雨打太陽晒，何況一切都要自己打理？假使你真正做過禪行者，我告訴各位，一到下午以後，中陰身、非人太多，跟你囉嗦，你走前面，他在後面跟著，跟你吵、跟你鬧，因為做個禪行者，肯定是個苦行的人，苦行的人一定有他的修養，那些非人、中陰身一定跟著你，希望給他好處，你不給他好處，告訴你，他真給你搗蛋，搗蛋到什麼程度？叫你生病、走不動、叫你出問題，甚至有的變成神經病。

我告訴你，千萬不要去學禪行者，禪行者在我的筆下只是一本書的名字，過去的我可以做禪行者，因為具備的條件夠，現在叫我做禪行者，因為養尊處優太久了，也沒有那個本事，你看我坐的久一點，同一個姿態久一點，都會出問題、會受不了，不要去想那些。

客問：請問從梵網經怎麼修菩薩道？

師答：問問題的人如果沒受過菩薩戒，最好先不要一下子，把自己提升到梵網經，應先從三皈五戒去著手，學佛是要從基礎慢慢來的，就像學佛吃素，不要一下就吃長齋，要看你的環境許不許可，還要看你本身對素食方面的認識，否則的話，你的營養不夠，所以，學佛是要從淺處慢慢提升，不要一下提到，從梵網經怎麼修菩薩道，這問題很大，不是我們一開始要這麼做，當然我不是否定你沒有這些基礎。

像你喜歡發菩薩心行菩薩道，也不一定梵網經告訴你，你照著去做，不是這種情況，因為發菩薩心行菩薩道，要把握一個重點，即是自利利他，自度度他的行為，你首先要發現自己能不能自利，要能自利才能夠去利他；要自度，如果自己都不能度自己，說要去度別人，這不叫行菩薩道，只是個理想主義者。

客問：子女問父母，人生的價值觀，請問該如何回答？

師答：如果你做爸爸媽媽最好的回答，先要看他的年齡，如果是個小孩，告訴他快快樂樂活著就是你的人生目標，以年齡層來說話，沒有標準的。但做父母對兒女總有個希望，兒女能照著這麼做，為什麼？不管做父母對任何年齡層的兒女，能健康能快樂就行了，因為在這社會環境，難免會造成不健康，人與事的問題會造成不快樂，如果一個人一輩子能夠做到健康快樂，不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嘛。

客問：為什麼夫妻間吵架，雖然只是口角，沒有打架，還是嚴重的影響到小孩子的健康？

師答：我說個半玩笑的話，如果這對夫妻私底下問我，我會先打你們屁股，再告訴你，夫妻為什麼吵架？既然知道夫妻吵架不應該，為什麼不去探討為什麼？反而問為什麼夫妻要吵架？因為學佛已經偏離了主題，太過於在意，是不是業、是不是前世有什麼因果，才會問我夫妻為什麼會吵架？

我從來不會告訴你們說，夫妻吵架是因為因果關係、前世、這世怎麼樣，那是迷信；而吵架這些問題是當下可以把握的，不要動不動就是現在成為夫妻是因為過去有些因果，現在來感報，不是如此。如果用這種方式，問這種問題，真的該打屁股，因為你都已經提出了：夫妻為什麼會吵架？這要問你們當事人：為什麼？不知道大家聽懂這話沒有，既是夫妻兩個吵架，已經提出來為什麼，你怎麼不去探討這為什麼，而問第三者，如果是這個樣子，你等於在因果、前世、過去世上起執著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在家居士可在家裡佛堂誦持地藏經嗎？誦持什麼經典較適

合呢？

師答：先要了解誦這部經的目的是什麼？如果因人家說這部經好，你念能得到很多好處，那不一定可信，是人家說，不是你自己，不管你要誦什麼，一定要自己喜歡，或是為什麼要去誦它，誦它目的何在？在台灣大概有十五年的時間，這問題到目前為止，我還在挨別人的罵，因為我不太贊成在家居士，自己在家裡誦地藏經，不是說地藏經好不好，問題是你誦地藏經的目的何在？如說我是為了超度地獄眾生，太誇大、太誇張了，如果在這人世間誦地藏經就能夠超脫那些地獄眾生的話，還要地藏王菩薩做什麼！人的世間都搞不好了，還想度地獄世界的眾生，我不太贊成的原因在這裡。

人應該面對人的問題，面對人的問題關係到事，關係到人與事跟自己活著的環境、空間。要著手面對現實，因為太多的人會聽到誦什麼經回向，功德最大；告訴各位，在家如果說要誦經，只有一個最可信的機會，自己對這部經要有所認識，而且這部經對象是什麼，要搞清楚，假使你對父親母親為了報恩，你也不能誦地藏經，它的功德再大，對你的父親母親沒有用，相反的會造成恐慌，為什麼？地藏經裡面都是鬼，都是地獄裡的現象，功德何在？你有這份功德怎麼去交給你父親母親呢？所以，這是錯誤的觀念，誦地藏經目的是希望超度地獄眾生，我們（出家）也不做這種事，除非是有法會，或有因緣必須出家人去做，他們才會做。你在家去做這些，第一戒律不夠，第二對地藏經沒有認識，易造成副作用，也沒有好處。

我剛說過地藏菩薩有這種本願，你是不是想到地獄去幫助地藏菩薩？你想去還不一定能去，為什麼？到地獄去要具備很多條件。因為釋迦牟尼佛第二次到天道為母說法的時候，看到天道眾生太過於放逸懈怠，只在享樂上過日子，他們從不擔心福報享完後怎麼辦，所以，釋迦牟尼佛才對他們說此經，告訴他們小心福報享盡了，會墜落到地獄道受未完的業報，那才是他的緣起及目的。經典很多，為什麼一定要選地藏經？我不是說地藏經不好，釋迦牟尼佛說的經典沒有不好的，可是不能去選這些，因它不適合我們，只能這說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慈悲、智慧、神通這三者不可重複多得，那麼不得已應該要捨棄的時候，應捨誰？再捨誰？

師答：好像你這三個都具備了，先捨掉自己，我不是說著好玩，先要捨掉自我，什麼神通，人人都有神通，那怕一個小小孩，剛生下來都有神通，你看看一個小孩剛生下來，比如說在醫院，你拿個奶瓶往他嘴裡一放，他就知道怎麼吸奶，誰教他，這個還不夠神通，真正的神通我跟各位講，每個人都有神通，吃進去香噴噴的，拉出來臭臭的，那才是神通，我為什麼要這麼講？神是比喻我們自

己人類沒有辦法去理解的，或者做不到的叫神，通是沒有障礙，在障礙沒有發生之前，不要讓它發生，發生了還能排除，你就有神通，至於前面問的根本是廢話，學佛本來就是如此。

客問：老和尚提到人跟法的問題，我想請教如何依止善知識？對善知識這個部份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？

師答：稱呼上我告訴各位，你們看我，真的老了，叫我老師父，其餘都不要叫。至於善知識，善是饒益性的，是利樂性的，知識是他所表現的這些知識經驗，能夠使你得到利益就叫善知識，在佛法上也是這意思，並不是說名氣大就是善知識，或者這個人他寫了好多東西、做了很多事，有很多菩提、廟很大，就是善知識。其實善知識，不管在家出家到處都有，他對你所說的，或是你有什麼問題，他幫你分析的，使你能得到利益，且能發覺問題的這些知識，即是具備這樣知識的人。在佛法裡面講有智慧的人，這種智慧不一定是好的，因為什麼？我們看看智慧也能做壞事，所以，強調要對你能夠得到利益、饒益性的，對你有幫助的，就叫善知識，知道了這點，一有機會從他所說的、所表現的，慢慢去認識去了解，但並不是盲目的接受。

在這裡要提醒各位，學佛不要盡看別人，像看那位有修養，好像他就是偶像般，一切就歸於他了，變成基督教徒，一切歸於上帝，上帝最好，忘了自己。自己不能夠把自己的問題化解，把自己的煩惱化解，把自己的一些障礙排除的話，學佛沒有用，學佛的目的就是做這些事，因此，那些不學佛的人會講一句話，人都做不好，能做佛嗎？你不要聽這種話，學佛還是要從人做起，因為面對的就是人，自己也是人，人對人關係到事，人與事你能夠把原來不理想的、做不到的，慢慢的愈來愈好，愈來愈能提升自己，也就是不好的，可以慢慢愈來愈少，甚至於轉變為好的，好的可以使它愈來愈好，知識是一點一滴，從多方面，不是單獨一個對象，或者一本書上面得到的，因此，我提了三多政策，要多看、多聽、多問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廣欽老和尚、印順老法師，以何者為模範而有此修行成就？

師答：剛剛講了不要學人，這個問題我不想再回答了，我們要學佛，如你一定要去取捨，為什麼不選釋迦牟尼佛呢？不要選人，他們都是人，可是他們表現的一些知識經驗可以拿來參考，也不能照著去做，因為他不是人，你也不是他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慈悲與善有什麼不同？

師答：善先要去把握，不是以善惡相對去說善，經典談善就有取捨，為什麼？

你什麼時候看到的是善？什麼時候表現的善不是惡呢？因為你談到善就涉及到不善，或者說涉及到惡。慈悲呢，是從你本身具備的修養條件，能夠去幫助別人，得到的利益可以跟更多的人來分享，善是一種行為修養，不要把善心是不是就是慈悲心，不能這麼解釋。如果談慈或談悲，要具備有善的修養，只是有善心沒有用，要做到大家能表現出來，慈悲也是如此。慈悲是拔苦予樂，人家有痛苦、艱苦的事，你能幫他拔除，還能給予人家快樂，那是什麼？那是菩薩，善心人人都有，要能達到慈悲的修養境界，是要很多無量的善心去慢慢培養起來的，如果一定要比的話是這麼說。

客問：如何看破？

師答：只要是人，即使你是個學佛的人，甚至你已經有了些修養的人，也是看不破、放不下，我說的更嚴重一點，釋迦牟尼佛都看不破、放不下，先想一想，再反應你的想法，為什麼？釋迦牟尼佛如果看的破、放的下，他也不會留下那麼多的道理方法、八萬四千法門，他就是看不破放不下，擔心眾生，他有他看不破放不下的地方，那你有什麼地方看不破放不下？其實太多太多了，你叫我告訴你如何看破、如何放下，問這些問題都太過於執著名相，你為什麼不把這個如何改一改，為什麼看不破？是什麼事情看不破，為什麼放不下？是什麼事情放不下？為什麼不用這種方式去看問題？所以我今天說不要問如何，應該問自己為什麼。

客問：在行持方面如果時間和環境都不成問題時，那我應如何行持，精進的行持呢？

師答：還是把修行搞錯了方向，誦經、禮懺、持咒、念佛，都不是修行，甚至專門研究經典一門深入，都不是修行，什麼叫修行？行是行為，我們的行為有偏差去修正它，什麼行為？身體的行為、言語的行為、意念的行為，即是身口意，時時刻刻去照顧我們的身口意，不好的去調理，好的使它更好，那就是修行。其餘那些是我們現在還作不了主之前，暫時去依賴它。

因身口意行為要去調理，需要依賴，這是剛開始，比如說可以誦經、持咒.....，剛開始有個依賴，約束我們的行為不要偏差太大，其實皈依三寶，也是一種約束行為的開始，提升到菩薩戒約束的更多了，但這種約束不是把它限制在一個範圍內，約束行為是告訴你什麼是對的、什麼是不對的，一個目的是不要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，這是個大前題，不傷害別人你的身口意自然會清淨，什麼叫清淨？不會造成傷害就是清淨，而能讓人家得到利益那即是慈悲，當然自己也不能受到傷害。

有些佛教徒，我們學佛要犧牲、要奉獻、要布施，淨在那上面，最後你會不會受到傷害，有沒有思考這個問題，如果最後受到傷害，造成反感，好像學佛那麼多年，布施那麼多.....，還是什麼都不如意，變成此種現象，因你根本沒有把握修行，是從我們的身口意行為上面去下手，身口意能夠調理好，便是修養，這種修養可以達到什麼境界，不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會受到傷害，那裡面內涵是什麼？即是智慧、覺悟。

【生活漫談】

客問：通常婚喪喜慶會看時辰，假如時辰看錯了，會不會發生問題？

師答：只能這麼告訴你，在佛教裡日日是好日，時時是好時，沒有一天是不好的，沒有一個時間不好的，問題在乎自己怎麼造作，佛教從來不反對什麼。如果真正有這些忌諱，不妨相信，如不在意也就無所謂，我只能這麼告訴你。通常我不太反對一些什麼，如有很多學佛的人問：「可不可以拜天公呢？」如果左右鄰居及自己以前都拜，因為學佛了，現在不拜了，左右鄰居會講閒話，謂「學佛了，連天公都不要了。」如果擔心別人說，不妨繼續拜。佛教講究隨緣，可是隨緣是一種相上的隨緣，內心不變就好；比如討厭人家抽煙，只有一個最好的辦法，你抽你的，我不抽就好了，絕不能說我討厭抽煙，你就不能抽煙。做人要隨緣，但不要因外在不好的緣而改變自己，或變成要求別人也不好。我們曉得有很多的人，有時講一句話，頗堪思考玩味。比方他什麼嗜好都沒有，就抽一根煙，如還干涉他，他會說：「我就這麼一點點嗜好呀！」很值得思考。我並不贊成抽煙，但我認為隨緣一點，不要傷害別人很重要，因學佛講究不要造成傷害，對別人、自己造成傷害都不好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應如何化解人與人之間的誤會？

師答：解釋誤會，往往越解釋越糟糕，就像一塊白布沾了一點墨汁，如果馬上擦，就會愈擦愈髒，如果等乾了再拿去洗，便可以洗得乾淨，這說明了想、行之間要有空間。人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即說即做，如果以道為前提，即說即做是好的現象，但如果是自我意識的話，最好不要即說即做；因為，人難免會表現出感性或理性，不管感性或理性，都會造成或多或少的傷害。

客問：請問對虛雲老和尚的看法如何？

師答：虛雲老和尚在南華寺開戒時，我曾去親近他一些日子。虛雲老和尚是個善知識，尤其他有三個特色，一、不管到那裡，身旁僅帶一水瓶、背架子和一個包袱。二、他從不建新的寺院，但對過去已敗壞的寺院，幫忙修葺，把寺院恢復起來。三、講求苦行，比如朝禮五臺山，就是苦行作法，是一種修行方式。虛雲老和尚另有一奇特事，在人眾中，不管是站或坐，總是高過人一個頭，這是當時親近他的人未注意到的，四十八奇也未提到。

客問：在家居士，在家裡誦經的時候，是不是可以使用法器？

師答：先介紹一下法器的作用，法器是於佛事唱誦時，為了統整大眾，使大眾在唱誦的時候，有所依循，節奏一致而使用的，因此，私人在家裡，並沒有使用法器的需要，除非是二、三個人以上，為了統整節奏才使用。

另外，法器的使用，也代表著一場佛事進行。例如：上香，敲磬三聲，是告知冥陽兩眾，此處有佛事即將開始，可前往來此聞經聽法，領受功德，所以，私人在家裡比較不宜使用法器，以避免功德力的問題，相信這樣的介紹，有助於你對法器的瞭解。

客問：平常環境中遇到動物的屍體，甚至腐臭長蛆了，如何處理？

師答：通常剛死的動物不會有這種現象，一定擺很久，臭了爛了才有。最好在沒有這種現象前處理，如果發現時已有這種現象，通常的作法是：找水溝或有水之處將之抖掉，讓活的沖走，再把屍體埋掉；或者找適當之地，挖坑，把屍體連那些一起埋掉。但千萬要注意一件事，上面之土不要堆太厚壓太緊，好讓活的小東西把屍體吃完後還有活命的機會，否則就等於活埋了。通常像菩提寺的放生池中，遇有魚死了，我都不讓他們撈起，就以屍體去餵那些活的，這等於以牠最後一點價值去供養那些有生命的不是更好嗎？何必一定要埋掉呢？這是我的看法，並不代表定要照這方式去做。既然已死，剩下屍體為什麼一定要埋？就好像一個人死了，用火燒掉不是很簡單嗎？像許多高僧大德死了以後把骨頭磨碎，和些麵粉，放些蜜，灑在海裡、河裡去餵魚，這都是很好的作法；那麼死的一條泥鰍或魚，何必撈起埋土，還那麼費事，乾脆餵那些活的不是更好嗎？這不叫殘忍，因牠已經死了。

客問：師父您是不是乘願再來？將來是否還會再來？

師答：每一個「我」都會再來，差別在往那裡去？及怎麼來！所以你問我沒有用，最好問自己那個「我」。佛陀降世時說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——每個人都有我，只有自己的我才是最可信的；問題是你能不能去維護、修養？畢竟那個「我」是別人所無法代替的。

客問：推拿時應以何種心態面對患者？

師答：這個問題我沒法回答你。如果說推拿，還要看是屬於什麼推拿，是中國功夫方面的推拿，或按摩學校方面的推拿.....，這個很難說；若問要以什麼心態？我一貫認為：如果你是男的就讓男的推拿，如果你是女的，就讓女的推拿，我還是這麼認為。這不是頑固保守，畢竟人有的時候嘴裡說沒有什麼，但

往往一些很微細的意念很難把握。為什麼有時候社會上會發生一些事？大部分問題還是關係到對自己的行為、自己的起心動念有所約束，可是畢竟要瞭解：你自己能約束自己，能不能約束別人？尤其人有某些不可思議的行為，真的很難解釋，若只是告訴你提起正念，或者念佛號，這都不太可信。

客問：朋友結婚一年多，有孕近八個月，婦產科醫師卻在這時檢驗確定她的胎兒是「唐氏症兒」，基於將來的社會成本及家庭負擔，醫生建議拿掉孩子，依一個相信因果的學佛人，該如何處理才好？

師答：為什麼等了八個月才請醫生檢查？這是我先要反問的問題。因為根據醫學上的報告，早就應該去檢查，如果依照生命來說一個月、二個月、八個月都是一條生命，有一個問題，如果早幾個月去檢查拿掉，就可以少受幾個月的罪，對不對？如果現在這種情況，倒是有一想法，不要自己一個人決定，可和家人商量，不過要先聲明是和自己的先生商量或公婆商量，不是和自己娘家的人商量，也可慎重其事的開個家庭會議，我認為比較可靠。

如何以學佛的方式處理？若以學佛的方式面對，有二種說法，一個可能是過去世的惡緣，另一個呢？叫你認命，但我絕不會講這種話，因為佛法是覺悟之法，不是叫你去迷信，這一點要特別注意！不是要你迷信前世是欠他的，這一世必須還他，否則就是殺生啦！我不會以這種方式告訴你。

佛法是覺悟之法，你究竟覺了多少？必須去思考，這是一個問題；還有一個問題，最好和你先生或公婆開個家庭會議來決定這事，如果你先生能做得了主，你公婆可能同意；如果你先生做不了主，公婆在意，而他們可能迷信的話，醫生講的真的可信嗎？你該怎麼辦？所以這種事件最好和你有利害關係的人好好商量。

客問：多愁善感為何因？當傷春悲秋時，不知夏有涼風冬有雪，為何？

師答：「多愁善感」不知是為了什麼，當然就是忘了一些什麼。大部分都是感情豐富的人，有比較多的空閒時間，有時間卻不會多找點事情做。社會有各式各樣的學習機會，人往往因沒有真正找出一些自己能全心投入的興趣來投入，這些人大都精神空虛；可從事義工工作，也可藉以發現興趣，培養興趣；另外也可念佛菩薩名號，雖然並不是一個究竟的辦法，但可試著做做看。

客問：當我在不清楚的情況下，辦了放生活動，結果牠們死了，我是不是造業了？

師答：如果你是放生活動的發起人，你就必須負很大的責任，絕不能說你不清

楚，你既然要發起放生活動，就必須去瞭解有關事項。

客問：做生意人每月拜拜為什麼？

師答：做生意在門口拜拜有二個對象，一是拜土地公，在臺灣、福建中國南邊沿海一帶有此風俗，因為人生長於土地，依靠於土地，連腳所站的也是，所以每月初二、十六或初一、十五設案拜拜，此其一；另一則是拜天上之財神，因為天的福報最大，祈福之意希望有福氣，拜天道以財神為對象，真正的目的在此，在民間只是一種傳統，拜什麼也不知道，反正拿著香拜拜，有時燒些金紙。學佛人無所謂拜不拜，有人問我，我的看法是：如果自己能作主，沒有長輩干涉，不拜可以；如果家中沒問題，擔心左右街坊鄰居講閒話，對此有罣礙顧慮，那最好還是照著做，如果這些都覺得沒有關係，不拜也無所謂；那麼把初一、十五的這種拜拜回復到在佛堂，甚至還可以順便拜拜自己的祖先，不是更好嗎？當然還是要看個人的環境，比方上有長輩，已成習慣之作法，改變會使他們不歡喜，則不宜堅持自己是學佛人不拜這些，這也不是學佛人所該有的作法；惟莫用雞魚鴨肉拜，用素食即可，目前在臺灣有一好處，拜拜已提倡漸漸改用素食，而且不會有人講閒話，可見佛教日漸普遍了，做很多事都比較方便。

客問：開車時在路上，經常會看見被車子輾斃的死貓死狗，以一個學佛者來說，應該怎麼辦才好？

師答：以目前的交通狀況及現實環境來說，比較不容易下車去處理，找地方把死貓、死狗埋起來，可是有件事我們可以做的，那就是默念往生咒，如果連往生咒都不會念，那不妨起一份慈悲心，心想：「因為你的無明，才會走在馬路上被來往的車子輾死，既然你這一生是畜生，現在也已經解脫了，希望來生你能夠得人身，學佛親近三寶。」可是這一番話，必須要有相當修養的人才有效，否則還不如念念往生咒，如果只念阿彌陀佛的聖號也沒有太大的用處，因為它們本身從來也不念阿彌陀佛，也沒有修淨土法門，這時念阿彌陀佛要超度它們是不可能的，還不如念念往生咒，因為往生咒的內涵，就是道理方法的開示。

客問：當我的臉色沒有光彩的時候，別人會說我如何如何.....，我還常有頭痛和眼睛模糊的毛病，到寺院去占卜、問卦、收驚，都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事，該怎樣處理，才能夠使自己神采奕奕、容光煥發？

師答：還是要自己去認識自己，你好像由別人來擺佈，這些問題都是人家講什麼你就起煩惱，就聽進去，或是人家在挑剔一些什麼，你就很在意，這根本是一天到晚為別人而活，我講為別人，不是一種奉獻，所以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

日子，應該是自己去過。

客問：我經常六神無主，沒有辦法入睡，要念佛心又不定，常有雜念，想念佛又會咳嗽，在家裡面跟家人也沒辦法溝通，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你從來不檢討自己，把一切責任推卸，為什麼會六神無主和沒有辦法入睡？是不是白天打瞌睡打得太多了？假使我們晚上沒有睡好，第二天就會想到，我昨天晚上沒有睡好，我好睏，躺在沙發，趴在桌上，或靠在椅子上休息，白天睡夠了，晚上又睡不著，通常都是這麼來的。假使白天沒有這種現象，正常的過日子，晚上不能睡覺，好像有這種方法，洗洗腳、洗洗頭、喝一杯溫開水、喝半杯溫牛奶，讓自己不要感覺少了什麼，這樣子就會睡得很好。

至於說念佛心不定，因為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念佛。常常有雜念，沒有人沒有雜念的，連我都有雜念。你念佛的時候就會咳嗽，這個我根本不相信，不念佛的時候就不咳嗽？你看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都不咳嗽，一不回答問題就咳了。

在家裡面常沒有辦法跟家人溝通，不是沒辦法溝通，因為你完全用自我意識去跟他們相處，想跟他們溝通時，他們都會逃避你、躲避你，所以還是要先自己面對自己，多認識自己一點。

客問：當孩子沒有辦法專心念書的時候，為人父母要如何協助他？要如何面對煩惱？並解決煩惱。

師答：孩子專不專心，有時候做父母的多少要思考一下，如果看到他有一點空閒，父母就唸：「你怎麼不去念書？怎麼不好好念書？將來會怎麼樣，不念書你會怎麼樣。」他本來還喜歡念書，因為你這麼一講，就不喜歡念了，他認為這個好苦，因此，我們不要用這種方式去對待孩子，譬如有的父母，他真正在念書的時候，你並沒有看到，可能他念累了走出房間，或者打開冰箱喝點飲料，或者拿點水果吃吃，結果你不管他之前有沒有在念書，就說：「你看，就知道吃喝，不給我好好念書。」這種毛病常有，改變一個方式很好處理，就是反過來跟他講：「是不是很累？」他如果剛剛真的是在念書，一定會回答「嗯」，他不敢講是不是，他會「嗯」一下，不要太在意他，真正說你要關心他，不是正面的去關心，應該側面的去關心，才不會造成他的壓力。

客問：曾經在一個大佛寺裡面看到三、五個出家人，在那裡誦完經以後，不知道我在後面跪拜，居然有人拿了供桌上供養的水果，往衣袖裡面放，還拿了兩三個，跟著的小師父也不認為怎麼樣，讓我大失所望。

師答：我沒有辦法瞭解你說的那時候的情況，如果說是你在那裡要誦經，在後面跟拜，前面的那些人經誦完了，去拿水果，那真的是不好。但說不定是常住說供桌上有水果，可以拿去吃，而剛好你在後面拜，是這種情況的話，你就誤會他們了，這要看什麼環境，很難告訴你什麼，只不過我認為這樣好像無所謂，不要太在意，水果是人吃的嘛！

客問：太太是一位佛教徒，半年前無意間的職業傷害，造成左腳截肢等身體的傷害，兩年來的傷勢慢慢穩定了，她也比較開朗樂觀，每天還是很虔誠禮佛，早晚也修功課，可是心中還是很傷感，怎麼辦？

師答：如果能退一步想，不幸中之大幸，你不是過著很好嗎？人總免不了有些不如意，不如意十之八九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這不是安慰你，我們曉得鄭板橋講了一句話：「難得糊塗」，有些人糊塗一點，會過得快樂些。

客問：臺灣經濟如此沉淪，做佛弟子應該怎麼面對？

師答：小心投資，尤其要變，不能墨守成規，要變，這個變是「轉變」，我在這裡講一個不該講的話，現在談這個問題很現實，假使股票被套牢，原來你的股票一張十塊錢，現在只剩下二塊五的話趕快賣掉，那你說我賠了七塊五，怎麼辦？你如果不賣掉的話，原來是十塊錢買的，你要瞭解，股票本身價值十塊錢沒有變，可是股票市場變了，既然是這種道理，你們就可以想到，現在被套牢了，套牢了是你受不了才叫套牢，對不對？假使你銀行貸款還會斷頭，腦袋都會砍掉，怎麼辦？趕快賣掉，賣掉不是就算了，要撈本撈回來，其實都不是我這個老和尚該講的話，怎麼去撈？很簡單，分批趕快買，買了賺一點趕快賣掉，就撈了一點，你不斷的進出，最後本都撈回來了，如果只是擺在那裡等，你就等吧！為什麼？漲了一點好可惜，喔！又跌了，你一天到晚就在那裡煩惱，我講的這些也是一種佛法。

客問：考試的運氣如何好？

師答：考試是沒有運氣的，考試要有要領，當然你們現在提的考試都是什麼普考、高考，或者留學考，再不然是職業方面的考試，對不對？告訴你一個考試的要領，沒有運氣的，我們一般考試，有幾個問題就是太急、太緊張，有的時候明明知道就是想不起來，很多這樣的問題，考試有一種基本的方法，我過去在陸軍官校步兵學校，專門考別人的。參加考試進到考場，試卷擺在前面了，不要趕快去翻，不妨先喘喘氣，讓自己緊張的情緒，讓心臟的速度慢下來，時間不要多，大概五、六秒鐘就可以了，然後打開來開始考試，從開始到最後，

會的趕快做，按照順序，會的就做，一直做到完，凡是不用腦筋的，會的先把它做完，如果還要用一點點腦筋的話，千萬不要在那裡停留，會的馬上做，還要用點腦筋先 pass 往下面做，如果這麼一遍把會的都做完了的話，你已經拿了多少分了？

然後要稍許花腦筋的，開始做第二遍，遇到還要花多一點腦筋的，還是先不管它，繼續往下做，當你第二遍稍許花腦筋的做完了，這時候分數已經很多了，那些真要花腦筋的，還要再給他分類，為什麼？想都想不起來，你就先不要管它，尤其我講的第一遍、第二遍很要緊的是什麼？因為很多的考題，可能因為你那些會的，或花一點點腦筋就會的，引發那些原來想不起的，引發你很容易就想起來了，很多參加聯考的這些高中生，我都叫他們這麼考，可以說沒有一個考不上的，當然平常要念書，不念書是一定考不上的，考試有要領，能夠把握要領就無往不利。因為任何的考題，都有很多相關的問題，有連帶性的，你如果不會，一下想不起來，拼命的想，頭一個時間就不允許，那在浪費時間，你能夠把前面那些不需要花太多腦筋的先做完，當然耗的時間就不多，剩下多的時間，再去做比較花時間的，時間未到時，不要急著趕快交考卷，即使你全部做完了，有時間還是重新再檢查一遍，過去我在教學生的時候，要考試，有很多人很快就交卷，好像第一個交卷很有面子，其實那是最笨的，因為人在考試的時候，最容易大意，很多小地方不注意，你如果有更多的時間，應該從頭到尾再檢查一遍，所以考試是不靠運氣的。

客問：我的小孩現在八歲，從小到寺廟裡面，回來之後正巧都會發燒，好幾天才能夠平息，是不是跟佛沒有緣，或者是說跟民間所講的年紀太小，靈性比較輕？

師答：其實問題是，你有沒有在無心當中嚇到他了，譬如到神廟裡面，身邊有一個什麼神，他有什麼惡念，那是什麼東西，你本身並不是刻意要嚇唬他，可是因為你的言語，造成他心裡面有陰影，而且也並不是一回來就發燒，因為爸爸媽媽講的話，這個陰影在他來講是很深刻的，他是小孩，往往一回到家裡面就睡不好，睡不好就翻來覆去，天氣假使涼一點，被子踢掉就生病了，不是因為去了廟裡面，或寺院裡面造成的，但是對於小孩子，稱讚那些佛也好、神也好，也不是好事，為什麼呢？他只要問你一句話，那是真的嗎？你要怎麼回答？對一個不是有了某種知識程度的小孩，最好少談或褒、或貶的言語，往往做父母的，本身是一番好意，可是並沒有想到小孩子並沒有開化，可能造成他很多潛意識上的疑問，這些疑問會造成他在生活上、行為上產生很多的問題，因此，平常最好不要跟他們講太多，常常有一些佛教徒都用一種方式，來跟我一起拜

拜，拜拜就不會生病，拜拜就會聰明，拜拜就會讀書，這都不太好，那以後乾脆就不要用功了，去拜拜就好了，這都是平常要注意的事。

客問：母親七十多歲了，因為彼此之間某些事情的觀點不一樣，也會產生一些口角，但是跟母親之間還是相依為命，可是最近好害怕，萬一有一天母親往生了，會受不了這種打擊，又明知道每一個人都會死，可是還是很害怕，好像親人們一個個這樣離開了，真是不知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這種擔心好累，這個不是你能決定的，每一個人的生命不是別人可以決定的，比如說你是做晚輩的，他活著的時候，能儘量多用些時間，陪陪他，照顧他的生活，注意他的健康，盡了一份心就好，其它不要想那麼多，更不要想那麼遠。

客問：我的孩子往往在一些事情沒有發生之前，就先夢到了，而且所發生的人與事，連地點都很正確，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去看待他？

師答：你千萬不要把他當成達賴轉世，因為小孩子在某些環境中，尤其在這種所謂的兒童期間，往往會有一些成年人很難理解的事，這個並不是他善根深不深，或是有沒有佛緣，他能看見什麼，甚至夢到什麼，這是一些偶發事件，絕不可能每一次都會有，而且這種事情會慢慢愈來愈沒有，等到他慢慢成長、學習，可能以後就完全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在兒童的時代，他的思想、意念是最單純的，往往那種感應力，我們現在講的所謂的磁場特別敏感，一旦他開始接觸這個現實的社會，看的、聽的愈來愈多，那些就慢慢的不存在了，這些可以說是在兒童時期，思想意念很單純，往往偶而會發生這些事，千萬不要認為他有佛緣，他有善根，不要用這種方式，如果你用這種方式去帶他的話，這個孩子將來甚至會愈來愈笨，因為他就不會有學習的精神，他認為我做夢就什麼都知道，還讀書幹什麼？所以這要小心。

客問：中國人很迷信風水地理，為什麼？

師答：這我不知道，大家都會認為好的風水、好的地理，讓後代子孫輝煌騰達，還有人的八字、姓名會造成一個人的成功或失敗，我經常說的一句話，如果好的風水，他知道的話，就會花很多錢去買那塊地，把自己埋在那裡，不會叫你去買，至於八字的問題，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，大家可以思考，過去在上海，有這麼一個人，他跟蔣介石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，蔣介石那時候當委員長，這個人在上海拉黃包車，那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了。

客問：對於不相信殺生的人，是不是好人？

師答：不曉得問這問題的人，他的事業是不是天天都在殺生？如果都在殺生的話，還要考量從事的職業、行業是不是為了生活，這都要考量，你不能夠說，他從事的行業本來就要殺生，才能夠維持家計，你叫他不殺生，那叫做不講道理，沒有不講道理的佛法，要怎麼去影響他，最好的辦法，如果是從事這行業，慢慢去改變你的行業，不要一下要求怎麼做，這不是信不信的問題或利害的問題。

客問：夫妻之間錢財如何管理？

師答：如果在美國的話，你一定要先找地方政府申請財產獨立，否則的話就是共有，至於在臺灣，因為我不是立法者，也沒有辦法去講話，至於說理財方面，以中國人來講，不要分得太清楚，最要緊的是用錢要用得有價值，用得有價值才不會貧窮，尤其在臺灣的環境，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家庭預算，你看歐美都有家庭預算，所以這是一個環境的關係，為什麼我們很多移民出去了，假使萬一缺錢的時候，想找一個朋友、一個親戚借錢都很難，在臺灣簡直是太容易了，因為他沒有家庭預算，所以這類的事情說起來，最要緊的是把握對錢的認識，用在有價值的地方就不要在意，用在毫無價值的地方，一毛錢不妨把它當成一千元。

客問：十五年前摔了一跤腳受傷了，也看過西醫，但成效不好，一直拖到現在，今年有人介紹看中醫，火罐拔了四次，瘀血出來，但醫師不給藥吃，請問是不是可以繼續下去？

師答：其實醫師給藥吃，並不一定是好醫師，不給藥吃也並不是不好的醫師，真正是說你有沒有必要吃藥？因為筋骨、骨骼方面，不一定用藥的方式來調理，以中醫來講，針灸也好，推拿也好，很多的方式都可以，其實真正最要緊的是他幫你治療有沒有效果？如果有效果不一定要吃藥，沒有效果給你吃藥也不一定有效果。

客問：參加法會誦經的時候，念到佛號不由自主的就會流眼淚？

師答：念到佛號就會流眼淚，那念經文就不流眼淚，這個裡面就有一個比較熟悉、比較陌生的差別，因為佛號你已經念到很熟了，很容易激發你的感情，經文可能不太瞭解，不容易產生共鳴，差別就在這裡。

客問：每一次睡覺就沒有辦法準時起來怎麼辦？

師答：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不能準時起來？一個是你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可能還做得到，一到星期六、星期日，反正周休二日不管了，結果把你五天培養的準時，到星期六早上就破壞了，這是一個問題，那還有一個問題，一定要考量你支出去的體力跟休息的時間是不是達到了平衡，恢復了體力，疲勞是不是真正消除了，如果真的爬不起來，最好就是準備兩個鬧鐘。

客問：人的姓名是否跟人一生的際遇有關係？

師答：不能夠說有沒有關係，如果我說沒有關係的話，你也聽不進去，關係在什麼地方呢？你這個名字不雅的話最好改一改，過去我們有一個信徒，一個男孩，他取名字叫做小傑，他在學校念書，同學都叫他小姐，他氣壞了，這是需要注意的，否則的話不要太在意，人家說白雲很不好，白雲是飄浮不定，一會兒見，一會兒不見，其實我定力很夠。

客問：為什麼有的人終生受病魔纏身？應該念什麼經比較好？

師答：如果有病纏身的話，一個是找醫生，一個是注意自己的營養，你的生活習慣以及運動量，念什麼經都沒有用。

客問：因沒有子女，幾年前曾經立下了遺囑，將現金分贈給幾個朋友的子女，現在想將現金轉捐贈給慈善機構，這樣是不是妄語？

師答：其實怎麼做權利在於你，誰也管不了，這跟妄語有什麼關係？你又沒有告訴人家，可能你寫的遺囑，還在你的箱子裡面或衣櫃裡面，人家又不知道，又沒有給人家開支票，如果當面跟人家講了，那就另當別論，否則的話一點關係也沒有，那只是一種想法而已，想法是可以調整的。

客問：我沒有子女，經過同修同意，想要出家，但在沒有學佛之前，曾經投資股票，那如果在出家以後才賣掉手中的股票，算不算犯戒？

師答：這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我倒是提醒你，如果股票賠本，你千萬不要先賣掉，等到不賠本再賣。

客問：今年的景氣很差，應該怎麼樣運用比較為宜？

師答：這要問總統陳水扁，我不會預言這些事，有時候我講這些話，你不要以為在開玩笑，這表示說我做不到的。

客問：最近在痛苦的時候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就去找老師父的徒弟，

他給我老師父的錄音帶，聽聽錄音帶，感覺很相應，今天又能夠看到老師父，希望能夠得到加持，能夠開智慧，解決我常年抵抗力的障礙。

師答：如果說加持，我告訴你，還不如去到佛前頂禮三拜，比我加持還更有效。

客問：臺語「觀落陰」是什麼？

師答：用一句話回答你：「沒有用」，我不是開玩笑，那都叫幻相，有一點點催眠的作用。

客問：我一心相信別人，但常被利用、被氣，如何是好？

師答：你可能是一方面太直爽，再一方面，只要遇到一個感覺興趣比較相投的，比較合得來的人，恨不得把心都挖出來，那天有一點點不愉快，人家都知道你了，你在擔心害怕，結果就什麼問題都發生，所以，我們說「逢人且說三分話，不可全拋一片心」，因為有時候太過於直爽，眼前很好，事後有一點不愉快，對方等於對你一清二楚，可能你的毛病等等，他不一定會講出來，可是你會擔心害怕，平常有很多不需要告訴人家的，為什麼要講出來呢？大部分是這麼造成的。

客問：進出納骨塔或是墓園以後，雙手會轉成暗灰色，有如死人，請問為何會如此？

師答：這完全是心理作用，而產生生理上的反應，為什麼呢？你心裡可能有恐懼感，有恐懼感就會抓拳頭，甚至於抓著手掌，很使力就會造成這種顏色，不是因為他看到什麼就會這個樣子，一定是內心產生一種恐懼，如果有這種恐懼，沒有必要就不要去接近，如果你不能避免去那裡的話，以佛教徒的方式，就乾脆念阿彌陀佛好了，多少還是會有幫助，給你一點力量的。

客問：因為在一個研討會上，一時情緒激動，說話傷了一個人，我也曾公開道歉，沒多久那個人不再參加研討，又有一次聚會的場合，我因為不曉得怎麼回事，他向我打招呼，我沒有回他禮，就在回家的當時，看見他非常生氣的面孔，我反省自己，實在理虧，內心非常愧疚，想在農曆年時，請一位他和我都很熟識的朋友送束花到他府上致歉，這樣是否妥當，或有什麼方式更能表示我內心的愧疚之意，請師父慈悲指示。

師答：這是人常有的情形，發生後自己清楚，還可馬上解釋，就怕無心的，或是自己疏忽的，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；至於事後彌補，如果對方風度夠的話會容易接受，如果不夠的話，可能又會惹來麻煩，的確，很難把握。像這種情形，

你用不著等到過年！為了不傷和氣，我有個方法，不妨讓他得到一個驚喜，可以找一位你和他都比較要好的朋友，讓你的朋友先約他，到咖啡店喝咖啡，或者喝茶也可以，同時你在這裡出現，千萬要記住，要你的朋友和他先到，然後你忽然出現，讓他知道你是刻意的安排，讓他有刻意的感受，這個方式可能會有效一點。如果你想請朋友過年時送一束鮮花，他說不定會說，要來自己為什麼不來？這就是一個人的感受很難把握，那不如用給他個驚喜的方式，只是千萬不可和你的朋友坐在咖啡桌等他，他一看見你說不定掉頭就走，那你怎麼辦？因此，不要讓他看見，等他到了坐下來，你再過去，如果他要起身的話，你的朋友也會把他拉住。這是個辦法，可是我剛才說過，這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好。

客問：與朋友通電話，對方以輕鬆的口氣談話，而自己仍正經拘謹，不因對方口氣放鬆，就隨便，但對方馬上停下談不下去，請教師父，談話的口氣一定要相同才能談話嗎？

師答：以打電話來說，不是講話口氣的問題，而是對方跟你談什麼，該用什麼方法去面對的問題，而不是語氣的問題，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，所表現的語氣就有差別；所以不是語氣而是面對別人打電話給你時，你究竟說些什麼？如果談一本正經的事而你漫不經心，對方就會認為既然不在意聽我說，那就算了。如果對方只是跟你聊聊天，而你確實有事要處理，實在沒有閒工夫聊天，這時可以方便妄語，為什麼？因為人都是在感官中過生活，看的舒服、聽的舒服，一切就好；我們曉得學佛的人跟人相處，強調應怎樣彼此得到好處而不要造成傷害。學佛的人，往往有許多身不由己，畢竟我們面對的是人，不是佛菩薩，佛菩薩處處為別人著想，體諒別人，而人有自我意識，不要否定人的自我意識。

客問：一般而言易流於世俗的聲色場所，但若純為家人親友團聚的場所，他能提供一個聚餐和紓解壓力之處為主的話，則是一種生活樂趣的場所。不是嗎？

師答：這是個人的看法，其實這樣的看法，我也不反對，當然，也不一定贊成，為什麼？如果裡面的一切設備，你能夠有錢去消費，為什麼不在家裡好好佈置、設計一下育樂的地方，甚至於把音響弄好一點，銀幕弄大一點，把卡拉的設備做好一點，同樣在家裡也可以聚會，你說究竟為世人帶來什麼？要知道任何世間的事情有好的也有壞的，有壞的也有它好的一面，但畢竟世間法不是佛法。

客問：什麼樣的家庭，才是佛化家庭？

師答：沒有佛化家庭，自己學佛自己得到利益，如果有這份願心，可以用自己學佛的道德修養，表現在家庭中而影響別人，最後大家都能跟你學習，這就是佛化家庭。如果自己學佛，自己都做不好，而要求大家都要皈依三寶，即使皈依了三寶也不是佛化家庭，不要在這上面起執著，因為學佛是一件實實在在的事。

客問：敝舍前方最近開了一條馬路，人云：這是「路沖」、「屋角（轉角）沖」及「廣慈庵的側門對沖」，請問這些「沖」是否對住家的人會有不良影響？

師答：以佛弟子來說，百無禁忌，如果是為了人的因素，倒可以把一個明鏡，高高的掛在門頂上，為了不免閒言閒語所造成的心理罣礙，如此的作法，人家就會知道是有人指點的。

客問：最近姊夫得知姊姊似乎有外遇的跡象，且還於電話中錄音，電話錄音中似有此跡象，現在煩惱不知該如何處理此事？請老師父開示，謝謝！

師答：既然是親姊妹，何不與妳姊姊開誠佈公？是不是真有這種現象，如果這些跡象只是好像、或許、差不多，並不可靠，如果只是老朋友、老同學的開開玩笑，久久一敘而被誤會，這樣一來，所造成的傷害就不只一、二人了。既然是親姊妹，就把事情說清楚，若是真有其事，能夠的話要趕快回頭，否則所造成的傷害就不只自己一人。

客問：小孩身體有疾病而不肯按時服藥，吃了又吐出來，有何方克服？

師答：這種情形可試著利用食物去幫助他，如果是不苦的藥，可將此藥加在他喜歡的食物裡，例如：牛奶或麵粉做成的餅等；有些疾病確實需要服用藥物的。

客問：何謂陰陽眼？

師答：所謂陰陽眼，在佛教乃至道教中並無談及，此乃是民間的說法，但在印度七十二外道中有這類的，又分男左女右眼與別人不同，可看見別人沒看見的，佛教講的是要正信而不是迷信。

客問：一般民間所談的風水剝，以佛法而言是為何？

師答：「剝」是什麼意思？如果以佛法而言，有一名詞叫羅剝，翻譯出來的意思也有惡剝之意，亦即是一種不好的東西，其實佛法並沒有所謂犯剝的說法，例如，菩提寺有觀音靈感真言，這是密教裡的一種咒語，確實可以對治所謂小

孩犯剎，而為解剎的。光是八個字中間就有七個咒語，並且要確實經過加持及一些法的行儀才有效，並不是寫了就有效。

原始佛典阿含經中有說到剎的問題，所謂「剎」是指人活著的時候，本來就很惡劣，而死了以後未投胎之前的中陰身，是一種惡劣性的中陰身，他們喜愛作弄，但膽子又小，就如俗語「惡人無膽」，通常不敢對付成年人，而是針對小孩。因此依於阿含經而言，凡是犯了這種現象，都是一種惡劣的中陰身在作怪，因此，才會有這種咒語去解它，至於民間的種種說法，也不用去否定。然而學佛還是要學道理、方法並融和於現實生活中，對我們有助益，那才是比較實際的。

客問：為什麼種茶者說泡茶第一道最好喝，而茶葉店者則說第二道最好？

師答：各有理由。種茶者說第一泡最好，表示沒有農藥，此話針對茶葉店者來說，而茶葉店惟恐有農藥，所以第一遍不要喝，其實都是為自己的利益打算，並無所謂對不對。話又說回來，究竟喝茶那一道最好，當然第一遍，但如果曉得都是機器做的還好，如果是人工做的，則第一遍最好還是不要喝。很多事究竟什麼是對、什麼是不對，就看針對什麼立場而說。好比現代的化妝品、清潔劑等都是針對人需要的某一些，就強調某一些，就像當初說保麗龍最好，現在發現保麗龍那麼危險，想想看，人不就是在這種學習中慢慢長大的嗎？可是學佛的人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，繞一個大圈，才能到達覺的境地。當然有很多事情並沒有一定的說法，佛法的本身也是如此，還是依照各人所需要的，各人的習氣、根基而說，不是一概而論的。

客問：參觀球賽或競技，為某方或某人加油打氣或支持，是否「參與是非」？

師答：你不要把是非放在這上面，所謂是非是造成傷害，你在加油打氣，一定是鼓勵人家，我們有的時候很難去辨別，都用自我意識而去分別，為什麼？譬如說：「有紅隊、有藍隊」，那我是藍隊啦啦隊，我就替藍隊加油打氣，其實只是一種分別紅藍而已，事實上你在加油打氣，兩隊都得到利益，為什麼？原來假使你替藍隊加油，那一定是藍隊輸給人家，你希望加油能夠贏人家對不對？如果他一直打的很好，可能也沒有人加油了，是不是你同時鼓勵兩隊，原來你替人家加油，對方輸了雖然你沒有替他加油，有沒有想過那一隊也在加油，這個不是「是與非」的問題，所謂明辨是非、不參予是非，是不要去說是說非。參與不參與，就是說：「人家涉及到是非，你說這個是，那個非，或者說那個是，這個非」，那是參予是非，同時我們要瞭解什麼是什麼非，是以人的標準，不是以佛法為標準，佛法是從「是非」中間突破，「是」不一定完全是，「非」

不一定完全非，從這中間去認識、去瞭解，那麼你就能突破是非，就不會在是非中打轉。

客問：該如何祭祀？

師答：以人面對佛龕而言，中間佛像，神主（祖宗）牌位靠左邊。初一、十五或早、晚各一支香。中元普度是紀念、供奉的時候，也是紀念、供養，不要動不動把祖先當做三惡道眾生超度，如果用紀念、供養，不管去那一道都適用。

客問：請問老禪師，我母親往生已七個多月了，但是於往生兩個月後，我堂姊和大姨陸續夢見我母親又死一次，不知老禪師您覺得如何？夢境中代表何義？

師答：這問題我如果這麼說，只有兩種現象：一種現象是思念的親情太重了，放不下，可能在他沒走之前，或病重、或不久於世的種種情況，心裡就會產生些意念，與其活得受罪還不如早點死算了，因為人都會有這種想法，活著是在受罪，尤其很多人提到佛法，把死當成解脫，好像解脫就沒有問題了，這是最大的錯誤，死不是解脫，解脫是因果感報，一個因果的劫數完成就是一次解脫，不是死。夢見再死一次，這可能都是夢見者不同的心態所感，這是很難判斷的事。比如看到某某好難受，因為他說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母親會死，卻只能看著他母親病重眼睛睜大著快要死了。我說做夢只有這兩種現象。

客問：常常做夢是否屬於業障深重？如何控制少作夢？曾有人提到用光明想的方法，但未說明白，請師父開示？

師答：平常我就說不要用業障太重的方式來解釋，因為你要講業障重的話，那我就要問：你是善業太重，還是惡業太重？因為業有善有惡，不要把業都看成是不好的。先從不好的業慢慢去改，要做好的業，不也是在造業嗎？所以不要認為「我的業障重」就會怎麼樣，那你善業太重呢？就忘了一切啦，所以不能用這種方式去看問題。

至於要怎麼樣去控制少做夢？提到用光明想的方式，誰告訴你的就去問誰，因為我沒有本事告訴你，用什麼方式去觀想不做夢；我用一個依於佛法的方式告訴你——身口意清淨就可以不做夢，佛法是這麼說的。若問依於什麼方法去觀想，你觀想那一部分？身體的造作？語言的造作？意念的造作？何況還有無始業的作祟怎麼辦？已經不是用一個方法，就可以解決的問題。

我倒可以建議一些簡單的方法，我們怎樣能減少妄想雜念，做夢的機會就會減少，也就是說，不該想的就不要去想，把時間用在該工作的時候就工作，一心一意地入工作三昧；如果不作之時，該玩就玩，該做就做，該犒享也是正當的

了，那就入娛樂三昧。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該吃飯就吃飯，不要吃飯時想到這菜有沒有營養，或菜太鹹、太辣，那都是妄想雜念，為什麼？在煮的時候就要注意，吃的時候就是安心吃，若說菜不是自己煮，不喜歡那就自己煮，這是最好的辦法。有時到餐廳吃飯，可以交代菜淡點或不要太辣，要怎麼樣都可以交代。若在家裡，如果你不煮飯，那麼在廚房裡，你沒有權利可以去指揮人家煮飯了，對不對？這樣子從身口意去清淨，儘量避免妄想雜念的話，自然你的夢就會少了。

做夢是為什麼？有句話：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」，也有人會說「我白天並沒有想啊」，你白天想得很清楚的，晚上都不會在夢裡面發現，就是這麼一剎那、一剎那之間，一個無意的發生，可能在夢裡面出現得最明顯。我昨天做了一個夢，什麼夢？七月火供不是有一堆灰燼嗎？昨晚就夢到一陣風來，灰燼滿天飛，我眼睛都睜不開，你們怎麼解夢？你們知道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，經過那裡，看到那堆灰燼還沒有弄乾淨，所以才會做夢。

客問：有一種人常會在日記中表達自己想向上的心、想修道的心，但卻又一直表現不出來，在生活中，如何去幫助這種人？

師答：我一直都強調一個問題，要幫助人家，要看人家需不需要？不能說看到人家有什麼不對，就想幫助人家，問題是他聽不聽你的？你一講他，不服氣的時候，他反過來問你一句話：「你自己又怎麼樣？」你怎麼辦？那不是跟自己過不去？常有人這麼說：我家人還有人沒信佛，我希望他們能信佛。我就說：把你自己做好就好了，很多人聽了這話不以為然，事實上我講的是真實的言語，為什麼？你們自己能夠修好的話，你影響所及，不要別人開口，他自己都會好奇。尤其所提到在日記上所寫的，如果是自己寫的，自己都做不到了，如何還能勸別人？乾脆就不要寫，乾脆想到一點做一點；如果是別人的話，你就要挨罵了，別人的日記你怎麼可以看？不要說這一種人是不是為業障所苦，這一點要特別注意。

客問：如果一個人惡到極點，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，要如何對治？

師答：這是說自己或是別人？如說自己的話，該求懺悔，好好檢討；如果是別人的話，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，為什麼？如果這個人惡劣到極點，人神共憤，究竟他跟你有什麼關係？如果沒有關係，根本不要幫助、對治他；如果自己家裡有這種人，你就要找出這個人一定有什麼缺失，心裡有什麼問題存在，而去化解問題，更應以一份慈悲心去幫助他，真正有這份菩薩的慈悲心的話，遇到這類人，很可能因你的慈悲、溫柔、親切、關愛之情，很可能使其平靜下來，

如果不是跟你有直接關係的人，根本不適合對他這樣，因為這是個人的業報現象。

客問：如果受到家庭、社會、人際關係種種的迫害、欺壓，要如何安處？

師答：先把自己搞清楚，不要怪別人。我只有句話而已，自己的問題，要很謙虛、冷靜、客觀去分析，不能說我沒有錯，我問心無愧，這不能化解問題。

客問：家有高中生，喜歡玩、去同學家睡，本性不壞，反抗心很強，怎麼辦？
（請問師父，家中有二十來歲的青年子弟，有思想及行為上的偏差，常常認為越夜越美麗，時常利用週休二日在外面通宵或過夜，並向學佛的父母說，夜半時分外面還是一樣熱鬧，父母不要太古板，不要束縛他們，請問為人父母要如何引導、糾正孩子？）

師答：不是「怎麼辦」，而是先要瞭解：家裡如果都是女孩，只有他一個男孩，他也待不住；家裡都是男孩，只有一個女孩，她也待不住，這要看他的立場，喜歡跟誰打交道。

其次要知道：為什麼父母親偶而教他功課，但卻不能常常教他？有些功課問題需要做討論；另外如果家裡有人喜愛看電視，因而影響他做功課時，他也會往外跑；相反的他如果喜歡看電視，在家裡不能如願時，他也會往外跑；反正你看不到，管不了。

還有一種原因，我們須考量：小孩在初一到高中二年級是開始邁入成人的時段，生理、心理都將起很大的變化，提醒各位家長，不要老把自己的小孩當小孩看，當生理有成年人的變化時，會有反抗的心理；其實問題是始終你把他當小孩，他有他的思想，因為他整個生理都轉變了，他的知識經驗也轉變了。你如果老當他是小孩，他當然反抗，此後得花心思，去注意如何與他溝通。

例如：有空時對他說：「我明天帶你去玩！」如果是小小孩他一定跟你走；否則他想一下說：「我不要去」，你就說他不聽話，我還管你要不要，那你就錯了。在他快要進入到一個成年人的階段，你還當他是小小孩，從來不尊重他，如能給與這種機會：「今天我們開開家庭會議，明天爸爸媽媽有時間，想帶你去玩.....」那樣你明天一定是快快樂樂，即使小孩埋怨不快樂，那是他自己選的，否則他要埋怨你們不尊重他；若不如此，我們總認為小孩變了，父母與小孩有代溝，其實他整個生理、知識經驗都在變了，思考行為怎麼不會變呢？人都是吃米長大的，「這種反抗心理，不要當它是反抗」；譬如父母也要跟小孩溝通，但小孩總是想的有限，思考的也有限，做父母往往先要和藹可親地與之溝通，可是不要兩、三句話不對，父母權力就擺出來，這都是造成問題的時刻，

小孩反應表現的能力沒有那麼快，做父母的為何不慢一點，有耐心地，想一想他要講的是什麼？誰（父母）都願意當小孩，沒有願意做父母，可是在非做父母不可時，何不於適當的時機場合做做朋友，有時候做做老師，須以各種方式各樣的角色去配合他，即較易達成溝通，否則要求他配合你，這對成年人來說都不容易，何況是小孩？而且你可有想過，即使成人為了事業、為了薪水、為了家庭，在外可忍氣吞聲對不對？一回到家裡的時候，把所有的「氣」都發在家裡面了，那是為什麼？要稍為想一想。

很多事我們都知道，可是遇到事，卻都作不了主，沉不住氣了。這又講到學佛，為什麼要參加靜坐止觀？學佛法是要我們處於這種混亂社會所面對的時刻，要沉住氣，自己情感衝動的時候，也要能沉住氣，那種自我意識太強烈的時候，怎樣客觀一點，而能保有平靜的心思。所以我一再強調的：要把學到的佛法帶到現實生活裡面去，你有再多的修養，在現實生活裡不發揮出來，有何用？當然道理誰都會講，一講起道理來誰都懂，可是在面對現實的時候，為什麼都做不了主？那並不是說你本身條件不夠，或修養不夠，畢竟我們每人都有他的處境存在，可是我們「如何去調和它」那才是最要緊的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佛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嗎？

師答：問這個問題，可能本身或者有疑問，或者是肯定的信，有兩個極端，你問的心態一個是肯定信的極端，一個是有懷疑的極端，我肯定告訴你佛法不是最好的，可是是最實用的，因為好一定有壞，壞也有其好，我不會告訴你是好、是壞，我只能告訴你最實用的就是佛法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婆婆已往生七年，公公在吃飯之前嘴裡一直念念有詞，請婆婆吃飯，婆婆的牌位已安在祖先牌位上，公公看到婆婆的照片就一直拜，晚輩經常告訴他，婆婆已經往生了，已經走完人生的路，要祝福她，不要掛念，陰陽兩隔要放下，但是要如何幫公公來了解？

師答：我說這個話可能不太好聽，先要看你自己有沒有這個本事？你講的話他聽不聽的進去？如果做不到這一點，你最好隨緣，他自言自語也好、拜拜也好，這都無可厚非，他們是老伴，老伴失去了老伴，他自己認為一切都已經沒有了，除非做子女的，講的話他聽的進去，才有機會幫助他，否則我告訴你一句話，你們小孩懂什麼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我的女婿是外國人，最近才發現他有剋妻命，要如何的化解？

師答：我從來沒有結過婚，我也剋妻了，我不相信這些事，這一定是看相、算

命、排紫微斗數這一類才有這些差別，如果人與人之間相處會有沖剋的話，我舉個例就很容易了解，比如說千佛山比丘、比丘尼那麼多，相應的會留下來，如果不相應，我告訴你那就是沖剋，他自己會走路。所以用不著擔心剋不剋的、相應不相應，相應就好相處，不相應就是我們普通講的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，如此而已，沒有什麼剋不剋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如果有人告知身體病痛，是因為冤親債主來討債，須要燒紙錢還債，在不懂情形之下就答應了，但是後來覺得不妥，但是先前已經答應了該怎麼辦？那如果要幫他做一場焰口回向，不知道是否可行？

師答：我跟你講，如果原來不知道答應了都可以不做，如果你原來的確很明朗、很清楚，你答應了，就非做不可。比如說在法律上酒醉，現在除了駕車要罰款，其他很多事情因為酒醉出了一些事，在法律上都沒有太多責任的，那是為什麼？你自己理智是在停頓的狀態。其實佛法也是很講道理，你根本不知道就答應人家，所以說的難聽，那個時刻叫做愚癡，你現在知道了不應該，現在是智慧，你用這種方式去看問題，不要我告訴你怎麼做。如果不用這種方式去看問題，你做焰口、打一場水陸也沒有用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父母親生病及往生的時候，因為沒有接觸佛法，所以當時有很多的細節並不圓滿，如今父母親已經往生好多年了，請問每年參加各項的法會，及自己在家裡面誦經回向給父母親，他們能夠得到功德嗎？

師答：我只能告訴你，只是盡一份心而已，不要指望有功德。如果剛好有所感應，當然有功德，如果沒有那種機緣感應的話，你自己有好處，所以我講誦經、禮懺、做功德，活著的人可以得到百分之七十，過世的人只能得到百分之三十，還要看是不是機緣遇合？那你就想像自己盡心去做，不要老在乎你的父母能不能得到，至少你已經得到好處了，用這種方式去看。

另外我如果說一句好像比較玄異的話，比如說自己年齡已經做祖父了，說不定你的父親、母親是你的孫兒、孫女，我告訴你，當然這不是肯定的，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這種因果關係，涉及到因緣，它不一定怎麼樣形成。所謂的七世夫妻，有的人認為那是神話，如果以因果、因緣來說它是有可能的，尤其我在這裡提醒各位，佛法不要只談因果捨棄因緣，或者只談因緣捨棄因果，那都不是佛法，有因緣關係到因果，有因果一定有因緣，才能成為佛法，不可以獨立去看問題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下輩子得人身的機會到底有多大？如果不修淨土法門，在每

天的生活當中如何把握修行的方向？有時候會恐慌，把握的重點是什麼？

師答：你如果有時候會恐慌的話，你的人生很危險，你恐慌什麼？擔心什麼？害怕什麼？應該要把握的是你現在這一生，怎麼樣不去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會受到傷害，如果有能力我們去幫助別人，來生一定是一個人，而且是一個善人。只考慮人的問題、來生的問題，為什麼不考慮這一生該怎麼辦？這一生都辦不好，來生能好得了嗎？就是你想成佛、成菩薩，也必須這一生具備菩薩跟佛的修養，你的來生才能夠成佛、成菩薩，一樣的道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與父母親的關係非常的不好，以佛教徒的身份跟立場，該如何來看待跟父母親這份因緣？

師答：父母、子女之間，如果都是以自我意識去面對的話，父母是父母，兒女是兒女，如果父母本身是因過去比較保守的時代，所造成的一種思想觀念的話，而你是現代年輕的少年男女，的確是我們要去迎合他們，你不可能改變他們，為什麼？他們過去受的教育、所處的環境是那樣的，現在的時代完全不同，他還能夠勉強適應這個時代就不錯了，如果你還認為這個中間有代溝，或者是兩代差距太遠，造成很多相違背的，只是在這上面去想的話，做兒女的就不應該了。

我常說，與其辛辛苦苦的去改變對方，還不如快快樂樂的修養自己去影響對方，那比什麼都好，我們常說不能改變環境，我們就適應環境，尤其做兒女不要老是去要求、希望父母改變，他們已經定型了，這不是公平不公平，你要了解，說一句比較消極的話，你的父親、母親如果年紀大了，他們在這個世界還能囉嗦你多久？如果這麼一想，很多事情都很淡然，如果一定要去計較執著，自己也會過的很苦，父親母親也會過的很苦。

雖然過去有一些話太過於固執，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這個話我們改變來說，不是他們是或不是，而是他們的年代、教育、環境，已經造成這種模式了，改變不了，成為一種氣候，我們做兒女的總是不管怎麼樣，為什麼不調整自己呢？有時候做兒女的拿爸爸、媽媽沒有辦法，有一個最好的法寶，耍賴，不要聽了好玩，可能你們從來沒有試過，都是太嚴肅、太認真，以自我意識處理問題，因為在爸爸、媽媽心目中，你永遠是他的孩子，他也並不一定當你是小孩，至少你是他的孩子，有的時候發生爭執，還不如嘴裡將就一點，有的時候的確這樣做不好，跟他耍耍賴，他也就無可奈何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修行者是不是該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？

師答：這不是佛家的話，佛家沒有這種言語，什麼叫做道不同？佛只有菩提道，

沒有別的道，什麼道不同？你修淨土、我修密的道不同？你的目的是什麼？目的都是相同的，這話本身就不能成立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人類思考的運作是否須藉助言語文字？若是離開了言語文字，能不能展現思考？又要如何的思考？

師答：可能你沒有真的思考過，思考的內容能不能離開語言文字？離開語言、文字還能夠思考什麼？比如說一個燈籠，燈籠是一個名詞，叫做燈籠，你說思考，是什麼東西？它一定有一個名字，名字本身就有文字相、語言相，絕不可能思考離開語言文字，任何一個意念都離不開語言文字，沒有語言文字，怎麼構成它的內容？所以這問題你本身還沒有思考，而在分別這些，用文字上面去看問題，比如我講凳子，什麼叫做凳子？你說能坐的就是凳子，那為什麼叫做椅子？它總有其文字內容，總有其語言的作用。所以如果說離開語言文字去談道，我告訴各位，你就是說念阿彌陀佛著相，你們當成那是參禪，我認為那不是參禪，跟禪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有一位心儀的女孩大自己三歲，父母因為三六九數字不吉利，因此而反對，如果想與她繼續交往該怎麼辦？

師答：我剛剛說過一些老人家的想法，那是一種傳統，你看不管現在，即使不說老年，比較現代的即使說兩人相愛都沒有問題了，還是會把男女的八字去找人配一配，這些都還有，所以，我們也不能完全去否定，可是不要太在乎。真的要在乎的如果你結婚之後，你們小兩口不跟父母住在一起，你愛怎麼辦都可以，如果你要想跟父母住在一起，值得思考，我只能這麼說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有兩個冤魂跟隨在身邊，要如何來排除？

師答：那你神通很廣大，你既然知道，怎麼不能夠排除他？大概就是別人告訴你的。如果是別人告訴你的，我說那個人胡說八道，一個冤魂還不夠，居然還兩個冤魂，不要老是被別人的言語而影響自己，我們說智慧也好、情緒也好，不要受別人的影響。

我還告訴各位，人家常說，好的都不準，不好的都很準，你們知道為什麼嗎？我常舉的例子，比如說某人你在某一天有血光之災，本來我們是開車上下班，那就不開車，走路好了，你走在路上，想到我今天有血光之災，本來你走路眼睛會看、耳朵會聽，小心的走路，因為有血光之災，腦袋光在煩惱，路也不看清楚，聽也不聽清楚，車子到你身邊還不知道，怎麼會沒有血光之災？這叫一心二用，甚至三、四用都有。

講好的從來不準，講不好的一定準，為什麼他們要講不好的？你們知道嗎？很簡單，你要請他改運，付了錢就幫你改運，付了錢真的有效，本來這一天我有血光之災，因為付了錢，他改運了，因為你不擔心了，這是一種心理作用，不要太在意，我不是去否定一些什麼，我一直說，學佛沒有不講道理的佛法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一個學佛的年輕人要如何的選擇伴侶，師父對婚姻的看法又是什麼？

師答：伴侶不是你能選擇的，我告訴你，如果因緣不具合，你喜歡他，他不喜歡你，你最後是那個公主跟乞丐。我常說學佛關係到人的某些問題，人的問題要用人的方法解決，不要動不動把佛法搬出來。如果解決不了，我剛剛說過智慧不夠，為什麼智慧不夠？你學佛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，就那麼的簡單，我不可能告訴你怎麼辦，如果一定要，你上網也有機會，找婚姻介紹所也有機會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在這個社會上如果不去交際應酬，也能夠把工作做的順利嗎？

師答：我們先要了解什麼叫交際？什麼叫應酬？現在很多把交際應酬當成藉口。所謂交際就是現在講的公關，你要不要做這種公共的關係？至於談應酬，那是一種禮貌，如果必須要維護這種禮貌，應酬一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如果你當成藉口，那我告訴你，你會浪費更多的時間，消磨更多的生命，我只能用這種方式跟你講，你究竟要不要？那就該你自己選擇了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道場中常常有打齋、點燈等等的功德，是否有特殊不同的意義，在家居士要如何分辨？還是只要盡自己一份心，拿出錢隨便做什麼都好？

師答：即使是學佛的人，也少不了，畢竟是一位佛教徒，總會有所依賴，尤其點燈有很多的差別，大家知不知道點燈是什麼意思？今天我們點燈是供佛，為什麼要你們點了燈以後，都供到佛前去？為什麼要我來幫你們點？這是個佛教徒的儀式，學佛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捨棄了佛教的儀式。比如說你們在佛堂點光明燈，大部份都是有所求，求什麼？要看你自己，比如說，這只是一種希望而已，希望兒女會讀書，智慧愈來愈高，因為燈代表光明，光明就是一種智慧之光，不是談這種火光；比如說有一種燈叫藥師燈，有的是為了父親、母親身體不太好，或者自己、或者自己的另外一半，或者小孩子身體不好，點個藥師燈，這都是宗教上面的一種依賴而已。

至於要怎麼去做？只要拿錢做什麼都好，這也太概念了，為什麼？不要忘了我們是人，不要否定人還是有分別、計較、執著，只要不會造成傷害，如果能盡一份心，有一份希望總比沒有好，用這種心態去看問題，還是有分別、計較、

執著，不可能沒有，如果完全沒有分別，就不可能有計較、執著，因為有分別，就會計較、執著，所以寺院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功德，滿足每個人的需求，這是很現實的事情，因此，我說學佛，畢竟還是一個佛教徒，是佛教徒總是少不了這一些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在工作上的時候常常遇到與自己不相應或是個性不合的上司，在事前沒有辦法先發現彼此的不合，應該如何是好？

師答：你先要了解，我如果說一句比較不好聽的話，他既然是你的上司，或者是你的老闆，你有什麼資格說跟他合不合？我不是罵人，值得你去想這個問題，是你求他，不是他求你，不要忘了我們是人，活在人的世界，你不能夠要求你的上司，應該一切都是好，你的老闆就一切應該怎麼樣？他也是人，我有時候講一些話，常常很多佛教徒希望別人都是佛菩薩，可是自己可以做眾生，這話什麼意思？應該怎麼樣、不應該怎麼樣，那你自己呢？就不在意了，所以要求別人都當佛菩薩、自己當眾生，搞錯了方向，你不要什麼相應不相應、合不合，千萬不能用這種方式。在現實生活中去面對你的環境、面對人、面對事，一個基本的問題，不要忘了彼此都是人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如果到醫院或者到喪家的時候，會頭暈該如何的處理？

師答：那是因為你一開始心裡面就有一種畏懼感、一種害怕，或者擔心什麼，如果說到這個地方你就會頭暈，有沒有想過？如果以佛教的觀點來講，中陰身、鬼魂到處都是，你為什麼不頭暈？因為看不見。病人，我知道那是醫院，或者去喪家，那是有死人，因為你認為你看得見、你能把握得了的，所以，人有的時候也很好玩，該怕的不怕，不該怕的反而怕的不得了，這都是因為很多人說你今天運氣不好，你不可以去看病人，死人的這些追悼儀式，你都不可以參加，反過來講，如果你運氣不好，人家結婚是喜事，你是去破壞嗎？你還是去恭賀，不是一樣嘛。

所以，我們有的時候只是在一個自我上面去看問題，為什麼？我講過保護自己，可是也不要傷害別人，不傷害別人也要保護自己，就是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，從這方面去著手。你如果一定要分別，起這種分別心而去計較、執著，那有正面的、也有反面的、有表面的、也有內在的，都值得去思考，你如果在這方面多用點五蘊的話，你不會頭暈、不會害怕，你也不會失眠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去年曾聽到電台主持人說，因為道教比較重孝道，所以佛教為了彌補外界說佛教不重孝道，才假造七月做盂蘭盆法會，來跟道教做比較。

師答：道教跟佛教的差距，是佛教在前？還是道教在前？這都是問題，這主持人大概不是我們電台的主持人，可能是別的電台，什麼道教講孝道，佛教不講孝道？佛教更講孝道，為什麼？不僅講此生的父母，還講無始以來的父母，那一個重孝道？講盂蘭盆，盂蘭盆並不只是那麼狹窄的孝道而已，它有供僧的行為，還有對佛法珍惜的行為。盂蘭盆，是因為目犍連救母，這只是個緣起而已，真正的重點在那裡？七月十五是出家人結夏安居圓滿的一天，如果把這個重點搞錯了，要歸之於那就是孝道，是非常狹隘的看法，真正佛教講孝道，是講無始以來父母的孝道，那才真是大孝。

客問：請問師父，子女已經成年，對父母不是很貼心，對家裡平常也不很盡心，是父母子女的緣淺，或是過去世沒有結好緣，要如何的改善？

師答：如果你認為一定有這種所謂的因果關係的話，我也不否定，可是你最好不要執著。因為過去的已經形成了，你不要去改變它，至少現在，你不要老是想到過去，究竟誰欠誰，誰也不知道？可是你現在是站在，自己父親的立場、母親的立場、兒子立場、女兒立場？怎麼樣去調理自己、改變環境，可是千萬要記住，不要去刻意想改變別人，與其那麼辛苦的改變別人，還不如用修養來調理自己，才是一個學佛者應有的一種態度。

客問：如何去關懷精神衰弱的病患？

師答：精神衰弱問題很難建立，說精神衰弱是指那一方面，是神經方面的系統有問題，還是憂鬱、還是什麼？要提出一個重點，沒有什麼精神衰弱的說法，這是個很難成立的問題，根據這問題我再做補充，因這次講堂的志工們打算去醫院安排一個活動，關懷精神科的病患，有人提出該怎麼樣去關懷他們？幫助這些精神病患，我先給各位打個折扣，最好不要只憑熱誠去對他們，因面對精神病患，他們有輕微、嚴重、非常嚴重的，很複雜，因此，須具備知識經驗，反應不夠，最後可能被嚇出精神病來，且擁有多少耐性也很重要，如果面對精神病患，你沒有這些，是很危險的，這不是湊熱鬧，或是發慈悲心，也不是願力的問題，不能用這種方式去看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在家小佛堂應供奉哪尊，或哪幾尊菩薩？

師答：越簡單越好，要供佛像、菩薩像，最好是自己最喜歡的，比如說你喜歡觀世音菩薩，或是喜歡西方三聖也可以，千萬不要供地藏菩薩王，這還是建議。一般家庭供觀世音菩薩的比較多，再不然供西方三聖，什麼質材都不要緊，但要注意，在家裡面如果是畫的西方三聖，要站的比較好，其他單獨供奉一尊，

最好都是坐相，因西方三聖本來就是接引娑婆世界的眾生，他們非站著不可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做義工要如何去關懷、幫助亡者家屬？

師答：義工跟志工我要跟各位稍微分析一下，義工是沒有時間性的，志工是有時間性的，這話怎麼說，義工是指我有多少空閒的時間，我去擔任義務工作，這是不收酬勞的，志工是依於願力，於每天或半天、整天、假期，自己立個願，把這些時間奉獻出來，叫志工，這是從事一些工作，要有願去行叫志工，義工是沒有時間性的，我有空，願意做什麼，沒有空，就沒有辦法，先要把握這個原則。當義工、志工最好還是量力而為，能做到什麼程度，千萬不要做自己做不到的，因為自己做不到，反而會惹來很多煩惱。這沒有太多的要求，自己具備多少條件，只有願不夠，還要配合自己的條件夠不夠，願再大，如果你條件不夠，那是妄想或妄語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人在睡眠時意根有沒有作用？

師答：不曉得你對意根的原理有沒有把握住，意根必須要前面的眼耳鼻舌身，任何一根有動作，意根才會發起，如果這五個根完全沒有動作，意根就不動，要了解這個原理原則，至於睡著了，如果說做夢，或者我們不能講幻想，總是有些潛意識，其實那是五蘊的一種作用，不是意根的作用，我在講唯識學的時候，好像有提到這些事，意根是隨著前面的五根，五根它本身任何一個根有動作，意根才會動，我們睡眠睡著了，那時候是我們的五蘊在那裡作用，不是意根。

客問：做夢的時候，是否代表靈魂出竅？

師答：頭一個要了解，佛法不談靈魂這個名詞，佛法談我，「我」有外在能夠表現給人家看的，有內在別人看不見，自己可以知道的，這東西是什麼，是一個五蘊完成的識稱神識，什麼叫神識？很難去把握、捉摸不定的五蘊變化，沒有靈魂這個名詞，什麼靈魂出竅，還不如道教裡面講三魂出竅、七魄出竅，這些都不是佛教的說法，佛教完全不談這些東西，佛教叫你認識一個我，是從五根六識直到五蘊，甚至最後講到八識，是談這些東西，有很多都不是佛教的東西，當然不只在台灣，世界各地都有這種現象，打著佛教的旗號，所表現的都不是佛法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家中若有供奉地藏菩薩，今天聽了師父的開示後，我不知要如何處理，請師父指示。

師答：太簡單了，如果說自己沒有辦法，先送到講堂來，讓講堂去處理，是最好的辦法，如果說你要不供奉他，把他當裝飾品不要去禮拜也可以，可是我怕你會擔心害怕，如果是這樣，還是把他送掉。否則，可以把原來的地藏菩薩放到咖啡櫥、書櫃，當裝飾品也沒有關係，但一般人還是不太敢。我不曉得在座的有多少到過大城古嚴寺，如果去過，你看看他們二樓、三樓，除了地藏菩薩、土地公、關公、媽祖，各式各樣的神像，在那裡有一個專門地方安頓，每隔一段時間會處理掉。

客問：請問老師父，現在全球流行 SARS 疫病，這種疫病美國軍事專家看是中國發展生化武器，所研發出來的生化菌體，像 SARS 這種流行病媒，是否是全球眾生共業所感，或是中國大陸為某種原因，如稱霸世界而造業遺害人間？

師答：這資訊情報不可靠，我說句話，你多少有點自我意識，在這裡不妨告訴各位，這病緣起，在廣州有一個山元里，是個很高級的餐廳，這從一位廚師開始的，現今大陸已查出，在廣州有一種名菜叫龍虎鬥，即是貓跟蛇煮在一起，這位廚師在處理蛇的時候，不小心他的手受傷了，剛好被蛇的刺刺到了，造成他自己的病菌跟蛇的病菌混為一體，是這麼開始的，不是製造生化武器，千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看這件事。

你們的資訊沒有完全搞清楚，剛好香港醫生在廣州染了此病，因這位醫生的老家住在山元里，他回到老家，家裡面的人請他去山元里，這家風味餐館吃龍虎鬥，剛好那菜是那位廚師處理，是這樣開始的，跟生化武器沒有關係。如果要說這種病，在早期我們叫瘟疫，因傳染很快，找不到藥可治，為什麼過去會成為瘟疫呢？因為以前，不像現在知道怎麼去隔離、去防範不受感染，過去就好像等死，今天報紙提了一下，在中國地區已經發生過不少次，在我記憶中，民國十三年發生過一次非常嚴重的瘟疫，感染了這種病，沒藥醫，就只有等死，因此，不要講你不太知道真相的話，這會讓人產生害怕。

千佛山全球資訊網 <http://www.chiefsun.org.tw/index.php>

千佛山菩提寺 電話：06-5958106 地址：台南縣關廟鄉松腳村旺菜路 466 巷 1 號

版權所有，未經同意請勿任意印製發行